

小說新報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四年第三期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小說新報 第四年 第三期 目錄

●封面

陳南慶女史花卉冊頁第三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畫集

羅兩峯鍾馗圖真蹟

上海名花瑞鴻小影

上海名花淑迷樓小影

邊壽民蘆鴈冊頁第三幅

蘇州名花花蕊小影

蕪湖名花潘翠雲小影

石濤和尚山水真蹟

上海豔葉老四小影

錢獻之楹聯墨蹟

●說滙

目錄

清代白楊妃	清代劍俠小史	技擊吳下健兒	醒世懲儆	醒世鐵窗曉夢	歐戰妖巫	醒世噱談	倫理割臂記	言情蒜香傳	俠情七首姻緣	以上短篇小說十種	雙情無邊風月傳	偵探恐怖黨	言情靈河三影錄	寫情好女兒	社會新上海現形記
-------	--------	--------	------	--------	------	------	-------	-------	--------	----------	---------	-------	---------	-------	----------

(指嚴) (少芹) (君美) (瘦鵑) (小青) (綺緣) (塵父) (民哀) (劍山) (一明) (雙熱) (瘦鵑) (茗狂) (爛柯) (定夷)

以上長篇小說五種

●談薈

戊午隨筆

鈿影釵光錄

憶紅樓漫錄

劍光軒零墨

●豔藻

奩豔叢綴

代友人答鴛雲詞史書

代淑青約姊妹賞花書

●諧數

醉鄉侯列傳

戲作古人同名攷

媚骨子與傲骨子一夕談

標卦

賭卦

(定夷)

(塵父)

(綺緣)

(劍山)

(哲慮)

(詩隱)

(詩隱)

(秋水)

(詩隱)

(秋水)

(秋水)

(秋水)

願月常圓樓諧墨

●劇本

言情凱旋

●報餘

金粉小志

海上花事錄

燃脂織錦

梔子同心圖續錄

妃白儷黃

梔子同心圖序

戊午上巳修禊序

茗岑社圖記序

燈市謎場

文虎三十一條

●補白

名不備載

(定夷)

(卓呆)

(二)

(葦園)

(葦園)

(東園)

(東園)

(叔香)

畫

集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斗 泰 之 界 說 小

著 李

刊 合 種 十

元 四 價 定 刊 合 角 四 元 五 價 原

之必先生人十排佳本尊頗版步等版書也盛載先書滿生毘
 名歡生著士種印者局重不有坊銷或歷以名道觀閱藝著陵
 著迎丰作凡合定者茲一先間行三印前固衆為者林作李
 也此采及傾倒海李重其殊本以廣版版出非議快莫不出一
 精者想望先內著行尤意非式出獨不八之享同碑以一名先

- | | | | | | | | | | |
|------|------|------|------|------|------|------|------|------|------|
| 第十種 | 第九種 | 第八種 | 第七種 | 第六種 | 第五種 | 第四種 | 第三種 | 第二種 | 第一種 |
| 茜窗淚影 | 寶玉怨 | 曇花影 | 雙縵記 | 遼西夢 | 紅粉劫 | 千金骨 | 鴛湖潮 | 同命鳥 | 伉儷福 |
| 原價六角 | 原價六角 | 原價五角 | 原價四角 | 原價五角 | 原價六角 | 原價六角 | 原價五角 | 原價六角 | 原價五角 |

也 不 李 書 書 有 照 分 謂 視 折 洋 部 匣 合 同 廉 梨 茲 五 原 以
 能 著 面 合 舊 原 售 廉 原 發 定 計 裝 好 售 棗 經 元 價 上
 分 十 表 刊 版 價 仍 各 惟 可 以 七 大 十 錦 書 公 外 付 角 洋 種
 售 種 名 者 之 另 惟 可 以 七 大 十 錦 書 公 外 付 角 洋 種

羅兩峯鍾馗真蹟



鍾馗真蹟

此畫乃羅兩峯所畫鍾馗真蹟也。鍾馗者，唐時人，貌極醜，然其才學極高，且能驅鬼。其故事見於《太平廣記》。此畫中，鍾馗騎馬而行，衣冠楚楚，然其面容醜陋，正合其神。畫中筆墨淋漓，氣韻不凡，誠為畫中一絕也。

影小鴻瑞花名海上



影小樓速淑花名海上



35

邊 壽 民 蘆 鴈 冊 頁 第 三 幅

東冥

舉族向南

紅月冷

沙平秋氣清

記得洞庭

人靜夜孤舟

泊每兩

三聲 相伴

花與荻花

水雲深處

便為家不知

人世求安

宅與土何曾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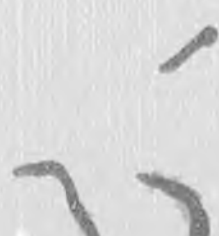
這樣壽民



蘇州名花蕊小影



蕪湖名花潘翠雲小影



石 濤 和 尚 山 水 真 蹟

千峰躡書樹爲家頭
髮髯薜蘿遮湖道山深
何所見鳥啣菓落種梅花

器老道先生詩味

乙亥



吳 興 陸 叔 同 氏 珍 藏

影小裝戲四老葉治海上



錢獻之楹聯墨蹟

學如牛馬成如燕雀

言不文無暮不止經

五言 壬戌九月十日 十南 刻於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甯波妓女小樓小影



說

滙

奇 書 風 行

家 庭 必 備 之 書 金 鑰 房 閨

業 已 再 版

◎ 第一集 育兒術

李定夷著

育兒為婦女唯一之天職凡在婦女皆當盡心研究之小國民即異日之主人翁負有莫大之責而為人母者貴間接負此鉅任是以本書列育兒為首集

◎ 第二集 御夫術

片著

台國夫婦道苦由來已久其故在婦女缺乏能力不能操縱男子以是每為男子所陵虐是集專述男子之心埋與婦女對付之手段人之種種不一駕御之術亦因之而異

◎ 第三集 行樂術

吳綺緣著

人生如朝露原貴及時行樂婦女心胸視男子為窄尤不可不注意惜花愛月園亭之行樂也涉水登山遊覽之行樂也至若閨房之行樂事有甚於畫眉者行樂之範圍極廣而行樂之法術無窮

◎ 第四集 美容術

徐半梅著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知粧飾為婦女不可不研究之要務徐子為文學新劇家於此道研究有素穠纖瘦肥皆具妙訣婦女讀之受惠無窮

◎ 第五集 理財術

吳綺緣著

試執途人而問之曰子頗多財否無不應之曰然蓋今之世界純為黃金勢力所佔有婦女寄男子離下事仰給於人為至善惱之事本集為婦女計理財之道無論何種婦女習之皆可致富

◎ 第六集 爭寵術

呂紅俠著

女為悅己者容古有成訓婦女欲求寵於男子固人人具此心理然求之無道則矯揉造作轉覺可惜故爭寵亦有法術非空言可求熟讀此編者雖求如楊太真之三千寵愛在一身亦不難也

出版書籍首貴實用主義 閨房金鑰一書純

以適合婦女實用為宗旨男子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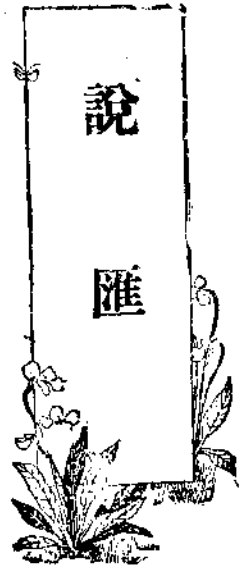
之可以稔婦女之種種功用尤有無限妙趣著

者皆知名之士以上六集 每集析為五六

編每編又分數十節總計三十萬言

分訂六厚冊定價大洋二元加送布製錦匣一只外部

函購另加寄費二角



清代

白玉楊妃

(指嚴)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謂何獨匹夫為然古今來貪夫墨吏厚自封殖未有不為第二人所覬覦而飽受其攫搏者顧第二人亦復不免螳螂黃雀之喻至痛切也阮步兵詩云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嗟乎天下人止知貧困之為禍耳寧知富貴之禍什伯千萬於貧困哉今吾試述清乾隆時浙撫王賈望墨敗之軼事閱者可憬然悟矣

錢塘沈生先世佐某大將軍戎幕徧歷天山南路各回屯前後凡三十年及歸橐中得于闐玉頗夥而尤異者則以羊脂玉長二尺餘於漢皋倩玉工名手製為楊妃出浴像瞳漆唇櫻以逮如雲之髮渥丹之溝皆屬玉根天然之色洵異寶也尋為漢陽太守擬以此貢獻內廷祝皇帝萬壽會世宗暴崩遂不果而沈生母愛之若命什襲藏之輕易不肯示人故戚族亦罕有知者既而移疾歸沈生漸長父母相繼逝世母病革時密召沈生授以此寶謂功名富貴如糞土此寶不可出苟有失非吾子也生泣而受命乃特治一錦匣藏之板壁中每於春秋佳日花月良宵偶出而與閨人一賞則必鍵室門屏侍從焚香却掃祝以家釀新茗醞以法曲清歌輒流連永日如醉如狂焉閨人亦風雅知書與生相沈瀝而嬌憨不更事歸寧之

白玉楊妃

日或銜之於兄弟姊妹間羣詫爲得未曾有必欲一飽眼福某君好古成癖所請尤力生以至戚故不得已允之約期大治具戒家人杜門謝客雖入幕不速之客亦滅其刺不爲通是日生於密室設宴內外戶皆加以鍵鑰妻黨見其狀咸竊笑爲迂顧急欲睹其重寶亦姑聽之生旣屏絕臧獲乃令妻治具而身自行酒觴數巡舅等更以規寶請生唯良久遠巡入室始鄭重攜錦匣出正開緘間忽聞門外喧譁聲一妻弟至息入曰大兄至而戶反鍵不得鑰不可啓幸姊丈一援手也生聞而嘖蹙踟躕蓋妻兒恃才狂傲嗜飲輒醉雅不受羈勒故難之妻父知生意謂其子曰聽使去毋溷乃公爲也生亦因是置之矣而門外益譁諛勢將排闥妻乃出謂生曰至戚而待以閉門羹得毋貽人笑罵且渠獨向隅君心安乎幸速啓之妾當其咎可也生遂啓門則妻兒已於他所醉飽矣摠衣升堂大肆譏嘲重違老父意力自斂抑始不勃谿生亦深致歉仄妻兒終悻悻及見所謂白玉楊妃者乃曰是何足奇骨董肆類此夥頤值百金而已妻兄者宦浙之丞倅故吳籍也妻父則以觀察退隱樂浙西湖山之勝遂家焉時撫浙者爲和相嬖人王賈望妻兄頗熱中覬覦某州肥缺倩人夤緣者屢矣王撫好貨甚妻兄所賄未足饜其意以故遲遲不獲遂會賈望遣人四出覓骨董珠寶玉寶器將祝和相五旬壽妻兄聞此好消息正思一露頭角頗有意於生之重寶擬與婉商奉數千金易之得志則爲位置不意生居奇過甚及睹爾日情狀知萬無慨然允許意復惡其見外也乃老羞成怒決變計爲篡取生所居故幽僻梧桐門巷屐齒常疏妻兒因召集黠悍臧獲三五輩暗以厚利告之生家門蹊房闔向背復恐其臨時迷昧也則率一僕尤黠者僞爲候生起居殷勤存問生不知其包藏禍心也爲之設宴內室謝前日扃門之罪妻兒則佯示坦率似了無芥蒂狀談讌極

歡而黠僕之眼。光無所不洞。矚矣。既歸。則授諸僕。以計約期。舉事而以侍宴之。黠僕爲指導。俱塗而易容。結束如劇盜。又恐生斬此寶。或至攘奪受傷。致命乃預矯妻父命。留生私宴於家。不聽早歸。是日自上燈時。至酉夜。諸狎友環生。周流勸酢。生果酩酊。而生家僕喘汗相屬。以盜劫奔告。生於沈醉中一驚而醒。乘車馳歸。則大錯已成。事不可爲矣。

先是生以家珍至重。與妻相約保守。自妻家而外。雖族黨無令一人知者。卽家中婢僕亦莫能一覘其異。以爲必無他虞。苟有變。大有以身殉之之意。妻悉其情。亦守護惟謹。每晨起及臨睡時。夫婦二人必檢視。復壁一次。見度閣無恙。心始帖然。每十日則取錦盒拂拭整理一次。習以爲常。是日生出赴宴。妻則背缸獨坐。微有倦意。卽倚隱囊假寐。無何一小婢淪者入。甫揭簾大呼仆地。臧獲聞聲畢集。忽持炬露械者數人。刀光如雪。禁人聲。張復有人環劫。臧獲反按之。出巨綆縛束如執羊豕。每一人以一盜監之。妻大駭。暈絕。匿榻後不敢動。一盜顧而叱曰。苟敢啓爾齒者。血吾刃。妻恐受汚。手剪自衛。財物不復問。是時盜入室者皆粉墨塗抹如劇場。化妝狀莫辨。廬山面目須臾忽一似盜魁者。呼嘯作令厲聲謂諸人曰。目的物已獲。我輩可去矣。偷敢多取他物者。殺無赦。遂紛然鳥獸散去。良久。生妻及小婢始蘇。旋解臧獲等之縛。徧檢室中什物。俱無所失。臧獲之膽稍壯者。且言盜出時。吾曾注意大都皆空拳。赤手不持一物。又聞其所謂目的物之語。知必有一物爲所注意。生妻忽悟曰。其復壁中重寶乎。速視之。奴婢咸瞠目不能對。蓋向未知復壁中有寶也。一婢曰。秋蟾爲生妻所寵信。乃躍起曰。必是寶無疑。亟趨驗之。則壁門大啓。中已洞然。竟如極稔此物之位。置者生妻哇然呼痛。不覺泣下。沾襟。既而曰。彼盜魁者。音甚習。必係平時往來我。

家之人。否則萬無。若此。駕輕就熟也。正擾攘間。生扶醉歸矣。聞之一驚。而醒。顏色灰死。苟非酒後奮興。幾何不慟極而暈也。由是夫婦皆如醉如顛。寢食俱廢。明日報官緝捕。杳無消息。生屢欲戕生。賴有姊某者。飭臧獲。晝夜邏守。得無恙。而妻因驚成疾。臥牀不能起。妻兄弟時來慰藉。夫婦終不釋然。妻本荏弱。且有孕。無何。竟以臨產殞命。生哭之慟。曰。殺吾一家者。此盜也。此仇不報。何以爲人。乃棄舉子業。變產得數千金。束裝走京師。將默訪劫盜蹤跡。陰求奇士爲之援助。不得已。則叩閣鳴冤。將行。忽妻兄得任。觀察舉家欣賀。惟以生妻初喪。爲感力邀生。必詣其家。一抒鬱積。生擬不往。妻兄躬自促之。始珊珊來。妻兄與大豪以巨觥勸生。酒生辭不飲。則傾罍提耳灌之。生怒絕裾歸。突一舊友踵門訪生。曰。爲祖餞也。生力辭之。不聽。請見益力。不獲已。納焉。入卽大言曰。爾之仇人在咫尺間。且肘腋相依也。而周旋不覺。何洩憤爲。生駭其言。拱手聽命。友曰。道路藉藉。皆言彼妻兄者。以重寶白玉楊妃獻王。撫始獲是官。爾獨充耳不聞。何慣耶。生驚曰。果乎。若然。則彼非盜。而何彼旣爲盜。卽我之仇。不能以懿親故而忍置之也。雖然。終當察其虛實。彼此行足以置我於死地。姑無論且不啻手刃其妹。直鼻獍耳。雖然。吾終疑其非事實。友以生爲迂。遂不與辨。無何。妻兄之輿。援及賄賂物。相傳益確。生屢聞之。或且能指盜爲某某。一日。生自外歸。謂其姊曰。罪人斯得證物。已在吾囊矣。後此但從事報復。苟得達死所願也。遂以一雛兒托姊。輕裝遽去。不知所之。

利令智昏。窮其惡。無所不至。故熱中之尤。則雖父子骨肉。不相顧况。瑣瑣姻婭。烏足動其毫末哉。妻兄旣遺悍僕盜生重寶。喜甚。乃夤緣王撫之幕。友某氏者。通殷勤於王撫。王撫聞其珍異。亟欲一觀。妻兄介幕

友以進。王撫務聚歛。廣納苞苴。室中珍異。山積以爲。不過一玉像。偶賜賞鑒。殊未足措意。不意甫出。匣而奇光豔采。不啻玉環。再世且覺精華。縝密溫潤。光潔美過。生人洵爲目所未經。回視他珍。直等土苴。賞歎再四。顧謂幕友曰。某君誠愛我哉。乃獻此異寶。不三日而除授。某觀察之命下矣。妻兄大喜。以爲此秘術。實係己之識。有獨到舍。悍僕飾盜。外雖妻子不令知也。故聞妹遽隕。佯爲悲悼。實有莫予毒之歡。而生之外舅及其弟妹。均絕不知。妻兄造此彌天大孽。特慶其官運大亨耳。顧悍僕三五自獲。兩次犒賞。後妻兄自謂得魚忘筌。鳥盡弓藏之故事。自古而然。則糜金可惜。毅然并所許得官後之酬勞。亦自食其言。悍僕雖環求亦置。若罔聞。羣僕怨望。各懷憤怒。會領袖僕某以事忤。主被逐。集衆宣言曰。伊無良果。弁髦吾輩之大功矣。然則此後彼欲滅口。吾輩且死無葬身地。盍先發制人。衆皆曰。諾。是時生方上下營求盜寶之實。證悍僕使人謂之曰。苟恕吾罪而不使失所者。吾等願爲證人。證妻兄之罪。生許諾。遂挾一僕入都。曰督撫司道方通同一氣。雖愬之何益。不上達九重。不足以了此重公案也。生去逾五月而按獄之。欽使南下。

炙手可熱之。和珅方日出。其計招權納賄。會誕辰。外省各督撫例有重獻。王撫爲和所識。拔尤亟亟。以報恩爲事。既得白玉楊妃。更配以金仙一座。名之曰金玉滿堂。特遣專使齎至京。和有害客某者。熟知骨董珠玉價值。能觀縷說。其來原爲和相判別真贋。美惡然亦羊公之鶴。實則借是爲婪。索地僚屬之。以骨董進者。非鑿其慾壑。則任意吹毛求疵。不使其人之物爲和所屏棄。不止故凡納賄者。必先道地於某。王撫稔此中奧竅。乃預以萬金。啗某附說明。白玉楊妃之歷史。至爲鄭重。某感其惠。果爲之誇張。於和謂物實大。

內所無。昔回部都護某郡王求之。畢生而卒。不可得者。和以爲然。乃供諸愛妾之密室。立以王亶望名。存記將俟某省總督缺出而畀之矣。忽有叩闈者。瀝陳王撫貪婪不法狀。直指盜劫生家爲王撫所嗾。使蓋沈生故爲羅織。不如是不足以成大獄也。狀達御覽。高宗震怒。立命軍機派使查辦。且面諭和。坤王亶望如是胡爲蔑視祖宗法紀。非澈底究辦。不可斷不容爾妄事。祖庇和色變。受命知高宗將爲懲一警百計。非拚此一名黨員。恐己之地位亦不易保全也。退朝後入密室。周章徬徨。無計愛妾故警敏。善解人意。和有所疑難。輒令其解決。是日妾從容進曰。觀公狀甚有不豫。未知妾能分憂否。和頓蹙曰。難難。主命嚴急。苟有依違。恐雷霆立至。禍福且不測。然懼禍而反汗。自殘黨類。則後此威信墮地。復何以爲。擴張勢力地哉。妾已知爲王亶望事。乃進而指白玉楊妃謂和曰。此禍水也。何愛於是而致觸聖怒。妾意王撫劫人之藏。以媚公其事。實足敗公名譽。此等黨員。捐其一亦無損毫末。且妾有一策。可以罪歸王撫。而於公無與。且彼省紳民亦必頌公仁明。不置公以爲何如。和亟問計。妾曰。聞今叩闈之沈生在都。如不得直者。且以身殉。又挾金徧賄內監。意在窺探公之秘藏。事若洩。聖意益不可測。公不如遣人召沈某。至加以慰諭。謂已密遣人往浙詳查原寶物確在王撫私室。爾可隨所派之欽使南歸。苟得欽使查抄時起獲原贓。奏聞聖上。給領則爾之璧可歸。趙矣。較之株守輦轂勞逸奚啻千百哉。既已遣去。則可免其處肘腋之旁。或生他變。而公一面密囑欽使載寶以行。罪歸王撫。公可脫然矣。和善其說。果召生語之。生感甚。卽日偃旗息鼓南歸。靜俟欽使之後。命蓋妾本杭人父某翁曾賣酒生之父。嘗周卹之以故爲之道地。而妾正不喜白玉楊妃因和受獻之始。曾撫而歎佳人之難得。妾之妬心不覺油然而起也。至是借爲和畫策。以周全老

父之請託一舉而面面俱到計亦良得生既歸志在得寶亦不復問其他初王撫聞事發以爲物在和相處和欲掩納賄之迹勢必爲己彌縫當無後患不過循例查辦虛應故事而已無何欽使至奉旨褫王撫職命囚服封產待查抄已驚青天之霹靂矣然猶冀贓物不在己處一面告急於和或可得一援手且密遣人告之欽使謂贓物實已獻和相請爲和相地稍緩頰欽使怒曰王某事已至此尙欲欺人耶吾已密訪得贓匿其心腹黨羽某觀察處業亦封其產而抄之矣渠尙思指鹿爲馬妄行嘗試耶渠不自量此案聖意嚴急非澈底重辦不可王撫聞之駭愕失魂知已中計所謂某觀察者卽生妻兄也疑其陷己乃更爲辨訴歷陳某觀察冒僕爲盜實狀欽使見其黨自相攻擊適足助成己事不覺笑曰此所謂飛蛾投燄耳遂以王撫勾結屬員盜劫紳民寶物今已抄獲原贓等語入奏奉旨逮王撫及生妻兄入都下刑部獄論斬立決王撫上下行賄減等遣戍新疆生妻兄竟以監候絞定罪白玉楊妃判生領回高宗聞其異風欽使索觀之沈生自經變幻亦深悟懷璧其罪之理知藏之則禍猶未已乃敬效獻曝之義隨欽使入都呈貢自爲文進御情詞斐亶高宗嘉之欽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試用生以家破人亡無心榮利謝恩疏中請放還故里遁迹空門高宗閱焉令居杭州淨慈寺賜藏經袈裟恩禮稠疊自是生遂披薙爲高僧旋出游川滇禮名山不知所終而白玉楊妃則入大內供奉云

鐘 詩 軒 雨 話

(葵 蔭 郭)

● 綠梅 揚子江 (分詠格)

樹。訪。資。園。傳。異。萼。 縣。通。京。口。渡。寒。津。

● 柳耆卿 芙蓉 (分詠格)

樂。章。終。古。傳。遺。集。 城。主。當。年。有。令。名。

● 丁悚百美圖 電報 (分詠格)

蛾。眉。盡。入。名。人。畫。 魚。信。無。勞。客。地。郵。

● 羊 李合肥 (分詠格)

有。人。持。節。常。游。牧。 此。老。成。名。在。議。和。

● 鬧鐘 天足 (分詠格)

祇。為。報。時。傳。大。叩。 應。喧。習。俗。裹。纖。翹。

清代劍俠小史

(少芹)

清世宗胤禛藉蓄武士力。卒能奪嫡而踐大寶之位。所願既償。以從前輔己之劍俠及死士。挾其功高。往往有恣睢暴戾行爲。隱憂其爲患。恆擇其狡黠者。藉他故誅鋤之。而留其謹愿爲己効忠者數十人。專司偵察京內外大僚之舉動。雖纖悉之事。亦必有以報告。帝皆記之於密冊中。凡大僚入覲時。除面陳要公外。帝與之絮絮話瑣事。而語言間。忽舉密冊中所記載事。叩之大僚。驟經是問。初猶強辯。其無帝則引切要語爲佐證。且述其所事自巔。至末無一遺漏。宛如親在其側。大僚無可置辯。惟匍匐頌天子聖明而已。一日。大學士某公。讌客於私邸。庖人進熊膳。誤墮酒盞於地。且碎。某公怒其失儀。喚僕從縛庖人。擬杖撻致死。座客再四緩頰。僅鞭背一百。聊示薄懲。比鞭訖。庖人已創巨弗能動彈矣。座客皆不歡而散。翌晨。某公入朝。面帝。帝遽詰曰。昨宵何大煞風景。耶。宴會乃賓主樂事。爲區區酒器而欲致人生命。胡貴物而賤人也。朕爲萬民之主。尙弗忍如爾暴虐。汝敢冒茲不韙乎。某公叩首請罪。俄朝旨下。降二級留職。又罰俸一年。以儆其初。某公猶疑同僚洩其事於帝。及更端偵刺。始悉是夕之役。曾有俠客蒞臨。顧去來無蹤跡。他人弗及見也。又每屆元日。臣工必於味爽。詣闕行朝賀禮。脫愆時。行受重罰。有某協揆於除夕夜未眠。坐以待旦。忽倦甚。因和衣假寐。其夫人恐誤事受譴。乃召其子女輩。與之作葉子戲。藉延時間。忽賭具缺一七萬。遍檢竟弗得。以爲奴婢所失耳。亦不之異。及入朝禮畢。帝賜羣臣宴。宴罷。帝召諸臣共話。遽詢某協揆曰。卿第中夜來曾失竊否。某協揆驟聞是語。殊貽愕無以對。久之。乃曰。無有。帝微笑曰。吾聞卿爲宵人盜。去積資七萬金。何誑我甚。某協揆疑爲人所媒孽。大恐。因免冠以頭叩地。崩角有聲。帝曰。身爲大僚。

何惜此微款。汝苟懊喪。朕卽賠償汝損失。亦何足恤。言已。使內監持一物出授某。某跪而接視。乃紙質所裹。且函封極嚴密。以手捏之。則空無所有。意銀券也。帝曰。汝攜歸啓視。自知之。某謝恩退。及返第。拆而覘爲何物。卽夜來所失之賭具七萬。蓋爲其劍俠所竊也。帝亦可謂善於惡作劇矣。由是在京臣僚。咸凜凜有戒心。雖燕居之所。幃房之間。對於妻妾子女。亦不敢作一私語。恐有潛伺其側者也。語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胤禛旣恃武健嚴酷之儔輩。爲其政治上補助。雖未始無功效之可言。然此端一開。海內之效尤者。實不可僕指。故雍正時代。凡世家大族。富商巨賈。下至一切挾不正當之行爲者。無不陰蓄死士。爲自衛之具。使僅爲一己生命財產計。而豢養強有力者。爲補助。揆諸情勢。容有未可厚非。然亦有挾此輩好勇鬪狠者。尋仇報怨。甚至爲姦淫。侵越之謀。則比比皆是。此所謂俠以武犯禁也。

山西介休縣有富豪葉德華者。虎而冠也。襲先世餘蔭。不事正業。日以馳馬試劍。踴博與獵爲事。且慣以勢凌人。以故鄰里屢與衝突。葉欲雄視一鄉。乃不惜出重資。陰蓄武士多人。厚已勢力。美其詞曰。保護資財。田廬實則唯所欲爲。官廳雖明知之。亦不敢干預。卽稍稍過問。葉挾其金錢與武力爲後盾。官廳利其資而畏其勢。轉爲葉之左右手矣。同邑亢氏亦巨富也。有女年及笄。豔名遠播里閭。已字人矣。會縣有蟲蝗爲祟。里人醮資假劉猛將軍廟演劇。祈神呵護。是日亢氏眷屬咸往觀焉。葉素有登徒子癖。意觀劇必多女郎。因挈無賴三數輩。至藉資獵豔。覩亢女驚爲絕色。句某紳詣亢氏作伐。僞言已尙未娶女。父夙鄙葉之行爲。聆是不經語。怒斥之曰。吾女烏可與荒儉耦。况羅敷本有夫乎。子休矣。請卽去。某紳返告葉。葉怒曰。吾誓必致之。苟不得是女充下陳者。非夫也。時有其門下武士某獻策曰。盍先使人強委禽焉。並告

以親迎之日。屆期彼果不以女來。歸卽率衆往劫葉。其說而行之。亢氏素知其不可以理喻。因與婦商。不如倩媒妁至婿家。促其早諧婚約。庶可免葉之蹂躪。議既定。兩家秘密籌備。不料事機弗密。爲葉偵知。遂使人捏造黑白。謂亢女在室。卽與葉有啣臂盟。今茲促乾宅速娶。蓋其父囑女珠胎暗結。不欲使醜聲外播。爲掩耳盜鈴之舉耳。婿家聞此語。雖未必據以爲實。然疑似之心。未能盡釋。持此說質問亢氏。亢氏謂女從不越戶庭一步。力保無他。且曰。彼結褵之夕。吾女苟弗貞者。悉聽彼若何處置。婿家始無異言。未幾婚期至矣。兩姓儀節。概從簡略。仍恐中途生變。遂請於邑宰。派隊士數十人。伴喜輿行。名爲送親。其實防葉糾集無賴子行劫也。新婦旣抵婿家。行合巹禮。時來賓綦衆。圍觀如堵。見新婦狀。咸嘖嘖稱爲天人。正喧呶間。突聞門外異聲四起。衆方詫異。卽見莽漢多人。握械而入。勢甚洶洶。衆皆辟易。莫敢阻。莽漢遽擁新婦納之適間。所乘彩輿中昇而行。婿家知爲葉來搶親也。嗾送親隊士截止之。隊士不可曰。吾儕奉縣尊命。件送爲壯觀。瞻計豈來與人廝殺耶。若曰。以血肉相薄。則弗敢應命。蓋若輩與葉素有感情。又知葉弗易與。故詭詞以推諉也。婿家見隊士不肯助已。不得已。乃號召賊獲輩。自後追逐。莽漢分十數人。簇擁彩輿先行。其餘則留以斷後。與衆搏擊。出械相餉。傷僕從數輩。乃任其長嘯而去。卒無如何也。婿家使人奔告亢氏。邀之同赴縣署。提起訴訟。邑宰受詞後。亟詣場勘驗。訖更率健役至葉家。索取新婦。並執葉旣至。閹者不許入。曰。主人有命。今夕納寵。概弗接見外賓。縣長果有要言面敘者。請以明日來。且有旨酒嘉餼。享客也。宰不可。告以劫親傷人事。閹者厲聲曰。然則縣長此來。將欲拘吾主人乎。果爾。吾儕卽請先以武力相見。是語甫畢。突見有數人。掣白刃躍而出。大呼曰。若再弗去。毋怪乃公。爾莽宰畏其勢。不敢

與較快快率衆去。

亢女既爲葉氏所劫，卽挾一必死決心。比至見室中燐燭高燒，婢僕環列，中有一偉男子，着盛服，含笑相迎。意殆葉德華也。女臥地，狂呼，援命婢僕，扶掖之。女弗起，葉趨前，出和易之語，溫存之。女罵百端，葉笑而忍受，無絲毫怒意。已而以手挈女衣領，將曳之起。女趁勢，逕嚙其腕入肉，沒齒血流，如注。葉痛甚，捉女髮力毆，無算。女遍體鱗傷，不能轉動。乃命婢舁女入洞房，置榻上。葉指其面而叱曰：「若縱極倔強，然旣入吾掌握中，恐無所施其計。若雖受創甚重，今夕吾決親若薤澤也。」言已自去。更遣數婢監守之。女自思身入牢籠，卽使他日倖而出險，然此身已蒙不貞之名，弗如一死之爲愈。偃臥移時，僞言口渴，思飲。婢起而澮茗，女乘其不備，強起，以首觸柱，竟倒地而殞。婢聞聲入，見女首碎腦迸，陳屍地上，駭而奔告主人。葉趨視，撫之體已冰矣。亟命健僕曳女屍於彩輿中，舁送亢氏至門外，叩關大呼曰：「若女歸矣。」委輿而去。時亢氏舉家尙未寢，聞女返，大喜，咸趨而出，見彩輿，乃牽帷覘之。則女橫臥不動，血跡模糊，不忍偪視。知爲葉所戕殺，邀壻之父至，合詞投訴，請緝兇治罪。宰以案關人命，弗敢延命。兩家先殮女，更派捕役拘葉到案。而葉已遠颺。亢及壻家控諸上峯，上峯怒嚴飭邑宰勒限比追，未幾果就獲。葉供詞狡展，謂女幼時確與已訂有婚約，旋其父因避回匪之亂，挈眷而之京師，與亢氏數年未通音訊。一日忽接亢氏書，述女遽膺暴疾，天殤已遂，另娶及歸。里聞亢女尙存在，已字他人，因登門乞中前約，願兩調琴瑟。仍以彼女居冢室之位。亢氏弗允，所請己以心實不甘，故於彼女出嫁之日，糾衆往劫。茲女觸柱而死，實羞愧自盡也。問官知其飾詞，欲按律論抵。葉恃其金錢魔力，勾某鉅紳賄賂，當道竟翻前案。且咎亢氏禍由自取，亢氏由縣

而。府。而。臬。而。撫。投。訴。殆。遍。均。不。得。直。冤。抑。莫。能。伸。乃。赴。京。叩。闕。時。世。宗。以。深。知。民。間。疾。苦。自。詔。受。狀。之。後。遣。心。腹。俠。士。詣。晉。密。偵。廉。得。其。情。批。飭。刑。部。治。是。獄。葉。得。耗。要。某。紳。輦。巨。資。詣。京。覓。內。侍。介。於。尚。書。黃。公。謂。苟。左。袒。葉。願。以。十。萬。金。爲。壽。黃。公。風。骨。嶙。峋。夙。以。直。聲。震。天。下。見。內。侍。以。賄。進。鬚。髮。上。指。叱。曰。若。不。誠。黃。鐵。面。耶。眸子。盲。矣。立。召。其。僕。執。內。侍。拘。押。密。室。明日。奏。聞。於。上。並。呈。其。賄。金。上。大。加。激。賞。命。嚴。治。內。侍。且。曰。卿。如。此。鐵。面。可。謂。名。副。其。實。矣。黃。公。曰。臣。頭。可。斷。皇。上。之。法。臣。死。不。敢。枉。也。上。笑。頷。之。卽。以。是。案。委。黃。審。鞠。黃。退。適。葉。案。之。全。卷。已。齊。集。迺。於。晚。餐。後。取。卷。入。治。事。室。中。屏。退。左。右。悉。心。繙。閱。此。際。雲。蔽。月。光。風。吼。樹。影。冷。飈。從。窗。隙。侵。入。吹。案。上。油。燈。搖。搖。不。定。俄。而。光。燄。縮。小。如。穗。若。有。森。森。鬼。氣。盤。旋。室。中。又。似。來。精。魂。毅。魄。環。列。黃。側。勾。其。爲。已。昭。雪。莫。大。冤。抑。者。黃。亟。振。其。精。神。尋。繹。是。案。之。巔。末。正。澄。思。渺。慮。間。陡。聞。屋。瓦。察。察。作。響。厥。聲。甚。厲。俄。而。窗。外。有。步。履。音。黃。知。有。異。方。欲。叱。問。爲。誰。忽。噉。然。一。聲。短。樞。頓。闕。卽。見。一。偉。男。子。躍。入。轟。立。案。畔。其。人。貌。極。猙。獰。身。着。黑。色。短。服。背。插。利。刃。望。而。知。爲。夜。行。家。也。黃。公。初。無。絲。毫。恐。懼。詢。曰。若。何。人。夤。夜。來。此。胡。爲。者。其。人。屈。右。膝。致。詞。曰。小。人。乃。葉。德。華。之。門。客。今。趨。叩。崇。階。別。無。他。事。惟。乞。公。判。決。是。案。少。爲。家。主。人。留。餘。地。公。果。平。反。此。獄。則。不。獨。家。主。人。生。命。不。保。恐。晉。省。官。員。引。頸。受。駢。戮。者。不。可。勝。數。公。卽。不。爲。家。主。人。計。獨。不。爲。同。僚。一。援。手。乎。偷。俯。徇。所。請。小。人。願。呈。不。腆。之。儀。茲。事。出。小。人。之。口。入。公。之。耳。初。無。第。三。人。在。側。公。亦。何。樂。不。爲。者。且。公。拒。絕。某。內。侍。厚。賄。已。上。達。帝。聽。公。卽。徇。法。疇。得。而。議。其。後。言。次。伏。地。不。起。以。要。允。諾。黃。公。聆。此。語。微。笑。不。語。已。而。雙。目。翕。張。叱。曰。若。爲。葉。犯。作。說。客。耶。須。知。乃。公。不。受。恫。嚇。也。吾。今。不。暇。與。若。絮。絮。語。第。作。簡。單。之。言。告。若。南。山。可。移。法。弗。可。枉。若。速。去。毋。溷。乃。

公事其人躍然立。一手掣臂上白刃。一手探懷取銀券一紙。射其兩目。兇光直注黃公之面。有頃作憤恨聲曰。今日之事。兩言解決。允則受我二十萬金。否則請餐我掌中白鐵。予汝最後五分鐘之審思。黃公不俟其詞畢。亟搖首曰。弗允。弗允。速殺我。速殺我。乃公固視死如歸也。其人怒不可遏。驟舉刀向公。猛力斫公以首迎刃。其人亟推公倒地。公遂暈然而仆。公半晌微甦。張目四顧。見案上一燈。熒然刺客已去。而案角截斷其一自忖。彼人殆藉此以示儆。冀余悔懼而轉圜耶。果爾。渠明夕必來。於是強起呼侍從。至告以所遇。咸爲之舌橋不下。就室中遍事搜索。杳無刺客蹤跡。卽所截之案角。亦不見。意殆爲刺客攜去者。俄曙矣。公循例入值。覲見後。亟白夜間遇險狀。帝出溫語獎之曰。卿臨難而不變志。深堪嘉許。然飽受虛驚矣。朕當有所賞賜。聊酬其庸。乃命內侍捧一封固之物出授公。公再拜而受。退歸私第。啓視之。則夜來刺客截去之案角一方。始悟刺客爲帝所遣。使來此以試己也。明日公入朝。帝對諸臣表揚公之膽略。賜賚有加。更授公以全權治葉獄。葉固授首而晉省官僚計誅戮十有一人中。丞司道亦懲罰有差云。

小說

吳下健兒

(君美)

健兒吳產。陳姓。已佚其名。幼失怙恃。舅氏憫其孤苦。挈歸鞠養。始得成立。年稍長。貌黝黑若墨。軀幹兀偉。岸年十二三。已長大若成人。膂力絕倫。彼夕陽衰艸間之斷碣殘碑。健兒幾視同玩具。且且而伐之。嘗見二牛鬪於坡下。互相角觸。久久勿釋。牧豎驚而返。奔村人圍之呼噪。無敢近者。健兒睨之笑。獨揮臂而起。前挽其角。牛怒甚。竭力抵觸。終不稍動。健兒乃一一拳擊之。牛皆曳尾而返。於是村人爭以健兒目之。又因其屬吳籍。吳人多文弱。獨健兒。勿然。故更以吳下二字冠之。此其名之所以著也。健兒性直率。無他嗜好。願有飲癖。好學步。劉伶阮籍之徒。每盜錢出。至野肆沽飲。飲輒醉。則後滋事。衆咸歸咎其舅。舅苦之。加以懲戒。健兒終不改性。久之。其禍愈烈。竟至毆人。破其顛。血汨汨流出。健兒亦勿顧。衆以其不可以理喻。則往繫其舅。迫令出資療創。舅忿甚。遂逐健兒。健兒乃爲人牧牛羊。以自存。人以其多力。則亦喜之。惟食量殊兼人。非數升不飽。主人以其任事能兼人。則亦容之。健兒每出。則縱諸畜於野。已則高臥草茵。橫吹短笛。自覺逸甚。則擲石以爲戲。久之。而精絕百步以內。雖毫髮亦不爽焉。繼漸積資。鑄鐵丸數十。弄之如石。藉以自衛。一日。方牧羊於野。忽有二狼連翩至。目眈眈然。勢將博噬其羊。蓋其地瀕山。故多惡獸也。健兒假寐。窺之一狼。突前攫羊去。健兒奮然起。出一丸擊之。洞其喉。他狼圖遁。健兒逐之。勢已將及。狼急反噬。健兒力掣其足。而生裂之。衆方荷械呼噪來。見狀大驚。健兒狂笑。自刺狼革。售之以市。刀劍事聞於邑令。遂令捕狼。而月給以衣食。資健兒遂棄故業。而爲官役矣。乃且夕負弓矢。挾鐵丸。橫刀劍於跨下。躑躅山中。狼類遇之。鮮有免者。嘗被圍於狼羣。以丸擊之。繼而丸矢皆盡。則拔劍力刺之。爲所殺者。凡十數頭。

猿類幾絕。遂得上賞。一日。又輕裝入山。時則白雲來往綠樹。蔥籠鳥語花香。在在都足撩人情思。惜健兒蠢蠢不解文墨。耳否則大。可於此中收拾無限詩情畫料也。無何忽見一妙齡女郎。姍姍然來。丰神楚楚。可憐。年與健兒相若。健兒天真未鑿。不解避嫌。以爲空山得伴。雅慰岑寂。遂前與之語。女亦不畏。轉詢曰。君何人。斯踽踽山行。獨不畏虎狼耶。健兒笑曰。吾固以捕狼爲業。苟相遇者。喜且不遑。又何懼耶。女晒曰。君既業此。必有奇技。盍小試之。婢子當拜倒門牆。以請益也。健兒諾。卽探鐵丸。擲樹深入數寸。出之。不可出。復彎弓抽矢。射之。洞穿樹本。前丸爲所觸。仍飛而出。觸斗大石塊。立碎如粉。健兒斂手側立。揚然自得。女又曰。技止此乎。殊非上乘。不足觀也。余有小技。差勝於此。子能之乎。健兒憤懣曰。汝盍爲之女。乃堅閉其目。舒兩手。開合作勢。旋唾於石上。粘唾處立成小孔。更以纖足略叩道傍亂石。立成壑粉。健兒不禁心折。願以師事。女初勿許。笑曰。子自負有奇技。乃甘師我耶。健兒慚甚。堅請之。始許。更叩女之姓氏。知爲尉遲蕉兒。固健兒之未婚妻也。

初健兒母既懷孕。與女母指腹訂婚。矢以天日。蓋兩家本至好也。繼健兒母死。家漸凌替。女父陰有悔意。母不許。日相勃谿。飲恨成疾而歿。女哭之痛。始大悔。未幾亦死。女無所歸。有女冠見而憐之。挈之入庵。及長。納之爲徒。尼擅技擊。尚少林宗派也。卽以術授女。女盡得其秘。後欲叩父母塚。辭尼而出。尼曰。此間本非汝歸宿地。他日得志。幸勿忘我。遂以數十金贈之。而別甫出。卽遇健兒。殆亦天作之合也。女父母塚健兒固皆知之。遂偕以往。祭奠盡禮。復往謝尼。卽相偕以歸。越數日而成禮。健兒捕狼多。得值頗豐。已可自給。則謝其業。杜門不出。終日從女習技擊。久而愈精。或出與人角。無不勝者。一日挾金別女。往遊齊魯。

挾弓超乘。意氣殊豪。偶過酒樓。觸其所好。卽繫馬登樓。解金置案頭。酌酒痛飲。酒家傭兒而謂之曰。前途多豪客。動輒劫奪。子卽多金。亦當善藏之。毋以誨盜。健兒勃然怒。擲杯擊案。起曰。吾橫行吳越。間垂十數載。未遇有相敵者。何物小醜。乃敢稱豪客耶。苟爲余見者。當一抉其眼珠。俾知天壤間尙有奇男子在。必不任鼠輩跳梁爲行旅害也。言已。頗示得色。傭保爲之咋舌。時鄰座尙有三數少年。在皆丰神卓越。個個不羣。聞健兒言。相顧微笑。起立叩其姓氏里居。健兒昂然曰。余吳下健兒。姓氏忘之久矣。少年又曰。君技固佳。特不知果能敵幾何輩。健兒答曰。千千敵。萬萬敵。無量數敵。儻集吾側。亦匪所懼。少年駭愕而去。旋健兒亦擲杯起。留巨金一錠。而出。束裝上馬。行未數里。忽聞身後有馬蹄得得聲。在理行道者不得返顧。苟然。則人將疑爲怯懦。易爲宵小所乘。然健兒自恃其技。亦不之懼。回眸返顧。則一騎飛躍而來。其行殊速。幾如掣電。因默念得非卽所謂豪客者耶。比相近。則一龍鍾老叟耳。遂不介意。老者徐問以何之。健兒曰。客遊已倦。將歸吳耳。老者曰。余亦吳人。偶迷道不得歸。前途多豪客。殊爲恇怯。得君爲伴。可無慮矣。健兒笑諾。自爲前驅。途中談笑頗相得。老者見其挾有弓矢。謂之曰。君旣挾此。殆亦善決拾者。健兒應聲曰。然。因舉以相示。老者舉而矚曰。此小兒玩物之流。將焉用之初意。君必挾有絕技。故乞相伴。今技若此。是不足恃矣。言已。手折之。劃然中分。更微拗之。復成爲四。健兒失色。自念吾械已損。老者又多力。若此。恐非善良。苟或有變。吾其危矣。故雖與偕行。而中心殊志忑不寧。又數十里。四顧寂無人跡。老者忽厲聲叱曰。牧牛奴。速解汝腰纏。以獻當宥爾生。健兒雖憚之。而終憤甚。不復可制。遂探囊出彈。擊之中老者腰。立墮。騎下。健兒狂喜。以爲此僮老邁。果無能爲。立下騎縱步以前。意將執之不意。甫俯身而下。老者舉一足。

撥其腰立作奇痛奔仆丈餘不能起立老者徐解其囊笑曰吳下健兒技乃止此耶老朽無術得此多金亦可作平原十日醉謝君厚惠幸恕孟浪後會有期當負荆請罪也負囊上馬循故道以去健兒目送其往僵臥逾時痛始稍定宛轉而起神色沮喪自念十數載英名乃見挫於一衰年老朽之手此後何以爲人更何顏復歸見江東父老幸老者猶有香火情爲留五金於囊中未盡攜去因以爲川資而歸女笑逆之曰君何乘興而往敗興而歸豈中途遇有失意事耶然以君之技當不至此殆走馬作章臺遊久而阮囊羞澀故偃蹇以返耶健兒浩嘆悉以前事告女笑舉纖指劃其面曰子今後尙得自號健兒否今見辱於垂死之儉不亦可羞妾亦且爲子愧惡死設爲妾見者直痛拔其鬚以創之耳健兒搖首曰子技僅略勝於我耳以當老人恐相距猶遠我已爲之心膽俱落述之猶如談虎色變汝苟親見之自當心服而以余言爲非誑女始深信健兒自此杜門不出深自韜晦相對妻兒爲樂待人接物殊恂恂好禮視前之好勇鬪狠幾已判若兩人時其家亦已稍豐蓋女固善居積也宵小輩涎之屢欲一逞其技或曰渠夫婦皆懷絕技非村氓比幸毋捋虎鬚以自貽伊戚盜魁哂曰若輩勿徒怯懦此子邇來已有暮氣疇昔之日吾嘗見頑童投石擊之此子笑而奔避不敢怒也且渠卽有技亦僅夫婦二人吾儕以衆敵寡其成可操券也遂乘夜踰垣入直入其臥室意將先縛之而後掠物焉健兒夫婦已寢聞警始起卽赤手與搏盜衆格以刃不能創其豪髮始狂駭欲遁顧又不得脫健兒子年纔八齡亦力敵一盜斷其指健兒呼曰若輩亦爲飢寒所迫耳卽盡殺之又胡爲者遂盡釋之由是盜皆痛自引咎健兒所居一村賴以安謐

明歲春東風澹蕩淑氣宜人健兒適立門外閑眺忽有急足持書至逆健兒詢曰村中有名健兒者乎健

兒勿敢自承。曰：吾素識之。其人曰：然則敢煩轉交。奴奉命來，尙有他務，不得久留矣。遂付以書而去。瞬息即杳。書面大書吳下健兒笑納。另尙有布裹二權之葦重，拆而視之。其辭曰：疇昔途中相遇，互語甚懽者，非子也。耶！我儕非攘攬者，流特偶就飲於肆中，聞子大言，不慚不禁，心動。凡好大言者，終必有失挫之日。我儕不忍見君淪於危境，故謀挫君銳氣，先囑鶴翁一行。鶴翁吾黨之老而至弱者也，初意必敗不意君尙遜其一籌，殊出所望。故即攫金以爲戲。今偶憶及恐君垂念，特遣小价來候，且便道歸趙璧耳。其一包計三十金爲君固有，外此亦得三十金，則前金之子也。君其受之。我儕實非盜君，或以綠林梟傑相目者，則誤矣。相見有期，還祈珍重。健兒閱竟，色變爲之股栗。女亦因而不寧，遂以其金移充善舉，以濟村人之貧。饗者益株守田園，永不外出。或有知其技而百計挑之，冀與一角者，健兒終袖手不報。任其拳擊作禿，禿聲而已。又有年少無賴，自恃勇力，憤健兒名出己上，欲挫折之。健兒終不與較，有笑之者曰：吾子曩日英氣何在，豈纔閱數年，便已銷磨殆盡耶！健兒謝曰：余衰朽無能爲矣，迴念曩此所爲，都非人類，方將懺悔之不暇，尙忍更效之耶！且河外有江，江外有海，天下事真未易知。彼魯中老人已有以詔我矣，尙敢自恃其技哉！後遂終老田園，了無所異云。

鐘 詩 軒 雨 話

吳 下 健 兒

(葵 蔭 郭)

● 南 虎 (嵌 字 格)

南 人 不 服 降 諸 葛。

虎 子 須 擒 羨 仲 升。

● 冶 成 (嵌 字 格)

魯 邦 縲 紲 悲 公 冶。

明 季 干 戈 肇 自 成。

● 龍 驤 (嵌 字 格)

龍 畫 僧 絲 原 有 技。

驤 呼 司 馬 獨 傳 名。

● 梅 花 (嵌 字 格)

梅 贈 一 枝 聊 寄 使。

花 飛 六 出 欲 吟 詩。

● 運 甓 軒 (鴻 爪 格)

鹽 河 轉 運 潮 通 海。

甓 社 光 明 月 滿 軒。

社會小說 懲 僞

(瘦 鵝)

千條萬條的柳絲織成了個油碧之帳綠沈沈的罩着一角紅樓那垂絲受了風好像美人青絲髮一般飄到樓頭雲母窗中恰恰打在一對少年夫婦頭上兩下裏正靠着窗在那裏說話倒也並不覺得那男的喚做赫李忒福特哈姆是個倫敦國家銀行書記每月有二三十鎊薪水倒還能敷衍度日瞧他面貌出落得也眉清目秀不過清秀之中却不免帶些俗氣那女的呢原也生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只可惜這春山秋水之間也脫不了些子狡獪之氣就好似一塊雪白如玉上偏偏有了斑點減色不少他芳名叫做烏麗芙年紀大約還不到二十四番花信之數他們倆結爲夫婦倒很合得攏來那時赫李忒開口向他夫人說道烏麗芙你心中以爲怎樣姑母乾恩說要到倫敦來瞧我們呢他夫人頓把那兩道春山眉微微一蹙很不耐似的說道你可是指那老厭物乾恩克勒貝麼這東西怪可厭的瞧上帝分上請你別提起罷赫李忒微笑道你別口口聲聲說他老厭物他雖是個老厭物他那袋兒裏黃澄澄的金錢可不是厭物我們不歡迎他就歡迎他金錢好了剛纔我在銀行中接到他一封快信信封上貼了好幾個郵票那信中說他一輩子渴想倫敦很要來逛一下子但是鄉下人進了城怕鬧笑話因此兀自不敢這回却想了三日三夜打定主意定要硬着老頭皮到倫敦來逛他一逛打算在我們這裏耽擱一禮拜再到我哥哥法蘭克那裏去末了說我偷歡迎他便寫封信去他一得這信立刻動身趕來烏麗芙你瞧怎樣發付他一壁說一壁在衣袋中一陣子亂掏掏出那信來授給他夫人他夫人瞧了一遍便把信角點着櫻唇很躊躇的說道赫李忒這老婆子倒獅子大開口一住就要一禮拜但這一禮拜中教我們怎

樣。耐。得。下。赫。李。忒。忙。道。親。愛。的。這。事。你。也。該。仔。細。想。想。他。既。說。要。來。我。們。倒。又。不。能。推。却。他。可。是。乾。恩。姑。母。不。是。個。沒。有。錢。的。人。聽。說。他。手。頭。着。實。寬。綽。金。鋼。鑽。戒。指。也。有。半。打。之。數。他。除。了。我。和。法。蘭。克。以。外。又。並。沒。甚。麼。親。戚。將。來。那。遺。產。一。項。不。是。法。蘭。克。便。是。我。的。瞧。那。老。婆。子。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不。上。幾。年。總。得。撒。手。上。天。去。我。們。正。好。趁。着。他。這。回。到。倫。敦。來。結。結。實。實。奉。承。他。到。死。時。在。遺。囑。上。寫。上。我。大。名。豈。不。很。好。俗。語。說。得。好。使。老。人。家。快。樂。不。過。是。擊。着。蠟。燭。照。他。見。魔。鬼。去。我。們。擊。擊。蠟。燭。沒。有。甚。麼。大。不。了。事。那。六。個。亮。晶。晶。的。金。鋼。鑽。戒。指。可。就。是。你。的。了。他。夫。人。拍。着。那。雙。羊。脂。白。玉。似。的。纖。手。很。興。頭。的。說。道。如。此。再。好。沒。有。既。有。了。這。半。打。戒。指。又。有。好。幾。萬。金。鎊。我。們。可。不。是。變。了。富。人。麼。將。來。坐。了。挺。大。的。摩。托。卡。一。塊。兒。上。跳。舞。會。去。好。不。有。趣。赫。李。忒。你。快。寫。信。去。給。那。老。婆。子。說。我。們。倆。都。歡。迎。他。一。天。到。晚。抬。着。頭。盼。望。他。來。就。在。夢。中。也。等。着。他。老。人。家。呢。他。到。了。這。裏。我。們。須。得。戴。上。假。面。具。處。處。奉。承。他。使。他。快。樂。先。下。手。爲。強。不。怕。那。一。塊。肥。肉。掉。到。法。蘭。克。口。中。去。赫。李。忒。你。快。去。寫。信。你。快。去。寫。信。說。着。一。把。拉。住。他。丈。夫。直。到。寫。字。檯。前。赫。李。忒。不。敢。怠。慢。即。忙。坐。了。下。來。寫。一。封。很。親。熱。的。信。給。他。姑。母。除。了。他。夫。人。幾。句。話。又。添。上。了。好。幾。句。說。好。久。不。見。時。時。在。這。裏。想。你。那。個。慈。愛。的。面。龐。這。一。回。難。得。到。倫。敦。至。少。總。得。在。我。們。家。裏。盤。桓。一。二。月。單。住。這。一。個。禮。拜。未。免。太。見。外。了。姑。母。幾。時。動。身。請。再。寫。一。封。回。信。來。姪。子。好。在。火。車。站。上。恭。候。你。老。人。家。一。到。蓬。華。可。也。生。光。咧。這。一。封。信。寫。得。分。外。討。好。又。掛。了。號。寄。去。他。姑。母。乾。恩。得。了。這。信。自。然。歡。喜。心。想。有。這。麼。一。個。好。姪。子。委。實。是。難。能。可。貴。的。當。下。忙。寫。回。信。說。禮。拜。六。傍。晚。准。到。倫。敦。赫。李。忒。瞧。金。錢。分。上。忙。喚。烏。麗。芙。替。姑。母。預。備。臥。房。烏。麗。芙。也。瞧。金。錢。分。上。不。得。不。幫。着。女。下。人。忙。

了。一天到了禮拜六傍晚日落。時候他們兩口兒便打扮得齊齊整整帶着一天斜陽回到火車站。特地僱了一輛簇新的馬車迎接姑母乾恩他們心中腦中都有好幾萬金鎊和半打金鋼鑽戒指半半嵌着。所以不惜工本用在姑母身上。他們倆到了火車站等不到十分鐘那火車已到了一陣嗚嗚汽笛聲中那老姑母乾恩已顛巍巍從二等車中顛將出來。後邊還跟着一個俊俏丫頭約摸十七八歲提着幾個小包裏赫李忒何等眼快拉着他夫人飛一般趕上去。滿面春風的喚着姑母一壁攙着他一壁又替他提包裹姑母忙道赫李忒你當心着這些包裹內中有兩頂帽兒都是幾十鎊的東西新從巴黎帶來的。那行李車中有幾件行李你快去給我取來。一總是兩個皮包三只箱子一個大包裏還有那桃拉須得好生將護着赫李忒問道姑母誰是桃拉姑母乾恩道那是我新買的一頭鸚鵡出落得既美麗出衆又是能言善語所以我替他起了個女孩子名字叫做桃拉我很疼着他不論到那裏總帶他同行的。赫李忒你也該愛他纔是赫李忒很熱心的答道姑母我理會的姑母心愛的東西我自然也愛他須當他像情人一般說着急匆匆向行李車趕去了。這邊烏麗芙便伴着姑母回到馬車中有說有笑分外熨貼。一會兒赫李忒已抱了鸚鵡回來。脚夫們也跟着把行李送到一起放在車上。三人便興興頭頭回家去了。到了家裏烏麗芙立刻領姑母去看臥房。一面喚赫李忒做茶甚是忙碌。於是兩口兒開口姑母閉口姑母喚得震天價響又故意提高了嗓子說那種討好的話送到乾恩耳中這邊夫婦倆奉承姑母奉承鸚鵡已是忙個不了。偏偏那姑母又是個很麻煩的人。一會兒要這樣一會兒要那樣。當夜用過夜飯到房中休息又忙着向烏麗芙和赫李忒說道烏麗芙你給我把椅兒拽在牀邊我要看書只不要太近了。

太近了。怕當中天花板上那盞電燈照不到我書上。赫李忒你把那小桌子放在椅旁把茶壺也帶了來。喝茶時纔便當得多。烏麗芙這椅背怪硬的。你們這裏可有墊背的椅墊。沒有夫婦倆瞧金錢分上那。敢怠慢一件件依着做去。只背轉了身就咕噥個不住。烏麗芙恨恨的低罵道。好惹厭的老厭物。我不爲幾個錢。誰理會他赫李忒。急道。親愛的。別做聲。擎着蠟燭照他。見魔鬼去。這話沒的忘了。這樣過了一禮拜。他們倆簡直忙得不可開交。面上仍是十分討好。背地裏却不住的咒罵。一天是禮拜日。姑母乾恩便別了夫婦。上赫李忒哥哥那裏去。臨別微笑着說道。親愛的。我們再會罷。這回到倫敦來。承你們兩口兒。款待周到。那是我輩子忘不了的。

赫李忒哥哥法蘭克得了姑母乾恩上倫敦來的消息。倒並不怎樣歡喜。反有些手足無措起來。因爲他還沒有成家。住在一個老婦人家裏。每月付幾個房飯錢。一連已二三年了。如今來了這姑母乾恩。可沒有地方給他居住。沒法兒想。只索去和那老婦人的女兒瑪麗痕商量。這瑪麗痕是他未婚妻。彼此甚是相愛。兩顆心好似打了個同心結。牢牢的繫在一起。只爲法蘭克在一家學堂裏充會計進款不多。雖是心心相印。却還不能填鴛鴦之譜。那時瑪麗痕便同法蘭克去見他母親。說道。阿母。法蘭克有一位姑母到來。要在這裏盤桓一禮拜。我們樓上不是有一間空房在着麼。只消略略加些陳飾。把我房間裏東西移些過去。給他老人家居住。豈不很好。法蘭克在旁說道。你們不必怎樣鋪張。只騰一個房間給他住。就是了。瑪麗痕道。他老人家既誠心到這裏來。我們總該使他舒服纔是。但他可是怎樣。一類人。法蘭克道。他這人性兒很乖僻。不易服侍。聽說手頭很有幾個錢。但他有錢沒錢也不干我事。只爲他究竟是我姑

母可也不能拒絕他過了一天姑母乾恩果然帶了許多行李和一個丫頭來了。法蘭克照例問了好寒暄了幾句一切都託瑪麗痕照料自己却守着做姪子的職分姑母乾恩瞧在眼裏已知道他赫李忒不是一類人了。到了晚上姑母乾恩又照着他老例要移椅子移桌子要茶壺要椅墊法蘭克却悄然說道姑母這個不是我家裏請你將就些罷等我將來成了家總竭力給你老人家舒服姑母乾恩也不好說甚麼只微微含着笑一聲兒不言語瑪麗痕却不敢怠慢忙着張羅暗想法蘭克這樣冷淡定要使他老人家不快樂少停姑母乾恩忽又說道法蘭克你快把那桃拉移過來給我挂在牀上我在家裏時夜夜如此的法蘭克掉頭笑道姑母這個未免太惹生了你可是和我說頑話怎麼把鸚鵡挂到牀上去據我瞧來還是好好兒挂在窗前罷姑母乾恩道但我在赫李忒家裏時他總依我把桃拉挂在牀上法蘭克微笑道他總脫不了孩子氣姑母你在家裏時原不打緊只住在人家怕要給人笑話說完道了晚安自管撻了出來瑪麗痕拽住他衣角輕輕說道法蘭克你這樣可不要使他老人家生氣麼法蘭克道這也沒法的事我原要使他快樂但是這種沒意思的舉動我却不敢贊同可是給人家背地裏笑話他就不是我敬愛他老人家的初心咧這樣過了一禮拜法蘭克雖不十分奉承他姑母他姑母也並不着惱一天早上就和法蘭克告別道法蘭克我們再會罷這回到倫敦來承你款待那是我永永忘不了的又向瑪麗痕道好姑娘我也不忘你一片好意將來你結婚時可能送一片喜糕我吃麼瑪麗痕暈着兩個笑渦兒脈脈不語

光陰容易轉眼已過了一年姑母乾恩忽地歸天去了赫李忒夫婦正天天立在那紅樓綠窗之內對着

天。指。望。老。姑。母。早。早。歸。天。好。受。他。好。幾。萬。金。鎊。和。半。打。金。鋼。鑽。戒。指。那。法。蘭。克。依。舊。做。他。的。學。堂。會。計。依。舊。沒。有。錢。和。瑪。麗。痕。結。婚。但。他。們。精。神。上。自。有。一。種。樂。趣。倒。也。不。想。結。婚。如。今。姑。母。乾。恩。一。死。以。外。並。沒。親。戚。當。下。就。有。管。理。遺。產。的。律。師。寫。信。來。邀。他。們。兄。弟。同。去。治。喪。并。且。有。處。分。那。遺。囑。的。事。赫。李。忒。夫。婦。得。了。這。好。消。息。何。等。得。意。整。整。的。笑。了。好。半。天。法。蘭。克。倒。大。吃。一。驚。下。了。幾。點。傷。心。之。淚。到。了。大。殮。的。那天。兄。弟。倆。先。後。到。了。赫。李。忒。夫。人。烏。麗。芙。甚。是。興。頭。也。跟。了。來。假。意。在。姑。母。乾。恩。遺。骸。旁。邊。落。了。幾。點。眼。淚。其。實。心。中。正。在。那。裏。笑。着。死。人。殮。後。那。律。師。便。取。了。遺。囑。當。着。兩。兄。弟。宣。讀。出。來。那。遺。囑。上。說。道。我。乾。姆。克。勒。貝。丈。夫。早。世。並。沒。一。男。半。女。也。沒。有。甚。麼。近。親。所。有。遺。下。的。一。切。動。產。不。動。產。都。傳。給。兩。位。內。姪。法。蘭。克。福。特。哈。姆。和。赫。李。忒。福。特。哈。姆。一。年。前。我。曾。到。倫。敦。承。他。們。倆。款。待。周。到。非。常。感。激。雖。只。盤。桓。兩。個。禮。拜。心。窩。中。却。塞。滿。了。萬。分。樂。意。第。一。我。要。謝。那。僞。小。人。赫。李。忒。福。特。哈。姆。和。他。夫。人。烏。麗。芙。他。們。倆。面。上。處。處。討。好。直。把。我。當。做。天。上。神。仙。一。般。背。地。裏。却。不。住。的。咒。罵。着。罵。我。甚。麼。老。厭。物。原。來。他。們。都。戴。着。假。面。具。和。我。廝。混。心。兒。魂。兒。眼。兒。却。全。個。兒。注。在。我。金。錢。上。我。那。了。頭。還。聽。得。他。們。說。擎。着。蠟。燭。照。我。見。魔。鬼。去。意。思。是。假。意。使。我。老。人。家。快。樂。只。等。我。一。死。就。好。了。如。今。我。便。在。遺。產。上。分。出。兩。個。金。鎊。給。他。們。賢。夫。婦。作。爲。一。禮。拜。房。飯。錢。更。加。上。十。二。先。令。補。償。他。們。蠟。燭。費。以。外。還。送。銅。蠟。臺。一。對。給。他。們。往。後。擎。蠟。燭。之。用。我。這。一。些。微。意。也。算。盡。了。第。二。我。要。謝。那。真。君。子。法。蘭。克。福。特。哈。姆。和。他。未。婚。妻。瑪。麗。痕。我。在。他。寓。所。中。住。了。一。禮。拜。纔。知。道。是。個。很。正。實。很。真。摯。的。君。子。他。越。是。不。奉。承。我。越。是。愛。我。敬。我。我。也。越。是。敬。他。愛。他。記。得。一。夜。他。不。肯。依。我。沒。意。識。的。要。求。把。我。那。頭。鸚。鵡。挂。在。牀。上。說。給。人。家。知。道。了。怕。要。笑。

話。我。我。那。了。頭。也。曾。聽。得。他。和。瑪。麗。痕。說。道。要。是。給。人。家。背。地。裏。笑。話。他。可。就。不。是。我。敬。愛。他。老。人。家。的。初。心。咧。這。幾。句。話。實。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旂。使。我。萬。分。佩。服。瞧。他。一。心。一。意。並。不。想。我。金。錢。料。知。他。爲。人。正。直。定。能。替。我。保。持。遺。產。如。今。便。把。動。產。不。動。產。一。共。十。萬。金。鎊。全。個。兒。傳。給。他。那。六。個。金。鋼。鑽。戒。指。和。我。一。向。愛。着。的。鸚。鵡。桃。拉。便。送。給。他。未。婚。妻。瑪。麗。痕。做。個。紀。念。品。願。他。們。三。月。以。後。就。行。婚。禮。我。快。要。死。了。還。掙。着。這。一。口。餘。氣。祝。他。們。夫。婦。兩。口。子。白。頭。偕。老。一。輩。沒。有。不。如。意。的。事。我。這。一。些。微。意。也。算。盡。了。這。道。囑。下。邊。不。過。說。些。瑣。屑。的。事。另。外。把。一。千。金。鎊。送。給。他。那。個。丫。頭。酬。他。偵。探。之。勞。律。師。讀。罷。自。管。退。了。下。去。赫。李。忒。和。法。蘭。克。兀。是。面。面。相。覷。做。聲。不。得。一。會。法。蘭。克。却。伸。手。向。他。阿。弟。道。赫。李。忒。老。弟。我。很。替。你。不。快。以。後。你。倘。要。用。錢。儘。到。我。家。裏。來。取。好。了。烏。麗。芙。瞧。着。他。丈。夫。含。淚。說。道。赫。李。忒。我。很。懷。悔。當。時。用。了。假。心。腸。待。他。不。然。這。些。錢。都。是。我。們。的。以。後。我。們。該。向。一。個。真。字。上。着。着。實。實。做。去。別。再。作。假。咧。過。了。三。個。月。法。蘭。克。便。依。着。姑。母。乾。恩。遺。囑。和。瑪。麗。痕。結。婚。郎。才。女。貌。委。實。是。一。對。璧。人。那。禮。拜。堂。中。一。百。年。以。來。從。沒。見。過。這。樣。一。雙。美。滿。的。鴛。鴦。新。夫。婦。倆。攜。手。同。行。遂。了。半。生。心。願。自。然。也。快。樂。那。大。千。世。界。一。片。明。媚。的。春。光。已。挾。着。花。香。鳥。語。蕩。到。他。們。兩。口。兒。心。坎。中。去。了。

張喜樹。字穀巨。曾作小遊船詩十二首。風流旖旎。如臨其境。如見其形。今錄其五。詩云。扁舟三兩傍垂楊。一樣花開姊妹行。六寸弓鞋新出水。泥人風味勝徐娘。臨波慣趁畫船行。暮暮朝朝學送迎。偷得玉人風致好。眉梢眼角半含情。綠陰深處是兒家。半掩柴扉夕照斜。回顧阿郎低首笑。鬢邊斜墮野棠花。種來雨甲與煙苗。如此村居意也消。巧弄輕篙湖上去。臨風慣試小蠻腰。二分春色破瓜纔。打槩溪邊去復來。泊入蘆花最深處。鴛鴦野水不須媒。按揚州小游船。多一二十歲少女撐之。少女喜年少。少年戀少女。每當簫鼓夕陽之後。常有一二小舟出沒於煙波深處。無他。撐到五亭橋下去。野水鴛鴦交頸眠耳。昔有某某君曾作小遊船大殺風景打油詩。詩中有云。三更猶抱黃泥腿。一榻同眠黑炭頭。以此二句與上五首比較。一說是窈窕少女。一說是醜醜村姑。不啻有霄壤之分。蓋其中西施無鹽。不能一律論也。

(一明)

小說 鐵窗曉夢

(小青)

天明乎……噫……此鏗鏘者何聲。非獄鐘鳴耶。嗟夫。嗟夫。余樂極矣。蓋此日者。實爲余罪滿見釋之期。余自入獄至今。寒暑五易。晨計而夕核。惟盼釋期之速。臨而今果至矣。遐想未終。亟起出室。循例見獄官。且卸囚衣。數分鐘後。乃踱步離獄門。余身爲自由人矣。既出。中心愉快。莫可名狀。循徑下小山。舉趾輕捷。恍惚御風騰雲而行。回望惡克列獄。高牆峨峨。蠱峙於小山之巔。牆色灰黯。呈慘淡悽怖之象。似示其中伏有死壙。而獄門之前。有巨橡兩株。老榦橫斜。若張臂以招人入。余覩此。心猶怦怦。已乃揭冠作聲曰。別矣。別矣。吾生當不復入汝門矣。語已。疾奔下山徑。不敢更反顧。忽見山麓之次。一黑衣婦人。褰裳迎面而上。余見婦。心肺復突突相搏。兩股亦僵。默忖。下獄之日。余妻揮淚相送。嘗言。俟至獄滿當親來迎。歸今來者伊誰。身材既肖。證以前言。又復相符。豈果爲余妻也耶。思次。婦行愈近。狀貌益可辨。停睇而視之。適如所料。果余妻比亞德也。時余妻亦已見余。相距但數碼。乃張兩手迅奔。直投余懷。且顫聲呼曰。哀特門……此時余悲喜交集。不自知措何語以答。但哽咽呼曰。比亞德……吾妻呼已。彼此堅抱弗釋。脉脉無言。一若滿懷情緒。無從洩發。因各寄於此中。顧雖如是。而余腦海中。思潮轟湊。則亦洶涌無已。念及鐵窗風味。悠悠五載。黑索灰衣。痛楚備嘗。不特身敗名裂。且貽吾愛者之羞。尤爲難堪。偶或憶閨中弱質。含垢守孤。未嘗不寸心如搗。縱使妻棄余去。余亦但能自尤。無可怨咎。今不謂甫離狂狴。嬌妻已在余懷。抱溫柔之態。擊切之情。實令余感慚無地。嗟夫。余妻愛余深矣。刑辱之身。萬人唾棄。吾妻獨不以爲嫌。五稔守志。不忘舊情。余又將若何圖報之耶。余思時。覺血熱如沸。縷縷騰余頰上。而酸淚盈眶。勢亦欲湧溢而出。偶舉目視余

妻亦淚眼相對。忽作婉慰聲曰：哀特門。汝苦矣。盍速歸家。余聞此。直欲曲膝膜拜。以謝余宿願之償。蓋此家之一字。實余五年來所夕求。禱可望而不可即者。思之愈深。卽之彌遠。舍夢魂幻游外。竟不敢作實踐之希冀。而今……念至此。更無言說。亟引手挽余妻。匆匆遵山徑而下。

余等抵家時。猶未午。旭日懸空。射光如黃金。放眼四眺。百物都現異象。余妻語余曰：自君之去。吾卽卜居於此海弼立街。境較幽僻。租價亦視他處爲廉。吾意君或能安居之也。余大讚可。且極稱其賢淑。良以余禁錮已久。囚室如斗。盛暑炎熾。隆寒凜冽。此中慘况。殊非口舌所能殫述。而今旣自由愉悅。已極。雖屋小如舟。匏余亦仙都視之矣。余妻尋入廚治膳。膳備卽對席而食。笑靨相向。忻忻有喜色。然余竊相妻面眼底眉。稍終不掩其愀悽之象。因知彼當守孤之時。對鏡。訴愁。向壁。彈淚之狀。不難想見也。

食罷。余妻復和絃作歌。嬌喉嚶嚶。入耳心醉。已復導余至屋後曠地。示以手植之花卉。或指其種。或品其性。細語喁喁。熨貼備至。揣彼主情。似欲興起余奮發之念。不復介於往事。以故言詞之間。皆寓意誘掖。絕不提舊日之罪。史雖然。往事如何。余又以何罪下獄。前影層層。深印腦蒂。詎能忘之耶。

余實無賴。倫敦之胥篋者也。方未被獲之先。余操技絕精。以得金旣夥。揮霍任意。不知者咸視余爲富豪。爭來趨奉。卽余同夢之人。亦未窺悉底蘊。以爲余本多貲。故財源取注不竭。而初不知假面相蒙。真相固別有在也。無何。余偶一失慎。事忽敗露。遂錮鑑下獄。於是羣相詫怪。罵詈不已。僉謂以偷兒之身。濶跡社會。何竟無一人洞余真相。寧非怪事實則社會之中。芸芸萬類。陽醇陰奸之宵小。所在皆是。惟辨別甚難耳。余思時。舊事上心。頗悒悒無懽。已念今昔異時。追悔無益。嗣後惟勉力爲善。湔滌前玷。庶有以酬余妻

矢志之節耳

是日茶後。余與余妻凭窗閒譚。余妻所語。溫喻婉勸。皆不肯最掖發揚之旨。似欲振作。余氣已復。及余前程。言余苟悔行不難。得噉飯之地。使長此能束身自愛。修名亦非難事。余初猶唯唯。繼則默不置答。私念余一罪徒耳。信譽既墜。技藝復無所特長。曩既爲社會所棄。今茲重來。尙有人能信任之耶。脫不幸失業。亡援。則求食無門。其何以處。蓋此時資生之道。惟恃余妻之私蓄。顧坐食五稔。爲數亦已無幾。綜計所有。不過支六月之生活。使一旦告匱。余兩人生計。如何不亦岌岌堪虞耶。余思此心潮起伏。突現一恐怖之象。不期形諸顏色。余妻猝凝目注余曰。哀特門。何思之深耶。往事已矣。譬諸雲煙過眼。而前途無垠。要在君努力自爲。今有一語。惟望君曲體吾心。俯加允納。吾願君……君……嗟夫。此語殊梗吾喉。吻奈吾不克出諸口。何語聲顫而促。目眵亦赤。余覩狀已悟。其言中之旨。因立俯首吻妻額。以溫語慰之曰。勿爾。比亞德吾愛。吾知君意矣。吾自今夕始必永永爲正直人也。比亞德聞之大悅。立展玉臂攬余頸。枕首余胸。久久弗起。

晚飧既畢。余別比亞德出。言小步卽歸。以余當羈禁之日。如籠鳥見閉。久欲瞻故鄉風物。變遷若何。終弗可得。而是夕適爲星期。逆知市衢喧闐。必有動神景象。足祛吾愁抱。因是亟不可耐。遂一人徜徉而行。行至柯霍南街。漸及鬧市。道中車水馬龍。絡繹弗斷。望之令人歎羨。俄又經珠寶肆前。電燈燦朗。反射其陳列之品。閃閃耀眼。不禁憶及余五年前事。余思時。立自遏制。不使此幻想留余腦府。已乃引目周顧。視有人覺否。蓋余今雖脫罪自由。然初釋之囚。往往爲警探所注目。一舉一動。匪不足惹若輩之猜忌。方思忖

間斗覺有一掌按余肩際。有聲自身後呼曰。哀特門。汝脫押出耶。佳哉。佳哉。吾初不意相值如是之巧。汝實吾今夕所需人也。余躍然反顧。立辨此致詞之人。其人名森路賓。爲吾昔日之伴侶。智數超人。技術嫻工。工。法。黨中之斲輪老手也。以是歷犯盜案。卒無一獲。羣咸以大王呼之。森路賓之爲人。飽有學問。曾卒業於康白利琦大學。又曾服務戎間及警察署中。結交故多上流。而每犯一案。掩飾術精。人胥以貴介目彼。絕未有蓄疑之意。不知彼皮裏真相。固羊質而蒙虎鞞者也。時余亟歛神答曰。森路賓。奈何近吾。試思吾爲何人。君今語吾。獨不慮爲人所見耶。余言此。本思託故別去。因隨移步後退。意殊不樂。與接。忽森路賓疾捉余腕曰。汝言良是。立談本非宜。今日且隨吾入咖啡館也。余欲拒無力。遂爲彼挾引而行。進一附近之咖啡館。館中一近隅之小桌。虛位無人。森路賓移其坐椅。指一謂余曰。汝且坐。吾甚樂見汝。汝今日真佳。連哉。余知旨。既坐。乃搖首曰。否。前事如夢。吾殊無意於此矣。森路賓微現驚訝色。已曰。異哉。然汝於何時出籠。余曰。今晨耳。森曰。然則發矚之初。何遽作灰志語耶。余曰。無他。余此後擬改絃。更張不溫舊曲矣。森磔磔作僂笑曰。趣哉。吾聞少年之人。乍脫囹圄。往往有易轍之想。今不圖又見一人也。余莊容曰。吾志已決。非比常人。幸君勿等閑視也。森仍含笑曰。可。吾固信君之堅毅。第人非至愚。當能自明利害。君頃言改絃。誠爲佳事。然亦計所改何業。社會上。今尙能容君否。耶。縱使能容。而以君之材。能獲幾何。吾恐孳孳終歲。不能敵吾人。一夕之獲。孰得孰失。當不俟智者而辨矣。語次。余心跳不止。欲起而抗辨。森復搖手續曰。汝止。姑盡吾語。須知吾今需汝。事輕而獲豐。實爲汝難逢之機緣。蓋吾於此六閱月中。竭意營謀。心力俱瘁。而今夕則獲期至矣。吾素以汝幹練。故敢掬誠相邀。以重任委汝。汝果愈允。則一舉手間。平分鉅

賞。一生必享用不盡。爾時汝欲改行時尙未晚。且擁資既碩。逍遙自如。不必戚戚於謀生無術矣。語既終。森路竇疑睇余面。靜俟作答。余身戰而口吃。血大沸涌。奔騰於腦海之中。若欲迸裂。覺森今所言語。語刺余心坎。幾難自持。然余既許余妻改行。又惡可自食前諾。此時果一猶豫。不將更陷身魔道中耶。於是毅然作色曰。否。否。吾志至堅。萬難從君。君毋徒辭費爲也。森路竇又徐徐曰。雖然。君毋遽拒絕。今更靜聽吾語。權其利害。然後答吾以適當之詞。蓋吾今夕所謀。爲求取巨價之寶石。其值蓋兩萬磅也。此寶石肆踞蘭琴街轉角。其屋凡四層。而寶石肆踞最下之一層。第二層爲一業照相者所寓。更上則居一退閒之軍官。卽吾是也。最高一層。居者乃一報館訪事。彼兩人皆獨居無偶。而今夕者。照相人以親病遠離。訪事亦聞有政治議會。將往探聞。惟第三層中之退伍軍官。一人獨留。故欲乘此間隙。往取彼巨價之珍寶。惟取時尙須邀其友相助。友卽哀特門也。余亟抗曰。否。否。吾不爲此。森疾曰。是又胡爲。豈畏蕙耶。寶則吾行事素慎。百無一失。此次計畫。自信萬全。汝不必過慮。且事成分享。汝當得一萬金磅。夫以偌大巨款。唾手可得。而汝獨甘心束手。寧非愚不可及耶。余聞之。心急氣壅。咻咻如牛喘。而額汗如珠。亦泔泔下滴如雨。然猶力持對曰。君勿復言矣。須知吾非昧昧。不知感君之善意。然實以頃曾向余妻矢誓。自今夕始。森路竇遽問余語曰。知之。知之。汝不將言自今夕始。汝常洗心爲誠實人耶。然盡思吾所謀事。固不出今夕事成。改行初亦無忤汝誓。况汝既念妻尤當計未來之局。汝在禁汝妻藉私資爲活。刻苦至今。而今則囊儲垂罄。前途殊堪危虞。汝縱不恤沿門托鉢。奈何併不爲汝妻計耶。斯語出恍有一利矢中余心窩。抵禦之氣全失。神昏而力瘳。不復能抗拒矣。森又乘機進曰。老友利害關頭。勿夷猶自誤。今趣見答。果能助吾

成最後之偉功否。余至此更不遑籌審，卽慨然應曰：可然。以此。次。爲。度。可。一。不。可。再。也。

少頃，余與森路賓離咖啡館，出飲酒。既夥，氣爲之壯。因匆匆趣蘭琴街寓所。既至，立發關而進。登第三層樓。此時樓上訪事及下層之照相者室中，俱沈黝無光。闕寂不聞聲息。知皆已他出。森乃出錐鑿數事，且揭氈毯，令余挖發地板，以通照相者室。然後由彼室下鑿，更入寶石之肆。余許諾，卽著手挖鑿。森忽低聲謂余曰：汝且爲之。吾當下樓視巡街之警士，給以今夕將坐讀終宵，不熄其燈。庶令彼稍疏戒備。以若輩於珠寶等肆，防閑綦嚴。而吾則以廉直著於此間。言出唯諾，蓋警士輩無不以陸軍大佐呼吾也。言畢卽下樓去。室中但留余一人。余靜中思動，意想歷歷而起。念今此所爲，安耶危耶？使一舉成功，鉅金入囊，享用一生，固計之得者。然或不幸謀敗，則又奈何？夫余以久錮之身，乍得自由，復蹈法網，已是可愍。而余妻比亞德若何，尤爲余切心之問題。思次恐慄不勝，徧體咸不寒而戰。方欲更作他想，忽森路賓翩然復入，引手拊余肩曰：老友，萬事無虞矣。吾頃見警士告以吾今夕弗寐，彼不必頻頻探樓下之肆。苟有聲響，吾樓居當能聞之。警士已深信吾矣。語已，復自誇其設策之周，謂必妥密無慮。余聆此懼心始稍稍消滅。乃復鼓勇，錐剗未幾，遂洞一窟窿。森大喜，啓筭出繩梯，先後縋下。至第二層照相者室，森施擦火柴，然一小燈，作光如豆，徧炤之。乃杳無人。余亟乘光揭氈氈，如前法錐鑿，錐入木板，鏗然如有所格。森低聲曰：汝慎之。樓下有鉛皮襯護，必用力鑿始可穿也。余如其言，猛力挖發，斗聞砰然之聲，作於樓下。似有金屬物墜於玻璃上。此聲既發，余與森路賓兩人驚極亡魂，氣息都不敢縱。知此際苟有警士過客行經肆前，余兩人必難倖免。幸也。聲止闕然，久伏乃無所異。余始語森曰：君謀左矣。樓板既有鉛皮，穿透固難。今宜別尋

通道不當令巨聲再作也。森答曰：汝言亦是。舍此以外，惟有自地窖中下穿而上之一法。然此著不鹿鹿徒勞耶。余曰：事求其妥，不能以勞逸計。森然之，乃復緣梯而上，出室下樓。少須，至屋後地窖之前。森出巨鑰無數，試其鑰，久乃合之。窖扉啓，余等相將而進。反闔之地窖，頗高廣，惟黯然而無光。森復然小燈，高擎之。余乃從事仰錐，閱二十分鐘，功成。果穿得一洞，更五分鐘，余兩人已同入珠寶肆矣。余等既入，初猶蟄伏弗動。因是時聞警士之足音，登然徐徐近肆，已忽有光綫一縷，自窗穴中透射而進。俄頃，乃杳。屢聲亦隨之而遠。蓋窗上之穴，本爲警士輩而設，俾往來探視，防衛無疎。須臾，警士去遠，森一躍而起。余從之，取錐挖箱，一一都破，已即張所挾之皮囊，各取珍寶納其中。取時至敏捷，嘿嘿無聲，凡燦爛之鑽石，明淨之珍珠，與夫翡翠、美玉、珊瑚、寶石，選擇靡遺。乃搜羅甫盡，復聞肆外之警士，橐橐而至。因復屏息匍伏，以俟其過。警士過時，仍舉燈略照，如前狀，不稍留駐。似果信森言，故坦然不以爲慮。已而又起，森復破銀箱之鑰，出其藏鏹，悉數傾入囊中。既已，森乃揮其淋額之汗，微聲喘呼曰：老友所取夥矣。總估所入，當已逾吾人預計之數。今日行，語未絕，余陡聞闔扉之聲，隱隱入耳，立止之曰：止，此何聲耶？森愕然大恐，聳耳瞪目而聽之。低訛曰：奇哉，此闔門聲也。胡爲乎來？吾意照相者遠赴梯鳳，今夕必未及歸，或彼訪事者以他故返寓，亦未可知。吾等姑少留，弗遽出。汝但下地窖一視，其扉果堅閉否？余旣怪且怖，肌肉乃顫躍不止。初時汗出如瀋，徧濡吾體，不意猝遽變故。一時幾駭寒成冰，已乃作氣緣繩梯下。至於地窖，窖中黑漆莫辨。雖得森路寶穴口之燈，顧射光甚微，不能及遠。余下時，本挾一鐵錐，因即執錐而前。冀暗中摸索其門，甫數武，驟覺有躡步之聲，似即在余所處之地。窖內余大震，亟戢步弗動，持鐵錐以備不測。忽聞森路寶在

余頂上詢曰：哀特門事何如？今需吾下否？余聞其言，已噤不能答。蓋正於是時，斗見一慘白如魅之人，面呈現於微光之中，方張手緩行而前。若有所覓，且作聲曰：窖中有人否？余駭極，呼吸且窒，肺葉撞胸，亦若欲穿脅而出。因不復更延，舉錐躍起，猛力擊來者，錐落還然，似已著其人顛殼。於是一聲哀號，其人立顛墜而仆。余復舉鐵錐續撻之久，乃弗動。此時余神志已昏，不自知恐怖若何，但覺殺人罪立，舍逃之一字，別無長策。因急捫素趣窖門，門開而弗掩，心竊自慶。余即引手握門鈕，退步而出，思反闔其扉，不期足未逾闔，突有一手自身後力扼余吭，手冷如冰，且堅。余抗拒無及，欲縱聲呼號，乃吻張無聲，似氣管且被扼而斷，忽而……

鐺……鐺……鐺……噫！此何聲？獄鐘鳴也。余遽然驚覺，揉目起視，見有灰色之光綫，自一小竇中穿入，直照余面。此時自撫余身，固仍在囚室之中，木榻如杌，寒氈無溫。凡百都如故狀，然而向時所經亦復歷歷在目。駭汗綴額，四肢猶冰，豈都幻境而非真耶？於時光綫忽闔，一人面現於竇中，獄卒亨利也。余因仰詢曰：亨利，天果明乎？亨利曰：然，天明矣。君今日禁期已滿，在例當出，奈何猶遲遲不興耶？余無語。亨利自去，余旋引目視所處之囚室，良久弗動，室雖湫隘，然余此時視之，天府不啻矣。已而騰身起榻，踞兩膝於地，合十禱曰：謝上帝，夢兆示警，堅吾悔罪之心，愛吾至矣。此後果吾妻無恙，不變初志，吾誓當革心悔過，爲善良之人。一小時後，余辭惡克列巨獄而出，獄門之前立一亭亭之少婦，則果余愛妻比亞德來踐約矣。余挾妻循徑而下，懽悅無量。行時晨曦曠曠，下照余夫婦並肩之影，而萬物到眼亦莫不呈欣欣向榮之象，似皆送余等入康莊也。

俄宮
妖巫

(綺緣)

露西亞爲世界大國。惟以專制流毒所結。幾於民不聊生。內政既失。修外患因之而起。一挫於日本。而素著聲威之哥薩克黑海隊。艦隊全軍皆墨。再挫於德國。交綏整兵。屢失要塞。遂令敵軍長驅直入。有如破竹。國都亦幾爲所陷。國祚之不絕者。已僅如縷。然以軍力相較。則雖優劣有判。亦良不致敗亡。若是之速。蓋其中尙有一妖巫爲祟。日蠱惑於俄王之前。而促其國之速亡也。嗟乎。女子小人。其害固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也。

德人善用間諜。恒藉以出奇制勝。輔助軍事之進行。靡論爲名士美人。以至匪徒廝養。皆有任此職者。散處鄰邦。多不勝數。亦有爲敵人所探悉。而加以逮捕者。然前仆後繼。再接再厲。其黨滋多。初不因是而自餒也。有拉司波丁者。蠻人子也。工心計。奉德皇秘命。僞居於俄京之某鄉。自號爲神巫。性奇僻。有異恒人。且夕飲酒博奕。無資以償。則索諸妻。妻或者而勿與。則輒勃谿。羣以無賴目之。罕有從而遊者。其鄰有名梅利脫者。以傳教爲業。與拉司波丁頗稔。時相過從。一日。拉司波丁夫婦又復交謫。兩不相下。聲聞戶外。梅利脫力爲勸慰。且邀之出遊。以解其忿。途中。拉司波丁忽諦視梅利脫面。繼且喟然長嘆。一似重有憂者。梅利脫駭問故。拉司波丁徐曰。忝在知好。當以相告。子幸毋悲。尊夫人行且蛻化。恐終難挽。救矣。然塞翁失馬。寧便非福。子不日將遷爲大主教。得此亦足以稍償子之所失。梅利脫殊不之信。返覘其妻。果已無疾而終。蓋拉司波丁密遣其妻來。梅妻延之入。閑話家常。聊平其氣。而卽於此短促之時期。乘間置毒於其食物中。亟忽忽告別。梅妻不察。而爲所斃。拉司波丁之所以出此者。亦欲堅其信用。而使梅利脫服

其爲一先知家。卽平時之勃谿。亦莫非僞飾也。其計誠狡且毒矣。

梅利脫既喪其偶。益信拉司布丁之果能先知。奉之若神明。未幾。梅果升任爲大主教。其言又應。信之益深。自是屢以窮通禍福相叩。輒多奇驗。時俄皇尼古拉第二。適抱伯道憂。旦夕祈禱上帝。乞錫麟兒。然卒不可得。一日。大主教梅利脫人覲。語次。帝漸以不如意事相告。且謂有相解之術否。梅利脫不假思索。立告皇曰。現有一人在渠習奇術。能預知未來事。殊未稍爽。其人皇亦曾見之。蓋卽臣友拉司波丁也。前臣妻之死。及臣之得躋大主教之職。其人皆曾預言之。陛下倘有疑問。盍召而詢之。尼古拉聞而喜曰。微子言。朕乃見不及此。今當速召之來爲朕一卜。休咎立命。親王非立克司率騎兵數百。以彩輿往迓拉司波丁。未幾。卽導之入宮。皇延之上坐。時男爵弗來特立克亦在側。卽詢之曰。吾皇果能得誕生儲君否。時皇后已有孕。拉司布丁揚揚然曰。皇性仁慈。必獲香報。皇后常誕太子。數月後。俄后果產一子。卽名遮拉未訖。尼古拉第二喜出望外。遂深信拉司波丁之術。實則非拉司波丁之果能預言。特以懸揣得之。徼倖獲中耳。

拉司波丁之寵眷既日隆。望風趨附者。亦隨之而日衆。宮中婦女。莫敢稍抗其意。有一宮女名齋利那者。卽今德皇之女姪。似亦來爲間諜者。尤與拉司波丁相得。時宮中尙別有一大教士名依利奧道者。拉司波丁之友也。俄皇及其宮中親信。亦皆深信而敬禮之。依利奧道趾高氣揚。頗有不可一世之概。拉司波丁心忌其能密謀。傾陷之一日。依利奧道力勸拉司波丁亦往奉希臘教。蓋亦忌之已久。假此以試之。視其果否屈伏也。拉司波丁堅不之從。依利奧道憤甚。故假他事招拉司波丁往。當衆辱之。由是交惡。益甚。

正如彈藥已貯機中行且乘隙而爆發矣。

一日拉司波丁擁一宮女於懷與之私語態殊穢褻適爲依利奧道所見立白俄皇皇召拉司波丁入與之互證二人相見如有宿仇依利奧道固力揚其醜態謂穢亂宮闈應獲嚴譴拉司波丁亦力詆其劣跡多端源源不竭如數家珍皇因心袒拉司波丁遂罷黜依利奧道久之拉司波丁怙寵橫行怨聲載道皇漸覺其非不復如前之加以敬禮矣。

拉司波丁見寵眷既衰遂萌毒念密賄齋利那授以毒藥令投皇子食物中齋利那從之皇子果暴卒俄皇及侍從諸臣聞耗惶急失措相率求於拉司波丁之前乞其使之復生蓋深信其懷有神術或能起死回生也拉司波丁竟不之允傲然曰此陛下不自修德所致余誠無能爲力皇置其萬乘之尊而不顧益泣求之拉司波丁昂首曰今念陛下真誠姑爲小試或得復生亦未可知然處此千鈞一髮之際實不敢必也語次投皇子以藥劑果有轉機蓋前物不足毒人至死特能醉之使不醒耳然以相當之藥解之亦可立醒今拉司波丁之所以出此者無非欲神其術而已。

依利奧道既爲拉司波丁所辱心滋不平輒欲剗刃其腹然以已身不得近之卽能相遇彼亦有所戒備遂密囑其情人尼地亞令懷刃刺之藉以盡雪前恥尼地亞果奉命往既入宮適見拉司波丁危坐椅中若有所思私念時機已至此僉殆將授首矣立前刺之拉司波丁突見一利刃直刺懷中不禁狂呼乞救奈尼地亞身輕如燕奔馳至速瞬息且不見拉司波丁固未得見其真相返顧刀劍幸不致命乃以手掩之甫出門卽遇一女郎貌似相若前人以爲刺客亟前扭而毆之女驚甚狂號實則尼地亞已遠颺此人

蓋皇女依利納特指鹿爲馬。演此一場怪劇。可駭亦可笑也。方危急間。親王非立克司忽聞聲而來。睹狀大憤。立擊拉司波丁仆地。而援依利納特脫險。皇女既出險。哭懇於皇后。語甫及半。而拉司波丁亦裹創入宮。與女抗辯。適又爲親王非立克司所見。厲聲斥逐。幸俄皇爲之排解。始彼此怏怏而退。

非立克司退而憤憤然曰。我以親王之貴。乃力不能逮一妖巫。不且爲國人嗤笑。會當有以報之。然渠特聖眷甚隆。就宮中折辱之。必且無濟計。不若誘出以責之。皇嘗亦無如何也。遂商諸參謀總長尼古拉大公曰。妖巫乘有重權。實非國家之福。然一旦殺之。必且傷陛下之心。而加吾輩以罪。不若加以儆罰。令彼知過自新。尼古拉頷之。遂召拉司波丁至私第。命衆縛之。加以鞭撻。至於流血。尼古拉大公初欲立斃之。以洩忿。繼恐獲罪。乃罷。拉司波丁時已奄奄一息。喘息曰。不復此讎。非丈夫也。此身苟一日不死者。若尸居餘氣。終必爲我礎上肉耳。

拉司波丁漸進讒於皇前。尼古拉第二本屬庸主。日受此浸潤之譖。殊爲所動。將尼古拉大公發往高加索。而非立克司則且送入英國。羣臣爭諫。亦不之聽。其實二人皆深秉忠誠。每以救國爲懷。且皆英銳果斷。勤於任事。今乃忠而彼謗。信而見疑。中心憤懣。殊甚。非立克司尤怒。聞命忿然起曰。皇之所以出此亂命者。必有人潛爲之崇。殆卽此妖巫也。今當殺之以行爲羣。姦作前車之鑒。勿致更亂。宮闈而吾儕亦可無內顧憂矣。乃以計誘拉司波丁而死之。及俄皇聞耗。擬往相援。亦已無及。然國勢則仍不因而稍振。蓋譬諸垂死之人。雖進以猛烈之劑。以盡毒諸蟲。其疾亦終不可爲矣。

時俄德交鋒已久。俄皇處於危機一髮之秋。不能勵精圖治。內則有拉司波丁及一般親德派之煽惑。擾

亂。餘燄復燃。不可稍遏。外則有德軍之攻擊。而俄人不良之專制政策。行之既久。其軍亦不樂爲之用。士氣不揚。寧望獲勝。故其軍數雖亦與德軍相埒。而堅毅勇悍。則不如。累戰累北。動輒伏屍百萬。流血盈河。五日喪一城。十日失一地。協約國之所損。當以此爲最鉅。爰是國內亦因之大起擾動。俄皇左右皆爲羣小。爭自奔避。或且認賊作父。且有衆叛親離之勢。而各地之革命軍。復揭竿紛起。如火燎原。不可復制。蓋壓迫既甚。則其反動力亦愈烈。理當然也。時革命軍之首領。爲加蘭斯登。麾兵與王黨戰。聲勢張甚。王黨盡潰。或則且被拘戮。繼而農工兵三會。員畢集於京都。開緊急會議。既決將俄皇之像及璽冕等物。盡加毀棄。永屏專制之習。使勿爲死灰之燃。且議處俄皇以死罪。幸爲數名流所阻。謂皇雖不德。終屬元首。不應處以死罪。拘禁之可也。遂下之於獄。皇以天潢嫡裔。享用殊奢。一旦處此不幸之厄運。且有求死不得之感。雖其愛妻若子。亦終不得相見。國中仍自相殘殺。紊亂萬狀。德人乘之。進攻益亟。未久而德帥興登堡將軍躬率大軍。長驅直入。舉國遂流於悲慘之境。其民輾轉道途。死於饑寒。卽喪於兵刃。乃復自相攻伐。迄今未已。語云。怯於公戰。勇於私鬪。斯之謂矣。然推原禍始。未必非妖巫拉司波丁之長舌媚主。有以使之然也。嗟乎。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若拉司波丁者。非其儔歟。

燕京雜詠

(園 東)

●太液秋風

風送幾分秋太液池頭無邊落木響颼颼一線御溝流不
斷紅葉題愁無復見龍舟簫鼓都休鯨魚刻畫變金虬
萬歲山前今夜月猶照松楸

●薊門烟樹

盼斷薊門西一碧萋萋無情芳樹暮煙迷咫尺宮牆天樣
遠碧瓦紅泥誰與借枝栖杏老松衰晴絲曼綠夕陽低
無奈故家喬木在只贖鶯啼

妖
巫

醒世
小說
噬臍談

(塵父)

咳。遲了。遲了。我爲什麼說這句話呢。我現在是老朽的人了。頭髮兒白的和雪一般。皮肉兒縐得和鷄皮一般。齒也脫了。眼也花了。耳也聾了。精神也沒有了。我的壽數。光景也就在數年之內。然而我心中要做的事。却和英年的人還差不多兒。我便拚着老命。死掙活扎。趕着做去。也是來不及了。我因此想起。我年輕時候。我的行爲。實在忒嫌疲頑。覺得我現在所收的果。正是那時候種下的。因。如今便有十二分的懊悔。然而遲了。遲了。

我從前是享福的人。家私雖不甚大。有我父親和阿哥。逞着他們的心思才力。衣啊食啊。維持得安安穩穩。完全無缺。更有我的母親。主持家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我只躲在一邊。享我自在逍遙的幸福。橫來豎去。一點兒沒我的事情。在理。我該發出我的良心。怎樣孝順我的父母。友愛我的阿哥。在他們便沒甚好處。也算盡我的一點兒孝友心思。然而我却得福不知。對着父親的訓誨。我當作耳邊風。一句兒不肯聽受。有時候還要惡狠狠怒叫。瞪他的白眼。給他神氣兒看。再有哥子的說話。在我看來。更是不值一屁。有時觸怒了我。我便老實不客氣。使出我的劣性。反唇相稽。不留一些兒面子。阿哥是忠厚人。從不和人爭鬧。聽了我的謾罵。常常弄得他垂淚涕泣起來。更罪過的是我的母親。真個把我當作性命兒看待。等閑不肯給句重話兒我聽。我因此益發肆無忌憚。桀驁忤逆。可憐母親受了我的欺謾。還一味兒兒啊肉啊的愛惜着我。我倒怪他怎麼沒有氣性兒的。咳。完了。完了。如今他們是死完了。我也鬍子一大把。眼看着兒孫媳婦。也就有非常希望他們的心思。免不得早一頓夜一頓的訓戒他們。他們對於訓戒的觀感。

姑且不必研究。但從此可想見當時我父兄訓戒我的苦心。正和我訓戒兒孫的意思差不多。兒我此時便有十二分的孝友心腸。已補不了我的罪過。在世一天。受一天的良心裁判。想將起來。倒不如趕緊死了。還免了許多難過呢。咳。遲了。遲了。

我家原是世代書香。代有聞人。我的父兄。一個是秀才。一個是舉人。不用說學問是很好的了。單是我這不習上進。不務正道的。一味兒只解陶氣。放着這等慈父賢兄。拚着他們全身的精神。想要栽培我讀書。我却一點兒不肯留心。跨進了書房。好像進了監獄。攤開了書本。好像接到了催命符。讀到三十多歲。考了十三四場。才進了一名秀才。還是帶着哥子的窗課。抄襲成文。說將起來。好不慚愧呢。我既進了秀才。也便忘其所以。只認自己學問真個出衆了。偌大的年紀。全沒些兒廉恥心腸。還時時掛着秀才幌子。做聲驕氣。誇示鄉里。人家對我冷笑。我還莫名其妙。咧。誰知到了四十歲上。父母哥子一時去世。我插起了一家重任。處處都吃這沒學問的大虧。我才慌了手脚。也便偷空兒看幾張書。寫幾個字。可是外務既重心緒如麻。我便有意讀書。那書已沒我拜讀的分兒了。我因這個上頭。鬧盡了許多笑話。越想到學問的好處。越是沒工夫讀書。如今我年紀老了。我的兩個兒子。都改就了商業。他們人才如何。能否自立。我也管不得許多。只我的意見。總算把子孫事業交卸過去了。我從此把家務也推開了許多。從新埋頭窗下。做那青燈黃卷的生涯。只可憐我的心思是散淡慣了。我的腦筋是衰頹完了。那裏還說得上讀書兩字呢。至多不過藉此解嘲罷了。咳。遲了。遲了。

我家自高祖以來。數代都是地方名人。不但學問文章。卓卓有名。便是一切才幹。也都出人頭地。歷來地

方公益事務。差不多就有三分之一。是我家經手辦理。到我父兄手裏。又是什麼積穀倉啊。育嬰堂啊。學校啊。塘工啊。那一件事。縣官不要來請教參商。不必說那公事。單說這一家面子。也就狠可觀的了。自從父兄死後。人家以爲我是將門之子。人才必有可觀。也有許多人。明曉得我不是不濟。却因親戚世誼關係。想替我維持門面。勉勉強強。拿些事情給我辦辦。我要是稍有自知之明。知難而退。倒也罷了。偏偏受了。抬舉。忘了自己。能力。竟是烏烟瘴氣。鬧起我的官樣起來。不用說到了後來。出盡了許多醜態。如今我的名字兒。還給人家當作一件話柄兒。提將起來。笑得個肚子轉了彎。這等情事。不但我自己羞見人面。連祖宗的抬子。都給我坍完了。你道可羞不可羞呢。但是我原來是個愚蠢的人呢。倒也罷了。我實在自己覺得並不是什麼劣貨笨器。儘有許多。人說我是可造之質。就只不肯留心罷了。這句話算切中了我的病根。我如今倒也肯留心起來了。然而中什麼用呢。咳。遲了遲了。

講到我的家境。本來不甚寬裕。但是世代勤儉持家。一口經紀飯。是穩穩當當。不消愁煩的。更有我父親辛苦一生。也積攢下三四千塊錢。我的情形。本來就比父兄好得多了。我若是安分守己。規規矩矩。關門吃飯。雖不能增積些。也就支撐得住了。無奈我諸事不肯留心。僅把用錢的程度。學得異常之高。從小兒承父母兄長的寵愛。每日也用個三四十文。到得二十餘歲。已經瞞着父兄。虧空了二三百塊錢。等到父親哥子死了。我承受了全部產業。免不得盡情揮霍起來。不到數年。這薄薄產業。完全換了姓字。我此後就全仗借債過日子了。論到我這等人。誰肯借錢給我。也因我家世代興隆。儘有許多親戚世交。有做着大官的。有擁着大財的。明曉得我的脾氣。不甚高明。却是誼難坐視。多少補助些兒。才把我硬硬的又

維持了十多年。如今我是風燭之年。朝不保暮。我這許多債務。雖已抵拚延賴。但一點產業都沒有。教我的子孫怎樣做人呢。回想從前。思維日後。便有無限的懊悔。痛恨。然而中什麼用呢。咳。遲了。遲了。

照此說來。我如今便有一百二十分的懊悔。可不是已經遲了。便悔出病來。可中什麼用呢。就是我這一篇自怨自艾的大文章。又有甚價值可言。但我想到我所犯的毛病。並不是什麼特別症候。只算得一種普通病兒。差不多十人之中。倒有七八個和我同病相憐的呢。我的意思。要人家讀了我這篇小說。大家覺悟起來。趁着年富力強的時候。趕緊打算個自立的法兒。別蹈了我的覆轍。那麼。我便死而無怨的了。因為我如今好像如風前之燭。時刻不保。凡人世所有的希望。都給『遲了』兩個字趕了去。只有這一點最後希望。還沒斷絕罷了。

倫理
小說
割臂記

(民哀)

上海爲五濁之府。居之不易。洋場尤爲曠夫怨女之逋逃藪。社會種種齷齪。罄竹難盡。丁此世風澆薄。綱紀凌夷之秋。愈覺不堪聞問。余嘗謂禮教之防。當師古人勸忠教孝之法。或能鼓勵士心。羣崇道德。奈今之從政者。旦夕惕惕於得失之途。孳孳於利慾之內。營私樹黨。爭奪無休。孰問社會道德。竊敗禮教。衰微耶。苟有人表彰孝義。人將哂其爲駭。雖然。十室之內。必有忠信。百步之間。必有芳草。上海雖五方雜處。居民之良莠不齊。然薰蕕之判。各不相渾。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惟浸淫於此等社會。周旋於儉俗間。能堅持素志。至死不移。歷時雖久。心不爲撼。則洵爲難能之事。因是余記割臂事。

滬城市立時化國民學校。有三年級生蔣長庚者。其父供職錢業公所。娶妻某氏。生子女各一。女名某子。卽長庚也。長庚出世之時。其父已年近知非。一日獲此寧馨。人生歡樂無過於此。雖所入甚微。家計不豐。而一家四口之衣食。尙足瞻活。蔣母從不以倉無餘糧。囊無宿鈔。身無飾戴。而與其夫詬誶也。每當夕陽西去。蔣父踽踽自肆。歸來。子女跳躍於門前。山妻笑迎於室內。融融怡怡。盡倫常之樂。識者羨之。繼而長庚年十四。於桂綻月圓時候。入時化肄業。蔣父之家庭教育。素所嚴正。而長庚亦問一得三。聰慧異常。兒既得嚴父慈母之良導。復有賢師益友之切磋。其學問遂與日俱進。執經問字。孜孜不倦。課餘或沐浴。亦手不釋卷。入時化半年。恂恂好禮。遇事循規。上至師長。中及同學。莫不交口稱譽。每試輒冠軍。得任級長。放學歸時。阿爺殷殷示以入世方針。務本立身之道。長庚亦娓娓談掌故。及東西名人軼聞。以博老人歡心。色笑親承。父慈子孝。較之名門鉅宦之骨肉乖戾。則彼有愧蔣氏多多矣。

翌年夏。蔣父忽患重病。臥牀不起。長庚衣不解帶。親侍湯藥。自就學以來。從未輟一小時課。至是悉背初行。春假開學。長庚竟缺席。主時化校務者私訝之。詢長庚近鄰小友。咸曰。但知其父方病。不知有他。正諮詢問。長庚適來。請假。容顏憔悴。眉宇間蘊無窮慘容。師長慰問其父之病。長庚含淚進曰。余父年週花甲。日前突患中風。症臥不能興。生不能不輟讀也。自是以後。長庚或來或不來。面日瘦削。灰敗之色。令人代爲哀惜。久之。兩目腫赤。淚時潸潸。下蓋哀苦傷於中。而感發於外。實不能自持也。

余嘗讀古人書。見前人有割股療親事。然而我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不圖乃見之於蔣長庚。長庚救父心切。不計其他。自父病以後。炊烟屢斷。其母質衣延醫。無如藥雖日進。毫不見效。未幾。晚間更添喘息。病益沈重。長庚家中舍母姊外。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外無藉功弼服之親。長庚日徘徊於藥鑪茶竈間。通宵達旦。無倦容。蔣父既慮已病。復體子勞。荷一日已身長逝。而此瑩瑩孤兒。設有意外。則若敖之鬼餒矣。於是頻呼之休息。長庚勉應之一轉。瞬間則又殷勤進湯藥矣。長庚之心。不特孝其父。抑且顧愛母姊。不使勞乏也。某夕。蔣喘益急。時夜已過半。急切無治法。長庚乃私跪庭中。求神祇默佑。并私覓小剪。自割臂肉一片煎湯代藥。冀療父病。而剪鈍甚。急切不能斷。力持再四。始得寸許。乃裂巾裹創。持置罐中。屬姊速煎。姊未之覺。煎以奉父。父服後。神色頓清。積痰亦盡。哇出。長庚私幸曰。區區之衷。獲諒于天。今後老父之病。當可告無恙也。那知越一星期。蔣仍一暝不甦。長庚哭暈數四。誓欲身殉。幸時化師長知之。馳往勸諭。長庚始搵淚告曰。謹聞命矣。敢不節哀。繼志以慰先靈於地下也。

喪事既竣。長庚復入校。溫讀如故。時化校長奚君敬堯。有心人也。觀其思力較往日魯鈍。而作事時左臂

若不勝者異而詰之長庚初堅不吐實繼乃勉陳梗概言未終已哽咽不能成聲奚君肅然曰如子所爲其有造於一鄉一校者小而係於世道人心者大不可無文誌之以風當世長庚亟曰是烏乎可父在不能分勞父歿不克盡禮若以此事勞師稱述因父病而博美譽不滋重吾戾乎奚君喟然曰暨子所言所行求之于今日士大夫間且不易得何況童稚是我校之福也換言之中華民國學界之莫大榮幸縱欲不言情何忍已

民哀曰此實事也上年趙秋心君爲余言長庚之父不過一錢業公所之夥而其子乃能如此觀於封臂教親却奚君之稱述何等胸襟禮失而求之野旨哉斯言是可傳矣

詠 雜 京 燕

(園 東)

● 瓊島春陰

瓊島氣蕭森。漠漠春陰樓臺煙。雨望中深。玉輦不來金殿。
閉飛出閒禽。待唱十香吟。弔古傷今。空留塔影臥湖心。
鷺序鷓班排列處。大半飄零。

● 居庸疊翠

山海曉冥冥。疊翠成屏。峯回路轉綠雲凝。一自防秋人去。
遠笛拍誰聽。何處十三陵。樹賸冬青。雁門關隔古幽并。
草碧沙黃斜照外。一片長城。

小言情
赫香傳

(劍山)

舊歷新年，在家無事，與姪兒允宗整理家藏舊書，得抄本一，題爲我妻赫香傳，著者昀侯老人，姓氏不詳，年代亦無可考，字迹端好，文筆清靈，惟爲蠹魚侵蝕過半，余因參以己意足成之。

昀侯老人曰：余白沙人也。生於簪纓之家，又值太平之世，湯餅筵開，親友戾止，咸謂此子頭角崢嶸，大有貴徵。以是父母愛若掌珠。四歲，母授余讀，逾年，習韻文，誦唐詩，綠窗侍坐，書聲琅琅，母也而兼師者，稍長，東髮就塾，年十四，入邑庠。時論婚者接踵於門，父母少所許可，後由姨丈作伐，娶表親祝氏女。赫香歸我家，十有二年，鴻案相莊，唱隨無間。今日一回想，問似覺祇應天上，難得人間也。鄉居多暇，因憶其事而記之。

余初聘程氏女，女名英貞，長余三歲，能書善針黹，一賢淑女子也。十三歲，以痘亡，繼聘祝氏，卽赫香。孝廉琬章先生女也，少穎慧，五歲，父擬以女孝經相授，而赫香夢寐之中，忽能背誦如流。父以爲偶爲所聞，而適然耳。旣而每夜常然，若有人教之者，父大驚異。及後開卷，則精熟如夙誦矣。讀書之暇，兼習女紅，刺繡人物花卉之屬，雖老手亦有未逮者。比其母棄養，諸弟年幼，家務悉赫香一身任之。父筆耕所入，不足供一家之需，赫香恆以十指之勞，補其不足。其父尋應大姓李氏聘，家計稍裕，而赫香之作女紅如故也。某年，余隨母至祝家，時余與赫香年皆十四，性情相洽，兩小無猜，校書賭誦，互角聰明，而余終不能勝。中心滋愧，赫香則笑語曰：此偶然耳。哥何介介？爾旣余見其繡品，尤嘆爲僅見。余之愛重赫香，自此始。遂私語母曰：娶婦非赫妹寧終鰥耳。母曰：兒誠有眼，余亦有此心久矣。乃挽姨丈陸某作伐，而締姻事。是年冬

值其父五十生辰。余又隨母往。時仍哥妹相呼。余腹飢索食。菘香以棗脯相授。適爲其堂姊莉香所見。乃指而告人曰。彼等今已締姻。還是哥哥妹妹。不亦好笑。然人耶。菘香大窘。此後余往必避匿。卽觀面亦不交一言。有時或戲執其腕。菘香必兩頰緋紅。蓋恐被人見而貽人笑也。某年父母爲余結婚。花燭之夕。見其瘦怯身材。依然如昔。而眉清目秀。顧盼生姿。一種斌媚之態。尤令人有未曾真個也。魂銷之歎。婚後之翌年。余忽臥病。菘香侍奉湯藥。未嘗斯須離。余見狀。深抱不安。乃曰。我家豈少婢僕。而妹乃自苦若此。菘香曰。夫者天也。終身所仰望者也。今夫子違疾。妾敢辭勞瘁乎。余聞言。益賢之。旣而病轉劇。醫生咸云不治。後忽漸減。不旬日而愈。余當時固不自知其故。旣見菘香面無血色。瘦且露骨。乃慰之曰。余苦妹矣。菘香顰蹙不語。余大異。詢其故。但以治膳傷手。創未全愈。對以詢家人。僉云實無其事。余恍然曰。妹得毋割股耶。菘香初猶勿認。繼則曰。當時醫生咸稱。郎病難治。妾心焦灼異常。乃效古人割股事。幸上天見憐。厥疾竟愈。此實郎之福。妾何功焉。余聞言。感極而泣。是後合家上下。無不愛重菘香矣。

菘香自爲我家婦。終日無怒容。亦無疾言遽色。與之言語。微笑而已。事翁姑。以敬待僕婢。以和處理家事。則井然有條。每晨見朝曦上窗。卽起詣廚作粥。雖嚴寒亦不避。余笑挽之曰。今非授棗時。何猶畏人嘲笑耶。菘香曰。嘲與不嘲。本非所畏。余不起。將令翁姑先起耶。余益重之。逾年生景仁。親友來賀者。咸頌福不置。菘香謙遜不遑。未嘗自矜。某日。余更衣外出。菘香方乳兒。不能爲余披衣整袖。乃連聲稱罪。余曰。夫婦之間。何多禮如此。禮多必詐。妹不聞乎。菘香笑曰。恭而有禮。相敬如賓。非載在書冊耶。言時。且指景兒曰。妾之所以然者。欲令兒曹自幼習禮耳。而夫子乃以爲詐。異哉。且夫婦反目。多由戲起。果能相敬如賓。脫

輻之占何從而起。余味其言頗爲心折。某日鄰居葛某夫婦爭鬥。觀者如堵。葛勇而悍。婦凶而潑。兩人扭結不可解。余於此更覺蘇香之難能而可貴矣。

某年父母爲弟娶婦。缺金飾數事。一時無可置辦。父母咸爲不快。蘇香立出其所有。呈諸母。聞者益賢之。蘇香於破舊書籍常視若珍寶。余嘗曰。此何足貴。蘇香則曰。惟其舊也。故寶貴之。若肆中新書滿架。則又何貴。且景兒他日見家有藏書。知係世禮之家。則彼一念及此。必能力爭上游。不墜家聲。其所見之大。有如此者。余幾不勝述也。

某日余自友家醉歸。一見蘇香。便與之戲。蘇香頗怪余之無狀。惟不願負氣以傷感情。余曰。余與妹爲夫婦也。卽此亦誰來責我。蘇香正色曰。妾與君爲夫婦。誰不知之。而必欲摸索暢懷。以表示夫婦之愛。妾固勿願。且景兒年已六歲。脫爲所見。家教何存。余聞言深爲愧悔。後遂不敢復然。又一年。里中盜賊起。舉家遁於吳淞之胡巷橋。遇賊者凡五次。蘇香以身先之。使我奉母挈子殿其後。吾問之。則曰。賊來。見妾必擄得妾。必釋君等。君可奉母挈子逃矣。余曰。卿果爲賊得。則又奈何。曰。可問我於泉府耳。余當時深爲惴惴。其間蘇香機智百出。保全實多。後蘇香不死於賊。而瀕危於病。及蘇香病愈。而余則又病矣。蘇香侍藥。幾忘寢食者凡二十日。及亂平。始奉母挈子同歸故里。某日蘇香啓我曰。妾夜來多夢。夢又不祥。其不久人世矣。余以妖夢無憑相慰。未幾蘇香果病。臨歿呼景仁至前。執其手曰。汝今年已十歲。亦知爲好子弟乎。母之所謂好子弟者。非好衣服好官爵。得一時夸耀鄉里也。須具好學問。好名節。方可謂好子弟也。母今別汝去。不能復教汝矣。言畢遂逝。余哭之哀。嗟乎。世間女子之柔順有禮。終無如我亡妻者也。今日者。追

念。舊。歡。能。毋。憫。然。筆。而。出。之。聊。當。紀。念。耳。

蘇 香 傳

劍山曰。余考昉侯老人。生時年代。當在咸同之間。白沙。卽今寶山之楊行鄉。自明迄今。三百年來。無兵禍。惟洪楊時。屢遭兵燹。所謂昉侯老人者。或謂張姓。或謂陳姓。不可得而考。而賢婦蘇香。其事迹。昭然若揭。足爲後之爲人婦者法也。

小俠情

七首姻緣

(一明)

黃鳳英清副將軍黃得標之女。將軍無子。愛女特甚。嘗語人曰。我家世以武功顯。願吾女爲花木蘭。不願爲不櫛進士也。於是遂授以擊刺事。能翹足作商羊舞。及長。纖眉一抹。畫頰雙渦。脂粉不施。丰韻天然。性伉爽。遇不平事。立見辭色。有乃父風。時幕有何許人者。博古通今。昔將軍慕其名。而羅致之。至之日。解衣衣之。推食食之。遂爲莫逆交。一日。與將軍偕食。酒酣耳熱時。語將軍曰。聞令媛好馳馬試劍。有之乎。曰。有之。曰。某有薄技。願授千金。欲效毛遂自薦。不知將軍其許某作孫武子耶。將軍掀髯笑曰。先生文人。乃出此言耶。何笑曰。毋爾。將軍以某爲一介書生。不能提三尺劍。斬長龍耶。言訖。整衣襟。抹額角。飛行突上柳梢頭。柳不爲墮。及躍下。又靜寂無聲。纖塵不驚。將軍見之。始橋舌大駭。遂使鳳英師事之。凡三年。技大成。臨別。授以七首。一告之曰。此寶物也。能百步外取人首級。百發百中。兼可辟邪魔。我行矣。汝善視之。言訖而杳。鳳英拜受後。繫以繡帶。盛以錦囊。懸諸腰際。暇時則取而撫摩。嘗語人曰。我不羨薛氏之鉞。神不慕謝家之咏。但願聶隱娘之羊角七首。終不離儂左右耳。一夕。將軍爲仇家所誣。削職沒產。以憂憤卒。仇家爲誰。大將軍王彪是也。先是將軍之幼子。知鳳英貌美。欲妻之。常言於父前。父曰。此非尋常事。容商之。蓋大將軍亦知將軍愛女甚。恐事不諧耳。一夕。與將軍閒談。微吐此意。將軍視女如掌珠。不忍使其彩鳳隨鴉。遂以小女醜陋。不足以供箕帚。對大將軍復請參軍周某爲說客。而將軍終以齊大非偶。却之。大將軍憾之甚。遂以通盜殃民奏請。削職將軍喪後。鳳英痛不欲生。仰天嘆曰。大丈夫恩讎了了。紅顏女豈無分哉。殮父訖。扶襯回鄉。窀穸既竣。復來故地。某夜。皓魄臨空。陰涼如水。鳳英着短紅襖。踏小蠻鞋。飛入

王。家。手。刃。大。將。軍。首。後。經。桂。花。軒。與。大。將。軍。家。拳。教。習。趙。金。龍。遇。金。龍。名。播。大。江。南。北。嫻。上。乘。技。曾。從。大。將。軍。剿。流。寇。寇。魁。率。衆。千。餘。人。圍。大。將。軍。大。將。軍。力。竭。技。窮。金。龍。突。至。奮。鬪。竟。夜。寇。至。愈。多。圍。如。肉。堵。金。龍。奪。某。寇。刃。大。吼。一。聲。縱。身。高。躍。如。燕。子。穿。雲。掠。寇。首。無。算。時。躍。出。時。躍。入。且。呼。且。殺。歷。半。時。許。寇。魁。死。餘。作。鳥。獸。散。大。將。軍。得。以。不。死。遂。重。之。今。與。鳳。英。遇。鳳。英。爲。武。當。派。內。家。也。金。龍。爲。朝。元。派。專。家。也。在。理。鳳。英。之。技。金。龍。能。破。之。金。龍。之。技。鳳。英。不。能。破。金。龍。伸。長。拳。逼。鳳。英。乳。際。鳳。英。急。以。手。抹。去。隨。卽。連。斫。而。上。金。龍。以。兩。手。翻。騰。上。下。支。撐。隔。拒。迎。退。讓。若。無。事。者。然。鳳。英。忽。揉。進。金。龍。佯。作。不。知。鳳。英。不。知。是。計。金。龍。猛。以。足。蹴。之。幸。鳳。英。身。材。伶。俐。急。閃。去。反。奔。金。龍。追。之。鳳。英。取。七。首。遙。擲。中。其。喉。遂。斃。鳳。英。既。殺。人。知。此。鄉。不。可。留。繇。是。遂。御。風。而。行。飄。零。於。異。地。

燕。北。之。地。有。邱。翁。者。年。八。十。餘。賣。酒。爲。業。仗。義。輕。財。有。朱。家。郭。解。風。蓋。一。綠。林。大。俠。也。今。雖。年。耄。而。精。神。猶。健。虬。髯。如。蝟。能。提。三。尺。劍。縱。橫。揮。洒。如。電。如。風。當。之。輒。靡。因。此。慷。慨。悲。歌。之。士。樂。與。之。偕。翁。亦。嘗。留。之。飲。焉。一。日。有。富。商。某。欲。以。重。金。聘。翁。爲。鏢。客。請。護。貂。裘。南。下。翁。以。江。湖。愈。老。愈。心。寒。對。固。辭。不。獲。遂。保。貨。南。來。路。經。湯。家。店。是。地。爲。其。首。徒。響。馬。湯。大。頭。之。剪。徑。處。忽。聞。畫。角。鳴。鳴。百。騎。競。至。視。之。爲。首。者。湯。大。頭。也。翁。卽。喝。曰。老。夫。在。此。豎。子。敢。無。禮。誰。知。大。頭。忽。反。顏。大。怒。曰。老。不。死。是。爲。賊。汝。與。吾。本。同。山。汝。何。奪。吾。食。不。殺。汝。誓。不。休。翁。大。怒。提。劍。刺。之。大。頭。避。其。鋒。而。以。獨。脚。鎚。鎚。其。股。翁。負。傷。逸。回。回。後。大。集。綠。林。豪。俠。揚。於。衆。曰。吾。不。幸。教。逆。徒。盡。授。吾。技。致。有。今。日。辱。衆。兄。弟。能。有。爲。吾。雪。此。恥。者。願。來。世。啣。環。以。報。衆。聞。大。頭。名。莫。敢。承。認。忽。一。娉。婷。女。子。至。翁。前。大。言。曰。三。日。內。當。取。大。頭。至。翁。諾。之。及。期。果。爾。由。是。名。大。噪。噫。女。

何人。卽黃鳳英是。

鳳英既殺湯大頭。常來邱翁處。翁曾問鳳英那得有此絕技。鳳英俱告之。翁曰。何先生得毋面團團如書生者非耶。曰然。曰此吾盟弟也。彼有高足金。雋義者。吾之養子也。亦負降龍伏虎之能。其知之否耶。曰不知。曰不久當來此地。後當見之一日。鳳英至邱翁處。路中有二皂吏拘一婦。意欲捉將官裏去。婦人不肯行。皂吏瞥見。喝曰。國課不完。縣堂不去。豈要乃公代汝償耶。婦人哀求曰。非不完也。不得已也。吾姑病牀未起。吾兒在牀。索乳容吾暫回片刻。再同汝行可乎。曰不可。婦人復泣曰。吾夫新故家。徒四壁數十金。從那裏來去。亦死不去。亦死與其見官受笞而死。毋寧不見官而先死。言訖。視路傍石碑。擬欲猛觸。皂吏大喝曰。吾等奉命來。不能任汝爾爾。言訖。以鉄索套其頸。牽之行。形如將宰之豕。曰。不如是。不足以警刁婦。且鞭之曰。潑婦。行……行……毋使乃公怒。婦號泣不前。鳳英睹此情形。心大不忍。探囊出餘資。與皂吏曰。不腆之儀。尙祈二公哂納。皂吏問曰。若何人。此何爲哉。曰。無他。彼吾姊妹行也。彼不諳世情。瀆冒二公。尙乞海涵。區區者。聊作杯酒之資耳。皂吏受之曰。若言則善矣。吾等奉官府命。不得不爾。鳳英曰。今日帶彼去。彼無錢。徒受苦耳。倘承原宥。明日早間。我定借款與彼。使彼償清。曰。官本不要人。但索租耳。若翌日再不償還。莫怪吾等無情。言訖。遂釋婦人而去。婦人感謝鳳英不已。鳳英送之還家。復慰之曰。汝勿憂。明朝吾當攜款來。爲汝償清。汝毋自尋短見。婦人拜謝者再。然不無疑信。參半。謂世間那有如此善人。鳳英既出。思欸無所出。乃入深山中。冀爲剪徑暴客。忽睹遠處有車輛數十乘。緩緩行來。沙塵騰起。知有重載。遙尾之。冀夜間稍盜其金。俾解婦困。尾之數里。金鳥西墜。車輛入一古剎中。一少年隨之入。知爲保鏢者。睹

之既熟。夜半躍而入。見廊下黑闇無光。遂入後境。惟東院一室。稍露燈光。伏暗隙窺之。見窗前有一案。案上置一燈。燈光如豆。顫顫作綠黯色。屋東隅有一榻。榻上臥一少年。卽日間所見者。酣聲如雷。袒腹高臥。亦若勞乏者。然榻前有一几。几上有一金紅漆小皮箱。安置妥當。若甚貴重。鳳英思此中必珍物。惟少年堂堂七尺。非可輕視。若用燕子穿簾式。恐有風聲。爲行家所曉。乃蛇行入。輕負其箱於肩。復蛇行出。飛奔十數里。天已將曙。行達邱翁酒舖。乃緩步作小休憩。曰。今可以解該婦困矣。忽背後有人應聲曰。汝今可以解困。其奈吾何。鳳英回顧。則榻上之少年也。大怒曰。何物蠢夫。敢敗吾興。隨躑足蹴之。少年略一高躍。已騰上丈餘。尋用泰山壓頂勢。下落。鳳英用老兔崩鷹式。禦之。少年之足。遂與鳳英金蓮相合。鳳英猛蹬之。少年疾騰如矢。適逢高樹。反握樹枝。作迎風三擺狀。視鳳英而笑曰。技僅此乎。尙有何術以制我。鳳英怒不可遏。取七首遙揮之。少年下落。不中。再擲。少年亦擲一七首以相拒。二七相逢。其聲鏗然。金光四射。再擲彼此紅絲相繫。已結不解緣矣。各收其繩。少年力猛。竟得雙七。鳳英膽怯而逃。少年追之。鳳英避入邱翁舖內。適邱翁早興。啓舖門。見少年。至笑迎之。問曷故。少年告之。翁笑曰。是才入內之女子否。曰。然。然則非外人無妨也。祈少待。當使之出。言訖。大笑曰。踏破銕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少年不得已。隨之入。怪問之曰。畢竟女子爲何人。曰。汝之師妹也。曰。殆卽黃鳳英乎。曰。然。然則可請相見。時鳳英已於屏後聆悉一切。捧箱出。置桌上。曰。吾不知是雋義師兄。諸多冒犯。祈勿見罪。雋義曰。彼此不知何罪之有。隨取革囊中七首與之。邱翁瞥見雋義之七。與鳳英之七。大小相若。笑問曰。此二七首得毋所謂雌雄者耶。雋義曰。然。聞諸吾師。此二七係太師葛履道人授於吾師者。爲魏太子丕所造。名百辟。

七首。其一。理似堅。冰顏曰。清剛其一。躍似朝日。顏曰。陽文師授。吾者陽文也。授妹者清剛也。言訖。翁笑不
可仰。復問金雋義。因何而至此。雋義以保鏢對。復問汝等因何相值。鳳英以前情告。翁深讚。鳳英義勇不
已。雋義復啓箱出百金。與鳳英曰。以此與婦。足繳租乎。鳳英受之曰。足矣。遂出。邱翁與雋義言曰。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汝今當納吾言。可乎。雋義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後邱翁再三苦勸。始首肯。臨去。翁復與
之耳語者再。約雋義事畢後速來成親。及鳳英歸。翁曰。男大有室。女大有家。此人之大倫也。汝知之否。鳳
英聆及此言。自思飄零半世。業已歷盡風霜。何必再添煩惱。不禁珠淚潄潄。濕透襟袖。經翁敦勸者再。始
含淚頷之。及期。雋義如約而至。邱翁作月下老人爲之合。登洞房。春煖。錦帳情濃。遂長享溫柔福矣。

燕 京 雜 詠

(園 東)

● 蘆溝曉月

破曉過蘆溝。殘月如鉤。幾人落魄在幽州。風激蕭蕭橋下。
水。誰是清流。彈指廿年。秋缺憾金甌。青娥遁去。素娥羞。
劫火更番燒不盡。玉宇瓊樓。

● 西山晴雪

清極不知寒。爽氣西山。晴光紅上日三竿。雪後關開銀世。
界。天淡雲閒。白戰舊峯巒。滌盡塵顏。金烏挾著玉龍盤。
獨有堯年雙鶴在。解語平安。

小說 無邊風月傳 (續)

海虞吳雙熱著

第五回 金閨風雪訪豔騎驢 繡閣春燈分曹射虎

姑蘇本江南佳麗地。只今金閨十里一片笙歌。女閨三百頰極一時之盛。而在當時。初無豔藪。間有一二勾闌花草。粉飾太平。正如天半晨星。寥落可數。惟知桃花塢裏有名妓。鶯鶯者碧玉。失小家之操。瓊花劫。墮。溷。之。身。解。詩。工。畫。楚。楚。可。人。意。而。雪。膚。花。貌。尤。能。一。笑。傾。城。顧。芳。心。自。傲。媚。術。未。工。尋。常。執。粉。儉。走。馬。過。其。章。臺。者。輒。飲。閉。門。羹。而。去。而。遇。騷。人。墨。客。則。必。慧。眼。垂。青。歛。坐。妝。閣。焚。香。淪。茗。談。笑。甚。歡。杜。蘭。之。猶。父。小。杜。亦。嘗。於。枇。杷。門。巷。一。爲。入。幕。之。賓。小。杜。於。十。猜。中。年。事。最。卑。貌。亦。最。揚。談。唾。舉。止。又。極。蘊。藉。風。流。鶯。鶯。識。其。不。凡。遽。爾。刮。目。相。待。迨。展。問。邦。俗。而。鶯。鶯。驚。問。曰。君。非。吳。門。十。猜。之。一。乎。小。杜。亦。詫。曰。卿。亦。知。有。吳。門。十。猜。耶。因。爲。一。一。具。道。姓。氏。並。爲。諸。猜。作。口。頭。小。史。曰。青。蓮。後。人。齒。最。尊。而。善。詼。諧。嗜。酒。如。命。窮。年。沉。酣。醉。鄉。中。鼻。赤。如。爛。熟。之。橘。濂。溪。翁。亦。老。矣。精。於。弈。且。嫻。技。擊。亦。喜。飲。惟。飲。少。輒。醉。醉。輒。擊。桌。高。歌。唱。大。江。東。去。鬚。眉。欲。舞。氣。甚。張。貢。逸。雲。善。辭。令。朋。儕。會。集。高。談。雄。辯。驚。四。筵。醉。則。使。酒。罵。座。莫。能。呵。制。願。甚。懼。內。一。聞。牀。頭。人。淺。叱。嬌。嗔。則。身。泥。如。軟。屏。氣。不。敢。息。矣。吳。下。阿。蒙。老。書。癡。也。發。一。言。題。一。詩。恒。流。露。其。愁。每。詩。未。讀。之。書。輒。如。登。徒。子。慕。見。色。身。目。灼。灼。不。旁。瞬。魂。魄。如。喪。云。虎。溪。釣。徒。乃。一。隱。士。喜。化。裝。爲。簑。笠。翁。臨。溪。坐。石。垂。釣。風。雪。中。且。學。圃。喜。樹。藝。故。四。時。雜。花。盈。其。庭。院。涉。足。其。間。恍。入。衆。香。國。中。也。陳。了。青。喜。治。佛。學。年。來。且。茹。素。飲。酒。而。不。食。肉。然。好。徵。歌。選。舞。於。風。月。之。場。自。謂。心。中。有。佛。無。妓。目。中。有。妓。無。佛。鶯。鶯。僂。言。曰。其。人。非。頌。然。而。長。眉。間。有。一。二。黑。子。者。耶。小。杜。曰。然。渠。亦。曾。來。此。間。乎。鶯。鶯。笑。曰。然。渠。

已。隆。中。三。顧。矣。小。杜。亦。笑。曰。女。諸。葛。亦。曾。鑒。其。誠。懇。願。效。馳。驅。否。鶯。鶯。止。色。曰。妾。雖。混。跡。不。康。猶。慄。小。姑。居。處。小。杜。急。改。容。謝。曰。一。言。之。戲。唐。突。美。人。矣。遂。續。言。吳。守。白。解。音。律。滄。浪。生。春。繪。事。孔。夢。花。爲。文。章。魁。首。詩。酒。神。仙。頷。多。髯。而。身。短。或。呼。之。爲。矮。脚。雞。冠。頗。酷。肖。云。鶯。鶯。懸。想。其。狀。不。覺。大。噱。自。是。十。狷。姓。名。遂。牢。鑄。於。鶯。鶯。心。坎。之。間。名。妓。好。名。亦。知。崇。拜。名。士。以。視。庸。脂。俗。粉。噴。問。才。人。名。士。值。得。幾。文。錢。者。迥。不。侔。矣。而。鶯。鶯。之。芳。名。得。了。青。若。小。杜。爲。之。游。揚。從。而。十。狷。靡。不。豔。且。器。之。相。將。過。其。妝。臺。一。瞻。風。采。阿。蒙。爲。鵬。郎。授。室。之。日。諸。狷。咸。登。其。堂。及。夕。客。之。走。伴。飛。箋。呼。妓。侑。觴。者。頗。不。乏。人。一。行。紅。粉。肉。豔。屏。風。鬢。影。釵。光。中。雜。以。酒。香。花。氣。氤。氳。得。不。分。明。鶯。鶯。亦。奉。召。姍。姍。來。遲。媿。媿。語。妙。其。侍。兒。阿。玉。嬌。小。玲。瓏。蓋。豔。葉。也。於。席。間。語。小。杜。謂。姑。娘。位。置。自。高。不。應。徵。召。今。夕。惠。然。肯。來。實。破。題。兒。第。一。遭。也。由。是。十。狷。益。器。鶯。鶯。之。爲。人。益。不。敢。作。劉。楨。平。視。矣。是。歲。歲。尾。連。日。朔。風。釀。寒。蒼。雲。作。雪。已。而。天。公。戲。玉。白。戰。甚。酣。吳。中。諸。山。埋。頭。雪。中。其。光。瑩。潔。如。玉。維。時。十。狷。益。興。會。淋。漓。徵。逐。歡。場。酒。食。磅。揮。大。塊。文。章。賞。雪。銷。寒。及。時。行。樂。一。日。會。飲。於。虎。溪。釣。徒。許。獨。小。杜。不。至。了。青。點。頭。微。笑。曰。子。不。來。必。無。他。故。殆。匿。跡。幽。谷。聽。黃。鶯。兒。嬌。喉。百。轉。耳。夢。花。鼓。掌。曰。小。杜。獨。樂。樂。哉。(兩。樂。字。皆。繫。鈴)桃。塢。去。此。匪。遙。盍。往。覷。之。泥。彼。美。人。共。謀。一。醉。亦。韻。事。也。主。人。曰。毋。不。見。一。天。風。雪。勢。甚。猖。狂。乎。且。共。圍。爐。少。安。毋。躁。予。朝。來。溪。頭。釣。雪。得。寒。鱗。兩。三。尾。業。命。老。妻。入。釜。作。羹。矣。又。顧。了。青。曰。君。故。茹。素。予。廚。中。亦。有。適。宜。之。下。酒。物。在。了。青。曰。予。知。之。汝。圖。中。蔬。果。此。時。之。美。可。茹。者。非。寒。菜。若。稚。筍。乎。是。果。佳。味。予。食。指。動。矣。於。是。夢。花。等。皆。稱。善。飲。次。爲。飛。詩。之。戲。了。青。便。以。鶯。字。爲。令。遂。各。搜。索。古。人。詩。句。如「百。轉。流。鶯。繞。建。章。宮。鶯。銜。出。上。陽。花。問。關。鶯。語。花。間。滑。鶯。

聲巧作煙花主。東風又見鶯朋友。綠窗殘夢曉聞鶯。半隨風雨斷鶯腸。拾來一片鶯聲亦是當筵佳話。時則諸狷樂甚齊拚一醉矣。然而青不然。行令已忽亡去。知往鶯鶯許矣。於是吳守白滄浪生及所謂矮脚鷄冠者相將撒飲往躡其蹤。天垂暮矣而大地爲雪光普照。遂開不夜之天。遙望山塘七里。一白無垠。境至沉寂。狀如白虹之長眠。三人穿雪花而行。足底蘇蘇然。雪深沒踝。寒氣徹跌。滄浪生指一路。展印曰。步驟凌亂。分寸長短不齊。此必了青脚蹤。亦恐吾人躡其後。故行甚急也。三人行過綠水橋。僱得代步騎驢。得得快著一鞭。越金閨門入桃花塢。便聞琵琶聲。蓋已至鶯鶯門巷矣。三人且不遽入。立雪其門。竊聽久之。始拂衣叩扇焉。阿玉拔關納客入。客問了青。小杜來否。阿玉笑點其首而語。滄浪生曰。前許爲儂繪一小影。何如矣。滄浪生曰。未也。阿玉泥而促之。滄浪生唯唯。阿玉遂前行。牽帷報客。至時則琵琶之聲已希入其妝閣。則並無了青。若小杜其人。三人皆詫曰。奇矣。忽聞隔壁吃作笑聲。一人推扉而出曰。青在。是小杜未來也。是必有故。或櫻小極乎。夢花曰。明日容往視之。遂對鶯鶯而索酒曰。吾曹冒雪來。美人宜有以惠其誠也。鶯鶯曰。諾。君等非俗客。當不難爲。東道主人庖廚空矣。不能咄嗟立辦。宿酒一疊盤殮。數味。君等或不以爲慢也。了青笑而頷之曰。拜美人賜。吳守白語鶯鶯曰。頃聞一曲琵琶真絕調哉。鶯鶯曰。妾不善此。聊一弄之。以娛佳客。不足辱顧。曲周郎清聽也。夢花曰。守白固善此。苦予不解。如牛聞琴。卿遇知音。盍再理軫。調絃彼此一角。高下一個兒。弄弄一個兒。不弄一片琵琶聲。不更熱鬧乎。守白等皆大笑。鶯鶯亦瓠犀露矣。既而履舄交錯。酒食既將。客皆適可而止。不縱酒。恐醉後失儀。或至唐突西施也。迨興盡。雪亦霽。將行矣。而小杜忽至。見燈下有人酒痕被面。顏如渥丹。小杜拍手笑曰。

矮脚雞冠雪裏紅。於是又博得美人一笑。夢花亦白啞。然因問小杜。胡爽虎溪會飲之約。小杜曰。以事羈身耳。不期乃相值於此。守白附其耳。悄問汝乘夜來此。莫欲真個銷魂否。小杜力斥其謔。謂適過此。作小勾留耳。了青鼓掌獨笑。力曳小杜。便行。諸人遂亦點首別鶯鶯而出。其時鶯鶯玉顏酩矣。目送諸客。侑以淺笑。小杜了青不覺亦同時迴首旁觀者。清以爲鶯鶯臨去秋波那一轉。專爲小杜而然。云。諸人出自鶯谷。或騎行或徒步。風雪開霽。星月在天。一片粉裝玉琢。地搖曳著幾個醉人之影。絕妙一幅踏雪圖也。夢花歸時。燭且跋矣。其婦方啓熏籠。撥柁杜蘭。則以短足之椅坐紅泥小火爐旁。支頤聽壺中泉沸。聲鏡郎捧一狸奴曰。雪獅子者。置燈下而弄其影。影射蠟牆之上。厖然可怖。見夢花歸矣。鏡郎急釋雪獅子。起立而前呼阿父。怡聲問寒否。醉否。雪未溼衣否。杜蘭亦歡呼。遂以沸泉淪茗。飲其義父。夢花樂甚。既入臥內。語其細君曰。鏡真佳兒。蘭亦賢婦也。婦因問曰。今日君出。曾向小杜求婚未。夢花曰。未也。然度小杜無不允者。又曰。今日滄浪生言小杜以膝下猶虛。將量珠聘名妓。鶯鶯置之簾室。鶯鶯固平康中之女。貞花也。一雙鸞眼亦獨屬意於小杜。云。婦曰。鶯鶯之身世何如。夢花曰。良家女也。聞以遭家不造。馴致流入平康。自言黃姓名愛珠。恥入樂藉。不著姓名。遂以鶯鶯標其豔幟。耳婦曰。嘻。君言愛珠。妾乃憶及意珠矣。個妮子亦大可憐。早失怙恃。依其舅氏。此次歸省。舅氏之疾。卽惴惴焉。恐其不起。蓋此嬌怯之小鳥。一日失其所依。勢且陷入窳境。渠自來此。視妾良厚。直如慈母。渠萬一失所依者。妾亦將如杜蘭例。而女之且擇君門下弟子之年。相若性相近者。而壻之君意。何如其以妾爲多事否。夢花笑曰。否。予當成汝之婆心也。姑懸此言。以待其舅氏之死。何如。越數日。意珠書來言舅氏死矣。族人覬產爭嗣。勢不我容。慈祥之師乎。

乞有以救我云。夢花乃馳書慰之。速其來。依於是。意珠遂亦爲孔氏之女兒。花矣。從此推誠視杜。蘭不啻同懷姊妹。而數月來。對於杜。蘭而蘊蓄一種不可告人之綺恨。遂爾冰銷。其境遇亦純然用其友愛之真誠。不雜絲毫癡想矣。是歲除夕。夢花與其妻孥。畫燭開守歲之筵。簾釘嘗消夜之果。其樂陶陶。而杜蘭意珠。忽忽思親。偷彈苦淚。同是夢我。抱痛大家。慰藉無辭。無地賣癡。有灰書悶。相將匿坐。閨中過此愁苦之末日。十二月爲愁苦節。見鮑照詩。其實此嬌小雙姝。居恆嬉不知愁。是夜不過偶憶所生。忽焉殞涕耳。俄而鏡郎來矣。算他鸚鵡能言。偏向梅花索笑。呼幾聲姊妹姊妹。而雙姝遂復破涕爲歡。鏡郎遂與珠蘭商量韻事。於春先謂不如結春燈之社。開射虎之場。亦使梅花館中添得一重佳話。當亦雙慈所樂許也。珠蘭皆稱善。鏡郎曰。然則快趁今宵。製就春燈謎語。明日同窗學侶。必齊來向阿父賀年。吾儕因而留之。而春燈之社成矣。於是此三人者。狀忙甚。削竹糊紙。製方燈已。各握管沉思草創謎語。既成。則裁牋書之。頭頭是道。井井有條。然彼此悶住葫蘆。秘不相示也。詎翌日天大雨。以風學侶無至者。雨三日乃止。學侶之來者。乃又先後錯落不同。日鏡郎等殊敗興。然敗興者暫耳。畢竟梅花館之燈社。綿衍凡五日至元夜。而止。客歲之乞巧會。中人無不至者。而夢花且徇從姪孔弼之請。別設一社於春雨樓中。於是而呂鵬李棣貢賢吳宗讓亦得聯翩登射虎之場。佈來疑陣。交易心思。鏡郎更樂甚。時跋跋往來於兩社之間。直可名之曰春燈社中之蝙蝠。然著者則顧此失彼。不能雙管齊下。無已。寧舍春雨樓而言梅花館一行姊妹中。其靈心四映。射輒中鵠者。首推慧鸚。意珠杜蘭次之。李棠素秋又次之。柰珍則自呼曰拙鳩。構思遲鈍。渠方攢眉運匠。煞費思量。而人已一語破的。向口頭揭曉矣。而柰珍所製謎意。直遂不耐尋味。楮

甫揭輒已爲人道破。因之乃廢然而退。袖手作壁上觀耳。然渠有一謎射者。乃百發而不中。其詞云。上有天柱峯。下有雙玉龍。玉龍天矯欲入海。欲下不下如垂虹。一日鏡郎恍然曰。是矣。因置二指於鼻下曰。得非此耶。柰珍曰。然於是姊妹行皆大笑。著者曰。妙語解頤。拙鳩何嘗拙哉。此外謎詞之佳者。如杜蘭燈花。云。夜深風定孕奇胎。悄悄人前故故開。不共羣芳鬪香色。隔牆胡蝶莫飛來。意珠燭淚云。小紅心事果然癡。寸寸柔腸欲斷時。惜別吞聲滋味苦。杜鵑血掛海棠枝。瓶膽云。淵淵心井靜。無波花事番番眼底過。拚與寒梅同玉碎。冰盟相結凍相呵。慧鷓鏡子云。捉來天上團團月。普照人間豔豔花。願把歡顏永相對。玉臺春色到頭賒。素秋碁子云。信手拈來惹氣雄。江山付與笑談中。夜來戲把新詩賭。敲落燈花一點紅。李棠脂粉云。素素紅紅鬪豔姿。淡妝濃抹總相宜。美人畢竟顏難駐。終有香消色褪時。凡此諸作。直類咏物之詩。怪底鏡郎多事。一一筆而存之。貯以錦囊。每向酒後燈前。循環雜誦。謂班香宋豔。我不如也。而鏡郎亦有得意之作。如春雪云。東風著力落花無。言空鐘云。乾旋坤轉。辜弘願。短歎長吁。嗚不平。熨斗云。一片河山如此蹙。中原烽火幾時平。枕衣云。巧裁尺幅錦。掩護雙鴛鴦。偷浣相思淚。竿頭紅夕陽。爆竹云。不飛則已飛。冲天不鳴則已鳴。驚人可憐一蹶不復振。寸磔英雄劫後身。男兒語氣畢竟不凡。想彼姊妹羣。亦當甘拜下風矣。拾夫嬉春燈事。尾煞元宵。而杜蘭之猶父小杜。金屋遂藏嬌之願。華堂張慶喜之筵。於是月之旬有七日。置鶯鶯於筵室矣。諸猶爲之傾倒。如狂詩咏。催妝酒斟歡喜卜。書卜夜胡帝胡天。此一段福慧因緣。頗閎動一時。然於時別有一段因緣。成於片言杯酒之間者。則小杜已可夢花之請。許以猶女蘭字鏡郎矣。客於是有離座覓鏡郎博一笑者。夢花急曰。毋此一雙兒女。方親愛如親兄妹。一旦告以婚。

事則小夫妻且羞人答答同室而拘形跡引避且如陌路轉乏生趣矣小杜亦點首曰然因顧座客約相戒勿洩故蘭與鏡皆不得而知然彼兩人年事漸增情懷生寶癡癡然各存綺想念義兄妹例得爲夫婦否從而兩間情感漸涉於旖旎纏綿殆如寶哥哥與林妹妹冥冥中已成不解之緣顧兩間雖心坎溫存而猶是形端表正不露破綻於人前然在夢花夫視婦之則已不言而喻夢花曰設吾儕不諒不玉其成者知此一雙兒女怨憤欲死矣謂予不信卿於他日盍有以試之婦點首笑應曰諾

第六回 黃鶯兒名題詩畫社 杜蘭娘窘對菱荷香

予書今爲鶯鶯補書小傳矣鶯鶯錢塘人父黃鐘貧而鰥無力謀鵬續依其膝下者惟此一朶女兒花潘岳悼亡百無聊賴中郎有女亦足慰情鐘故文士鶯鶯亦少小聰穎其父歎曰是兒倒是一讀書種子脫爲男兒者淵源家學當有傳矣鶯鶯十歲喪母已稍稍能事女紅於是父以筆耕女以指食謀其簞食瓢飲之生鶯鶯年十三四時繡且稱神以餘力學文遂通書能弄翰而貌亦足以稱之父益愛之曰此吾家一顆珠也遂以愛珠爲字方期贅得東牀佳婿身依半子老境或冀回甘詎意疾災二豎撒手天撒其愛女而長逝矣族人某素行無賴居恒與隸夫廝養三姑六婆朋比作奸因緣爲利渠聞黃鐘死矣不覺驚喜曰彼遺一顆珠是我搖錢樹遂乘危而取之陽示恩信而陰使毒謀成一舸載豔直入秦淮乘夜醉賺豔娟鸞入勾欄院子矣愛珠既覺驚悸而啼無計珠還祇拚玉碎而萬惡之鴛兒恩威並施千方誘劫遂使簋中雛鳳宛轉就籠以色身示人矣鴛兒爲延教坊老閨師授以管弦謳啞於是愛珠居然名妓矣然而面嬌歡顏心茹隱痛樽前燈畔送往迎來每於苦笑中滴滴墮酸辛之淚往往以是慢客受鴛兒

譴責未幾。搗涎巨腹。買某纏頭金。鉅行且逼。人咄咄強愛珠。留髡愛珠。知之謬作。且羞且喜。狀而乘夜。作
 挺險之鹿。竟亡去。時故遺雙鳥於河上。搗兒得之。以爲自沉矣。詎愛珠竟隻身入吳。出平時所蓄貨宅。
 爲香巢。買一俊婢。張其豔幟矣。渠非樂此。意在借此色。身放其慧眼。向風塵中物色。一如意郎而事之。卒
 得媵於小杜。遂其芳心。亦情場一快事也。鶯鶯從良。年才十九。定情之夕。小杜笑問之曰。卿閱人多矣。江
 南多佳士。卿豈無一當意者。乃獨屬意。鰕生耶。鶯鶯亦笑曰。安得云無。前度劉郎。固有人在。妾今追述往
 事。郎意得毋妬否。小杜正色曰。卿猶處子。我信無他。然則何妬之有。鶯鶯遂言曩居秦淮。亦嘗遇一名士。
 一見傾心。欲以身許。個郎亦殊鍾情。妝閣流連。未嘗虛夕。青衫紅袖。雙影相偎。然而宿花蝴蝶。夢不曾香。
 近水樓臺。月偏未得。妾且師事之。從之學詩。學畫。覺其循循善誘。實勝阿父。當年小杜曰。其實恐未必殆。
 一種感情作用。耳鶯鶯笑曰。想當然耳。既而個郎羞澀。黃金橫遭白眼。拂袖竟去。黯然銷魂而已。小杜撫
 其肩曰。當年不有黯然銷魂之他。今日安有真個銷魂之我。卿其可以無恨矣。鶯鶯遂一笑而言。他小杜
 婦。頗賢淑。以己不育。輒憐薰粘納妾。迨鶯鶯下嫁。以禮見大婦。婦諦視其面。笑賀薰粘曰。盛鬢豐容。此宜
 男相也。且語鶯鶯。毋須嫡我。我姊妹也。鶯鶯被寵若鶯。執禮益謹。大婦益愛重之。每出省親。或赴慶吊。
 必挈與俱。一日至小隨園。謁孔夫人。時方槐夏。園中薰風迎人。綠陰亭午。薔薇一架。花事闌殘。落紅匝地。
 作團。映。躑。戀。其餘香低。飛。慢。舞。深。憐。痛。惜。爲。香。國。不。侵。不。叛。之。臣。鶯。鶯。等。踏。花。而。過。架。底。風。花。侵。肩。惹。鬢。
 若欲泥住美人。以黃金買笑者。過薔薇架。便聞女伴笑語聲。則春雨樓頭。女弟子會食方已。聚嬉於梅花
 館前。一片芳草地。梅林蔽其前。時正葉肥。狀乃如屏。足以隔絕內外。然有小徑。可以穿林而入。此時聚而

嬉者笑語方殷。初不知不速客來。行且入林矣。慧珠呼杜蘭曰：「妹妹，枝頭梅子黃矣，盍摘而分食之。」杜蘭曰：「此物甚酸，不宜食也。」姊雖嗜此，尙宜戒之。姊不憶去年掬青梅而啖爲先生見而呵耶？慧鸚笑曰：「珠姊，原來嗜此，祝他日嫁得酸秀才……」慧珠不待其辭畢，急呵手而擬慧鸚膈肢。慧鸚聞呵，竟體便作奇癢，急合十，巧勿爾儂，饒舌儂不敢矣。詎此儂不敢矣之尾聲未殺而杜蘭之猶母已導鶯鶯穿林而入。杜蘭驚喜曰：「義母頃進食，偶遺粒米於案，而卓立不歛，謂今日必有客至，果然驗矣。」遂歡然前導入內院。慧珠念頃間一番譁笑，當悉爲來者所聞，得不噴爲輕佻乎？於是曳其餘羞遁入春雨樓去。柰珍遠巡入內，悄立窗下，窺客見談，欸方殷，茶香遙噴（噴字仄音）殊不欲入，則折旋至春雨樓下，仰而微嗽。慧鸚相將探首樓頭，俯而微笑。柰珍以葱纖自劃其面曰：「珠子，撚酸鸚哥怕癢，羞羞慧鸚，嗔曰：「拙鳩亦饒舌調侃人耶？」試回首看誰來矣。柰珍回顧見鏡郎欣欣然來，展一聚頭扇子（摺扇之別名）示柰珍曰：「此鶯姨賜我者，絕妙一幅絳桃白燕，蓋其手繪也。柰珍把玩不忍釋，珠鸚遂亦下樓聚觀，不覺叫絕。陡聞報時之鐘，噉然一聲，男生之歸而就食來而遊息者皆上樓。柰珍等亦繼上聽夢花講五代史侃侃而談，津津有味。諸弟子傾耳凝神，靡不神往。鏡郎倉猝歸座，握筵而聽，至淋漓酣暢時，竟忘所以不知何時展其筵信手而揮，他生竊笑其旁，夢花亦幾失笑。呵曰：「若其顛耶？鏡郎始恍然自省，急置筵於案，肅然而整容。忽憶蘭妹胡竟不來，且受阿父責乎？則急離座而趨，乃躡他生足幾顛。父曰：「何事急遽若此？」鏡郎對曰：「往呼蘭妹上學耳。」父晒曰：「咄，汝眞顛矣。」阿蘭早來，此瞥然掠汝而過，汝乃未之見耶？鏡郎爽然乃復就坐，而絳帷之外一行姊妹花爲之匿笑者久之已而晚鐘動，課罷矣。於是春雨樓之笑聲齊縱曰：「鏡郎顛矣。」

郎顛矣。社蘭獨曰：鏡郎何嘗顛？彼蓋遊神於五代，心不旁鶩，故也。鏡郎無言，展筆凝視，徐徐下樓去。意珠等則魚貫尾其後，比入蘭閨，則孔夫人與杜氏之嫡庶咸在。鶯鶯方就杜蘭案頭翻其詩，若文之課本，曼聲而誦。見杜蘭，卒因贊之。杜蘭謙然有慚色曰：兒不如意珠姊妹，遠甚鶯鶯。因索觀意珠之作，意珠曰：鶯姨，毋信。蘭妹言儂，自愧弗如也。杜蘭乘意珠不備，抽其鏡臺之屨，掠取稿本示鶯鶯。意珠欲奪去，則已入鶯鶯手矣。俄而柰珍、慧鸚掩然入，引杜蘭耳語已遂去。孔夫人問故，蘭視鶯鶯曰：渠等欲師事鶯姨，學繪事，囑兒爲之先容耳。意珠僂言曰：善，儂亦願也。杜蘭曰：兒亦願，追隨諸姊妹。後顧鶯鶯諾未當，日尙未能決也。已而隨其大婦歸去矣。鏡郎是時方侍坐，父前以畫箠示其父，父亦點首稱善，曰：詩畫社中乃得一女主司矣。夢花所謂社成於客歲之秋，蓋就從前吟社而變革者也。惟吟社中人十猶而外，不外索此詩畫社則廣事嚶求來者，不拒滄浪生主畫。夢花主詩，餘猶爲贊助者。月一命題散卷，甲乙旣揭，獎贈殊豐。一時姑蘇臺畔畫客詩人靡不響應，珊皆入網，海不遺珠，甚盛事也。夢花初不知鶯鶯工畫，小杜亦未嘗以告。此時觀畫驚奇，遂致書小杜，慫鶯鶯入社爲女主司。小杜報可，夢花喜以告滄浪生。滄浪生曰：善，此後壇坫主鼎足而三矣。予亦微聞鶯鶯能繪事，尤擅蘆雁，自今伊始，予主人物山水，渠主花卉翎毛，各以所長平章繪事，何如？夢花鼓掌笑曰：好好，著者曰：自是鶯鶯名齊十猶矣。而是歲春雨樓休暑之期，杜蘭等諸姊妹日集梅花館中，羣奉鶯鶯執弟子禮，習繪事焉。而春燈社中之拙鳩、柰珍所學獨銳，進蓋其性幽閑靜默，與畫相宜。春燈社中之蝙蝠、鏡郎亦試學畫，以性躁急，學乃不成，遂不復習。乃真拙鳩矣。然好逞其詩才爲姊妹行題畫，往往有佳句。其義妹杜蘭習畫殊勤，漸能頡頏柰珍。然自視覺仍弗如，則益經

營。慘。澹。運。其。匠。心。馴。致。方。寸。靈。臺。滿。儲。畫。意。身。外。物。物。眼。前。形。靡。不。入。畫。一。日。夙。興。癡。坐。蓮。花。世。界。中。尋。其。畫。本。第。覺。葉。田。田。花。豔。豔。露。中。之。色。風。中。之。香。絕。妙。一。個。畫。境。身。乃。栩栩。然。入。化。矣。設。想。意。中。畫。本。宜。於。花。間。添。一。畫。舫。舫。中。坐。一。採。蓮。美。人。則。已。身。倏。若。坐。畫。舫。中。再。一。設。想。花。底。不。可。無。戲。水。鴛。鴦。則。已。身。又。倏。化。爲。鴛。鴦。游。行。於。萬。花。深。處。如。是。游。神。化。境。幾。如。入。定。枯。僧。狀。至。沉。寂。忽。有。人。撫。其。香。肩。呼。之。出。定。者。則。當。年。碧。紗。櫺。綺。夢。中。向。已。含。情。微。笑。之。個。人。也。其。人。初。固。妹。視。杜。蘭。無。他。意。久。而。一。寸。情。懷。漸。知。愛。情。施。於。各。個。人。倫。有。等。差。有。區。別。則。於。夢。寐。間。若。有。司。愛。之。神。詔。之。曰。僅。僅。妹。視。杜。蘭。而。已。乎。當。有。進。於。此。者。世。之。女。子。可。愛。莫。杜。蘭。若。也。其。人。於。是。恍。然。領。悟。念。所。謂。進。於。此。者。殆。夫。婦。之。一。倫。矣。既。而。躊。躇。曰。毋。孟。浪。義。兄。妹。是。否。可。爲。夫。妻。如。其。不。可。又。將。奈。何。此。一。疑。案。苦。不。可。以。問。人。歷。數。臧。串。中。又。無。開。其。例。者。倏。又。自。爲。解。釋。曰。義。者。假。也。虛。標。兄。妹。之。名。豈。斬。夫。妻。之。分。否。則。夢。中。司。愛。之。神。當。不。我。詔。其。詔。我。者。所。謂。天。作。之。合。我。何。鯁。鯁。過。慮。爲。於。是。漸。以。進。一。步。之。愛。情。施。諸。杜。蘭。駸。駸。然。潛。滋。暗。長。杜。蘭。慧。人。寧。不。神。會。覆。按。碧。紗。櫺。中。之。一。夢。追。思。意。珠。畫。眉。人。之。一。言。愉。恍。迷。離。中。端。倪。已。露。心。田。遂。種。癡。雲。同。時。愛。葉。情。苗。亦。勃。然。萌。動。然。亦。躊。躇。於。義。兄。妹。之。名。分。故。雖。意。屬。個。郎。而。未。敢。以。心。許。而。當。此。朝。嗽。欲。上。之。晨。四。顧。無。人。之。境。個。郎。乃。躡。蹤。而。來。掬。其。情。笑。撫。到。香。肩。杜。蘭。被。此。一。撫。當。年。綺。夢。兀。的。兜。上。心。來。芳。心。躍。躍。上。升。直。欲。緣。珠。喉。破。櫻。脣。而。出。不。知。其。爲。驚。爲。羞。爲。喜。爲。怯。忖。個。郎。來。意。得。毋。欲。如。是。如。是。乎。對。付。殊。難。計。不。如。引。避。詎。身。如。電。擊。柔。若。無。骨。蓮。跌。如。楷。跬。步。不。能。舉。無。已。復。就。坐。俯。其。首。幾。及。胸。雙。回。立。絳。直。如。烘。日。之。霞。個。郎。傍。蘭。悄。立。曳。其。纖。手。而。握。之。俯。其。半。身。低。呼。妹。妹。個。郎。呼。蘭。以。妹。亦。常。事。耳。卽。杜。蘭。亦。

嘗呼個郎以哥而此際不然非第不敢還呼一聲哥並百呼已而不敢一應蓋以個郎一撫肩一握手確知其今朝對已迥異平時耳個郎又低呼曰妹妹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願妹妹以一言許我杜蘭意益羞狀益窘幸而解圍者來矣來者誰意珠也是日意珠戀曉遲起既下牀不見杜蘭意其或在梅花館中作畫且不梳洗而往視之視之不得又疑其入朝阿母矣然阿母當未起渠殆入園觀荷乎盍往掩捕之遂由梅花館出上階行未數武羅襪已沾多露且其裙底雙彎新月愛纖春雲裏痛矧露重徑滑殊不良於行則俯攀其裙移其可憐之步透迤且出梅林矣時彼鏡郎中心怯怯怕有人來時時作雀啄四顧狀忽見望底梅林無風顫動枝葉瑟瑟作聲知必有人扶搖而然急釋杜蘭於握趨其對面坐作憑欄狀果見意珠手扶梅枝而出鏡郎佯爲未見也者曼吟唐人句云荷風送香氣意珠微嗽以覺之曰聯吟耶屬對耶又曰阿蘭埋首如低眉菩薩想索句未得著意沉吟也杜蘭驚甚強舉其首含糊應之然而羞甚頰乃愈熱則急深埋其首故作沉思狀鏡郎此時虛心抱竹分來一半之羞遂脫然遁去意珠則移其姍姍之步渡橋就杜蘭坐處而此小橋已有竹欄圍其一邊非復如杜蘭當年橋危露滑不便蓮花步武須人扶掖而過也意珠既入荷亭杜蘭故作推敲云必欲以成句對成句令人索遍枯腸矣意珠曰妹已得之乎曰已得句苦不甚佳思更得其佳者用是沉吟時杜蘭之絳羞乃微褪意珠曰得何句曰潭影空人心對仗殊未工也意珠因亦沉吟索句既而曰得之矣松月生夜涼何如杜蘭曰銖兩悉稱巧對也妹乃忘之矣時杜蘭之神態乃復其恒則相將起去攜手入闈方是時鏡郎癡衷殊忐忑不寧正未識杜蘭果許我否抑怒我否或竟怒我而從此遠我則求如平日呼兄喚妹談笑無猜且不可得於是

自悔孟浪意至懊喪廢然頽臥於碧紗櫺中急極幾欲哭矣杜蘭意珠既妝罷便來梅花館中賭畫忽聞一聲短歎出自碧紗之櫺杜蘭明知爲鏡郎故若弗聞然而方寸已亂意珠愕顧曰誰歟往探之益詫曰鏡弟胡臥此胡慨歎胡若有不豫色然杜蘭聞狀意良不忍則強制餘羞矯爲行所無事狀含笑而入曰姊姊莫理他他殆故故作態以嚇人耳又向鏡郎點首曰鏡哥然否鏡郎一覩杜蘭之笑顏不禁狂喜立自榻上一笑而起曰妹妹饒舌必欲道破便宜意珠姊姊不曾飽受虛驚也又佯問曰蘭妹在水亭中沉思許久屬對已得句乎意珠乃一一告之鏡郎竊視杜蘭又俯其首乃急岔以他語欣然而出而忖曰渠果愛我仍哥我且他我殆已默許我矣其後試於無人處低低喚一兩聲曰蘭卿杜蘭若羞若慍其可。可芳心或已生受此一字頭銜矣。

(未完)

多愁多病生有嫖妓詩十首。曾爲人傳誦。其一云。招牌高樹在平康。夾道傳呼
接客忙。鴛母笑迎開口問。先生可有熟姑娘。其二云。姊妹花枝次第開。排行相
唱某姑來。紅桃綠柳新妝現。亂墜天花費品裁。其三云。半啓朱扉半捲簾。依門
含笑各嫣然。霎時相看評難定。髣髴嬌如六月蓮。其四云。占得花魁到洞天。香
茶瓜子盜牌烟。諸君果是誰相愛。有否知交識在先。其五云。芙蓉如面柳如眉。
嫋嫋婷婷絕世姿。畢竟胭脂生北地。一嚬一笑總相宜。其六云。溶溶秋水最工
顰。娓娓清談更可人。想是蟾宮諸姊妹。偶爲情孽到紅塵。其七云。蘭房香煖夜
開筵。醉舞花枝鬪管弦。酒正酣時情正好。歌喉聲裏雜猜拳。其八云。接到相知
叫局箋。嬌姿原不倚妝妍。阿姨忙出將車雇。好赴知音重宴筵。其九云。彈罷琵琶
玉漏催。問郎底事必須回。依依送別思重會。務望明朝及早來。其十云。無端
重訪更纏綿。一日相離似隔年。兩兩幽歡今夜定。此中情況借詩傳。描寫箇中
情形。娓娓動人。故誌之。

(二 明)

偵探小說 恐怖黨

吳門周瘦鵑譯述

第一卷 黃面具

第一章 三萬鎊

銀燈四燦。仙樂悠揚。那庇霞娜。樊啞鈴。笛管。簫笛。合夥兒。奏着。琤琤。啞啞的響徹。一天這一片。繁弦急管聲中。彷彿有天上安琪兒。駕着雲輦。下來高聲大呼道。天下太平。天下太平。這一天正是花芳。月滿之夜。風光十分明媚。那辟開送來。廣場近邊的柏拉修音樂院中。坐滿着無數俊美。美女。滿院子。釵光。鈿影。耀得人家。眼花。撩亂。倒像進了水晶宮殿一般。內中有一個特別包廂。坐着五個中年華服的人。正在那裏吸雪茄。說頑話。吞雲吐霧中。夾着些格格磔磔的笑聲。恰和那音樂聲。互相應答。一會兒音樂住了。繡幕垂下。宣告十分鐘的休息。座客們漸漸起座。出去散步的散步。喝啤酒的喝啤酒。他們五人却還留在廂中。不住的說笑。瞧他們興高采烈。得意非常。這其間做東道主的。喚做維格司史龍。是個王家保險公司總理。生得魁梧奇偉。立地六尺。身重二百多鎊。和一般大力士不相上下一張寬皮臉。滿着皺紋。開口笑時。更化做了千百條細紋。臉上又雍的光光的。連一根短髭都沒有。他這人不論到那裏。都受人家歡迎。因為他那條。舌子實是一個製造笑話。製造趣聞的機器。只消他。舌子輕輕一翻。便使人家笑得。肚子發痛。所以他一到大家。就分外興頭。準備着聽他笑話。加着他又是個熱心誠實的君子。人人和他合得來的。坐在他旁邊的。是一位勳爵。叫做約翰林格。他不過是個富豪。借着金錢。動人以外。並沒特別之處。他旁邊又坐着一人。是城中著名的銀行家。哀得門克洛司。瞧他身材。恰和那保險公司總理做。

了。反。比。例。又。矮。又。瘦。腮。子。上。落。了。肉。高。聳。着。兩。個。顴。骨。頭。髮。漆。黑。頂。上。好。似。蓋。着。一。重。烏。雲。眼。珠。兒。小。小。的。深。嵌。在。兩。邊。眶。子。裏。眼。光。也。暗。活。像。遮。着。簾。子。他。那。樣。兒。雖。是。委。瑣。但。在。倫。敦。商。界。中。却。也。是。數。一。數。二。的。有。名。人。物。并。且。很。有。風。趣。能。莊。重。時。果。然。像。禮。拜。堂。中。老。牧。師。說。笑。話。時。却。又。像。戲。園。子。裏。小。花。臉。因。此。人。家。歡。迎。他。的。熱。度。正。和。維。格。司。史。龍。沒。有。甚。麼。高。低。此。外。兩。人。也。都。是。倫。敦。富。商。不。必。細。表。且。說。這。休。息。時。間。那。銀。行。家。哀。得。門。克。洛。司。正。講。完。了。一。段。笑。話。吸。着。雪。茄。笑。向。四。人。道。我。這。笑。話。實。是。事。實。好。不。滑。稽。有。趣。敢。問。你。們。四。個。肚。子。裏。可。有。甚。麼。新。鮮。笑。話。比。我。更。有。趣。的。沒。有。約。翰。林。格。勳。爵。笑。着。接。口。道。我。姑。且。試。他。一。試。這。一。段。我。自。己。覺。得。很。有。趣。說。出。來。不。管。你。們。笑。不。笑。當。下。便。也。口。講。指。畫。說。了。一。段。不。長。不。短。的。笑。話。說。得。四。人。都。笑。了。正。笑。着。那。音。樂。台。上。已。經。開。幕。幕。開。處。便。是。幾。張。大。廣。告。都。是。幾。家。大。公。司。出。了。重。價。設。在。台。上。的。其。實。一。般。座。客。並。不。去。留。意。他。就。這。包。廂。中。五。人。也。自。管。說。笑。連。正。眼。都。不。瞧。一。會。兒。那。保。險。公。司。總。理。維。格。司。史。龍。却。嗤。的。笑。了。一。笑。兩。眼。瞧。着。前。面。廣。告。中。說。道。噢。你。們。快。瞧。我。想。起。一。件。事。來。了。大。家。隨。着。他。眼。光。瞧。時。見。是。一。張。牙。粉。廣。告。也。沒。有。甚。麼。特。別。不。過。四。下。裏。畫。着。一。個。大。紫。色。圈。顏。色。很。鮮。明。哀。得。門。克。洛。司。迴。眼。向。維。格。司。史。龍。道。史。龍。怎。麼。一。回。事。維。格。司。史。龍。道。沒。有。甚。麼。我。不。過。瞧。了。這。廣。告。片。覺。得。很。刺。眼。的。你。們。可。也。覺。得。麼。不。見。那。記。號。和。顏。色。都。和。我。們。以。前。見。過。的。一。模。一。樣。約。翰。林。格。勳。爵。道。這。有。甚。麼。希。罕。不。過。是。古。爾。馬。牙。粉。罷。了。維。格。司。史。龍。忙。道。我。並。不。說。這。牙。粉。但。說。那。記。號。有。些。刺。眼。四。人。又。向。那。廣。告。片。上。瞧。了。一。會。哀。得。門。克。洛。司。斗。的。鬩。起。來。道。嗻。我。明。白。了。你。可。是。說。那。紫。色。圈。麼。維。格。司。史。龍。點。頭。道。一。些。兒。不。錯。我。就。說。這。紫。色。圈。約。翰。林。格。勳。

爵也。道史龍我倒沒有覺得難得。你這樣細心先就瞧到這個紫色圈原已見慣。可不是恐怖黨的記號麼？說時那廣告片已閃的抽過。又換了一張。他們心中都想那古爾馬牙粉公司中不過借着這紫色圈使人注目。和恐怖黨未必有甚麼關係。只一見了這圈兒不免觸目驚心。哀得門克洛司切齒說道。萬惡的恐怖黨天殺的恐怖黨。他們那班惡人已安靜了十多天。我望他們永遠安靜下去。別再鬧出甚麼旁的事來。維格司史龍道。那南哥鐵路公司中吃了他們一嚇。已輕輕軟化下來。那總理勞格郝春勳爵也是我多年老友。向來自命好漢。到頭來却也低首下心。降服那班惡賊。這麼一個好漢未免太沒骨氣了。約翰林格勳爵道。我瞧郝春勳爵究竟也不能說沒有骨氣。他曾抵抗了好久。方始降服。有人說他該早些依了恐怖黨。把那二萬鎊送去。纔能免却許多損失。維格司史龍勃然道。胡說。我以為他不論怎樣該堅持到底。纔是哀得門克洛司聳了聳肩說道。我親愛的史龍。你立在旁觀地位。所以能說做得好。漢說得硬話。可是那鐵路火車都是很大很大的東西。又不能關緊了門。藏在家裏要防備賊黨。可又防不勝防。任是你做了那鐵路公司總理。怕也吃不了兜着走。咧。維格司史龍給他個不理會。約翰林格勳爵和旁的兩位客人却都點頭稱是。看官們可還記得十多天以前的事麼？原來一天是禮拜日。倫敦城中忽地發現了無數雪白金邊的名刺。上邊印着個紫色圈。圈中有三個很奇怪的字。叫做恐怖黨。這一天大家都明白他是甚麼意思。全英國的人都在那裏暗暗猜疑。不道到了晚上。天空中又有焰火出現。光燄四散。都變做了一個個紫色圈。第二天有一個飛艇飛過倫敦西部葉子上。寫着恐怖黨字樣。斗的散下許多雪白金邊的名刺來。上邊也有着紫色圈。還印着個恐怖黨。開始動作的。通告這天不但倫敦

見這飛艇英國旁的城中也見這飛艇那恐怖黨三字印在人家心上好像夢魘一般來了這飛艇不夠又在那幾條大街上寫着鉛粉字畫着紫色圈然而大家都像掉在五里霧裏兀的不明白他是甚麼意思過了一二天這一個偌大闊葫蘆纔打破了那南部鐵路公司總理勞格郝春勳爵先就收到他們黨中的恐嚇信要求二萬金鎊放在鐵路上一處冷靜所在要是不依時就用強硬手段對付勞格勳爵笑了一笑隨手撇開了那知第二天上公司中就有一輛快車被炸彈炸毀勞格勳爵明知是黨人做下的事只還抵死不依於是上一天那鐵路上的大橋又炸斷了車務總管又擄去了受了很大的損失勞格勳爵沒法兒想只得降服他們最後的勝利究竟歸在恐怖黨手中勳爵這邊幸而請了個大偵探南爾遜李並沒有一敗塗地南爾遜李用盡心力纔把那車務總管救了回來前後又拿到了三個黨人結實實的審問了幾回耐這些人部是亡命之徒並不怕死任你問得舌敝唇焦也探不出他們巢穴和頭領的姓名南爾遜李雖然智勇兼全可也奈何他們不得那鐵路公司中偷再抵抗下去不過多受些兒損失所以不得不降服了那維格司史龍原是個強項不過的人見勞格勳爵屈服在恐怖黨之下還老大的不以爲然那時又向哀得門克洛司和約翰林格勳爵道據我瞧來郝春萬萬不該付這二萬鎊付了這筆錢益發長那賊黨的驕氣哀得門克洛司微笑着問道倘使你處了他的地位便怎樣對付那恐怖黨維格司史龍毅然答道我便抵抗到底瞧那惡徒們使出最後的手段來哀得門克洛司道如此犧牲那搭客們性命你也不管麼維格司史龍撥着烟灰答道這個自然搭客們的性命鐵路公司中不能負責可是惡徒們突如其來誰也防備得到這事須請警察們負完全責任趕快把那賊黨一

網打盡替社會上謀治安。哀得門。克洛司道。只是警察們已失敗了。南爾遜。李也失敗了。還有甚麼話說。維格司。史龍忙道。南爾遜。李並沒失敗。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我一向很佩服他。不見他從恐怖黨人手。中救出那車務總管來。何等勇敢。何等聰明。前程萬重。正沒有限量呢。哀得門。克洛司搖頭道。任是南爾遜。李怎樣勇敢。怎樣聰明。總抵不住那不怕死。不守法的恐怖黨。要是這回勞格勳爵不肯降服。那鐵路公司不久怕就破產。人家怕吃恐怖黨炸彈。都不敢來坐你火車。如此你不要破產。麼約翰。林格勳爵不住的點頭道。克洛司。你這話一些兒不錯。我也是這麼想。維格司。史龍冷冷的說道。我抱着這個主見。誰也不能打動我。我說。郝春降服他們。畢竟是個沒骨氣的懦漢。哀得門。克洛司道。這個不能說他沒骨氣。他也迫於萬不得已。維格司。史龍接口道。怎麼叫做迫於萬不得已。我倘做了南部鐵路公司總理。就打定主意。堅持下去。我以為當時。郝春倘能顯些勇氣。給恐怖黨瞧。說你們別妄想。我決不受你們恐嚇的。如此他們知道這位老人家不是好相識。也就偃旗息鼓。而去咧。哀得門。克洛司冷然問道。你可是這樣想麼。維格司。史龍道。正是如此。郝春生平並沒缺點。只缺了些堅定之心。天下事兒成敗也就在這一。片。堅定心上。你心兒堅定了。事兒沒有不成。略受挫折。也算不得甚麼。你心兒不堅定。便事事失敗。永沒有成功的事。如今郝春已投降了。恐怖黨占了上風了。以後他們更要橫行不法。毫無顧忌。自以為有一種挾制社會的魄力。世上沒一個人敢和他們作對。咧。哀得門。克洛司莊容說道。我也是這麼想。他們在社會上簡直有一種很大的魄力。維格司。史龍又點上了一枝雪茄。納在口中。一連吸了幾口。大聲說道。他們倘敢尋到我身上。我可就和他們作對。這腳兒一進。郝春靴子總得踏着實地。用力做去。任他們要。

求甚麼我總一百二十個不依別說是二萬鎊一個辨士都不給他們我到了這地位可要叫那畜生們知道我不是好惹的說時那聲音中滿帶着輕薄之意四人只靜聽着並不接口他們原知道史龍平時喜歡誇口不論做甚麼事總把法螺吹得震天價響今夜承他做東道來聽音樂也未便和東道主爭論只索忍耐些兒由他吹去在維格司史龍呢生性本來率直肚子裏有甚麼說甚麼自己原知話兒說得太過分了只想那恐怖黨眼光四射決不就注在這王家保險公司身上因此上有意說這硬話可也沒甚關係公司中雖然有錢怕未必同着南部鐵路公司遭一樣的劫數呢那五人把恐怖黨的事談了一會便撇開去講旁的話那時音樂台上正有幾位著名女優在那裏唱歌跳舞真個燕燕對語鶯鶯交飛打出一片天下太平的氣象他們瞧了一會跳舞依舊說他們的笑話一陣歡笑中早把恐怖黨忘了閉幕時五人一同出了音樂院在一家大餐館門前握手道別分頭自去這時精神勃發面上還帶着一絲笑容一夜已過也把那驚天動地的恐怖黨拋到東洋大海去咧只是第二天早上維格司史龍却還記着昨夜音樂院中的一番話忘懷不得用過早餐就上保險公司去他每天辦公有一定的時刻正和天文台上大鐘一般準確不錯分秒那保險公司正坐落在奧克斯福街一處最熱鬧的所在壯麗顯煥活像是一座王宮因為幾年來公司中營業非常發達錢兒排山倒海般進來餘下的錢沒法使用便分了一半造這大屋子在倫敦西部許多大公司中要算是大阿哥了那時維格司史龍坐了一輛挺大的汽車上公司去這天天氣很明媚一輪紅日照遍倫敦城中他照常穿了華服齊齊整整到公司門前滿臉子帶着總理先生的氣概隨着旋門進去大踏步走到升降機中不上五分鐘已進了辦公室這辦公室

也是全公司中第一間壯麗顯煥的屋子。因為是總理先生坐的，所以造得分外精緻。四壁都是桃花心木的書架，列着無數大大小小金碧輝煌的書本。隔壁連着一間小房，有門相通。這裏邊便是維格司史龍最信任的秘書密司忒珊爾辦公之處。史龍走到室中，伸手向火爐取暖，接着點上了一枝雪茄。慢慢兒吸着，又把那寫字台上叫人鐘按了一按。珊爾聽了鐘聲，慌忙走將進來，瞧了史龍一眼，很詫異似的說道：「密司忒史龍，你已來了。」維格司史龍笑了一笑，說道：「珊爾，我天天如此，你難道今天第一回見我來麼？可有甚麼新鮮話兒沒有？」珊爾答道：「今天來的信，我都已開封看過了。內中有一封信，使我老大吃他一嚇。維格司史龍忙道：「珊爾，甚麼信，快給我瞧瞧。」珊爾不敢怠慢，即忙回到他辦公室中，捧了一疊信來，一聲兒不響，把上邊一封投給史龍。那信紙甚是美麗，倒像人家粉閣中情書似的。維格司史龍一壁架上夾鼻眼鏡，一壁還輕輕描淡寫的說道：「珊爾，到底是怎麼一封，信却使你吃了一嚇，嚇碎了膽兒。可不是頑說着那兩道眼光，已經夾鼻眼鏡中射到信紙上，頓時怔了一怔。忒楞楞地說道：「天啊，天啊，這這……說到這裏，那聲音已咽住了。面上現着紫色，兩手一陣子亂顫，口頭雪茄也掉落了，刷的掉在地毯上。原來他眼光着處，恰恰瞧見那紙兒頂上那個紫色圈，瞧那字迹，既不是手寫的，又不是打字機打的，却用印字機器印成。他讀了一遍，便氣噓噓地喘着，兩眼中放着兇光，又驚又恐，當下立了個決心，一定要和恐怖黨作對決，不降服他們。但他一面雖是裝着好漢，一面却也有些害怕。可是他睡夢中也想不到這王家保險公司竟步了南部鐵路公司後塵也受那恐怖黨的恐嚇。如今信已來了，瞧來前途正有無限危險，萬萬逃不過去。想着手中握着那信紙，已瑟瑟地顫個不住。紙上一字一句都深深印在心

上。任。他。是。個。很。有。風。趣。的。人。可。也。生。不。出。風。趣。來。了。那。時。他。睜。着。兩。眼。惡。狠。狠。瞅。着。珊。爾。咆。哮。道。珊。爾。這。是。甚。麼。信。這。是。甚。麼。信。珊。爾。愉。然。答。道。我。也。不。知。道。這。信。上。說。就。要。三。萬。金。鎊。呢。維。格。司。史。龍。更。大。發。雷。霆。怒。聲。呼。道。萬。惡。的。賊。黨。天。殺。的。賊。黨。天。在。上。邊。睜。着。眼。睛。向。我。們。瞧。着。我。們。難。道。平。白。地。該。給。恐。怖。黨。欺。侮。麼。我。們。難。道。也。該。像。那。南。部。鐵。路。公。司。一。般。給。他。們。敲。詐。麼。說。完。在。室。中。往。來。踱。着。他。那。個。昂。藏。六。尺。的。身。軀。却。像。風。中。弱。柳。般。兀。是。亂。搖。亂。擺。忽。又。向。珊。爾。道。這。信。你。已。讀。過。了。沒。有。珊。爾。答。道。自。然。讀。過。了。維。格。司。史。龍。大。聲。道。如。此。你。可。有。甚。麼。意。見。珊。爾。囁。着。答。道。密。司。忒。史。龍。我。沒。有。甚。麼。意。見。只。想。那。鐵。路。公。司。中。既。吃。了。恐。怖。黨。虧。我。們。……說。到。我。們。兩。字。斗。的。住。了。口。抬。眼。望。着。史。龍。不。敢。做。聲。維。格。司。史。龍。急。道。我。們。怎。樣。快。說。下。去。珊。爾。益。發。放。低。了。聲。音。說。道。我。們。瞧。鐵。路。公。司。中。既。拗。不。過。那。恐。怖。黨。也。不。必。再。和。他。們。抵。抗。悄。悄。地。把。這。三。萬。鎊。送。了。去。事。兒。完。了。維。格。司。史。龍。聽。了。這。話。怒。叱。一。聲。握。了。個。拳。兒。在。桌。子。上。撲。了。一。下。大。呼。道。怎。麼。說。你。要。我。投。降。賊。黨。麼。珊。爾。你。是。個。獸。驢。你。是。個。沒。骨。氣。的。獸。驢。快。給。我。打。個。電。話。到。蘇。格。蘭。場。去。喚。他。們。立。刻。派。一。個。偵。探。來。越。快。越。好。孩。子。你。別。呆。瞧。着。我。快。依。着。我。話。做。去。珊。爾。那。敢。哼。一。聲。兒。紅。了。臉。退。將。下。來。咬。着。嘴。脣。趕。到。電。話。處。在。話。筒。中。報。了。號。數。通。到。蘇。格。蘭。場。一。會。兒。就。有。人。來。聽。彼。此。講。了。三。四。分。鐘。纔。把。話。筒。掛。了。起。來。正。在。這。當。兒。却。見。維。格。司。史。龍。已。飛。步。趕。來。珊。爾。退。下。一。步。說。道。密。司。忒。史。龍。他。們。已。去。請。黎。那。德。偵。探。長。了。維。格。司。史。龍。還。鐵。青。着。臉。給。他。個。不。理。會。只。搶。起。那。電。話。筒。來。報。了。號。數。接。着。大。聲。喊。道。哈。羅。你。可。是。南。爾。遜。李。麼。咦。原。來。是。尼。柏。爾。我。並。不。要。和。你。講。話。快。喚。你。主。人。來。他。可。在。家。裏。很。好。我。有。話。和。他。說。那。邊。聽。電。話。的。果。然。是。南。爾。遜。李。的。助。手。

尼柏爾他聽了那種咆哮之聲先就有些動怒只還悄然問道且慢你是誰維格司史龍道孩子你別和我歪廝纏尼柏爾迴眼瞧了瞧他主公又向話筒中說道先生我不是和你歪廝纏只爲密司忒李正忙着不能打擾他須先問了你是甚麼人又爲了甚麼事要是你的事萬分重要纔能去和他說這當兒南爾遜李坐在辦事室火爐前讀着晨報聽了尼柏爾的話便抬起頭來笑了一笑尼柏爾原是喜歡在電話筒中和人家頑笑這已不是第一回咧只是維格司史龍聽了這話好不着惱又咆哮道你這萬惡的小賊敢如此無禮總有一天叫你瞧我手段如今快給我喚你主人立刻到來你可聽得麼尼柏爾微哂道怎麼不聽得任是聾子也聽得了像你這麼大的聲音沒的震斷了電線電話公司中可要向你賠償損失呢維格司史龍踉蹌着腳嚷道我的上帝你可能依着我我去喚你主人尼柏爾道你須先報了姓名我纔依你兀在電話筒中咒我罵我可也沒用如今快把尊姓大名報來不然我可要失陪了維格司史龍沒法兒想只得按着怒火放聲答道我便是王家保險公司總理密司忒維格司史龍爲了一件萬分重要的事要和你主人說話尼柏爾冷然道你報了姓名那就好了說時把手掩着話筒迴身向他的主公道主公那人是做保險生意的密司忒維格司史龍可要我回絕他說你老人家已出去了南爾遜李從椅中跳將起來道你這無賴的小鬼我道你和誰廝混原來是城中很有名的富商維格司史龍只你要他先報姓名也很不錯我並不怪你瞧來今天這位密司忒史龍似乎在那裏生氣呢尼柏爾咕噥道管他是著名的富商我可不認識他南爾遜李站起身來向電話筒中說道密司忒史龍在下便是南爾遜李可有甚麼事維格司史龍很懇切的答道密司忒李我有事託你你可能立刻到我這裏來麼我正得了

一封敲詐銀錢的信就是那班萬惡的賊徒恐怖黨寄來的南爾遜李大呼道：「怎麼又有這種事維格司史龍又道：「密司忒李，你可能來麼？」南爾遜李答道：「密司忒史龍，我在十五分鐘中准來見你。」說完掛起電話筒，迴身向尼柏爾道：「尼柏爾，怪不得密司忒史龍如此着惱，他也收到了恐怖黨一封恐嚇信。我們倆這幾天正閒着沒事，如今可有事兒做了？」尼柏爾吹着嘴唇，很興頭的說道：「這幾天懶得要死，自該找一個事兒做做，不道正在這時却遞進一封很美麗的信來，拆開來瞧時，見是一張金邊名刺，上邊不過一個紫色圈，圈中單有三個字，叫做『勿與聞』。這明明是恐怖黨警告南爾遜李別與聞那王家保險公司的事。南爾遜李以前爲了那南部鐵路公司，也曾收到過兩三回警告，但他付之一笑，並不着意。雖明知恐怖黨說得做得決，不是空言恫嚇，然而要他依了賊黨，不和他們作對，那是萬萬做不到的事。如今那保險公司總理既來託他擔任這事，他自然不怕危險，不怕困難，着着實實做去。恐怖黨果然有本領，有魄力，只是南爾遜李也未必沒有本領，沒有魄力呢。不到十五分鐘，南爾遜李便守着他約，趕往王家保險公司去。」

第二章 大火

蘇格蘭場偵探長黎那德在奧克斯福街王家保險公司門前，從車中跳將下來。這時南爾遜李恰也趕到，兩人握了握手，從旋門中進去。黎那德莊容說道：「我們蘇格蘭場中早已料到，有這麼一件事，這萬惡的賊黨已安靜了一二禮拜，決不能再安靜下去。這一回的事，多分又抄那鐵路公司老文章了。」南爾遜李問道：「他們這回要多少錢？你可知道麼？」黎那德道：「我並不知道，見了這裏總理，便能分曉。」李不瞞你說。

我對着這恐怖黨的事。委實有些害怕。倘能給我。知道那班恐怖黨。是怎麼一種人。我就心滿意足。即使敗在他們手中。也一百個願意。但是現在。却在暗中摸索。叫人如何耐得。我張着眼。瞧不見他們。他們却明明。瞧見我呢。南爾遜。李道。那恐怖黨中。原張着眼兒。做事沒有不成功的。但是據我。瞧來也未。必能成功。到底他們。開場。雖占了勝利。這回。也算給他們。占了勝利。但我們。究竟不是。盲目子。儘能觀正。他弱點。冷不防。攻將上去。那時。就是我們。成功的時候。咧。黎那德。懶洋洋的。答道。我們。姑且。懷着這個。希望好了。兩人。進了升降機。升了上去。直到。總理辦公室中。那時。維格司史。龍。正懷着。滿肚子的。憂慮。惱怒。在室中。往來。踱着。兩手。交在。背後。口角。邊。銜着。半截。雪茄。瞧他。那種。神情。活像。檻中。一頭。怒獅。一般。一見。南爾遜。李。便。欣然。說道。噫。密司忒。李。你。來得。好。快。這一位。是誰。可就是。蘇格蘭。場。偵探。部長。密司忒。黎。那。德。麼。我。今天。為甚。麼。請。你們。到來。諒。來。都。知道。的。了。這一。封。恐嚇。信。乃是。剛。纔。收。到。的。說。時。就。把。那。信。遞。給。南。爾。遜。李。南。爾。遜。李。和。黎。那。德。一。同。讀。了。一。遍。覺。得。和。以。前。敲。詐。勞。格。勳。爵。的。信。一。般。口。吻。維。格。司。史。龍。等。他。們。讀。完。切。齒。說。道。我。決。不。付。他。們。一。個。辨。士。黎。那。德。道。當。初。那。勞。格。勳。爵。也。是。這。樣。說。臨。了。兒。拗。不。過。他。們。只。得。付。了。那。筆。錢。這。一。回。他。們。開。口。要。三。萬。鎊。照。從。前。又。加。上。了。一。萬。鎊。瞧。來。那。恐。怖。黨。見。他。們。陳。績。好。因。此。加。價。咧。維。格。司。史。龍。怒。呼。道。你。們。可。是。估。量。我。要。降。服。那。賊。黨。麼。你。們。可。是。估。量。我。願。意。付。這。筆。錢。麼。噯。噯。我。要。是。這。樣。沒。用。往。後。如。何。抬。頭。見。人。黎。那。德。道。密。司。忒。史。龍。這。事。甚。是。困。難。瞧。來。不。易。對。付。他。們。那。恐。怖。黨。魄。力。很。大。又。在。暗。中。做。事。你。要。和。他。們。開。戰。敢。問。從。那。裏。下。手。南。爾。遜。李。又。把。那。信。讀。了。一。遍。向。維。格。司。史。龍。道。密。司。忒。史。龍。你。明。天。便。須。踐。約。限。期。很。短。今。天。你。喚。我。到。這。裏。來。可。是。要。我。擔。

任此案和那恐怖黨一次雌雄麼維格司史龍道正是密司忒李我請你來就要和恐怖黨作對他們問我要三萬鎊我已打定主意不給他們一辨士你如今但須保護我本身和這公司不吃他們虧就是了南爾遜李道密司忒史龍就這保護兩字也很不容易做到如今事兒剛開場我可不能輕易答應只爲你一身打算明天還是依了他們的話把這三萬鎊送去免得旁生枝節在你和公司方面都受損失那南部鐵路公司的事就是個前車之鑒呢維格司史龍大呼道這是那裏來的話我萬萬不願意付給他們一個錢南爾遜李冷冷的說道如此我就沒有話說了不過你任是有甚麼好計策自以爲能擊打敗恐怖黨但他們詭計百出怕也未必成功維格司史龍道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要你們保護黎那德道在你個人方面警察們自該竭力保護我瞧你這回倘若不付這筆錢那恐怖黨中怕要擄你去勒贖以前車務總管伊文司的一篇老文章可要借來抄一抄了他們這種計畫不敢說一定得手只你也該到處留心好好兒防備着至於全案的利害也須放定眼光瞧去那恐怖黨不比尋常流氓無賴他們有很大的魄力足以推倒一切可不是兒戲呢維格司史龍想起了昨夜音樂院中的話自己決不能軟化下來因又含着怒說道這一回的事我已立下了決心不能降服那班橫行不法的強盜唉天啊世界上竟有這種萬惡的人使人意想不到他們說要派一個代表到我這裏來領這三萬鎊去這樣大膽的賊委實是世上少有的了如今也沒有旁的話說只索等那賊代表來時拿他下來黎那德道這一着你須決定了纔做我們拿住了那人也不濟事他們黨中的人都不怕死你問他話時他只磕不開的甕兒似的給你個不理會拘留了幾天只索放他出去況且他倘沒有暴動的行爲警察們也不能輕意拿人沒

有真確的憑據。官中也不能輕意把他治罪。密司忒史龍這回我們可又陷進了困難的境界。咧說着又取起那信來。瞧劈頭就見那個紫色圈清清楚楚印在上面。下邊印着道：「維格司史龍先生大鑒。夙聞王家保險公司營業發達。爲倫敦一城冠金錢過多。措置爲難。本黨忝爲公共之良友。滋願爲貴公司効其綿薄。聊社金錢之積累。茲於本月十四日即星期四日傍晚六時。特委代表前來望加款接。幸勿失禮。即以銀票三萬鎊交彼。惠下無任感綬。尤願先生勿以一時之愚速繫其人。即以警察偵探輩相矚。亦所弗許。如敢抗命。將於先生有莫大之損失。前者南部鐵路公司事可爲殷鑑也。吾黨魄力滋偉。無所畏懼。『恐怖社會』爲吾黨唯一之格言。幸加意焉。恐怖黨白。」這一封信寫得何等強硬。使你不依不依。不想他們惡膽如天。竟敢派代表到公司裏來領這三萬鎊。夫簡直不把警察偵探放在眼中。咧明天那代表到來。要是不把那筆錢給他。如此這借大一個王家保險公司。怕要受很大的損失呢。任你拿住那代表。他們也並不在意。到頭來怕也和那南部鐵路公司總理勞格郝春勳爵一樣。畢竟一敗塗地。給恐怖黨占了勝利。去南爾遜李口中不說甚麼。心中都已明白。上一回用盡心力也沒有成功。這一個賊黨委實不易對付的。但他自己也不肯自暴自棄。決意抖擻精神和恐怖黨再打一回。萬一邪不敵正。竟把那班賊一網打盡也。未可知。所以維格司史龍堅持不屈的計畫。他也不再阻擋。只得盡力助着進行了。這一天警察們又忙了一大陣。要探恐怖黨踪跡。但他們並不留下一些蹤跡。又往那裏探去。所有那金邊名刺和幾封恐嚇信任你翻來覆去。瞧他幾十遍。可瞧不出甚麼破綻。南爾遜李忙了好半天。也一樣沒有結果。維格司史龍雖是自命好漢。到此也覺得心神不安。整日價好似坐在針毯上。一般平日那種堅

強傲岸的態度全個兒消失了。那南部鐵路公司總理勞格勳爵末後雖然屈伏究竟經了好幾回風浪。很不容易但是這位維格司史龍先生却是個外強中乾的人連這第一回風浪也有些經受不起。只爲想起了昨夜音樂院中一番硬話倒不好意思軟化下來所以勉強提着勇氣要和恐怖黨作對其實他那顆心正忒楞楞地顛着呢。第二天晚上六點鐘左右維格司史龍和偵探部長黎那德都等在公司中等那恐怖黨代表到來又另外派一個警察守在裏面到了六點鐘那代表果然來了。瞧他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人衣服穿得很闊綽模樣兒也很莊重宛然是個上流君子只在黎那德那雙有經驗的眼睛瞧去早揭破了他上流君子的假面具。瞧出他小人的真面目來當時也沒有甚麼話說先把那人拿住了。喚警察捉將官裏去這麼一來維格司史龍更覺得心神不安彷彿見死神已盤旋他頭上似的連回去都不敢央警察們護送到家裏他對着這種無影無蹤的仇人再也沒有勇氣抵抗下去。不久怕要降服了誰知正在這天夜中那恐怖黨人就顯出無法無天的惡手段來。夜半時候那聖保羅墳場近邊一家大布廠忽地起了大火救火隊雖竭力施救。兀是沒用火燄向上直冒似乎要把天空也燒他個乾淨。不道正在這當兒阿爾甘近邊一家大化學廠也起了火比那布廠益發利害這兩場大火雖沒傷人性命損失却也不小。第二天一清早南爾遜李便到王家保險公司去見維格司史龍。史龍正蜷在一隻安樂椅中早懨懨的沒了勇氣。一見南爾遜李就沒精打采的說道：「李，你已知道了。昨天兩場大火沒有這兩家大廠都在我們這裏保的火險。我們可要賠出兩宗很大的損失。金喇南爾遜李愴然說道：「你大概總知道這兩場大火都是恐怖黨做下的事了。維格司史龍怒聲勃勃的說道：「我也這樣想。然而這是賊黨。」

有意放火。我們公司中不負責任。估量他們兩家大廠。可也不能向我們要賠償。呢。南爾遜。李道。不向我們要求賠償。向誰要賠償。去。維格司史龍。大聲道。但他們有意放火。我們不能承認。南爾遜。李道。你說是放火。果然不錯。然而。你可有甚麼證據證實他呢。我們倆和警察們。雖然都疑着恐怖黨。但是不能憑着疑心做事。那兩家大廠。問你要賠償時。可沒有話回絕他們。只索付錢罷了。維格司史龍。聽了這些話。益發着惱。破口罵道。萬惡的賊黨。天殺的賊黨。南爾遜。李道。微笑道。密司忒史龍。我原勸你依了他們。付了這三萬鎊。你却抵死不依。纔有昨夜的事。你偷堅持下去。斷斷沒有好結果。你越是固執。他們越是兇狠。目下他們說甚麼。做甚麼。沒有人敢抵敵呢。維格司史龍。沒法兒。想只得承認賠償。只一面還想請警察們搜尋。恐怖黨放火的憑證。好免去這兩筆賠償金。但是恐怖黨做事何等周密。未必能尋出他們破綻來。南爾遜。李道。和維格司史龍。正談着那秘書密司忒珊爾。忽又遞進一封信來。說是一個小孩子送來的。維格司史龍。拆開來。瞧了一遍。立時從椅中跳將起來。鼓起了兩個腮子。索索落落。顛着把那信紙。擲在南爾遜。李道。面前。嘶聲說道。李道。又有一封信來了。你不見他們做事何等神速。那邊火還沒有熄滅。這邊又要錢。咧。但這信中。並沒提起昨夜放火的事。或者那兩場大火。當真出於偶然。不干他們事。麼。南爾遜。李道。搖了搖頭。取了那信。讀道。『吾黨今以第二次之機會。予君。願君遵率無違。昨夕。君實蠢蠢。不以三萬鎊見貽。長此遷延。匪特無益。實於君有莫大之危險。今日（即十五日星期五）傍晚六時。更委一代表前來。勿再抗命。是所至盼。恐怖黨。』南爾遜。李道。讀罷。便向維格司史龍道。我親愛的密司忒史龍。這信中。爲甚麼。不提。起那兩場大火。料你總也明白。瞧他們好不乖覺。恐怕一。提。起。了。你。就。有。了。憑。據。好。不。必。賠。償。那。

恐怖黨

兩家大廠如今有意不說你就吃了大虧這兩筆錢可萬萬逃不過的了維格司史龍在室中往來踱了
 一會纔獍笑着說道他們要三萬鎊倒也算不得個大數目如今放了這兩場大火我賠出去的錢加上
 兩倍三倍都不止唉密司忒李我委實是個傻子前天我那秘書珊爾曾勸過我說不必和這班萬惡的
 賊黨抵抗悄悄地把三萬鎊給了他們事兒完了那時我勃然大怒破口就罵他是個獸驢如今想來他
 的話並沒錯得我還須向他道歉就你老人家也有先見之明我不該不聽你話昨夜平白地使公司中
 損失了兩大注錢懊悔也來不及咧南爾遜李笑着問道但你們可有錢賠出去沒有維格司史龍摩着
 下頷答道密司忒李我們這王家保險公司原是個很富的公司任是一二百萬鎊也沒有甚麼希罕但
 要我們化這種沒名目的錢那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我只恨這萬惡的恐怖黨苦苦用了惡手段逼人瞧
 來我今夜偷不付那筆錢怕又要鬧出旁的事來了南爾遜李道那是一定的維格司史龍道如此你可
 又勸我立時降服他們麼南爾遜李點頭道正是你不降他們可也捱不過去維格司史龍道要我付這
 三萬鎊倒沒有甚麼只想我堂堂男子却敗在一班賊徒手中心中總覺得不大自在但望你們做偵探
 做警察的大家努力打破了他們全黨一個個依着法律重辦那就消得我胸頭一口惡氣了南爾遜李
 道我只消找到他們一個真確的蹤跡可不怕他們逃上天去多早晚總掉在我手中密司忒史龍今天
 你已變了態度足見得明白事理我甚是快樂說完握手別去這天傍晚六點鐘那恐怖黨第二回的代
 表又雄赳赳氣昂昂的到王家保險公司來了這回來的是個三十歲左右的人瞧他模樣兒很像是個
 公子哥兒滿臉帶着公子哥兒的氣概只和維格司史龍提議這三萬鎊的事却又像一個老練的商業

家很明白生意經絡似的史龍忍着一肚子氣點交清楚他就道聲晚安很恭敬的鞠了一躬提了那裝着三萬鎊銀票的小手囊大搖大擺的出王家保險公司去了維格司史龍眼瞧着三萬鎊白白送給賊人幾乎痛碎了心那警察們明知抵敵不過恐怖黨索性聽那代表好好回去不敢難爲他看官們到此一定有些詫異說堂堂英國有了萬能的法律怎麼給惡人橫行到這般地步就這一座花團錦簇的倫敦城可不要像法蘭西大革命一般變了個恐怖時代麼唉看官們要知那賊黨中魄力大了無惡不作任是有萬能的法律可也失其效用不能去拘管他們警察們不必說就是倫敦最著名的偵探機關蘇格蘭場內中不少智勇兼全的偵探家一時也奈何不得他們不是費幾個月工夫怕不能破這恐怖黨呢南爾遜李本是個偵探能手這回受了維格司史龍委託很想出奇制勝探到那恐怖黨下落自己雖知道性命很危險正在恐怖黨掌握之中背地裏却還猛進不已這一天那恐怖黨中第二回派代表到王家保險公司他就就五點半鐘時派尼柏爾到公司門外悄悄等着等一過六點鐘早見那代表提着小手囊出來正想跟將上去不道斜刺裏走出個人來跟在那賊代表後面瞧他穿着長外衣戴着圓頂帽不知道是個甚麼人尼柏爾不敢怠慢卽忙加緊一步跟着兩人前去他那裏想到這時步步向前正步步踏上危機咧

第二章 生死關頭

尼柏爾原知道恐怖黨人宣言在前不許蹤跡他們倘若跟着前去不免要受很大的危險但他生就一副大膽偏偏不怕又被一片好奇心鼓動着偏要去瞧瞧那恐怖黨代表是怎麼樣一個人難道是個三

頭六臂的怪物不成。他到了王家保險公司門外，不上十分鐘，就見一個穿長外衣戴圓頂帽的人徘徊左右，似乎很注意這王家保險公司兩個銳眼，兀向樓上骨碌碌轉着。尼柏爾暗暗自語道：「瞧來這入一定是蘇格蘭場偵探，把我這一雙法眼瞧去，萬萬沒有錯的。」他多分也受了偵探長黎那德命令到這裏來探那賊代表蹤跡的。到此他那靈敏的腦中忽地起了個主意：「我不必直接跟那賊代表只消跟在這偵探後面好了。」這麼一來，自己便沒有危險，就是那偵探遇了甚麼意外，我還能給他幫忙。正在這樣想，見那賊代表已提着手囊從公司中出來，那戴圓頂帽的果然跟了上去。尼柏爾也不敢怠慢，即忙遠遠的跟在後面。但他雖是靈警，却料不到背後還有人跟着他，咧他一路走去，甚是高興。想這一回不論怎樣總能尋到那恐怖黨的機關，將來鼎鼎大名，正不讓主公獨享呢。他走過奧克斯福街，兩眼只注着那圓頂帽。那賊代表却已雜入人叢，不知道往那裏去了。尼柏爾倒並不留意，想跟着這偵探便是。問接跟着那賊代表，那賊代表到那裏，這偵探一定也到那裏。一壁又心口自語道：「今天我偷能得手，一定能使主公歡喜回去時，就把這大冒險談告訴他，實是一輩很得意的事。」想到這裏，直耍手舞足蹈起來。只瞧那偵探走的路，却有些奇怪，並不向荒僻處走去，下了奧克斯福街，到新奧克斯福街，又轉到霍爾朋街。這幾條街，很長，很長，走得脚都酸了。這時天已漆黑，大風漸起，空氣雖還和暖，却微微帶着濕氣。料來不到一點鐘，怕要下雨了。只是尼柏爾老大的不管，依舊跟那戴圓頂帽的走着。末後已到了大紀念碑前，面向倫敦橋，下一條又熱鬧，又陰暗的小街上，趨去。尼柏爾向四面瞧時，靜悄悄地並不見人。想那恐怖黨的機關，可是就在這街上一面，想一面又暗暗害怕。那偵探萬一回過頭來，不要當我也是賊黨。

這倒有些不便。誰知那戴圓頂帽的並不回頭。似乎緊緊跟着那賊代表。尼柏爾放了心。精神益發振作。知道那恐怖黨的巢穴。這回可給我找到了。究竟他年紀輕閱歷淺。沒有想到背後也有人跟着他。這時但聽得輕輕吹了一聲警笛。兩臂已被人挾住。待要擺脫時。却見前面那個戴圓頂帽的已飛一般奔將回來。尼柏爾喘息着大呼道。朋友快救我。我們是同道中人。不道那人不但不救他。反助着後面那人。把他臂兒反翦起來。尼柏爾到此纔恍然大悟。知道這厮並不是甚麼蘇格蘭場偵探。也是恐怖黨人。他在這十秒鐘中斗的起了種種意念。想我先前自以為十分靈敏。却恰恰做了個反題。只為了一時魯莽。便掉在仇人手中。那恐怖黨中先就料到有人要蹤跡他們。所以設這毒計。使那戴圓頂帽的裝做偵探模樣。引人入彀。後面還跟着一人。臨時動手。那個取錢的賊代表。却已帶了三萬金鎊。飄然去了。我瞎了眼。珠踏進他們陷阱。正不知道多早晚的晦氣。他想到這裏。甚是怨恨。便一陣子亂跳亂蹀。要擺脫那手上束縛。然而小小一個孩子。那能抵敵兩個大漢。待要喊時。他那張嘴已被那巨靈之掌緊緊掩住。做聲不得。身上氣力已沒有。又掙他不脫。於是發一個狠用力。在那手掌上咬了一口。那人咆哮一聲。連忙縮手。斗的從身邊取出一根鐵棍。向尼柏爾做了個當頭棒喝。可憐那孩子喊了聲。哎。喲。就撲的暈倒在地。以後他只模模糊糊。記不清甚麼事。到得醒回來時。但覺鼻子邊聞着一股很惡劣的氣味。頭腦中還不住的亂跳。張開眼來。四面都黑魘魘的一些兒。瞧不見甚麼。但聽得遠處微微有流水拍岸的聲音。接着又覺得手脚都縛住。著不能動。彈嘴兒裏不知道塞了甚麼東西。呼吸很覺困難。又塞得緊緊的。休想吐他出來。待要掙脫那手。那繩子又縛得分外牢固。直切在皮膚裏。任你怎樣用力。也不濟事。最難堪者就

是那。股。惡。劣。的。氣。味。一。陣。反。胃。險。些。把。日。中。所。吃。麵。包。牛。肉。一。古。腦。兒。擁。了。起。來。一。會。兒。他。又。猛。然。覺。悟。記。得。從。前。在。一。艘。舊。船。的。艙。底。也。聞。着。這。般。惡。味。不。消。說。這。一。定。是。艙。水。臭。了。料。來。這。黑。魘。魘。的。所。在。多。分。在。河。邊。甚。麼。船。艙。底。下。要。走。又。走。不。了。只。索。聽。天。由。命。讓。他。們。怎。樣。擺。佈。任。是。放。到。甚。麼。無。人。島。上。給。毒。蛇。猛。獸。做。了。點。心。也。是。沒。法。的。事。當。下。他。恨。恨。的。向。自。己。說。道。我。簡。直。是。個。饑。子。簡。直。是。個。沒。靈。性。的。獸。驢。自。己。算。是。本。領。高。要。和。主。公。爭。大。名。如。今。却。在。這。船。艙。底。下。怕。沒。有。和。主。公。相。見。的。日。子。喇。但。是。尼。柏。爾。這。孩。子。可。不。是。沒。用。的。孩。子。一。面。懷。着。悲。觀。一。面。却。懷。着。樂。觀。想。那。恐。怖。黨。倘。要。殺。死。我。只。把。我。拋。在。河。中。完。了。何。必。關。在。船。艙。裏。瞧。來。天。無。絕。人。之。路。我。還。有。生。還。的。希。望。咧。正。這。樣。想。着。猛。聽。得。頭。上。克。耶。一。響。像。有。一。扇。鐵。門。開。了。開。來。接。着。見。有。一。個。小。小。電。炬。照。在。他。頭。上。尼。柏。爾。一。時。不。知。就。裏。還。當。是。自。己。袋。子。裏。的。電。炬。亮。了。隨。把。肘。兒。向。袋。邊。一。按。知。道。依。舊。在。袋。裏。半。晌。便。聽。得。上。邊。輕。輕。說。道。咦。你。已。醒。了。很。好。很。好。我。們。趁。此。談。一。會。天。倒。也。有。趣。尼。柏。爾。先。牛。我。怕。你。太。靈。敏。了。纔。有。怎。麼。一。回。事。今。夜。恐。怖。黨。中。教。你。一。首。功。課。你。可。不。要。忘。了。呢。說。時。那。臉。兒。便。隱。在。電。炬。後。面。不。住。的。獠。笑。接。着。說。道。咦。我。說。錯。了。恐。怖。黨。中。實。是。教。你。主。公。南。爾。遜。李。一。首。功。課。好。教。你。以。後。仔。細。一。些。因。爲。你。在。這。一。點。鐘。中。便。須。和。世。界。告。別。要。知。我。們。恐。怖。黨。人。原。不。是。好。惹。的。你。倘。不。信。不。妨。向。四。面。放。眼。一。看。這。裏。是。甚。麼。所。在。尼。柏。爾。兩。眼。給。那。電。炬。的。明。光。逼。着。瞧。不。見。那。人。是。誰。只。向。四。面。瞧。時。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知。道。自。己。正。躺。在。硬。硬。的。鐵。上。上。面。還。附。着。一。重。濕。泥。地。位。又。小。不。能。給。他。迴。旋。瞧。那。電。光。明。處。相。去。不。過。四。尺。光。景。四。壁。都。是。圓。形。滿。着。鏽。斑。又。到。處。穿。着。小。窟。窿。透。進。一。絲。絲。天。光。來。那。人。見。尼。柏。爾。正。在。疑。惑。便。又。說。道。

尼柏爾先生你畢竟帶些孩子氣何苦充甚麼大偵探來探我們蹤跡我瞧你年紀輕臉兒又生得俊儘可學那些時髦少年的行徑跟在那花朵兒似的姑娘們後邊顯一顯偷香竊玉的手段纔和你身分相配這種偵探家做的事可不配你做的至於你這躺着的所在我不妨告訴你實是一個破舊的汽鍋你這樣躺着決沒有人趕來搭救身上繩子縛得緊緊的你不能逃走即使去了那堵嘴的布給你大喊救命但你聲音也決不能達到十碼之外因你到了這個境界委實是沒有希望了尼柏爾心中雖是憤恨苦的不能開口大罵只得張大了眼睛向那人惡狠狠的瞅了一眼那人又笑着說道我的小朋友你可聽得麼這是一個破舊的汽鍋已生了鏽好久不用了你以前總也到這河邊來過也瞧見過這個汽鍋一逕橫在這一帶河灘上不知道已經了多少年代四下裏並沒人家但有幾所舊廠屋早沒有人居住潮水退時這汽鍋現在水上潮水一漲就立刻沒在水中這幾句話你聽了總明白咧尼柏爾一聽這話眼中不覺現出一派恐怖之色但在一秒鐘間恐怖已消滅了倒做出一種不屈不撓的樣子他這時儘能開口定安痛痛快快罵他一場叵耐嘴兒裏堵着布兀是做聲不得但能張眼瞅着那人自己原也知道關在這舊汽鍋中定然死多活少這一帶河灘又是泰晤士河上最冷靜的所在身上既縛着繩子口中又堵着布自己任是有多大本領可也救不得自己眼見得潮水一漲便從那許多小窟窿中瀉將進來那窟窿雖然很小最大的也不到一寸周圍只那水漸漸兒進來時儘能把他生生溺死好似溺死一頭耗子尼柏爾越想越怕越怕越怒心想世上竟有這種殺人不自覺的惡賊用這種毒計殺人却也不得不佩服他們用意周到勝過尋常盜賊萬萬可是偷把我拋在河中將來尸體發現於他們很不方便

所以關在這鍋子中任是積年累月可也。沒人知道。不過世界上少個尼柏爾罷了。尼柏爾恨極。又一陣子用力掙扎。無奈何。盡了氣力。依舊沒用。霎時間。但見電炬移開了。那上邊的門已拍的關上。又聽得一陣加鎖的聲音。一會兒就寂然無聲了。但有一絲絲的冷氣從小窟窿中進來。吹在他臉上。又覺得下邊有水灌入。甚是遲慢。尼柏爾大吃一驚。知道潮水已漲。自己就萬分危險。瞧來不到天明。早做了水中冤鬼。側耳聽時。且還聽得水花拍動之聲。一聲聲分外清明。那冰冷的水也漸灌漸快。把他那雙腳淹沒了。尼柏爾咬着牙齒。自語道。好了。好了。我的末日到了。剛纔那賊徒的話說得一些兒不錯。不到一點鐘。便須與世界告別。咧。平日問尼柏爾原曾瞧見過這個汽鍋。不知道那一家工廠中用過了二三十年。就拋在河灘上。倒像變了個鐵錘。一般。這當兒河邊又靜又暗。近邊又沒有碼頭。沒有人家。手脚都縛着繩。嘴裏又塞着布。那上邊的門又牢牢鎖着。就是身體自由了。手頭有着鎚子。鑿子。怕也不容易斬開。門而出。何況是個不自由的身體。瞧來這一條性命十停中已有九停交到死神手中。他最後的一線希望。只繫在九霄雲外。但望此時。天上有神仙經過。知道我困在這裏。便飛下人寰。劈開了這鍋子。救我出去。除此以外。可沒有旁的希望了。停了半晌。尼柏爾早聽得四面都是水聲。那許多小窟窿中都有水灌將進來。猛覺得下身冷冷的。早着了水。連忙掙扎着起了半身。跪在那裏。只不到一二分鐘。兩個膝蓋又已浸在水中。那水足有六七寸高了。尼柏爾急得沒法。只自己責備自己。恨恨的說道。我真是個獸驢。怎麼把恐怖黨的賊徒當做是蘇格蘭場偵探。今天我偷能出這鍋子。當真是教我一首功課。以後不論做甚麼事。須要分外仔細呢。但他雖是這麼說。却想不出個逃走的法兒。就是兩手都鬆了。也只索撼着上邊鐵

門這聲音既不能達到十碼以外誰也聽得除非手頭有手槍在着纔能設法開槍求救。這槍已在他關入汽鍋之先被賊徒們搜去了。當下他又把肘兒在腰邊按了一按便觸着了那枝電炬。這電炬很小不過像一枝大鉛筆。先前原也是南爾遜李給他的。喚他好好兒藏着說到了危急時也有用處。此刻他已到了萬分危急的當兒便想起他主公這句話立時坐在兩個腳跟上細細咀嚼着。一剎那間忽地起了一念起了一線最後的希望。以前好似陷在萬黑之中不見天日。到此希望一生精神也就振作起來。心中不但怒不恨反覺非常快樂靜靜的坐在那八九寸冰冷的水中甚是舒服。倒像坐在安樂椅上。一般尼柏爾雖是個初出道的少年究竟也跟着他主公經歷過好幾回風浪。一到了生死關頭頭腦也斗的清明起來。一壁想一壁心口相商道如今我先鎮定了心神對付這一重困難。我身邊有這電炬在着可不是繫着我一線希望麼。這一個法兒雖然未必有效只與其像耗子般溺死在鍋裏不妨試他一試。這幾分鐘中水也漲得發快了。至多不過十五分鐘不能多耽擱時候。但那電炬正貼身藏着又怎樣取他出來呢。要是這一着不能成功我的性命也就完咧。尼柏爾到了這地步委實萬分着急。兀是掙扎着要擺脫那手上繩子。那知掙了二三分鐘並沒動得分毫。那水兒却又漲高了一二寸。於是發一個狠忍了痛勉強把手伸到裏邊袋中瞧那水時已齊到腰了。他摸索了一會便欣然自語道多謝上帝得了得了。那一個電炬已握在手中只可憐他兩個腕上已被繩子切碎不住的流着血然而保全了性命也算大幸了。尼柏爾一面喘着氣一面把那電炬向四面照了一下見那水越漲越高不一會便要漲到胸口就疾忙覷定了個最大的窟窿把電炬湊將上去。他在萬急之中就起了這一個急計想嘴兒既

不。能。喊。救。命。喊。時。也。不。能。達。到。遠。處。借。着。這。光。兒。或。能。使。人。注。意。人。家。見。這。鍋。子。上。忽。地。發。出。光。來。一。定。要。來。瞧。瞧。是。甚。麼。怪。物。只。要。有。人。來。瞧。便。是。我。九。死。中。一。條。生。路。了。想。着。他。希。望。更。大。暗。想。不。論。河。上。岸。上。有。人。經。過。總。能。瞧。見。這。一。道。亮。光。誰。知。把。那。電。炬。按。了。又。按。却。不。聽。得。一。絲。人。聲。但。聽。得。水。聲。湯。湯。拍。在。鍋。上。便。萬。分。失。望。的。說。道。唉。天。啊。天。啊。我。的。性。命。可。沒。有。了。明。年。今。日。便。是。我。的。周。年。忌。日。唉。主。公。呀。主。公。以。後。你。可。失。了。幫。手。……尼。柏。爾。正。在。這。樣。心。口。相。語。驀。地。裏。却。聽。得。水。面。上。來。了。一。種。汽。輪。開。動。的。聲。音。他。側。耳。一。聽。早。知。是。泰。晤。士。河。上。一。艘。警。察。的。巡。輪。一。時。快。樂。的。甚。麼。似。的。呼。吸。也。幾。乎。停。住。了。不。多。一。會。就。覺。得。有。船。並。在。這。鍋。子。外。邊。還。起。了。一。派。粗。暴。的。人。聲。這。聲。響。在。尼。柏。爾。聽。去。直。好。似。天。上。仙。樂。分。外。好。聽。到。此。他。纔。知。道。自。己。這。條。性。命。已。從。死。神。手。中。奪。回。來。咧。

(未完)

奇情
小說 靈河三影錄 (續)

(茗狂譯述)

第二章

埃特萊車站之前。止一四輪高車。駕車之白馬。時忽跨蹕不定。蓋其至城市之間。此爲初次。斗見一車。至站。長烟拖空。則目爲怪物。大生驚懼之心。馭者威約見狀。卽勒止之。曰。潑李洛稍安毋躁。時有一人自站中走出一站。役挈一大皮篋以隨。威約一見。卽引鞭指之。歡然呼曰。哈羅海倫。余極歡迎君之來。君幸勿措意是馬。彼特不慣見火車耳。一離站。當卽如常矣。海倫引目視馬。微笑答曰。余殊勿以爲意。隨一躍入車。海倫身度視中人爲高。衣絕寬博。乃不見其肥。以實言之。苟身度略短者。全體爲狀斯稱。兩目炯炯。滿露堅決之色。黑鬚翹然。面爲烈日所炙。色作深紫。一望而知其居熱帶中。有年年事已在四十外。而手足絕輕。靈旣入車。威約含笑言曰。君乃無恙。復顧站役曰。傑姆。可置篋于車。又曰。潑李洛。余儕行矣。車遂離站而行。越一板橋。至小山之下。山勢絕峻。而潑李洛夷然引車而上。若行所無事者。威約笑顧其友曰。君觀吾馬何如。海倫曰。良爲佳種。威約大悅。則復力鞭其馬。時復指點山中景色。顧其友曰。君觀此間風物。若何。恐非澳洲所得見。實告君。凡此形形色色。一接余目。余身卽飄飄欲仙。寵辱皆忘矣。海倫徐徐答曰。然。此誠非澳洲所能有。實爲英倫之特彩。旣非秀麗。亦非雄奇。而一入人目。覺心花都爲怒放。試觀彼端一叢橡樹之旁。乃有碧水一灣。閃閃作光。令人悠然意遠矣。而小流曲折。時復斷續。尤免一目了然之病。脫有瀑布飛瀉。其間爲境。當更佳勝。言次。復指叢樹後一處。曰。此爲何地。廣廈一區。屋瓦鱗鱗。作五色。威約曰。此散克蘭別墅也。舊亦爲余家別業。其一端以白楊爲界。一端直接此間。余家蓋在其右。由此而往。

爲程可七英里。較之由薄特蘭車站往者略遠。余之所以約君迂道此間者。實欲以此天然好景。貢之君前耳。今竟得邀稱許。私心殊悅。可見此地正自不劣也。海倫歡聲呼曰。如此好景。余爲之神移矣。余愛山水之性。實與有生俱來。縱在窮迫之時。飢腸轆轤。身無寸縷。仍貪看風景。怡然自若也。威約大笑。且鞭馬且言曰。然則余導君來此。非虛矣。此去佳境正多。大足供君賞覽。君亦思進茶乎。徵之澳俗。沿途所經。非輒有煮茶餉客者乎。歡談之頃。已至山巔。經廣場一方。舊爲鍛鐵之場。今廢矣。自此而往。都爲曲徑。巨橡尤參差皆是。時復于林隙中。露小河一道。水聲淙淙。屬耳可辨。右嚮而望。青葱滿目。霧氣滃滃。作態者則麥爾文羣山也。尤有小山無數。羅列于前。如畫屏而旭日一道。則照耀于一人家窗櫺之上。其全宇乃未之見。自廣場約行里許。斗見一鐵門翼然。峙立于前。其旁村薄中。有一耳房。以狀度之。舊爲閤者所居。今則蔓草叢生。曠無人居久矣。更前于小山之側。隱隱見有屋脊。由林中掩映而出。威約乃緩轡徐行。舉鞭指示曰。此卽散克蘭別墅也。前此余嘗爲君言及之。今賃于歐銑兒氏矣。海倫呼曰。吾知此君必妄人也。威約訛曰。嘻。君何由而知之。海倫曰。試觀如此古屋。彼乃妄加塗墍。作是俗狀。非妄人而何。吾觀之欲嘔矣。威約微笑應曰。君言殊是。凡見及者。固無不作如是云。當其修理之始。吾家老蒼頭卽舉其狀函告余父。余父深爲不悅。幸其長年不在此間。不則兩家相詬。且無寧日矣。就致余之書觀之。余父已作書痛詆之。後苟相見。當無好面目也。海倫曰。然則歐銑兒爲何如人。威約曰。余乃勿知。猶未晤見其人。彼方就事他處也。海倫曰。嘻。乃如是耶。然則彼何所業。威約笑曰。此亦勿知。但信其爲金融界中人耳。海倫曰。噫。君亦未知其確操何業乎。威約曰。固如是。然其必有致富之業。則所敢斷言。蓋彼于此間。所費固已不貲。且

微聞人言。彼有事務所于倫敦。復有廣廈一所。惟其眷屬居此。間之日較多耳。海倫曰。彼有眷屬耶。威約曰。然。有一妻一女。皆和易近人。君如有興。他日同造其廬。何如。海倫曰。固所願也。實告君。余頗樂聞此。鐵兒家之瑣事。且鐵兒一姓。似不常見。殆非英人耶。威約曰。此殊難言。以密昔司。鐵兒爲狀而言。余頗疑其爲法蘭西人。然而一觀西麗……言至是。頓悔失言。急改言曰。一觀鐵兒。姑娘之爲人。則又明明。英人也。時海倫已覺其狀。乃含笑言曰。然則鐵兒。姑娘何如人。威約曰。一爛熳天真之好女子也。言時。音吐殊徐。似以鄭重而出之。又似漫不解其爲何義者。海倫見狀。心大了。了。卽不復詢。外史氏曰。此卽海倫之識趣處。而威約之喜其人。亦卽以此。蓋少年人之所深惡而痛疾者。孰有過于絮絮苦詰其意中人狀態哉。

此時威約斗呼曰。余僥幸運哉。彼輩適來矣。言次。車向道次而折。卽有鈴聲一陣。送入耳鼓。則一四輪輕車。方對響馳來。中坐婦女二人。引轡者。年尤少。威約卽引車止于道側。舉冠搖揮之。海倫則注矚少女之面。眈眈不稍瞬。少女覺之。兩頰大絳。卽掉首。他顧比兩車。旣並來。車亦卽止。威約乃與車中人相敘語。且懇摯言曰。余殊樂與君等遇。密昔司。鐵兒。密斯。鐵兒。今余敢爲余友。密斯。脫海倫一介紹。海倫方涉遐思。聞言斗覺。不禁微震。急引冠。一致禮。密昔司乃顧威約言曰。君能偕海倫先生。惠臨寒舍否。則日八時當恭候也。威約方欲有答。馬忽奮蹄。欲行。則領首報可。兩車遂分道馳去。有頃。密昔司顧其女言曰。海倫誠一美丈夫哉。女曰。母思如是耶。兒殊不謂然。彼之爲狀。大似一印度紅種人耳。且母亦見其向兒熟視否。爾時爲狀尤凶惡。兩目滿含兇光。可怖已極。密昔司夷然曰。彼曾向汝熟視耶。余乃勿有所覺。吾

愛海倫狀貌嚴冷。容或有之。然而余頗喜其嬌嬌不羣。非同凡輩也。

今余常抽筆更敘威約矣。兩車既分道而馳。威約頗怪女頃問何由兩頰大絳。且掉首他顧。沉思良久。不得其故。則疑其因已而然。中心大樂。以爲女郎之心屬我矣。海倫時亦默然無語。所涉思者亦爲戲。鉄兒女郎願與戀愛之心無涉。且明知女郎之紅雲上頰實爲己所屬目。而然願其所繫念不已者。實初覩女郎玉貌時斗憶其貌。乃與一人極肖。此人在二十年前與海爲密友。素有美男子之目。今茲固亟欲訪得之者耳。詎至女行近其前。其貌又復大異。雖舉目熟視其面。乃不能得其相肖處。然而一剎那之前所見固如前述。未嘗有誤也。沉思之頃。目瞪瞪然向前。呆望似于途次風物一無所見。脫于此時。得令密昔司一覩其面者。當必首肯其女之言。蓋此時海倫容畢露。可怖極矣。威約偶一俯首。忽見其友握拳透爪。置于膝。次手指間之筋肉墳然而起。狀絕駭人。乃笑呼曰。嗟夫。余卽至于無可奈何之地。亦不與君角力。以余雞肋。又何足當尊拳哉。海倫聞此諧語。如夢斯覺。卽易笑容向之曰。君何所云。威約曰。尊拳大足駭人。始如大力士之流耳。海倫曰。君言及此。余思及一事矣。言次揮拳作勢。又曰。余嘗如此揮拳。一擊敵人。之齒遽折其二。威約呼曰。嗟夫。乃折其二齒耶。果何爲而若是。海倫獰笑曰。彼人惱余過甚。不得不爾耳。威約嘆曰。苦哉。彼人然。君前茲未嘗以此語余。今爲余所餌而出矣。海倫乃大笑。旋復曰。戯鉄兒姑娘。乃與其母極相肖。威約曰。肖者僅雙波耳。余雖未見其父。然聞諸人。女郎玉貌乃與其父少年時相肖也。海倫曰。是則其父當年固一美男子矣。言至此。斗露殷切之色。詢曰。彼巍然峙于前方者。非卽貴邸耶。威約曰。然是卽湫居也。遠望之。得勿類敗瓜一堆乎。然而彼田舍翁新營之屋。縱極金碧輝煌之致。視之終覺

有問耳。當余招君之始，亦嘗再三審度，恐不足以辱玉趾。既念君固雅人，或不嫌其湫隘。言次，復策馬曰：潑李洛，其奮爾蹄，汝雖不思飲，余固已渴極矣。一鞭揮處，遂馳入一曠野。小河夾岸而流，更前則爲一茂草之場，牛羊三五，就牧其中。車來亦不避，復百餘武，繁花夾道，含笑迎人，而爵邸宛然在望矣。邸依山麓而建，境極清幽，清流鳴于足次，而繁蔭中一線蜿蜒如長蛇者，則入邸之道也。風景之佳，固無其匹。惟邸門森然，緊闔，彌帶幽凄之色。旭日縱照，映其上亦徒增黯淡耳。卽其居人之一偏，雖窗櫺洞啓，人見之亦索然寡歡焉。

威約驅車入院中，卽有一司廐之童子，聞聲奔出，兩頰鼓動，似方飯者。卽引車馬入廐中，威約復呼人安置皮篋，訖乃導海倫經一小園，循石級而登于游廊之次，得一小門，關之，引手肅客，搗謙言曰：傑斯福爵邸謹歡迎貴客入。此一語也，實其家數百年相沿之定例。卽客之自側門入者，亦必以此進。以威約之遨游澳洲，有年，心醉平民政治，不樂繁文縟節，宜若可置舊例于不顧。然仍恪遵祖訓，無或敢違，亦足見貴族思想之深入人心矣。海倫致答如儀，狀尤足恭。既入邸中，盤桓可數小時，海倫頗露失望之色。夫以主人之款待殷勤，邸地之不染俗塵，在他人鮮有不愜心當意者。顧海倫此來，抱願乃至，奢其在舟次，雖嘗聞威約述及一己之身世，然其家之狀實未之知。故其來也，以爲邸中必琳琅滿壁，鼎彝雜陳，當有價值連城之物，足供其祛篋者。詎一屬目，乃大失望。卽有貴物，亦笨重異常，初非一二人所能集事。夕間退歸寢室，乃沉沉深思，有時昂首四顧，見四壁都以文橡而成，雕鏤絕精，有非數年之功，不可卽椅案亦然。念其他諸室，嘗由主人導游一過，亦皆一一作是狀。凡此古則古矣，所值固不貲矣。然與海倫之旨無當也。

又嘗至一小閣以爲此間必有所藏詎亦空無所有卽廳事中亦四壁兀立勿有所設也後聞之居停知前此曠閉已久自彼由澳歸始有人居耳而席間所用器皿亦皆尋常之品初無一貴重者惟一畫閣中有畫數幀爲邸中祖先之遺像中有一幅一貴婦作盛裝以手撫胸而立名筆也苟以授之消藏之家當可易錢然爲數亦不甚巨殊不合算耳凡此諸事沉思頃之不禁啞然失笑似自笑此行之失敗也然不欲以失望故遽速歸期當遵前約作三日留且於傑斯福邸中雖失望未始不可取償于馱兒之家彼人者巨富而收藏骨董者也其妻女復有過訪之約寧不足一施其技哉雖然彼馱兒者果何許人耶此一疑問也當覩女郎後已心口相詢者屢矣苦思之次乃於榻次小案上傾酒飲之復吹熄其燭往坐窗次細玩夜色清光下瀉如銀樹影爲其所引映于湖上婆娑欲舞景頗可人旣復迴味威約所述馱兒兒家之瑣事度威約必轉得之女郎耳其言曰馱兒有一屋在倫敦白蘭屋方場然僅每歲冬季往居其中數月耳雖家絕富盛而於社會乃不相酬酢往還其妻女在倫敦時有事必稟白而後行匪可自由惟在此間則聽之不加束特此間實一荒寂之區初無足資游觀者然彼母女則固視之爲樂土匪有所不快密昔司好施與村有善舉必與焉少時肄業於好望角之教會學堂中其父母聞爲法蘭西產皆爲黑奴所殺年十七嫁馱兒越一年西麗斯生乃由南非遷英倫此後嘗數易其居後始購得白蘭屋方場之大廈二年前復賃居此近村中聞近日頗欲出售倫敦之業殆欲預爲退休計耳然其所操何業卽其女亦不知僅悉倫敦有一事務所在彼在外之日恆多且無人知其所往而家中亦習之不爲怪度其爲人必一靜默深沉之輩不欲以其所業宣諸家庭之間也然家庭間固融融如觀其妻女詞色間皆絕

愛其人。由可知矣。彼復有骨董癡。收集至富。貯于散克蘭別墅一小室之中。以一人監守之。其人名湯姆。司退伍之兵士也。夜即宿于其旁耳舍中。以上一席話。在威約僅爲下酒之談助。而一入海倫之耳。乃細細咀嚼其味。至于不能成寢。復合之以初覩女郎玉貌時之奇事。益令之恩潮紛起。私念威約非嘗言女郎之玉貌。乃與其父少年時相肖耶。此必密昔斯告之用誇其夫之美耳。由此而推。然則鐵兒果何人耶。噫嘻。噫嘻。於時一線曙光。忽自窗外透入。乃瞿然起立。目送天半曉雲。欠伸作態。喃喃言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非耶。

(未完)

詠 雜 京 燕

(園 東)

● 玉泉垂虹

泉瀉玉玲瓏。天外垂虹倒懸雙鏡夾芙蓉。旁接昆湖三萬頃。背踏青龍一角。藥珠宮樓閣。雲中監奴含淚對花紅。紫帶黃襟都不見。惆悵橋東。

● 金臺夕照

躍馬過燕臺。擊筑聲哀乘黃猶帶夕陽來。浪擲昭王金五百市駿空回。捷足讓高材。熱念都灰。轅駒局促不須猜。烈士暮年千里志。攬轡徘徊。

寫情
小說

好女兒

(續)

(爛柯山樵)

第五章

別離之難。在昔人已知其苦矣。故江文通有黯黯銷魂之一語。多情如黃鶴。其惜別之苦。必有甚於文通所言者。况二人白首之盟。已誓勿勿。作勞燕之分。飛其何能堪。益以嫡母有言。珠兒福薄。果此行。或有不諱。將如之何。思至此。殊勿欲行。故行期雖屆。而鶴忽病。鄭氏晒曰。我固知此兒無大志。諉病却疾。蓋託詞耳。如此行爲。異日安得不爲餓殍。哉。聽之。雖病而死。亦不爲惜。鶴父亦怒。然猶恐其病或非僞。則又不敢遽加呵斥。惟勉以靜養。病軀俟疾瘳。不妨更定行期。黃鶴知父心不可改。則亦微喟而已。

鄭氏知黃鶴既病。意珠必將乘隙以慰問。其疾防檢。決不能周。則惟有挈黃氏及意珠。日夕出遊。意珠病之而良計忽得。乃若行無所事。仍偕鄭氏出遊。一日。鄭氏約意珠母女遊南鎮。並約他戚。意珠笑曰。禹陵古跡。景仰已久。此來正欲瞻觀。不謂姨娘乃命我同遊。真愛我猶子矣。鄭氏曰。我聞汝母言。固知汝好遊勝跡。故特邀汝耳。意珠再三拜謝。乃決定明日啓行。次日清晨。方破曉。鄭氏已先起。理鬢整容。結束楚楚。意珠亦對鏡畫眉。似甚怡悅。頃刻。鄭氏所邀之女友均已蒞止。正擬相將啓行。而黃氏聞者。匆匆持一函入曰。此偏門邪宅。遣人送來者。急足行時。頻囑稟言。顧小姐即去。意珠出其纖手。受書。玉容如恆。似已前知此書之必來者。纔破封。一閱。即謂其母曰。嗟乎。淑婉殆矣。彼軀固嬌弱。然不料其一病至此也。黃氏聞言。愕然曰。淑婉病危。乎。汝儕數年交誼。勝於姊妹。吾亦不阻汝。惟幸勿久留。鄭氏聞意珠言時。已側目觀其來書。落落無多字。蓋鄭氏隨鶴父年久。亦頗識之。無就意珠視來書云。

珠姊姊之來越。吾殊不之知。前日家兄歸。始爲我言之。然以年來病甚。不能離褥。焉能履闕。今日病益危。醫言似已無望。如念昔日同硯之誼。幸勿吝玉。來一晤談。以爲永訣。下署妹淑婉氏啓。病中不能把筆恕代。

鄭氏閱竟。知淑婉爲意珠在滬江愛國女校同學時摯友。今病殆。決無不去之理。况其母已允其行。則亦謂意珠曰。汝母言然。但無病之人。不能與患疾者久相對談。否則恐傳染。早去早回。南鎮之遊。來日正長。我必重邀汝往。意珠粲然曰。敬謝姨娘盛意。兒福薄。方欲啓行。而又爲之牽掣者。致不果行。然偏門爲赴南鎮之便。道兒仍擬偕姨娘輩同舟。便囑舟子。至偏門稍停。亦得省却輿金也。鄭氏笑領之。於是乃共舟而往。未幾抵偏門。意珠乃命舟子泊母近岸。至邢氏家。

邢氏本爲越中巨族。樓閣亭臺。寓廬與東湖之陶氏居相媲美。故越中有天上神仙壺中日月之諺。天上神仙云者。以越諺號偏門曰天門。而淑婉之父名癯仙。以誌所居之美也。壺爲湖之諧音。東湖主者。陶明其地不亞邢莊。故有壺中日月諺。越中居家。其後戶往往有水埠。意珠拾階而上。見其居之宏麗。心極慕之。陰念今日非因彼人病者。吾直將小住於此矣。甫入其側門。而淑婉已迎出。見意珠卽笑曰。吾固知姊必從後而來也。故預迎於此。然汝來越。曷不早相告。而必待有求于人。而後始見白哉。意珠見淑婉正欲一詢別後之情狀。而不圖淑婉出言相嘲。不覺慚赧。面漸紅暈。乃謂淑婉曰。口角風生。猶是昔日嬌憨態。此態實不宜施於同硯之姊。當施於……淑婉未及其畢言。卽以手掩其口曰。汝勿言。吾不及姊之多能。三年相別。真成刮目。算汝有意中人。乃來驕人。我謂吾姊此種情態。乃始當施於汝之意。中人耳。淑婉言

畢。意珠正欲覓詞相答。而蹣跚之傭媪自內出。見淑婉與意珠。立而戲語。則謂淑婉曰。小姐輩不宜久立於涼風中。曷弗入內坐談乎。淑婉始大悟曰。慢客哉。嘉賓來此。未請入坐。而先爲此爭論。是奚可者。乃引意珠入。

坐甫定。淑婉又呈其滑稽之醫。向意珠作賀曰。姊丈。今年甲子幾何矣。模樣兒必苗條與吾姊相等也。意珠笑曰。促狹鬼。又來取笑人。我實告妹。我安敢自取。我特爲吾妹作塞脩耳。他日汝儕佳兒佳婦。諷吉成禮。吾則高踞上座。受汝輩拜謝。吾心滋悅矣。淑婉以手畫面曰。羞哉。詞窮理盡。反爲此無賴之言。拜謝乎。今卽當拜謝。吾微吾一信之力。則汝已往南鎮遊矣。尙得與汝意中人把晤乎。吾不敢誤汝。良辰美景。言但求簡勿令病中人岑寂。欲死速去可也。意珠嬌羞特甚曰。吾以吾妹爲第一知己。故致書求計於妹。妹爲吾儕謀至矣。不惜以不吉之詞加之。己身吾心。實感然。吾本不必與彼相敘。實緣彼因吾故。乃至不願啓行。以致託病。吾之欲與彼相敘者。將以正言告之耳。淑婉曰。然前言戲耳。吾固知吾姊磊落異常人也。然我有一疑問。姊不言。令表兄將赴其舅氏處爲軍佐。然旣爲其生母之弟。焉有貴爲統領者。蓋天下決無長兄置身貴顯。而妹乃反爲人妾之理。意珠急曰。此題外文章。勿曉曉汝異日。必能明也。然吾更有求於妹。吾今日之來。正爲使鄭氏不疑。然鄭氏今日勢不能必歸。而舅父又因彼等赴南鎮。故乃乘隙營省矣。家中祇舅母一人。瓜田李下。足引爲嫌。敢求吾妹於下午駕黃宅。伴我一宵。淑婉曰。可。我但求有益於姊。雖犧牲一切。均所不惜。意珠曰。妹意我甚。知感他日。必爲妹紹介得一絕美之夫婿。庶不負妹之德。淑婉不堪其諛。曰。速去。速去。毋溷我。急煞姊夫矣。姊勿怪我。下逐客令也。意珠笑別而去。並切囑勿失約。

第六章

意珠既歸。閨人黃升已旋家。而代以幼子小寶。小寶年稚。纔十齡耳。安能不忝於職。則與鄰兒相爲擲錢之戲。負而大哭。見意珠疑爲客。曰。今日家中無人。已羣往南鎮去矣。主人亦赴武林。意珠知小寶之不識己也。詢之曰。然則黃升何往。曰。歸家矣。意珠微嘆。私計治家之難。一至於此。主人出遊。僕亦私還其家。如此稚子而望其能司閨。烏能勝任。則謂之曰。我卽願小姐也。汝父既歸。汝當緊閉戶門。勿與鄰兒爲嬉。否則汝父來。我必命汝父。搥汝。小寶諾諾。

意珠進宅。深喜僕人均已偕鄭氏去。升堂入室。閱其無人。知周婦必在舅母室中。與舅母閒談。乃掩身入平水堂。時門半閉。意珠側身入。黃鶴已聞步履聲。問曰。誰乎。曰。意珠也。鶴似不信。昂身起視。意珠急步近牀。阻之曰。兄毋起。兄毋起。病軀不能堪也。鶴曰。聞汝偕我母往作南鎮遊矣。曷爲而尙留此。意珠似厭其煩絮。曰。我未嘗同行也。須知我之得與晤談者。其間已耗盡心血。而猶得有此把晤。匪然者。以令堂防閑之嚴。直不許我二人交言。遑論其他。語畢。嫣然一笑。鶴曰。妹以爲我真病乎。乃不令我起牀。實告妹。我不願與妹相離也。意珠嘆曰。我固知汝之癡也。然真病多由僞病而起。兄如此長與枕席伍。飲食又少。進益以胸中沈悶。安能不軟弱乎。稍養亦佳。鶴以目視意珠。似憐其纖纖之足。不勝久立者。欲示意。又恐意珠不肯就牀。沿而坐。則必欲起身。意珠知旨。乃就坐。牀沿以雙手阻。生不令起。生握其手曰。苦哉。吾妹消瘦多矣。言時。雙目盡瑩。似欲墜淚。意珠曰。我既許兄以身。亦不能處處繩以禮節矣。兄毋自苦。須知意珠已爲汝所有。非至此目長暝。此心決不屬人。所求兄而不得者。勿以肉軀之愛好而耿耿於心。鶴曰。妹以我

爲何如人乎。而乃有此言。然人非木石。心非枯井。要在人能自制耳。以我思之。妹既允我所求。則妹非黃鶴。不爲夫黃鶴。亦非意珠。不爲妻。亦正不必處處服禮小節。不守大節。慎之可也。意珠笑曰。小節不守。大節何能慎。然我已任汝矣。故雖握我手。而亦不加以譴責。兄猶憶在履莊時。雖言詞亦不許汝有失檢處乎。鶴曰。憶之口雖不言。而心似弗屬。類以目睨視。意珠雙頰而頻撫。意珠纖手似愛其柔。若無骨而勿忍。遽捨者。意珠曰。汝灼灼雙目。有似……鶴曰。汝卽勿言。吾亦知之矣。謂我雙目如賊耳。意珠曰。果如賊也。吾尙有法以治之。而乃如火之烈。致令我兩頰轟熱矣。

意珠言時。鶴乃向之索茶。曰。吾口渴殊甚。乞妹以茶飲我。意珠就近榻之小几上。取茶以口試之。而茶已不溫。頻搖其首。表視茶冷。不可飲。鶴曰。今日婢僕既借吾母而去。而小童又自去遊戲。烹茶無人。願吾口渴。渴不可解。奈何。意珠曰。直纏人欲死。乃以口溫茶。令熱度向黃鶴口中。鶴驟得此種溫柔。態覺爲平日所未有。心不自禁。乃以雙臂繞珠。不令脫身。與珠接吻不止。意珠笑曰。我固知汝得寸進寸也。然汝不懼雙臂寒乎。鶴曰。妹如憐我。雙臂寒者。幸就此小憩。我亦無他求。不則我且……言時。以手掀被。意珠曰。從汝何如。乃與鶴並枕而談。

意珠泣然謂鶴曰。兄如此癡。慙徒自苦耳。天荒地荒。我心終屬吾兄。幸勿爲此急色兒態。致心房受無限之激刺也。須知善養生者。決不令心多受外界之接觸。如此感動。實非養生之道也。汝知之乎。抑我又有一言者。汝之所以託病不願往者。何爲乎。非不欲離我乎。然汝亦思我家在何所乎。我之來汝家也。以親戚之誼。作客來也。作客則必有歸期。吾既歸。維揚而兄又在維揚。則旦夕相見。亦甚易事耳。較之在此如黑

暗之獄猶勝倍蓰兄或過愛而心地一時不明惟我乃清晰也鶴聞言躍起曰愚哉愚哉何余之愚一至於此祇知目前之聚首而不知日後更樂於此微卿言我實未能見及於此嗟乎我有愧於汝矣意珠聞鶴作此言知彼深能聽從心亦大喜乃謂鶴曰我儕今日之愛好已覺過分兄萬勿作他想汝明日必請於舅父云病已告痊卽擬啓程庶寬老人心令堂或詢我以軍中與我相離若干路程者我必告以相離遠甚實則相去不過里許耳鶴大喜又詢意珠以何日返維揚意珠曰至多半月耳言竟又以溫語慰生且以指環贈生作紀念乃別生至其舅母室而淑婉適至談笑至上燈時候始別越日鄭氏等均歸而生果於請父欣然啓程矣

汽笛一聲而黃鶴遂行自此伊人秋水天各一方吾書勢難雙管齊下今且暫置黃鶴於勿論而述意珠意珠之爲人偶儻不羈頗似石頭記中之湘雲平時丫鬢雙叉嬌憨可愛而棗花簾底笑語風生則又酷類東方淳于往往家人環坐談諧雋永雖小鬟僕婦亦爲解頤重以黃鶴之故備受鄭氏之揶揄而與黃鶴惺惺相惜則有時默然端坐人徒見其故故矜持而不知其愁緒纏綿憔悴甚矣

意珠自黃鶴去後憂鬱殊甚繡罷吟餘輒念黃鶴雖非貴胄子弟然總角書生遨遊所至從未越里閭一步今一旦于役行旅微論淒涼客館消受難禁而宿雨餐風尤非美秀而文如黃鶴者之所能耐脫不幸二豎臨身採薪忽抱則憫之者伊誰舅氏之意固善然知深憐切孰與同情人若哉旣思男兒志在四方雋才如黃鶴又安能伏處隔下矧家庭之專制甚於朝廷則黃鶴此行譬若鳥出樊籠心地已寬或不至有若何之苦思至此則亦稍慰惟日切盼鶴之書報平安耳

(未完)

小說會 新上海現形記 (續)

毘陵李定夷著

第四回 花會害人貧婆見短 印錢盤利市會計工

話說陸香文當了上海碇礮局的差使。一連數月無甚可紀。一天晚上香文閒着無事。到小花園裏去逛。路過鄭家木橋地方。忽見無數男女簇聚一處。香文心下有些奇怪。便站住了脚。聽見有女子哭聲。香文排衆而入。是一位年約三十光景的婦人。正帶哭帶訴的對衆人討錢。什麼花會什麼開筒。又是什麼張三李四。噯哩咕嚕。一派話頭說個不休。香文知是專爲討錢起見。也就不去問他。仍舊走了開來。一口氣跑到小花園碧玉花家。恰巧他家今天沒有甚麼花頭。碧玉花便請香文擺酒。灌了許多米湯。香文不好意思。答應下來。忙即飛箋請客。無非是魏伯謀一班朋友。但通常的規矩。總要先一天或當天午前去請。臨時抱佛脚。十個人裏。倒有五個請不到。當下香文發出的客票。却有十多張。後來到的不過五人。連主人共算六人。坐了一張圓桌。非常的寬暢。這五位客人。除魏伯謀呂芝倫前回已經表明過。尙有三位。一姓蔣的。是縣裏的房科。一姓童的。是海防廳裏的師爺。一姓張的。是個執袴子弟。諸人一面喝酒。一面談天。倒也狠不寂寞。香文偶然說起剛才遇見的婦人。伯謀笑道。上海討錢的方法。怪怪奇奇。無所不有。這算什麼呢。香文道。花會不花會。我也時常聽見人說。究竟是如何一件事。我却不甚明白呢。伯謀道。無非一個大賭局罷。香文道。什麼牌九什麼搖灘。大家知道是大賭局。怎麼又有個花會呢。伯謀道。我且問你。彩票是不是賭局。香文道。那是騙局。還說不上賭哩。伯謀道。我却不是這樣說。有幾家靠得住的。他却並不舞弊。說他是騙局。他偏公平。開彩但是無論如何說他是賭局。却總不錯。這花會就是從彩票上產生。

出。來。的。勢。力。更。比。彩。票。爲。大。銷。路。也。在。彩。票。之。上。起。初。發。生。在。廣。東。寧。紹。等。處。後。來。蔓。延。到。上。海。中。下。流。社。會。中。人。無。不。趨。之。若。鶩。因。此。破。家。蕩。產。的。可。也。不。少。甚。至。因。孤。注。一。擲。而。自。盡。的。亦。時。有。所。聞。爲。害。之。烈。實。遠。過。牌。九。搖。灘。地。方。官。雖。然。出。示。拿。禁。但。他。們。聲。氣。廣。通。使。費。極。大。從。來。沒。有。破。獲。所。以。禁。者。自。禁。開。者。自。開。就。是。你。剛。才。所。見。的。婦。人。真。個。是。受。花。會。的。害。也。未。可。知。說。罷。芝。倫。又。接。着。道。這。花。會。的。內。容。却。狠。可。笑。打。花。會。的。人。迷。信。極。深。以。祈。夢。爲。唯。一。妙。法。如。夢。何。物。即。打。何。物。據。說。緹。鬼。最。靈。求。夢。的。人。必。臥。棺。旁。卽。露。宿。亦。所。不。惜。他。們。三。十。六。門。的。名。色。我。也。記。不。清。楚。每。次。開。筒。先。提。出。二。門。其。餘。三。十。四。門。裏。頭。任。便。開。出。一。門。中。着。便。一。賠。二。十。八。今。以。二。十。八。和。三。十。四。作。一。比。例。開。設。花。會。的。坐。收。十。分。之。二。的。權。利。這。是。明。當。明。的。好。處。何。况。裏。面。還。有。重。門。輕。門。的。分。別。賠。出。來。必。和。收。入。相。同。這。個。黑。幕。就。說。不。盡。哩。至。於。他。的。銷。票。方。法。全。靠。航。船。出。去。兜。攬。這。航。船。二。字。是。他。們。的。特。別。名。目。性。質。和。搶。客。仿。佛。細。大。不。捐。到。處。都。是。大。凡。他。種。賭。局。有。社。會。之。分。有。人。類。之。別。這。花。會。獨。能。無。男。無。女。無。貧。無。富。無。老。無。少。融。冶。一。爐。航。船。的。種。種。誘。惑。手。段。更。是。法。力。無。邊。尤。以。下。等。社。會。受。毒。爲。甚。一。般。貧。窶。的。人。甚。至。典。質。從。事。希。冀。發。一。賠。二。十。八。的。橫。財。狠。有。幾。位。婦。女。因。爲。打。花。會。受。累。到。我。這。裏。借。錢。我。方。才。略。知。花。會。內。容。你。道。害。人。不。害。人。呢。香。文。道。閣。下。原。來。是。一。位。大。慈。大。悲。的。救。主。我。倒。失。敬。了。芝。倫。謙。遜。一。回。又。道。我。還。記。得。一。件。極。可。憐。的。事。呢。說。起。來。倒。是。一。篇。長。話。華。界。方。斜。路。地。方。有。某。甲。夫。婦。租。賃。矮。屋。一。所。開。設。舊。貨。舖。子。起。初。尚。能。支。撐。但。是。賣。光。喫。光。無。力。添。貨。營。業。便。一。天。的。不。如。一。天。某。甲。無。可。如。何。把。舖。子。交。給。婆。娘。自。己。到。外。面。另。尋。生。意。不。料。一。去。半。年。杳。無。音。信。他。婆。娘。是。個。女。流。那。有。振。興。營。業。的。本。領。店。事。愈。弄。

愈糟漸漸的三餐不繼。餓一頓飽一頓了。後來有人力勸他打花會。婆娘一心想發橫財。聽說有一賠二十八的好處。自然欣然允諾。久而久之。沉迷日深。以為本少利多。終有倖獲之日。投資愈多。貪心愈大。加以航船從中慫恿。不中不了。則惟有孤注一擲。始則拍賣舖中貨物。次而及於衣服器皿。終究一無所獲。不可收拾。後來某甲回來奔走一年。還是一身之外無長物。看見家裏這般光景。又氣又恨。不免把婆娘痛罵一番。婆娘本來懊喪已極。一肚子的冤氣。正沒有發洩之處。滿望丈夫回來安慰一番。不料某甲如此不諒。眼見來日大難不堪。設想整整的哭了一夜。便懸樑自盡了。等到某甲知道。已是救治不及。你道這不是花會害人麼。香文聽罷。咨嗟一回。這時候已有十一下鐘。菜已上齊。諸人即便散席。香文等客走完。也回合興里寓所去了。過了幾天。香文偶然想起伯謀。便獨自到修德里去訪他。閒談之下。忽及芝倫香文道。這人能夠博施濟貧。在上海倒也難得。伯謀嗤的一聲笑道。這話你從那裏聽來的。香文道。上回我請他在碧玉家喫酒。是他在席上當着衆人說的。伯謀道。哦。是極了。我當時也聽見的。你當他真能博施濟貧嗎。他却是一位爲富不仁的惡棍哩。香文道。這又何說。伯謀道。他是專門放印子錢的。香文道。什麼叫做印子錢呢。伯謀道。這也是一種敲剝貧民的事情。和花會差不多。哩。花會足以致人死命。印子錢重重盤利也足令人積重難返。出於除死方了之一途。放印子錢的人。平日把各債戶立一表冊。還債日期先經訂定。或往收或送。來及如數還清之後。就在冊上蓋印清訖。所以叫做印子錢。至於利息一層。却沒有一定。有逐日攤還的。有按月拔清的大抵逐日攤還的。利息比按月拔清的更重。譬如小本經紀的人。借他一千文錢。每日攤還七十文。限定一月償清。你想他把一千文的本。一個月裏變成二千一百。

文。這。不。是。比。對。本。對。利。還。大。麼。小。本。經。紀。的。人。一。天。能。賺。幾。個。錢。往。往。因。此。陷。於。絕。地。終。終。碌。碌。無。非。代。人。作。嫁。倘。使。有。一。天。誤。期。他。還。要。利。上。加。利。哩。這。便。是。逐。日。攤。還。的。辦。法。又。譬。如。人。家。有。了。急。需。有。人。擔。保。向。放。債。的。借。五。十。塊。錢。這。種。有。保。的。借。款。利。錢。可。以。輕。些。交。款。時。候。放。債。的。先。取。了。九。扣。名。爲。五。十。元。其。實。只。四。五。元。限。定。每。月。拔。歸。十。元。六。個。月。拔。清。你。想。他。不。是。把。四。五。十。塊。錢。半。年。之。內。變。成。六。十。塊。麼。這。便。是。按。月。拔。清。的。辦。法。利。錢。雖。沒。有。逐。日。攤。還。的。重。却。也。狠。可。觀。哩。這。位。芝。倫。先。生。便。是。專。做。這。項。生。意。的。他。自。己。開。了。一。個。小。錢。莊。儼。然。以。財。東。自。居。打。花。會。的。人。借。印。子。錢。的。不。少。所。以。他。那。天。說。得。源。源。本。本。鑿。鑿。有。據。香。文。道。上。海。地。方。的。鬼。怪。真。是。無。奇。不。有。我。時。常。領。教。領。教。見。識。也。添。出。不。少。說。罷。從。懷。裏。掏。出。表。來。看。時。已。有。六。下。多。鐘。便。道。今。天。還。有。酒。敘。改。日。再。來。奉。訪。罷。伯。謀。就。送。客。出。門。兩。人。拱。手。而。別。正。是

海。上。時。來。新。怪。狀。客。中。頻。聽。出。奇。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談

蒼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說 小 好 之 價 廉 最

編 彙 部 說

編 十 集 一 第

本局仿叢書之列新出說部彙編一種
第一集凡十部由李定夷先生總編輯
俱出名人手筆趣味新穎不愧傑作書
名如左

- 第一種 李代桃僵記 定夷著
- 第二種 電術新談 蝶衣譯
- 第三種 虛無黨假相案 少芹著
- 第四種 情海驚濤錄 英蜚著
- 第五種 狎邪鏡 綺紅著
- 第六種 鸚鵡晚香記 蝶衣著
- 第七種 偵探家之王 濁物譯
- 第八種 京華黑幕 指嚴著
- 第九種 戰場絮語 樹聲譯
- 第十種 紅樓夢補演 雲俠著

本 書 分 訂 十 冊 精 裝 一 匣 定 價 大 洋 二 元 特 價 大 洋 一 元 平 均 計 算 每 冊 僅 售 一 角 可 謂 廉 極 但 不 拆 售 也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戊午隨筆

墨隱廬主李定夷著

●劉峴莊督江由來

劉坤一為清末重臣。與南皮項城齊名。而資格且出二人上。庚子之役。劉督兩江。聯合東南各疆吏。組織聯邦。不奉偽詔。使拳禍不至蔓延。尤著英聲。幾與李合肥並重矣。實則劉之學不及南皮。其才又遜項城。遑論追躡合肥。其得握兩江之鈞衡者。時會使之然耳。洪楊之變。湘軍崛起。羅曾左彭諸賢。各率雄師。轉戰江淮間。蘇皖諸省。遂為湘軍勢力所佔。及曾九攻克寧垣。湖南人之威益著。江南之貔貅楚勇。占其泰半。非湘人臨之。則甚難馭。故曾氏兄弟屢建節鉞於兩江。劉承湖南先進。凋零之後。藉其餘威。獲署江督。當時忌者頗眾。向者以曾氏功高望重。人不敢與爭。劉雖為劉長佑部將。而無赫赫之名。一朝獲建大纛。自多傾軋之者。後劉竟以此去職。名雖丁憂。即無此故。亦不免矣。繼之者為滿人裕祿。由皖撫升署。不意部下不服。湘軍幾至譁變。清廷無可為計。復起劉於家。復其原職。且改署理。為實授焉。是劉之獲督兩江。謂為靠湖南人三字之力。亦無不可。蓋劉於治軍。本無特長也。

●洪憲皇后軼事

項城任總統時。居內眷於延慶樓。樓居總統辦公室懷仁堂後。取其往返便也。樓與堂之間。其偏側有福昌殿。爲袁夫人皈依之所。夫人每朝必拈香於此。先是北海團城有清初喇嘛進貢之玉佛一尊。色澤純潔。雕琢精良。殆屬無價之寶。一日忽失所在。衆議紛紜。僉疑內務總長趙秉鈞攘爲私有。趙亦不辨。久之始知袁夫人因政治會議。以團城爲會場。深恐往來雜沓之際。或有遺失。乃置於福昌殿也。福昌殿有明代鐘磬甚多。半從他處移來。當時南海中海各殿。無不廢清之舊。而改用堂名。獨福昌仍稱爲殿。以供奉玉佛。袁夫人力持不改故也。

●惜花詞

滬城邑廟。素爲熱鬧市場。席地而設之書攤。所在都有。傭墨之餘。嘗過其地。見有抄本一小冊。則錦囊佳句也。詞意纏綿。寄寓深遠。盡哀感頑豔之能事。署其端曰落花詞。惟無作者姓氏。不知是誰潦倒人抱無限之幽思而效。嫠婦夜泣。余弗忍其湮沒。因錄存之。詩曰。夢斷三生紫玉歌。倚闌脈脈奈愁何。媧皇不補情天缺。贏得人間恨事多。無端風雨起侵晨。半爲憐香半惱春。莫道紅顏教薄命。須知開落有前因。綠意紅情惹所思。憐香堪笑阿儂癡。殷勤囑咐司香尉。珍重番風廿四時。閒來花底日。遠巡極目天涯。草色新爲語。封姨休肆虐。任他開到十分春。三生自悔墜情天。細雨輕風着意憐。惟願枝頭春水駐。名花長好月長圓。天上人間兩渺茫。憐香心事枉淒涼。愁懷難寄東流水。反覺情長恨也長。春來春去太匆匆。過眼方知色是空。觸景何堪懷往事。幾回腸斷倚東風。恨縷愁縈一寸心。花前無復理瑤琴。焦

桐三尺依然在。難向東風寄賞音。誓水東流夕照斜。倚欄無語惜芳華。憐香淚爲埋香灑。零落春風富貴花。四大皆空萬念灰。從今枉築避風臺。惜花莫恨春難駐。明月團圓有幾回。

●贈妓詩

王蘭卿海上名妓也。十五年前築香巢於滬北。容色既佳。應酬尤工。神女生涯大足爲姊妹輩所羨。妬菊廬主人眷之尤篤。嘗贈以詩曰。早被情緣誤一身。十年潮跡軟紅塵。閒愁何計堪排遣。合作青樓夢裏人。問年剛值月圓時。纔解風情便解癡。呼坐芳筵銀燭畔。百般斌媚任人窺。道是無情却有情。當筵爲我度新聲。祇憐蘭草生空谷。豈合章臺學送迎。纖纖玉手替擎杯。楚楚青衣帶笑陪。今夕分司狂御史。公然乞得紫雲來。風光激灑情緒旖旎存。而傳之亦青樓佳話也。

●秋江獨秀圖題句

同學顧燕嘉君現任交通部福州無線電局工程司。自閩移書於余。謂著名青衣旦芙蓉草色藝雙絕。所至有聲。去歲入閩頗得閩人士之歡迎。茲以合同期滿束裝北返。新攝一影命名秋江獨秀圖。乞爲賜題云云。余率成二絕以寄之。『娟娟此豸真清秀。出水芙蓉比玉姿。好是紅毡鮒上立。淡妝濃抹總相宜。紅牙低按賞芳辰。妙舞清歌現色身。描盡幾多兒女恨。可知座有斷腸人。』年來俗慮滿懷。詩思枯索。偶湊一二句。總覺未能如意。可見文字與境遇固有特殊之關係也。

●妾命薄詞

清末楊翠喜案。知者甚夥。趙啓霖侍御因此大著直聲。載振以天潢貴胄。亦不免褫職。翠喜歸母家。爲天

津某商所得。江陰張某採其事。作妾命薄詞云。妾命薄。妾命薄。爺娘教妾學歌曲。歌曲學成學琵琶。大弦小弦陸續彈。爺娘教妾學演劇。演劇學成冠梨園。引動翩翩年少客。客見傾心如馬求林。爺娘居奇貨。身價逾萬金。不管蕭郎成陌路。但覺侯門一入如海深。王嬌嫁單于。雅與素願殊。但得一枝借。聊勝辱泥塗。老天老天胡不佑。又使風雲陡變色。團圓明月影模糊。吁嗟乎。楊家女兒何數奇。玉環羅襪遺馬嵬。君王掩面救不得。何況尙書閣。老天潢支玉環死。陳元禮妾今去。趙御史御史爲國當直言。但云十萬壽。金良足矣。事有甚畫眉。何必及翠喜。妾來公子樂。妾去公子哭。萬事美中有不足。妾勸公子莫過傷。有人含笑對鏡拈花黃。妾不怨人怨月老。天上飛昇胡太早。三生有約緩緩行。未必墮入輪迴道。美人計。空用了。天下事。大妾事。小富貴。浮雲幻一場。春夢醒。崎嶇世路今番信。人生何事枉勞形。自憐還自笑笑。妾如優伶。花開姊妹萬千朵。問誰似妾姓氏。達帝聽重理。舊時弦低唱。懊儂曲得配。韓蕪王千古。梁紅玉妾亦同。是青樓人胡竟隨風。復飄泊。飄泊不禁風。傷哉妾命薄。詞句長短錯落。而極娓娓。可誦。余因之有所感焉。夫以清末政治之腐敗。猶知顧全清議。不袒貴胄。今入共和之世。而袞袞者。廉恥道喪。幾不知國紀之爲何物。回憶清政。能毋汗顏乎。

●血蹟坊

南京有血蹟碑故事。知者甚多。若嘉興之有血蹟坊。則談者渺焉。方正學忠蓋耿耿。固有功於明室。然猶不過爲一姓一家爭名位耳。妙諦和尙犧牲一身保全無數婦女。其功德更在正學上也。妙諦明嘉靖時人。維時沿海倭患方亟。浙屬嘉興蹂躪尤酷。嘗飽掠婦女財物。貯之三塔灣僧寺中。而率衆入寇桐鄉。婦

女數百人。日處黑獄之中。悲號之聲。慘不忍聞。妙諦爲寺之住持。惻然憂之。設計醉守者。盡放諸婦女。遁婦女。又各恣取金帛。有謂吾輩遠適。固佳。其如累師。何。僧曰。以老衲區區一命。而拯數百人於死。雖死何傷。諸婦皆感極。泣下羅拜而去。僧衆皆勸妙諦。偕遁。妙諦不可曰。吾去追者。且立至。汝曹畏禍。可急行。余固有緩兵計。在。僧徒知不可強。則亦相率去。已而守者醉解。忽失諸婦所在。駭甚。奔詢妙諦。妙諦曰。適見韋馱尊者。以寶杵擊開室門。揮衆外出。余欲追之。爲神所格而止。守者素畏鬼神。聞其言。疑信參半。且以病酒不能行。卽不出外追尋。惟縛妙諦以待羣寇之返耳。逾日。魁至。審其詳細。知爲妙諦所釋。因重笞守者。而縛妙諦於寺東石坊上。叢矢射之。旣斃。復積薪焚其屍。其慘毒可謂極矣。比倭寇平。邑人感僧高義。收拾燼餘之骨。葬於寺後。而石坊血痕深印。至今宛然。可觀近視之微。有形迹隔十餘步。遠觀則其痕酷肖一僧側身。向內坐頭頸。皆極明晰。據居民言。風瀟雨晦之天。其形更爲顯著。嗟乎。義俠之氣。千古常存。彼未央宮前草色。何足道哉。

●荒陵斷碣

英雄難逃美人關。情之一字。有顛撲不破之魔力。余於歷著各書。屢已言之。黃生臨堅者。四明山畔人也。年穎悟。早歲列庠序。父母以大器期之。而生風流倜儻。不屑爲舉子業。妃白儷黃之章。吟風弄月之句。生悉優爲之。年已逾冠。中饋猶虛。以相攸良苛。庸脂俗粉。無一足當生。意父母無如之何。聽之而已。生有譜兄成某。官於金陵。以事忤上官。落職歸里。兩家至好。常往還無間也。成有女傭。年可及笄。猶未字人。貌殊美。雖淡妝粗服。不事修飾。而天然丰韻。自足令人心醉。生一見傾心。歎爲奇遇。詢成以女之家世。成曰。但

知其父爲無賴。吾家月以五百文之資備之耳。生與成固無所不談。隔數月。生益稔。女之性情純穆。選以破格求偶之意。請於成。成曰。婢子得君提攜。固爲無上之福。第恐其父無行。不易與耳。且君家堂上之意。亦必憎其下流。無已其儂之乎。生曰。余不願以此辱吾意中人。門楣二字。余素嫉之。今當痛懲其非。又烏能與俗浮沉乎。且賸之則堂上必爲余娶婦。余至寶貴之愛情。專屬則。負人分屬。則。負女。余不願也。成曰。姑歸稟堂上。先探其意。生可之。選告諸父。父力持不可。謂吾安能以女備爲媳。吾卽不自愛。寧能不爲祖宗計乎。卽汝出於一時之意。興悍然爲之。異日必受種種激刺。而貽無窮之戚。生踞而請。父意勿動。生爲躊躇者累日。嗣選與女宵遁。女父失女。控成於官。成遂憾生不置。使人四出覓之。得二人於鄉中。時女方新抱恙。成強挾之歸。女受驚病益篤。卒以不治。生哭之慟。以巨金市其骸。卜地葬之。且題其碣曰。未婚妻某某之塚。後竟不復娶。此事迄今已百餘年。比生故後。女塚遂成荒墳。牧童樵子。多所踐踏。壘然者夷爲平地。并此三尺情碣。亦寸寸斷矣。

鈿影釵光錄

(歷父)

●袁漱雯

袁氏爲山右世家。門第顯赫。後嗣席餘蔭。爲貴公子。類能守分循禮。無有敗行。以故歷百數十年。未見衰微。袁漱雯者。其兄嘗供職禮部。後以病下世。漱雯助寡嫂支持家務。兄子二人。長伯孫。次仲孫。咸敏慧。善讀。伯孫年二十。登鄉薦。仲孫年十六。入泮宮。性咸桀傲難馴。顧獨畏漱雯。每使氣。母苦勸弗能止。便喚姑姑來。漱雯一言。都袖手。唯唯聽命。罔敢違。漱雯常戒二姪曰。吾家世有令譽。汝曹當力守祖規。勉爲善良。盛氣凌人。終無好果。幸切戒之。二姪咸遵命。稱是。然終不能悛。一日。伯孫赴友人王姓家飲。因醉罵座。王亦醉。互罵不相讓。伯孫大怒。連掌王頰。口血溢出。伯孫懼。酒亦頓醒。踉蹌遁歸。匿不敢出。王使使問罪。遇仲孫。仲孫使人逐之。王益怒。欲訟。漱雯聞之。大驚。故與王妹善。命輿造其居。介王妹以見其母。母方盛怒。伯孫見漱雯。頗事諛讓。漱雯再拜曰。姪女此來。專爲謝罪。伯孫不肯。已加懲訓。然暴行發。自酒後。卽令耶亦不能辭咎。且兩家累代交誼。乃以醉中意氣涉訟。公堂亦復成何體面。昨尊使來。又誤觸仲孫。恕仲孫小孩。更無知識。既已責治。容日迫令登堂謝罪。望伯母念數代交情。姑予寬宥。王妹亦從旁代勸。母氣平。色頓霽。轉愛漱雯。欲以爲子婦。漱雯既歸。越數日。王忽泯媒議婚。嫂笑曰。作得好調人。今惹到自己身上來矣。漱雯亦哂曰。此皆嫂氏作成。我尙敢相諱邪。漱雯本與兄異母生。年相距甚遠。常自高位置。蹉跎至二十餘歲。婚事未有就。嫂因勸曰。姑姑年長。未有所字。聞王亦才能。門第又不惡。似是良匹。漱雯曰。吾觀

王子有才而不知斂病與伯蓀同然塵世難得完人揀擇過苛恐終不得當既嫂以爲可許之可耳議既定擇日嫁娶王忽以事忤某貴官貴官以他事陷之法王遂遁去漱雯太息曰此吾命也夫復何言使言於王母願爲母也女者往來兩家王母自子遁憂鬱成疾得漱雯大慰漱雯又勸母曰公子鋒芒太露宜有此禍及今青年俾稍受折磨底於成材亦屬計得母以爲然意漸釋後伯蓀以翰苑放學使貴官某以貪墨敗王始歸恂恂訥訥非復從前驕蹇乃擇日與漱雯合卺時漱雯年三十餘矣王後以進士任縣令得上峯歎心歷充要差宦囊頗充裕時當清末政潮險惡漱雯勸王急流勇退王以爲然遂與漱雯隱居姑蘇。

塵父曰漱雯多才不足異奇其能處變如夷不自改其常設非學養兼到而能之與若夫審時察勢知清代之不可以久長而勸其夫以韜晦其卓識尤可驚已。

●陳月娥

陳月娥浙之山陰人不揚於貌而豪俠慷慨有勇力類偉男子嫁夫蔡某躑躅忠厚人營米業年入數千不敷開支月娥傭爲人舂米或耕作向例男女工作相差男優於女者過半獨月娥強力勝普通男子而操作又勤慎以故取資與男子埒用助其夫得溫飽顧月娥性急又惡不平事喜面斥人短或代人洩忿常以是忤人鄉紳李某甚賞識月娥稱曰女俠每月娥肇禍輒由其夫蔡某代求李李爲排解息事者屢矣月娥父無子以兄子甲爲嗣甲習於浮蕩不務正業月娥父切責不悛稍懲之或反唇相抵父不能制月娥怒曰嗣子以養者也今若此不如其無召甲而斥之甲言似忤月娥搗其兩頰頰爲腫甲猶不改

月娥言於父。逐甲更嗣他人。甲父亦悍者。欲與爲難。月娥先發制人。登其門。詈曰。汝子不肖。敢辱嗣父。故逐之。汝爲生父。不知教訓。乃欲怨人。有我在。敢有言者。與之拚命。甲父有三子。皆強悍。羣出逐月娥。月娥大笑。舉足蹴之。二子仆。一子獨奮臂鬥月娥。月娥橫肱一揮。亦仆。甲父將訟之官。月娥已先自投案。侃侃述甲子不肖。狀官爲動容。李某復代爲先容。甲父狀至。竟遭駁斥。月娥嘗備於富室某家。主人某素以驕橫稱。有流丐向索布施。主人叱之。丐跪求。主人置不理。丐逡巡去。日行且自語曰。方今世上皆惡人。我輩窮漢。合該餓煞。主人大怒。命捉以回。縛之庭柱。折箠答之。丐哀號甚厲。月娥方在後園操作。聞聲出視。既詰得故。憤然曰。彼亦人類。獨少錢耳。何遂相虐至此。世上寧有公理。邪。請主人釋丐。主人不應。月娥詞不遜。主人怒。命逐月娥。月娥笑曰。我非主家人。何待逐。當自行也。然此丐必速釋。主人未允。月娥直前解丐縛。摸袋中得錢若干。畀之。促速行。主人益怒。命縛月娥。月娥睹庭左有梅樹。力撼之。起。手持之。叱曰。奴輩敢縛我。請嘗異味。衆知不敵。逡巡不敢前。月娥揚長竟出。主人因誣以竊物。將送官究治。而李某者爲富人之戚。又爲緩頰。且囑月娥謝罪。月娥倔強不肯從。且曰。吾寧受官刑。不能受齷齪氣。李某乃囑蔡某往求。富人不得已。息其事。生平所爲類如此。後以事夜行。爲仇家所殺。其子尙幼。饒有母風。具神力。覓得仇刃之遁。去。不知所之。此事山陰王君語我。王述月娥軼事頗多。右所記尤爲快人心意。因撮而紀之。盧父曰。或稱陳月娥爲巾幗鬚眉者。實則鬚眉中吾亦罕見有此人。也。李某惜不傳其名。獨能賞識月娥爲之護持。其亦有心人與。

●金秀卿 采卿

細影 釵光 錄

金秀卿采卿爲姊妹。行秀卿父甲采卿父乙兄弟也。甲娶於陳爲秀卿之母。乙娶於蔡蔡死復娶於陳爲甲之姊妹。是爲采卿之母。二陳本相厚善。及爲妯娌。乃交惡。家庭詬誶。無日無之。秀卿采卿年相若。獨相友愛。以母氏交爭。常戚戚然憂之。金固維揚望族。而式微者。及甲乙乃各爲商人。以餬口。常外出營商。終歲或不一歸。乙妻性淫。頗不安於室。甲妻藉爲口實。輒以隱語相譏讓。且示挾制。乙妻啣之甚。秀卿勸母曰。彼雖不德。宜好言勸諫。直斥之。有傷忠厚。非親親之誼也。甲妻不聽。采卿性豪爽。多才。以母氏不貞。引爲隱恨。且以家勢日蹙。知非口舌所能挽回。遂隻身遠出求學。臨行語秀卿曰。二母交惡。非家之福。吾儕子女。但能微詞規諫。諫而不從。涕泣隨之。又不從。無以更善。其後妹性急。姊性緩。均非調人才。吾爲姊計。亦以韜晦緘默爲是。秀卿泣曰。妹教我固是。姊每能坐視長上之爭。不發一言乎。采卿歎息而去。去後乙妻益淫縱。無賴某者。乙妻之妍夫。涎秀卿姿色。欲得之。以商乙妻。乙妻亦欲藉塞甲妻之口。因定計。召秀卿飲以酒。入蒙藥焉。秀卿昏迷中。無賴某出而淫之。秀卿醒。知受媵母欺。然素懦。涕泣而已。亦不敢告母。乙妻復語秀卿。子已見淫。必更爲之。倘不我從。吾將發汝覆。秀卿懼。從之。乙妻白其事於衆。甲妻亦漸聞之。逼秀卿將致之死。秀卿不得已。盡吐其實。甲妻大怒。函促甲歸。欲與涉訟。甲亦懦夫。聞妻言。囁嚅曰。如吾弟何。妻怒。唾其面。斥之曰。人汚汝女。汝不知羞。乃以含忍了邪。甲不能決。會乙自外歸。甲與密商曰。吾兄弟非有惡感。然今茲事關重大。將爲奈何。乙始而駭。繼乃暴怒。謂甲惑婦言。必無其事。甲嘿然不敢再言。乙怒未息。又責嫂。甲妻忿甚。盡舉乙妻隱事揚之。指天誓日。以示非誣。且曰。汝負奇辱。以及我女。不知自羞。猶敢責我邪。乙始漸疑婦。微察之事。確大怒。向嫂謝罪。與甲夫婦共謀捉姦事。未發。采卿已聞父叔

皆歸。知日暮將有大變。請假歸家。聞其謀。急諫父曰。母雖不德。暴之貽門第。羞父亦終弗能見人。不如隱之。而別娶一人。乙初不從。采卿密浼甲共苦勸乙。乙太息曰。我事可以遵辦。如姪女何。采卿曰。今惟並秘之外。此則又何法。乙無言。甲支吾曰。恐汝嫂不從耳。采卿力任疏通。蓋采卿素不善其母。獨爲甲妻所愛。甲妻亦不欲其女。經官徒以乙妻故事。既大白。料乙妻不復能人。憤既洩。又得采卿懇勸。繼以涕泣。乃允不復究其年。乙另娶於韓。陳知事洩。不敢有言。乙亦視若婢僕。不以人齒。陳羞憤。悔抑鬱以死。而韓性狠毒凶悍。常虐待采卿。禁入學。令在家服諸賤務。甲妻不忍。常勸韓稍寬。韓疑甲妻有意作好人。因復相惡。韓又慫恿乙與甲析居。乙初不從。已而韓生子。乙頓寵愛。遂從韓意。與兄析產各居。韓益虐待采卿。采卿無可告。懇遂遁去。數年不返。而甲夫婦先後去世。無子。獨有秀卿。乙代爲照料。韓復虐視之。使與僕婢伍。乙心有未安。欲醮秀卿。而秀卿污點已暴。無與爲婚者。因循年餘。秀卿不堪虐。憔悴若鬼。見者憐之一日。秀卿偶誤某事。韓挾杖將笞之。子某奔入。言客至。與從甚衆。韓方叱其妄。俄羣婢扶麗人入。視之。采卿也。蓋采卿遁後。投其同學王氏。王有幼女。遂留采卿訓讀。賓主相得。采卿因得爲王氏義女。王本大家。有戚串爲貴官。見采卿而愛之。因言於王。以爲子婦。今已抱子矣。采卿念母家甚。其夫爲使。使訪問。具得狀。乃治裝送采卿歸。寧采卿既歸。乙夫婦咸大驚。韓以采卿貴。懼報復。乃諂事之。采卿絕不提舊事。但道將爲父謀一機會。又厚賜其弟。居三日。挾秀卿去。秀卿後嫁商人子。頗溫飽。皆采卿力也。

廬父曰。秀卿踰牆。忠厚人。觀其戀戀尊長。一片真忱。乃至身被污辱。不敢有言。其愚爲不可及也。雖有後福。非采卿烏能致此。采卿嘗再遁以自全。又能救護秀卿。脫諸苦海。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謝女

謝女。佚其名。江右富家女也。貌黑而麻。見者却走。年二十餘。無與論婚者。寒士李某。文名噪一時。而性落。不解家人生產。常數日不舉火。女父延之司文案。賓主頗相得。女父有嬖僮。貌韶秀。類好女子。女悅之。相繼縈者年餘。父覺而怒。欲黥之。頗屬意李。使人致意。李初遜謝。既而察知女奇醜。因喜笑曰。生平好惡。與人殊。卽醜。便是佳處。遂許婚。女父大悅。女忽堅持不嫁。父怪之。女潛告母。非某僮不嫁。父母咸大怒。父逐僮去。女遂仰藥死。李聞之。惋惜異常。爲詩以弔之。人或語以僮事。李曰。此乃吾所以弔也。使有桃李之姿。而無松柏之操。吾何取焉。

盧父曰。淫及後庭。父則可殺。從一而終。女志可憐。李生快人快語。却能參透情關。凡言情者。當如是觀。

憶紅樓漫墨

(綺緣)

驗情術一

巴黎少年名吐惠格者。風流自賞。富於情懷。嘗於某男爵邸跳舞會中。邂逅一女郎。一見傾心。引爲佳友。花前月下。時共遨遊。雖伉儷不啻也。女名梅梨絲。家亦望族。慕吐惠格之文采。故愛之甚。雖尙未訂有婚約而已。心心相印。誓共生死矣。然吐惠格終有所疑。竊欲試之。而梅梨絲不知也。一日。吐惠格偶來女處。面現不豫之色。女驚問之。吐惠格失聲長嘆曰。吾將死矣。卿果能踐約相從否。女漫應之。吐惠格瞿然起曰。然則吾產已盡。且逋欠纍纍。勢不得償。惟一死可以謝之。今卽爲畢命之期。得卿相伴。吾願遂矣。女愕然。不敢措一辭。吐惠格繼乃向之索水。一盂。女與之。不意吐惠格立探懷出毒質一裹。投諸水中。復振動其杯曰。卿既愛我。若是。今我飲其半。餘半。卿可飲之。卽可攜手偕去矣。言次。立飲之。遽倒地而絕。女見狀。大驚。阻之已無及。然終未有戚容。且以電話告捕房。謂有一不知姓氏之少年。無故入我閨闔。且飲藥自戕。實無預妾事。公等可速來我處移其尸去。妾素怯懦。殊不耐久處陰慘之境。而伴此新死人也。實則吐惠格所服者。殊非毒劑。乃爲一黑色之糖類。服之。轉可清涼。特假寐於地。以察其所爲耳。今見女落漠忘情。不禁啞然私哂。立起狂笑曰。我固知汝用情匪真。擊殊不可恃。故特小試。不意廬山真面。乃竟因之畢露。薄情若此。豈得爲偶。自今而後。請卽長辭我殊。深悔前次之孟浪也。遂翩然去。誓不復至。女亦因之懊恨累月云。

●驗情術二

又法女子名洛梨者。有殊色。且擅文學。年逾及笄。猶未字人。一般少年。仰承意旨。恆惟命是從。常謂苟得洛梨爲室者。樂且不啻登仙矣。洛梨不勝其擾。則揚言謂必得多情者嫁之。否則寧終身了角耳。有名洛克及佛倫特二人者。門第才華皆高於衆。其垂涎女也。亦最盛而勢則二人各不相下。女亦擬擇一以爲偶。然終不能定。因謀於家人。設計誘之一日。二少年忽於同時得書。謂女忽患痘疾。非醫藥可治。一目已盲。面部痲落。多成巨坎。與前驟異。現已稍可。方苦念君故。敢相招。惟相見時。幸勿駭也。佛倫特見而嘆曰。紅顏難駐。美色不常。造物之弄人。乃竟至於此耶。自今而後。吾念已灰。別尋佳偶可耳。又何爲更往哉。遂不之覆。且亦不往。洛克人較機警。得書意良勿信。蓋數日前。方偕女赴宴於某爵邸也。遂駕車往窺之。及至。則簾幙沉沉。爐煙裊裊。璇闈以內。寂無人聲。僅有二三侍婢。方在竊竊私語。洛克私就門外聽之。微聞其言曰。姑姑向日美甚。卽我輩見之。亦莫不加敬愛。今乃頓易舊觀。直且令人望而却步矣。吾知病痊之日。姑姑必且自怨自艾。而痛詈二豎之不情也。洛克以爲信也。則立狂奔而出。終不復來。乃未閱數日。二少年忽遇女於途。衣飾窮極富麗。丰采非特無損。且益較前爲豔冶。知爲被誑中心愕然。亟強顏趨前。殷勤問訊。猶冀可續舊好。女忽微哂曰。儂已洞鑒君等之肺肝矣。曩之垂愛者。特羨儂色耳。一旦聞色衰則愛亦隨之俱弛。如是者。流儂殊不樂再與相見也。二少年慚甚。懊喪而去。

●石翼王起義由來

太平天國諸人物。若洪楊皆庸黯不足道。授之以政。轉致債事。僅李秀成石達開二人。深嫻韜略。洞悉大

勢不愧傑出之才。達開當未遇時。傲居於粵西某鄉。家饒於資。任俠好義。有朱家郭解風。揮手千金。了無吝色。尤好客人。苟有一技之長。無不納諸門下。加以禮待。則又孟嘗平原之亞也。居恒好爲人排難解紛。鄉人無不尊之。會有巨商將以巨金出販貨。因道路不靖。惴惴然有戒心。因石之廣交也。或能爲之先容。因集衆往求之。石慨然允立。執東招鄰近山盜首領來置酒高會。談笑甚懽。因告以商事。盜魁以坐失巨金。殊有難色。石願座後。命以五千金來賞之。案上徐謂盜魁曰。旣不能見恕。則蔑蔑此數僕。卽爲償之。請卽晒納。何如。盜魁皆拜伏曰。君果丈夫也。吾儕蠢蠢致多唐突。幸乞原宥。此後自當任君驅策。雖水火所不敢辭。原金謹璧。幸勿以吾儕綠林中人。乃皆見利忘義之流也。石亦喜其伉爽。則撤筵更飲。商等安然而去。嗣後石遂與盜黨廣通聲氣。約爲兄弟。然亦力勸此輩勿劫良善。其身未嘗輕蹈法網。爲不義事也。時其地有劣紳富而不仁。好侮良善。嘗爲石所挫辱。因是積不相下。紳固狠惡。雖睚眦之怨。亦必報復。主是聞石有通盜之行。不禁大快曰。今而後吾仇其可復矣。遂請於官。率士卒掩捕之。石方設筵與盜飲。未有戒備。遂悉爲所繫。村人皆泣送之。盜衆聞耗。怒甚。立率其衆下山破門劫獄。且戕官焉。於是遂奉石爲魁。遙應洪軍。石亦勢如騎虎。不得不從矣。石少讀書。故長於文學。曾有詩文遺傳人間。以錄之者多。故從略焉。

●鼠疫

鼠疫之由來久矣。嘗見某舊籍中所載。謂中州某地有怪鼠。白晝出跳躍。略不畏人。入人家。輒垂首嘔血。死。其家立現惡疾。頭目暈眩。寒熱交作。終亦嘔血而死。其狀乃與鼠同。雖良醫不能治。強者可力支。至三

日久其弱者越宿即死。鄰里染其氣息亦得奇疾。後益蔓延。直至百里之內。幾無炊煙。死人過多。棺木亦無從購置。則相率藎葬之。是亦一浩劫也。其症與今日所傳說之鼠疫爲一類。當日防疫之方猶未昌明。宜乎蒙其害者乃尤較今日爲多也。

●彭剛直軼事

彭剛直與李文忠同隸曾文正幕下。皆爲清室中興名將。惟性則絕不相若。恆不相下。一日議某事。二人又交鬩。彭怒甚。不可自抑。揮拳欲毆之。李疾遁入曾室。立文正後。伺窗外。怒殊未息。曾見而駭問。彭不能答。曾返顧。則李方目之微笑。以指樞二眼。且抉其腮。作虎形以調之。不禁笑問。彭曰。人方以小兒目汝。奈何。猶作此態耶。今可以釋矣。遂一笑而罷。後曾嘗納一妾。寵冠專房。漸惰於事。苟非要公。輒令幕僚代之。彭聞而忿然曰。世間女子最易誤事。吾不忍見吾師爲妖婢所惑而喪其畢世盛名。當爲除之。乃操刃入其所居。諸僕不敢相阻。妾方晨裝聞而狂駭。立踰垣遁。彭徧搜不得。恨恨而出。適與曾遇。立棄刃。長揖。曾詢以故。則具以舌略不稍諱。曾嘉其直率。亦不之罪。一笑置之。其一生所爲大都如此。然當少時。則又鍾情於鄰女名梅仙者。事未得諧。女竟委化。彭哭之慟。積久不忘。日著梅花詩。作梅花畫。以報之。則其人固亦情種也。

●盲談

燕人名包秀峯者。以星卜爲業。談言微中。故一時王公貴人皆從之遊。以下休咎。叩以國家大事。亦多中肯。嘗竊謂清社富於某歲覆。袁氏當於某年竊位。且必於某歲身死。不圖其後皆應。以是趨之者益若鶩。

惟包不常爲人推算。苟非其欲。雖餽以盛幣。勿納也。其日久。盲手撥三絃。聲錚錚。然清越可聽。無江湖惡習。不善阿諛趨奉。雖顯者問災。亦直言相答。未嘗僞飾。亦畸人也。至今猶在京。友某君以其事略告我。今爲述之。留諸後日。亦可當野史之別裁也。

●酷吏孽報

太史公修史。列酷吏傳。蓋心焉痛之。而留爲後人垂戒也。乃下逮近世。風俗媮薄。而悍吏之所爲。益復變本加厲。突過古人。每敲剝民間脂髓。轉以獻媚上官。藉固其位。草菅蒼生在所勿惜。小民漫無勢力。終敢怒而不敢言。無如之何。俗有一代爲官。十代爲娼之言。良有以也。前清陝西某邑令李某。臨民斷獄。素無人道。吏胥承其意旨。亦狼狽爲奸。多方勒索。凡有訟案。苟不先納巨資。則曲者反正。而直者曲矣。道路側目。無敢撻其鋒者。所用刑具。尤想入非非。必至身受者不能堪。始已若珍珠衫。杏花雨。老虎凳。猿猴獻菓。丹鳳朝陽。仙鶴吃食。諸毒刑無不畢具。每歲之冤死者。蓋已不可勝數矣。然輒以所得之半。徧餽上官。并其僚屬。吏卒亦得均沾利益。以是深得輿援。恃以無恐。後復誣良爲盜。其人雖歷受種種毒刑。終忍受不供。令惑於老吏之言。竟生剝其脅間肉。其人痛甚。暈絕醒而供焉。遂罹大辟。令狂喜。以爲得是奇刑。彼強項不供者。可無慮矣。於是凡獲犯案較重者。輒以是術處之。冤死者又纍纍也。後令以宦囊已盈。白簡復至。卸職以歸。亡何脅間卽得奇疾。初僅小瘡。耳繼則其膚。且自割爲二。痛如刀刺。奄臥牀褥。輾轉呼號。越數月。竟以是死。脅骨已斷。肉亦盡脫。蛆蟲且蠕蠕出矣。繼而其婦亦染疾歿。其妾若女。席捲所有。各從所歡遁去。非李某畢生慘酷之孽報乎。

●口技

留仙先生記口技。文亦汪洋奇譎。可副其事。至今北方懷此技者頗多。恒持以餬口。蓋卽其苗裔也。近日
灑地各遊戲場。所聘如人人笑開口笑等。雖亦能令人發噱。然相去前者則遠矣。幽燕某地。有士人楊某
者。亦擅此技。惟不輕易弄之。雅不欲藉此以鳴。吾戚陳君。曾一聆之。謂某日楊忽興至。攜尺一。隱身幕後。
衆則環坐其前。而靜聆之。繼而忽聞風聲大作。雜有殘葉敗幹墮地聲。沙石飛舞聲。繼復有哀雁成羣作
聲。悲唳與之相和。雁聲未絕。而胡馬忽長嘶。聲至悲惻。幾欲令人墮淚。嘶聲甫止。而老卒喟然。浩嘆聲又
作矣。於是風聲沙聲敗葉聲雁聲騎聲老卒嘆息聲。皆一時俱起。如相酬答。聞者直似親歷其境者。繼而
尺禿然擊椅作響。諸聲寂然。楊自揭幕笑而出。曰。拙技殊不工。然諸君得此。亦不啻於蒼涼絕塞間。作一
度臥遊矣。衆皆嘆服。卽乞更試他者。楊謝曰。今倦矣。俟諸異日。何如。遂散。其事距今已將二十年。不知楊
某尙在人間否。懷此絕技而深自韜晦。亦至可惜也。

劍光軒零墨

(劍山)

●雙節碑

龍華道上日暉橋旁叢叢桃林間有碑塹然立題曰雙節。余莫知其所從來。詢之土人張氏。知塚中人係安徽產。爲姑媳兩人。姑王氏十八而寡。家徒壁立。無以爲生。幸賴十指度日。有子一。尙在襁褓中。王氏茹苦含辛。撫兒成立。乃爲之娶陳氏女。婦入門後。極盡孝道。夫婦頗相得。奈遭家不造。其夫又卒。王氏以從此一家無靠。憤不欲生。陳氏雖心如刀割。猶能節哀順變。以慰其姑。未幾。姑以痛子喪明。陳氏日夜爲之祈禱。卽至絕糧。斷炊。陳仍力爲捱擋。不使姑知。旣而姑死。陳氏亦痛哭死。

●陸孝子

光緒三十一年秋八月。崇明大水。鄰近小沙。均被湮沒。卽寶山東門外之鴨窩沙。亦被水。沙上有龍王廟。建於高岡之上。民皆奔避。邑人陸大廷。亦奉母挈子以往。旣而水勢益急。廟屋爲傾。死者頗多。大廷左手被壓。而斷血流如注。不知痛。亦不覺痛也。回顧不見其母。急奔波求之。其子號泣呼救。大廷曰。救汝須得。祖母後。今非其時也。旣而見水面露一髮。警知爲母。乃負之出水。適有破舟衝浪來。大廷急奉母登焉。復泗而去。將覓食以食母。母見大廷傷狀。大哭。大廷佯慰之曰。母親勿悲。兒實無所苦。母曰。孫兒安在。大廷曰。早遇救星。今當達寶山矣。如是者二日夜。破舟行至寶山北門外之沙灘。旁沿海居民。異之。遂引之上岸。見大廷斷手狀。其母泣而告之。聞者咸欽其孝。甚有泣下者。翌日。村民救得一兒歸。視之。則大廷之子。

也。衆皆曰：天相也。遂醮金養之，并爲醫治。居寶山者半年，地方士紳嘉其孝，各有所贈，且雇舟送之歸。

●余清

余清，江寧藥商也。肆多良材，遠地販藥來者，必先入清家，以清每優遇之也。醫者得清藥，以輔其方，病輒易治，以故咸譽清貧病無資者，或就清索藥，清亦樂與之。某年，郡中癘疫流行，就清求藥者，不勝僕指計。或畧券以代錢，清亦不較，一一濟之，絕無吝色。得慶更生者，頗多。歲終，有力者咸來償值，不償者，清焚其券，券雖多，無悔也。由是郡人皆以有道者稱之。

●佛道

陳文清，咸同時人，道員陳炳昆之長子也。母早逝，炳昆續娶吳氏，吳爲淮陽名儒吳爾康之女，嬌養性成。錦衣玉食，動輒千金，不饜其欲不止。過門之翌年，遂舉一雄，名武，愛若掌珠。而於陳文則輕視之，枕中細語又多道文之不是，以故炳昆亦等閑視之。惟陳文則事親頗孝，迨武漸長，視文若眼中釘，時進讒言於父母前，炳昆遂令文出居於外，而以瘠薄之地分之。陳武所得盡爲膏腴，於是揮金如土，無少吝。恤遇有匱乏，吳氏必與之不戒，飭也。後炳昆死，武益肆無忌憚，不數年，資產蕩盡，而所負猶有千餘金。吳氏出私蓄以償，猶不足，不得已以房屋作抵，由是一貧如洗，饗殮幾不能繼。文念同胞之義，時周恤之。後武因欠官錢被拘，陳文力爲營救，得免。事後，文復邀親友至家，當衆宣言曰：弟如痛改前非，當以家產之半讓之。武願從，兄戒文遂分半與之，無少悔。妻孥或止之，文曰：彼爲我弟，我爲彼兄，兄弟豈有界域之分乎？世間不少兄弟不睦，事多從女子始，妻孥乃默默退，鄉黨爭頌之。

● 俞春發

俞春發。句容人。家貧。早孤。母王氏。撫兒成人。春發既娶。王氏嬰日疾。遂盲。家貧更甚。乃採薪以自活。春發以山下難於樵採。乃登山巔。所採果倍於人。鄰里羨之。乃亦入山巔樵採。忽遇虎。衆大驚。春發曰。汝等先歸。我當斃之。格鬪良久。虎遂逸去。自是人無敢登山巔樵採者。惟春發欲再往。其妻陸氏勸其勿往。不應。哭而牽其裾。乃怒曰。家貧如此。吾不樵採。藜藿之奉。何自而來。遂絕裾去。終未嘗遇虎也。某日。山巔坐一老僧。虎蹲坐其旁。春發從容以過。似不見者。僧奇甚。乃曰。汝何人。敢冒此險。春發曰。家有老母。雙目已盲。余不冒險。無以養親。僧曰。孝哉。孺子。汝苟每日入山者。老僧必相候於此。授汝絕技。終身可以生活也。春發諾之。每往。僧必先授以藥丸。令之食。又授以技。越三年大成。僧曰。汝技已達上乘。可以行世矣。某日。城中某姓家雇石工五六人。運一巨石。氣喘殊甚。春發適負薪過。笑曰。區區之石。我一人足負之矣。石工大憤曰。汝苟挾石以起者。此生不爲石工矣。其時主人在旁。亦似惡春發之狂言。既而春發果挾石以行。主人奇之。乃請爲鏢師。授其子弟以技術。自是遂不爲樵採業。而家道因以小康云。

● 義狼

山東泰安有甲乙二人者。係總角交。及長。甲貧而乙富。甲性謹愿。耽翰墨。婦則貌美而知書。唱隨甚得。惟以家貧。故時有斷炊慮。乙則多方周濟之。甲殊感激。固不料其用心陰險也。某日。乙謂甲曰。君清寒至此。盍思一謀生計乎。甲曰。苦無援引耳。乙擊蹙曰。我戚某君。現居某山。饒於資。託我聘一塾師。覓之久。終不得其人。如君者。彼必歡迎。惟恐君不願耳。甲乃攜妻同往。雇舟而行。將抵戚家。乙謂甲曰。若夫婦同往。我

前未嘗語彼。今不如令若婦暫息舟中。吾與若先去。甲稱善。及上山。乙乃引入山勢險惡之處。甲曰。大湖在前。行將何往。乙出不意。推之入湖。意其必死矣。乃下山。哭謂甲婦曰。若夫被囓於羣狼矣。若之何。婦大哭。乙謂曰。事已至此。哭亦無益。吾今與若入山。覓其遺骸。何如。婦遂拭淚。以從。及上山。乙又引入山勢險惡之處。四顧無人。擁之求歡。婦正撐拒。間忽羣狼自巔來。囓乙死焉。嗥叫而去。婦大驚。意山間多狼。夫之死。確爲狼囓無疑。故亦不甚怨乙。擬隻身歸家。忽失道。沿途號泣。途人問故。婦乃傾吐所遭。其人曰。然則汝夫未死也。某村漁舟救得一人。自稱泰安人。遇友負心。推溺湖中。若然。殆汝夫也。其人遂引婦往探之。果其夫。於是相抱大哭。各道所遭。夫曰。彼賊用心奸險。可謂極矣。然欲淫若而不得。淫欲死我而未得。死我可無憾矣。

●兄弟至情

劉貞方。太倉人。明天啓間進士。官麟游丞。再遷道州。坐法當刑。弟貞賢。時爲郡學生。聞兄得罪。奔訴於郡守。欲自往以代。守阻之。貞賢立於庭中。號泣曰。人孰無兄弟情。奈何阻我。且我少失怙恃。惟兄一人相須爲命。今兄坐法。當刑。誠不忍兄死而我獨存。故願以身贖兄。何爲其不可也。左右爲言於郡守。允如其所請。貞賢卽日上道。詣闕上疏曰。民兄道州丞貞方。不幸罪吏議坐法。當刑。伏念民早失怙恃。無兄何以至今。今日今兄坐法。義當代贖。當民兄被逮時。使謂民曰。貞方早衰多病。必死於獄。死固分也。然嗣母春秋已高。慈德深厚。聞貞方入獄。必且日念之。今兄旦暮入地。則無以遂其菽水之歡。終天之恨。莫此爲甚。願陛下原民兄。使得自新。令其歸養。民誠不勝大願。惟哀矜焉。其言至爲悽楚。疏上。上大喜曰。世間竟有此悌

弟耶。宜并赦之。左右或曰。恐有詐耳。乃令御史奏。貞方不法。狀擬即日行刑。使貞賢往別。及相見。即抱兒大哭。并叩求代死。額上肉爲之墳起。上信其真。遂并釋之。

●折獄

羅店孟慕良。同治間孝廉也。爲安徽太平縣令。有政聲。某日有二婦爭訟於縣。慕良明辨之。聞者莫不稱其決智也。先是某鄉有兄弟二人。皆娶妻。妯娌素不睦。嫂年長不育。娣亦祇生一子。嫂惡心頓起。奪爲己有。兩婦爭持不下。乃訟於官。慕良傳鄉長至。鄉長受嫂賄。亦謂嫂所生而娣則號啕大哭。慕良頓生一計。曰。汝二人試各持兒手曳之。誰勝卽爲誰所生。嫂則用力曳之。娣以親生子恐傷其手。釋之。慕良大聲斥嫂。嚴詢之。盡吐其實。乃以兒斷還娣婦。

●張璉

張璉。明嘉靖間劇盜也。時聚無賴。出而爲亂。勢熾極熾。明廷合重兵剿之。不能撲滅。延四五年而始平。璉知勢不可敵。早遁去。黨羽亦是散。官軍中有陳保者。捕戮一人。詭爲璉。已就獲。明廷不察。遂膺上賞。此事正史不載。而稗官野乘亦未嘗述。今特記之。

●嵩山石像

嵩山當中國之中。在洛陽城東南。爲五嶽之一。下有石室二。東曰太室。西曰少室。二室之下間立一石。近摩之石也。稍遠而視之。人形也。再遠而視之。面目冠履無一不肖。遊人睹此。莫知所以。執鄉人而問之。皆曰。此達摩僧之肖形。蓋達摩僧昔日曾超脫於此故云。

●阿美

寶山西鄉有阿美者。貧家女也。荆釵布裙。鉛華不施。然天生麗質。終不能掩也。年十七。歸中表王少泉。琴瑟方調。遽賦寡鵠。有方某者。輕薄子也。素涎女姿。比女喪偶。心竊幸之。日過其門而屢挑之。無奈阿美之心。冷若冰霜。毫不爲動。方某無如何也。久之阿美以思夫故。竟患癩疾。遊行於市。偶見方某。手執柳枝。作雀躍舞。口中猶喃喃而詈人。與之錢不受。與之食。必先貯盆中。而後食。宿於某古剎。尼頗重之。日供以飲食。其行雖癡。而守貞之志。卒不改也。

艷

藻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瀟湘室老人包陳淑眞畫例

堂幅肆尺肆圓伍尺陸圓陸尺捌圓(橫

幅同對開減半)

屏幅肆尺每幅貳圓伍尺叁圓陸尺肆圓

叁尺單張掛屏三圓

貳叁尺炕屏每堂四幅陸圓(琴條同)

帳銜每尺壹圓(冊頁斗方手卷同)

紈摺扇每柄壹圓半

翎毛草蟲磁青泥金加半點品小景加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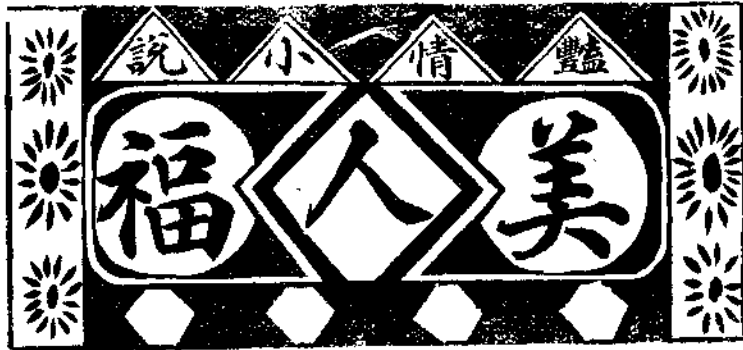
油金劣紙紅綠綾絹不應

遇未經定潤之件及大小不符者隨議

潤資先惠約期取件

民國六年四月重定

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初集五版

續集再版

美人李定夷先生生平第一部傑作初集出版以來海內爭誦梨園且編爲劇本續集自二十一回至四十回

視初集尤佳此非有句皆香無詞不豔等浮語所可捕

塞茲優點略舉之儂仙閣夫婦雙雙西渡將

鐵路而俄而德而比而法以至英倫沿途有極詳細之紀程風景古蹟無不舉遊歐者可作指南餘人亦

可當臥遊優點一賞菊卽席聯詩律詩一唱九和固已不易而詠此秋末晚香句句富麗堂皇不作一衰澀語恰合各人身分尤爲

新小說界優點一一美人福所紀多豔麗所僅見

集第三十回衆美舉行酒令忽大書特書語語令人噴飯以言情而兼滑稽時下無此名著

優點三黃氏別墅經改造而後佈置周密

優點四滬上愛儂園爲第一名園惜係私家性質非盡人能遊第三十

四回紀黃劉吳三家來滬詳載遊愛儂園之情

形園中九十八景無一遺漏遠道未來遊者及來而不能往者

皆可作臥遊觀優點五瑤華客倫敘時告讀之可以知英國之狀優點六餘若

况而啓發國人世界知識留學羅謹嚴撰辭工緻皆先生所優爲

無待贅述又若彭彭孫仙之締姻華之結

角六外埠兩購加寄費七分半



● 奩豔叢綴

(哲 廬)

哲廬前膺時事新報名譽編輯時。有奩豔叢綴之作。逐日披露報端者。都凡五六萬言。既以中華社事忙迫。無暇賡續。舊報亦均散佚。竟將已成之功。棄於一日。居嘗思之。文人筆墨。絞腦鉤心。雖不值一字千金。然亦當敝帚自珍。為山九仞。一簣之功。詎忍虧闕。爰新為撰述。供本報補白。冀或得前稿。裒為一集。則亦可不媿對我心我腦。昔船山二十八字。輒復得力於獼祭。是編之作。撰輯各半。又何能免時人之譏。顧豔而不佻。巧而不纖。本詩教溫柔敦厚之旨。則或不至污大雅之目耳。

豔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皆所不廢。顧有適當之定度。非沈迷不反。以身為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亦豔極而有所止。至如太白烏栖曲。諸篇則寓意高遠。尤為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唐人則『閨中少婦不知愁』。『西宮夜靜百花香』。諸作。婉變中自矜風範。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杜牧之。惡其豔。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清初湯養仍屢為泚筆。而尚不失雅步。唯潭友夏。渾作青樓淫咬。鬚眉盡喪。潘之恒。輩又無論已。於今樊山實甫。慣作豔詩。出筆好媚。視幾自忘。其託身男子者。而尤以歌咏女伶為多。吳江柳。棄疾。斥為淫哇。亦猶杜牧之之深惡。元白必欲置之典刑。而後快。然南社詩人。

出筆亦多香豔。未知能免淫佚之聲否。

豔藻

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秋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語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頭以下九章是也。嗣後擅其長者。有楊廉夫焉。後人譁風土者。皆沿其體。而纖巧穠豔者多。若柳枝詞。始於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聲情之優利輕。與竹枝大同小異。丹丘李介石。西湖竹枝詞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偷回首。南高峯頂白雲飛。又富春吳復。西湖竹枝詞云。官河遶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均非尋常之竹枝詞。所可比擬。

徐大臨(昂發)康熙間吳下名士。刻有乙未亭集。幽豔之詩居多。如詠柳詩曰。為有春風怨玉簫。江南是處拂長條。多愁人嫁娉婷市。送遠車迴宛轉橋。月影半沈煙霧。鶯聲不斷雨瀟瀟。可憐張緒才名減。贏得風流似舞腰。惹霧籠煙障碧紗。可憐長是占年華。渡頭帆過千株亂。樓角風來一面斜。葉為多情曾似眼。絮緣無賴不成花。差池到得春秋後。莫道錢唐勝館娃。誰製新聲贈別離。東風搖蕩綠烟絲。銅駝陌上經秋折。元武湖邊盡日垂。歌輒奈何愁不見。樹猶如此悔相思。德華舊曲傳囉噴。試唱儂家楊柳枝。丰神飄逸。千古絕調。

西粵風俗淫佚。男女婚媾。皆以詩歌相酬和。吳冉渠(淇)與漁洋同年。嘗撰粵風續九一卷。凡民歌。猥獠。狼狽。布刀扇歌。皆具詞。雖侏儻。頗有樂府清商子夜讀曲之遺。民歌如「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兩岸人煙相對出。祇隔青龍水一條。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天旱蜘蛛結夜網。

想晴只在暗中絲。『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
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娘名。』徭歌云。『黃蠶細小螫人痛。油麻細小燭仁香。鴨兒細細著水面。表因
細小愛憐嬌。』蠶歌云。『錯畔行過蘇行巷。魚穿水透到花街。木樨花發香千里。蝴蝶聞香水面來。』餘
獍狼諸歌。則非譯不能通曉矣。

唐時伶官妓女所歌豔曲。多採名人五七言絕句。亦有自長篇中摘出者。如『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
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是也。王昌齡。王渙之。高適。微服過酒樓。有諸名妓。絃歌傾耳聽之。則歌者咸
是其詩也。因而歡飲。竟日。大厯中。賣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萬貫。以此女子善誦白學士長恨歌
便而身價自高。有一女嘗取李蟠汾水之作歌之。明皇至爲泫然曰。李蟠真才子。又宣宗因見伶官歌樂
天楊柳枝詞。『永豐坊裏千條柳。』句趣令取。永豐柳兩枝栽之。禁中元稹。連昌宮等辭。凡百餘章。宮人
咸歌之。至呼爲元才子。李賀樂府數十首。流傳管絃。又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輒以重賂購之。入樂府
稱爲二李。此皆古才子之。以豔詩致榮。亦古娼妓之。因名人豔詩增身價之來。歷今之伶工女子。鮮有足
以入我叢綴者矣。

嘗見友人家珍藏六朝人畫搗衣圖。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春米。然圖後有行書賦云。夜如何。其秋兮。已
半拽魯縞。攘皓腕。始於搖揚。終於凌亂。驚飛燕之兩行。遏彩雲而一斷。隱高樓而如動。度遙城而如散。夜
有露兮。秋有風。杵有聲兮。衣可縫。佳人聽兮。意何窮。步道遙於涼景。暢容與於晴空。黃金釵兮。碧雲髮。白
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聽兮。良未歇。臂長虹兮。乍開凌倒景。而將越。但見餘韻未畢。微影方流。透迤洞房。半

入宵夢。窈窕閒館。方增客愁。李都尉以胡笳動泣。向子期以鄰笛增憂。古人獨感於聽。今者色兼乎秋。願君無按龍泉色。誰道明珠不可投。楊升庵謂是齊梁風流之習。信然。

劉後村集中三樂府。效李長吉體。人罕知之。楊慎升庵詩話錄其詞。風範不羣。置之長吉集中。幾不能辨。誰爲夫人。誰爲雙鬟也。其一。李夫人招魂歌。云。秦王女兒吹鳳簫。淚入星河翻鵲橋。素娥剗襪踏玉兔。回望桂宮一點霧。粉紅小蝶沒柳煙。白茅老仙方睡圓。尋愁不見入香髓。露花點衣碧成水。其二。趙昭儀春浴行。云。花奴一雙髻。垂耳綠繩。夜汲露桃藥。青柱寒煙濕不飛。玉龍呵暖紅薇水。翠靴踏雲雲帖妥。燕釵微卸香絲鬢。小蓮夾擁眞天人。紅梅犯雪放一朵。鸞錦屏風盡水。月鵲抱頸唳蘭葉。劉郎散却金餅歸。笑引香綃護癡蝶。其三。東阿王紀夢行。月青露紫羅袞白。相思一夜貫地脉。帝遣纖河控紫鸞。崑崙低下海如席。曲房小幄雙杏坡。玉亮吐辭薰錦窠。軟香薰雨釵釵溼。香雲三尺生紅鞵。金蟾吞漏不入咽。柔情一點薔薇血。海山重結千年期。碧桃小核生孫枝。精移神駭屏山知。佳麗至此誰謂宋無詩耶。

天真閣豔體詩。作者昭文孫原湘。工力不敵疑雨集。遠甚且時。復露圖窮七見之態。如天上人間圖云。聘玉盟。虛玉化煙生。天小像寫嬋娟儂心別。有蘭香影知在華鬢。第幾天何必仙山縹緲。踪人間樓閣怕雲封。只消一片桃花紙。便隔人天萬萬重。索性神娥化玉京。磨刀割斷藕絲情。如何同在人間住。拚得參商過一生。就使飛身入廣寒。嫦娥還許夜深看。卿家更在青天上。要把琉璃揭去難。倩君圖畫寫儂詩。各種情天各樣辭。亦有天台同夢處。殺花聲裏咒相思。碧浪紅槎事渺冥。楊花未必見浮萍。分明掌上珍珠顆。何處天宮作小星。春明好夢易蹉跎。掣淚同聽小玉歌。他日霓裳天寶曲。又添公案一重多。詞意重疊數

見不一見。然間亦有佳句不可磨也。餘詩多爲淫哇。恨不以漢宮春色圖爲底本。從而吟咏之。其實天真伎倆止此耳。否則彼必將筆所能達者盡力達之。力不能達。正天真之幸也。而今之青年。閨秀。輒喜誦之不審何故。余謂此種詩既淺而鄙。反不如俚詩之能以婉變勝也。雖俚句鄉語不能離俗。然能深得古風人之遺意。不較天真之詩爲愈耶。如陸文量所記。日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一作人）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一作幾人飄散在他州。似照改正者爲妥。以平仄較調也。）令人悽然。淚下。又如約郎約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不知奴處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大有人約黃昏後。月上柳梢頭之意。娓娓動聽。使人不倦。良以今之世俗聽古樂。惟恐臥者。正不讓魏文侯專美於先也。

●代友人答鴛雲詞史書

（詩 隱）

友人某君。風雅士也。性倜儻。以懷才不遇。平居輒鬱鬱。因效劉伶阮籍輩。放浪詩酒。並涉獵花叢。以爲遣悶消愁之地。與鴛雲校書相遇於姑蘇。一見傾心。頗有同病相憐之概。某君流連數月。形迹相忘。然雖月夕花晨。綢繆倍至。而巫山雲雨。曾未一賦同甘之夢也。會值家事。旋里摒擋。有約未來。而校書以所思不見。積疾經旬。一紙書傳。誠令人九迴腸斷矣。蓋原書纏綿悱惻。一往情深。尤有自命不凡之意。爲青樓中不可多得者。爰戲爲友人代答之。

鴛雲詞史如握東門。遠送夾道停車。南浦傷懷。臨歧把袂。我洒英雄之淚。卿牽兒女之情。別緒依依。餘言嫋嫋。迨至催將汽笛。未甘拂袖以言旋。相期從此音書。勿令望塵而欲斷。叮嚀倍至。繾綣何深。迄今追溯。

前情恍如隔夢。花晨月夕。頻牽去後之思。雨苦風淒。常抱無邊之恨。約將後會。計在兼旬。詎知人事糾纏。頓使天緣阻隔。產經蟪食。遽與雀鼠之爭。巢以鳩居。豈是雞蟲之失。唇焦舌敝。苦費籌謀。力竭聲嘶。形勞案牘。差幸雲烟翳淨。還來合浦之珠。從教風雨愁多。深擾茂陵之夢。維摩小病。百感叢生。舊契遙睽。迴腸寸斷。當此落花惹恨。正東風狼藉。之天芳草縈懷。又南國鶯啼。之候。加以一腔惜別。萬事多磨。悵惓惓之青衫。銷魂若箇。比飄零之紅粉。薄命何如。回憶偶入花叢。相逢萍絮。邀來紅友。憑澆塊壘。於胸前。借此青樓。聊遣牢愁。於膜外。以是酒酣耳熱。皆狂歌當哭之場。何嘗紙醉金迷。作幻想入非之舉。不料三生緣結。青眼頻加。遽然一見。心傾白頭。欲託慷慨。致黃衫之慕。殷勤輪紅拂之誠。聽肺腑之談。鮫綃搵淚。歎防閑之密。豕笠加嚴。早深脫籍之謀。莫解纏絲之困。蠟焚蠶繭。心事誰知。海誓山盟。隱衷孰託。以某也生成抗直。同賦牢騷。性因合而相投。情以孚而彌契。詎意烟花孽障。生有由來。雖然花月姻緣。事皆前定。乃不惜千金之聲價。居然從一意之纏綿。自分獨抱焦桐。莫覓賞音之侶。竊歎毫無建樹。徒深沒世之悲。縱詩歌謬重於雞林。而文字空勞乎鳳縵。十年蹭蹬。潦倒名場。半世蹉跎。枉拋心緒。縱爲不平。而寄慨也曾同病。以相憐然。纏腰無揮霍之資。難償買笑。且傲骨少溫柔之媚。未學偷香。雖從幾度。以流連。不過無端而遇。合竊不解。桃源小住。初停漁父之舟。竟偏教花徑。重開深慰。劉郎之渴。紅顏一笑。白酒千鍾。聆歌則響。遏行雲。快論則詞如倒峽。三十六連環。眞字替我書來。一百首豔體。新詞拚將。吟就情更濃。於嚙臂事。有甚於畫眉。明知絮果。皆非徒作惺惺之惜。終覺柳絲難斷。頻牽逐逐之魂。我我卿卿。甘爲情死。夫夫婦婦。願卜他生。卽此數月之勾留。倍徵兩方之歎。洽深歎文章命厄。難邀物色於當途。畢竟脂粉情多。翻結知音。

於。默。契。巾。幘。有。鬚。眉。之。氣。風。流。兼。倜。儻。之。才。如。許。奇。逢。洵。稱。韻。事。無。奈。盛。筵。易。散。勝。會。難。常。六。十。日。酒。綠。燈。紅。倏。如。夢。幻。三。千。里。山。重。水。複。無。限。離。愁。方。將。學。雁。字。以。行。行。聊。寄。平。安。之。報。乃。先。剖。魚。腸。而。乙。乙。欣。貽。迢。遞。之。書。盟。薇。露。以。緘。開。怨。花。風。而。別。久。聲。聲。珍。重。字。字。綱。繆。謂。剝。繭。抽。絲。別。後。之。光。陰。如。昨。知。焚。香。滌。硯。箇。中。之。况。味。雅。城。惟。既。入。此。牢。籠。祇。得。受。茲。魔。障。縱。使。花。飄。作。絮。已。爲。水。面。之。萍。或。者。葉。易。成。陰。頓。換。天。涯。之。樹。偷。得。相。如。慧。眼。當。諧。于。祐。良。緣。切。莫。嫌。多。露。之。虞。應。自。有。順。風。之。遇。勿。因。別。恨。瘦。減。黃。花。漫。費。相。思。拈。殘。紅。豆。須。知。緣。由。天。假。事。在。人。爲。若。安。逆。來。順。受。之。常。自。無。憂。後。跋。前。之。慮。况。卿。以。生。成。夙。慧。解。識。斯。文。天。本。有。情。流。水。亦。代。傳。紅。葉。月。非。長。缺。華。年。豈。久。厄。黃。楊。如。其。耿。耿。私。衷。惟。矢。鴉。隨。之。願。茫。茫。餘。子。難。期。鳳。卜。之。占。心。如。信。石。之。堅。渴。比。奔。泉。之。飲。是。則。鴻。痕。雪。印。不。妨。洄。溯。以。相。尋。况。乎。渭。樹。江。雲。未。必。迢。遙。而。莫。接。嬌。原。可。貯。何。辭。金。屋。之。藏。情。豈。能。忘。會。待。珠。量。之。聘。締。前。緣。於。兩。美。踐。舊。約。於。雙。方。從。茲。看。並。蒂。之。花。譜。同。聲。之。曲。窈。窕。之。風。姿。猶。昨。團。圓。之。月。影。同。參。待。到。佳。期。合。償。夙。願。我。非。李。靖。豔。福。偏。來。卿。是。文。卿。賞。心。別。具。可。見。鍾。情。翰。墨。每。結。成。千。古。因。緣。料。知。故。里。掄。揚。定。傳。出。一。番。佳。話。惟。是。經。營。舊。壘。尙。須。別。啄。新。泥。寂寞。空。閨。深。恐。悵。懷。流。水。重。來。崔。護。未。希。稽。遲。多。病。文。鴛。何。堪。棖。觸。我。心。滋。戚。卿。意。云。何。際。此。三。月。韶。光。十。分。沉。寂。寒。猶。料。峭。春。已。闌。珊。起。早。惜。花。漫。作。斷。腸。之。詠。遲。眠。愛。月。猶。須。半。臂。之。添。卽。席。飛。觴。宜。裁。酒。量。臨。筵。度。曲。莫。抗。歌。喉。聊。憑。驛。使。之。風。傳。願。效。野。人。之。曝。獻。寸。心。千。里。較。潭。水。以。彌。深。一。日。三。秋。望。雲。天。而。無。極。所。冀。勾。欄。院。裏。織。錦。樓。頭。勿。撫。景。以。傷。神。務。寬。懷。而。諒。我。幾。多。賦。語。莫。罄。燕。絨。惟。願。垂。青。不。勝。鏤。赤。

●代淑青致舊同學姊妹約賞花書

(詩 隱)

憶自催殘蠟鼓。曾探庾嶺之梅。好趁馬蹄。又踏平原之草。計華年之轉。曉數芳訊。以從頭。奈幾度。輕寒。頻添料峭。而者番。宿雨未滅。陰霾封姨。則虐肆鳴條。東帝則畫難設色。樓臺楊柳。莫抽金嫩之條。鸚鵡。簾櫳。長掩玉鈎之影。聽鶯簧。而猶澀。惜燕翦。以空投。飛向枝頭。似憐春寂。啼從樹裏。也覺魂銷。呼小婢。以嬌癡。問故園之消息。幾重庭院。徒事搜尋。十二欄杆。依然闕寂。空買玉壺之酒。懶熏金鼎之香。或午繡方停。或曉妝初罷。每作巡簷之舉。頻勞扶杖之行。穿竹徑。以迴環。滑疑折屐。步苔階。而躑躅。採不盈。簪以是佳約。之叮嚀。未免前言之辜。負偶然。掄指別已三旬。何以遣懷。愁增十斛。盼萬千之紅紫。撫九十之韶華。有不望眼。將穿迴腸。欲斷者乎。不謂自來久雨。每遇庚晴。雖俗諺之相傳。竟合符之不爽。覺前此寒。輕煖。淺。皆天工醞釀之神。欣今茲日暖。風和正香。國繁華之候。隔簾問訊。已報蜂忙。開徑延賓。好聽鸝語。際此。饗頭。釀熟。開樽。凝圃菊之香。居然籬角。春濃。綴錦。壯園林之色。競芬芳。而比秀。應節候。以齊輝。試觀紫蠟。爭妍。紅綃。鬪俏。映將人面。宜銷崔護之魂。疑入仙源。應奪劉郎之目。豈必武陵。選勝行盡。青溪。何須廬嶺。分栽。移來綺夢。此桃花之妖。足誇渲染者也。加以南頓。空桑之種。伽藍。覺樹之奇。仙縹。神紅。對春風。而若笑。齊。執。吳紵。和曉露。以方酣。縱非王母之遺。和酒而駐顏。有術也。稱東皇之意。隔離籬。而樹豔。相招。此李花之穠。足供娛賞者也。他如柔膚。欲滴香髓。無痕倩彩。娉婷。洗淨鉛華之色。玉容。沉寂凝來。縞素之妝。憑皓月。以爭輝。臨清流。而照影。塵如不染。胸襟。借冰雪。同看淡到。無言嗜好。在酸鹹。以外。此梨花之雅。足稱皎潔者。也。且也。近依十步。獨稱王者之香。晤對一堂。如入善人之室。表衆芳。而自異。清露微馨。栽九畹。以初滋。尤

風徐汎，非必移靈根於空谷。正宜錫嘉號於幽人。此蘭花之清足居名貴者也。至若調酥有暈，琢玉能柔。輕勻成一色之毬，細密比千針之繡。攢將碎石疑晴雪，以誰搓絡就明珠。較凝晶而有耀，露乍含而軟。氈霜未綴而氤氳，此則雪球之簇作花團，鏤成瓊朵也。而况爲防深睡，銀燭高燒，預乞輕陰。綠章夜奏，比輕盈於飛燕，爭嫵媚於華清。錦障陳時，訝紅雲之盡吸，疎籬缺處，補絳雪以多嬌。此則海棠之血染啼猩，痕塗濃蠟也。矧乃紫荆鬪豔，木筆書空，香滿薔薇，喜畫屏之自展，韓開棗萼，同錦簇以彌妍。間以翠蓋成陰，粉牆深護，一泓綠水，偏倒映以生姿。幾曲紅欄，更周圍而盡致，四壁則金鈴齊繫，重樓則珠箔高挑。大地春光，縮成畫本，小園景色，繡出穠華。幾如身入山陰，萬壑與千流在望，從此目空世界。華林借金谷都非就，綠蔭以眠琴借錦叢而作幃，壺觴小集，雲五色而疑近，蓬萊衣履生香，風幾度而如熏。龍麝如斯，勝景誰不多情，所惜者舊雨遙暌，離雲久繫，好春獨占，盛會難逢。用傳青鳥之書，藉託錦鱗之寄，務乞惠而好我，念及離羣，盪畫槩以俱來，預聽欸乃，啓蓬門而有待，何樂如之。會當整綠綺之絃，洗紅螺之盞，斟黃封之釀，按金縷之歌，比勝會於蘭亭，欸盛筵於花國，想因時遣興，雅懷多屬雅人，而卽景言情，韻事端推韻客，以嫋嫋簪花之格，兼翩翩賦茗之才，掃苔石以題詞，不啻迴紋之織步，花叢而覓句，何煩擊鉢之催，或者技擅雙鉤，畫通六法，以兩間之韶景，成一幅之丹青，天造人工，無分色相，心靈手敏，具見精神。從四座之賓筵，作羣芳之寫照，偷花能解語，定當稽首以臚歡，况春易言旋，幸勿臨時而卻步，比清樽於北海，繼雅集於西園，覽望良殷，天緣當假，話聯牀之舊夢，重教燭剪三條，盼載道之行裝，先乞書馳百里，料想春申江上，隙地無十畝之間，比將西子湖頭，別墅選重林之勝，以彼笙歌繚繞，車馬喧闐，十里圍場，競費金

錢。於。揮。耗。幾。層。樓。閣。徒。誇。丹。艷。於。輝。煌。執。若。此。蘿。屋。依。山。柴。門。臨。水。四。圍。籬。落。豔。如。國。色。天。香。一。望。林。端。
疑。是。珠。堆。玉。琢。偷。侵。晨。而。小。立。香。露。衣。或。帶。月。以。相。看。清。輝。入。照。對。影。作。迎。人。之。笑。含。羞。窺。新。婦。之。妝。
姍。紫。嬌。紅。都。成。點。綴。淡。描。濃。抹。須。待。評。量。從。茲。宜。雨。宜。晴。總。爲。吾。廬。生。色。况。復。非。城。非。市。何。妨。小。住。爲。佳。
佇。待。行。旌。用。先。馳。東。

醜

𠄎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狀 褒 種 甲 頒 部

著 名 之 生 先 夷 定 李 陵 昆



湘 娥 淚

告 商 行 採 圖 省 部
提 會 各 購 書 通 飭
倡 佈 省 並 館 俗 各

角 三 洋 大 價 定 册 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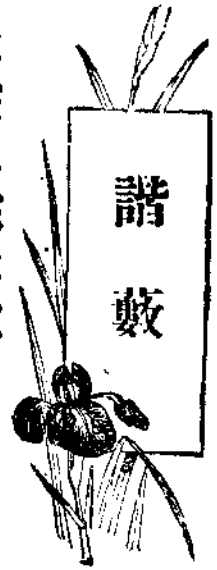
原 評

是書可作列女傳讀文筆亦極雅雋
寫林烈婦婉儂尤能動人凜若冰霜
而慈孝過人自是難能可貴此記事
小說之上乘也宜列上等給甲種褒
狀

加 評

是書情節有類悲劇作傳記觀讀之
令人愴然作小說觀專記亂離悲慘
之事視他書蹊經獨絕原評列為上
等尤可無愧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遊 戲 文 章

● 醉 鄉 侯 列 傳

(穎川秋水)

醉鄉侯。魏生者。南蘭陵人也。始為布衣時。雅慕劉伯倫之為人。故特自稱。歡伯。以寄志。性好讀書。嘗誦太史公史記高祖本紀。至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買酒。數語。喟然長太息曰。大丈夫不當如是耶。予雖無帝王量。若以酒量論。則同符高祖矣。然家貧。無儋石儲。以故不能終日常得酒。有紅友者。畸人也。知其如此。特哀憐之。乃運名釀。百石以遺生。生既得酒。狂喜飲而甘之。謂紅友曰。予必有以重報公。紅友怒曰。儉奴大丈夫。不能自致。甕頭資吾哀。王孫而進飲。豈望報乎。生既沈湎於酒。於是蘭陵惡少咸侮辱之。曰。若腹雖便便。特酒囊耳。其他無所有也。會比舍釀熟。諸惡少相與謀盜飲。而終慮為掌酒者所窘。乃設計令一人盜酒。而乘牛泥醉。時將生置於甕下。以實其事。明日。主者往視得生。乃以為盜酒者。果生。生大懼。恐被窘辱。幸其人亦雅量者。勿之罪。生遂得放歸。然自此生得盜酒名。如晉之畢吏部焉。及天寶中。玄宗與楊大真同坐沉香亭下。賞牡丹。召李謫仙為樂章。適謫仙醉眠。長安市上酒家中。既被召。帶醉入見。玄宗令左右用水頰面。并使貴妃捧硯成清平調三章。生聞其事。時適酣醉。含糊作漢班仲升語曰。大丈夫無

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安所事詞賦乎。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古人酒兵（見南史陳暄傳）之謀。乘醉讀之。簡練以爲揣摩。期年始成。因與汝陽王璉爲杯酒交。王薦之於立宗。立宗除以青州從事。初未之奇也。生緣此亦鬱鬱不自得益。藉醇酒以自放。會有酒胡者。以平原督郵爲參謀。據糟邱以逞亂。事聞於朝。立宗亟問誰可將兵者。羣臣咸莫敢對。汝陽王乃力薦生。立宗笑曰。麴生酒徒也。奚堪將兵。汝陽王曰。唯酒徒故可使以制酒胡耳。帝許之。擇吉築酒壇。拜生爲大將。一軍皆驚。生既受命。左持酒鎗（南齊書蕭穎胄傳）右秉酒旗。作酒誥以誓六師。遂率酒船（晉書畢卓傳）百艘。酒士（漢書）十萬以臨敵。平原督郵聞風大懼。請酒胡暫避。其鋒酒胡不可大言曰。吾恃酒池以爲池。酒城（吳地記）以爲城。彼雖衆無所用之。遂戰於糟邱。一鼓而擄督郵。再戰而俘酒胡。師旋上嘉之。郊迎三十里。晉麴部尙書賜爵。醉鄉侯。并食酒泉郡。萬戶侯。既貴猶不忘紅友。惠報以千金。其時李謫仙猶存。詩稱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者。蓋卽隱借侯事以寄慨也。

諧史氏曰。後漢時長安有謠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譏當時國家賜爵之濫也。麴生南蘭陵。一酒徒耳。居然獲封醉鄉侯。不且使人疑爲爛羊頭哉。雖然侯有平糟邱之功。勝於漢之羹頡侯多矣。亦何疑哉。亦何疑哉。

●戲作古人同名考 有序

（詩 隱）

自來古人。每以勦襲雷同爲恥。以爲文必己出。而於辭於意。若有與人相重複者。便覺味同嚼蠟也。然而英雄所見。間或相同。試觀古人命名。類多無心偶合。不特二三人之從同。甚且多至有七八人。

之並合者。爰將記憶所及。戲爲駢文。惟以限於體例。未能暢所欲言。缺漏之處。在所不免也。

維彼無心暗合。命名偶爾重逢。有意搜奇。數典供人一笑。粵稽具存之篇籍。不獨此曾參而彼曾參。卽徵歷代之宮闈。何止趙飛燕與唐飛燕。漢有韓王信而淮陰侯亦請假王清。有于成龍當康熙時同爲名宦。士燮爲中軍佐而漢桓帝朝士太守亦以燮傳王良。以善御名而漢光武時王司徒並以良著。宋橫渠名張載而晉文宗（晉張載文名藉甚當時因稱之爲一代文宗）貌頗不揚。荆相國名介推而從亡者魂招寒食。晉王劭世家負望而隋書手撰子弟安竟襲其稱。漢張儉天下知名而唐韋森持延師兄甘沿其舊。（唐有張儉字師約弟名延師）張舉何人。宋校書郎而吳句章令衛青再世。明宣城伯而漢長平侯四王猛。五王喬。九王褒。瑯琊之家聲。永播二張良。四張華。七張敞。曲江之世澤。何隆宋漢有兩劉。褒晉唐有二李。密何處。竄王安。明宦官。豈南唐統制相將。疑許慎。唐隱士非東漢經師。王霸何來。翼唐非與漢相。踵張昇焉。在南北。豈至宋猶存。秦相趙高而漢有清河太守。漢儒楊震而宋有建寧戰爭。南宮适爲宣聖門人。而周有元勳。佐命朱買臣。拜曾稽太守而梁有宣猛將軍。兩劉毅並列。晉廷刺荊州與左僕射二王商同生。漢代成都侯與樂昌侯。至若罷泣牛衣。王章名高洛下而侯聞五代節表。前明兩朝不少。續貂之客。學通麟史。張昭譽滿江東而孝著南朝。儒稱北宋。二代又來。方駕之人。既能相參而爲三。何止無獨而有偶。此外齊人有兩賈。舉封爵有兩汾。陽一盜一王。並稱莊躋。或生或死。均號趙騰。以及男女而同名者。則有昭君孟光之輩。仙人而同名者。則有吳剛鉅靈之儔。唐宋兩朝競稱盼。李崔異族並號鶯鶯。夜來則彼此名傳麗華。又後先輝映。稽諸典籍。具見流傳。他如魏無忌。長孫無忌。藺相如。司馬相如。名字之互相參。

差者尤屬不勝枚舉矣。搜我腸枯，藉遣羈棲岑寂，任人齒冷，聊成戲游文章。

●媚骨子與傲骨子一夕談

(穎川秋水)

有媚骨子者，與傲骨子生同里閭，幼相狎，長相善也。既而媚骨子奔走四方，鑽營勢要，獲交當時士大夫，且亦置身通顯，遂與傲骨子不通音問者垂十年。一日媚骨子衣錦還鄉，大集親戚鄰里而觴之，綏交誼，並示煥赫也。親戚鄰里既獲寵召，無不趨承恐後。座中獨遺傲骨子，有自號俠骨子者，知媚骨子未嘗招致也，慷慨鳴不平，曰：「愚聞古人有言：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某等辱承雅愛，不遺故舊，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堂上，錫以華宴，奈何獨不及傲骨子乎？」媚骨子聞語，爽然若失，故作誠懇之態，惶然謝曰：「僕亦念及此君久矣。然此君天性倨傲，不諧於俗，恐開罪於諸君，是以今日不敢奉教，閒常往拜其門也。久之，媚骨子果懼不理於衆口，勿獲已，往謁傲骨子。然傲骨子窮巷墮門，布衣蔬食，晝而往，紆尊降貴，懼貽路人笑也。乃不卜晝而卜夜，入門略事寒暄，呼曰：『嗟乎！足下何一寒至此乎？』夫以子之才高於我，名重于我，宜其視青紫如拾芥，取富貴如探囊矣。奈何至於伏處牖下，竟以布衣老也。意者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古人之言未盡誣歟？」傲骨子聞言，夷然曰：「否，不媚耳。」媚骨子笑曰：「子既自知癥結，請亟改之，目而白也。盍自青焉？舌而方也。盍自圓焉？昔者漁父有言：『舉世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嚼其醪？』數語誠處世之藥石也。博洽如子，豈尙未之聞乎？」傲骨子曰：「敬承明教，敢不拜嘉。然吾舌雖存，吮癰舐痔，實嫌其污；吾顏雖厚，脅肩諂笑，亦病其勞。狗彘尙書，可爲也；奈予首平而勿削，何？犬吠侍郎，可作也；奈吾喙拙而勿靈，何？且卑污苟賤，鄉黨自好者之所羞，足下以漁父之言爲贈我之藥石，我固不敢。」

不銘諸肺腑。但以上所云云。諒亦君之所勿能堪。又君之所不屑為者也。而乃謂吾願之乎。媚骨子知其反言以諂己。面紅耳赤。不及置答。奪門而去。傲骨子則縱聲大笑。媚骨子既出。明日晤俠骨子。告以故。且大聲以讓之。俠骨子聞語。掩口胡盧。姑從而慰之曰。是予之罪也。夫吾若不速子前往。子何致見譏於若人。噫。是予之罪也。夫雖然。操子之術。今日縱見屈於彼。儉幸已獲。伸於顯宦之門也。毋介介也。媚骨子亦喻其旨。嗒然若喪。鼠竄以歸。為之不怡者累日。自是三子相遇於途。俠骨子與傲骨子仍坦然自若。而媚骨子則往往舉扇以障面。避不敢相見焉。

● 嫖卦

(穎川秋水)

嫖。利於妓院。不利於狎客。回頭吉。著迷凶。象曰。嫖。冶游也。外傷財而內傷身。回頭吉。惑於始。不惑於終也。著迷凶。始終不悟也。嫖之為害烈矣哉。象曰。和酒為介。嫖。君子以修身遠色。防之於豫。初九。非禮勿視。非禮勿動。无咎。象曰。非禮勿視。非禮勿動。不迷於色。故无咎也。九二。遇淫朋。過青樓。脅之不去。吉無不利。象曰。雖遇淫朋。未入其黨也。脅之不去。中有所主。不為所動。故吉無不利也。六三。嗜酒食。好賭博。出入妓院。凶。象曰。嗜酒食。好賭博。嫖之媒也。出入妓院。始習嫖也。九四。中心畏懼。惟恐人知。夕惕若厲。无咎。象曰。中心畏懼。不敢狂嫖也。惟恐人知。不敢過於放縱也。六五。大請酒肉之交。卜晝卜夜凶。象曰。大請酒肉之交。做花頭也。卜晝卜夜。流連忘返也。上六。喪其資斧。開頂滅鼻。雖獲西鄰。六百零六之藥。終凶。象曰。喪其資斧。樂極生悲也。開頂滅鼻。天為闢客。裝幌子也。雖有西鄰。六百零六之藥。終凶。悔無及也。

●賭卦

(穎川秋水)

賭不利有攸往。象曰：賭博也。博者，負多而勝少，負必失利，故不利有攸往。象曰：五木爲崇，賭小人以局賭發財。初六：集兄弟姊妹而賭之，接龍趕老羊。象曰：集兄弟姊妹而賭之，開始學賭也。接龍初識牌經也。趕老羊，始認骰子也。九二：鬪挖花，又麻雀不出門庭，无咎。象曰：鬪挖花，又麻雀以賭爲戲，也不出門庭，雖有勝負，財不外溢，故无咎也。六三：遇親朋，習應酬，中心癢癢，凶。象曰：遇親朋，習應酬，藉口於三缺一也。中心癢癢，雖輸不悔，故凶也。六四：始入賭局，小往大來，終凶有悔吝。象曰：小往大來，賭神菩薩收徒弟也。終凶有悔吝，貪心不足，終必有失也。六五：呼盧喝雉於賭臺之上，遇倒脫靴，翻天印之黨，涕泣漣如。象曰：呼盧喝雉於賭臺之上，逞豪舉也。遇倒脫靴，翻天印之黨，喫苦頭也。涕泣漣如，嗟無及也。上九：斫其一指，死心塌地，終吉。象曰：斫其一指，作紀念也。死心塌地，誓不再犯，故終吉也。

滑稽新語

●願月常圓樓諧墨

(定夷)

(前後脚) 滬俗凡訪人不值而其人適他出者，每語來人曰：前脚後脚，意謂渠前脚方出門，子後脚適至也。某甲初至滬，偶出訪友，友適他之，旁人卽以前脚後脚之語告甲，念惟走獸有前後足之分，人則僅言左右，從無前後之稱，以爲其人有意侮辱，大肆喧呶，其人亦莫明其妙，兩造爭辨，幾至用武，後經他人說

明原由甲始知爲誤會悻悻而去。

(教別字)某塾師專教別字是何言與。人馬瘦哉等語。指不勝計。卽大學之道在新民。亦不免讀作在親民也。一日一學生讀鄉黨篇。塾師教之曰。鄉人攤必朝服而立於阼階。又爲生講解曰。攤攤頭也。孔子見鄉下人擺攤頭卽恭而敬之。着上朝衣朝服立在階上。俟鄉人擺完然後他去。可恨亦可曠也。

(無恥之恥)某甲年未百半。而齒牙盡落。人戲以無恥之徒稱之。以恥齒同音也。甲心惡之而不能與人爭。聞上海牙科醫生鑲牙之法極精。乃專誠來滬。倩牙醫裝成假齒。旣歸炫於衆人。以爲從此可一洗無齒之辱矣。黠者見之笑曰。是真所謂無恥之恥矣。甲怒甚厲斥之。黠者笑曰。無齒者之齒非無齒之齒。而何甲竟語塞。

(闖堂子)某氏子喜作狎邪遊。恆連宵不歸。其妻王氏性妬而默。旣無籠絡其夫之能。則惟與夫吵鬧耳。一日詢於鄰人堂子何在。有無特別記號。堂子者。滬人呼妓院之稱。王作此問。將往尋其夫也。鄰人欺其默。戲答之曰。福州路廣東路一帶門前懸一巨燈。上書堂字者卽堂子也。王信之。比晚夫又不歸。王乃隻身往覓。至正豐街左近。見某浴堂形式與鄰人所言符合。逕趣而入。意夫必在其內。人則忽見白鳥鶴鶴身無寸縷者。不知幾許。人不禁羞顏滿面返身而逃。浴客爲之哄然。

(小貓病)貓食薄荷則醉。有病則食烏藥。筋骨受傷則食蘇木。此見諸方書者也。邑人某甲。性極吝鄙。視錢如命。一日偶患病。往就醫。醫固甲所素識。甲擬不酬診金。醫生亦知甲素一毛不拔。思有以小懲之。因問何病。甲曰。小毛病耳。診之良。易醫士曰。立方配藥。所費甚巨。足下所患不過感冒而已。此間有製就之。

藥不須看脉立方也。語次因於藥箱內取藥一服與之。甲受而去。醫者爲之大嘆。旁人問其故曰。彼言小貓病合令服烏藥。庶名副其實耳。

（究竟誰賤）某氏女貌醜而悍。琴瑟之間時生齟齬。夫固翩翩年少。娶妻既不如願。則捨而之他。與青樓中人結不解緣。婦忿甚。一夕率娘子軍往妓院尋釁。將謀直搗黃龍。爲犁庭掃穴計。不意妓亦健者。竟不相讓。挺身而起。與婦互詈。婦戟指而斥。妓爲賤貨。妓反唇相稽曰。汝言我曹爲賤貨。當知汝之身價更賤於我曹。我曹適人動索數千金。汝輩受人家數百元財物。卽應陪伴終身。究經孰貴孰賤。且男子數日不歸。卽出外爭風。吵鬧真正賤。不可言。婦被如此奚落。竟不敢再與鬪口。卒忍氣吞聲而歸。

（想新詩）某甲胸無點墨。專以剽襲爲能。而文名藉甚。不知其底蘊者。皆信爲斯文巨擘。實則甲卽作一便條。亦須半時之久。而猶魯魚亥豕。別字連篇。某商人久耳食甲之文名。嘗攜其所歡之小影。就甲乞題。以邀光寵。甲得小影。把而玩之。搔頭摸耳。備極思索。商人訝之。請其速題。甲曰。我方對此小影。想新詩。子何促之急耶。商人聞言。色頓不懌。奪其小影而去。甲追呼之。商人曰。汝目注此照。只知想心思。居心已是不良。題了出來也。無好話。不必費心矣。甲始知其誤會。然正搜盡枯腸。無所得。卽借此下臺。不復與辨。

剽

本

敬謝百代公司
戲片療疾



啓者鄙人歷年奔走政商兩
界時運不齊所如輒阻因中
心鬱鬱萬念盡灰遂搆氣體
衰弱之症幾於世無望矣一
日友人勸購百代公司留聲
機遍唱各名角唱片以事消
遣不覺神志爲之舒數禮拜
後更覺津津有味不一月而
宿疾全去心思活潑所營各
業亦遂順手鄙人反躬自思
皆百代公司之賜也特呈數
語以誌謝忱揚州李有慶謹
上



新言
劇情
凱旋

草
呆 徐半梅編

第三幕

場所同前幕。一星期後之事也。心青自房中出形稍疲倦。將閉其房門。

(心青)父親孩兒去了就回來的。

閉房門。從帽架上取帽子。此時石翁手執掃帚及雞毛帚等自廊下入。

(石翁)出去麼。

(心青)是。

細觀石翁所執之物。

(心青)你幹什麼。

(石翁)我要打掃客廳。這回來的女僕性情倔強。說他不聽。我和他大鬧過了。我若是女人。定要

動手咧。一樣一個女人。喜兒的母親竟大不相同。

心青發聲甚無力。

(心青)這個自然。喜兒去了。不過一星期。我們房屋裏的變動。竟如經了百年。光景靜悄悄的。蕭條起來了。你覺得麼。

(石翁)我也覺得如此。第一他母親最喜清潔。他去了。此地竟比千年以上的破屋。還污穢。楓姑母女二人。總是客人。又不便驚動他。沒有別法。只得我自己權做僕人。代理打掃了。

置打掃器具於椅旁。捲起袖口。

(石翁)一個人做事。只要有勇氣。這些事我做起來。比女人好得多咧。

(心青)寶老先生。你精神很充足。這一星期內。都幸虧你。把我們的精神也振作得不少。這是實在的話。

(石翁)你此刻往那裏去。

(心青)昨天銀行中開股東大會。所以我往宋先生那裏去聽結果。

(石翁)我希望你得了好消息回來。

(心青)到底不行。譬如船已觸了暗礁。動一動就要破壞。一船的人目覩此悲慘情形。也沒法子。都是船長睡了。誤了舵的方向所致。你的財產。雖是突然飛來。也很可惜。

(石翁)有什麼可惜。本來不是我的東西。

(心青)銀行若是不倒。你豈非十五萬八千元的資本家麼。

(石翁)像我這種半癡半狂的人。還是無錢的好。貧人放浪。沒有什麼。富人放浪。就為社會所看輕了。

(心青)但是十五萬八千元未用完之前。社會仍當你紳士看待的。

(石翁)用完的時候。比本來沒有的。還要苦。咧沒了錢。連認得你的人。都沒有了。我的錢。總是小事。你快去打聽令尊的好消息罷。

(心青)那麼我去了。

行至門旁。忽立定細思。石翁發勇壯之聲。

(石翁)大會的結果。或者比你的預期還有些。你莫胆小去罷。

忽然大聲狂叫。

(石翁)一更裏呀。月照湘江。俏人兒呀。進我的船。……

心青忽然想及。從衣袋內取出紙片。

(心青)竇老先生。我出去路過報館。想登一條告白。

使石翁觀看紙片。

(石翁)「喜兒鑒。乞將住址示知。懷念之至。竇」什麼竇。

(心青)對不起。借貴姓一用。

石翁執帚立起。語頗粗暴。

(石翁)不行。

(心青)我的姓名。雖是也可用得。但父親和姑母見了。又要生出事來。寫了一個寶字。人家未必以為是你的。

(石翁)斷斷不行。

(心青)別這樣說。借給我罷。

石翁搖頭。心青稍怒。

(心青)那麼用我自己的名罷。

執紙片而獨語。

(心青)奇怪啊。奇怪喜兒的思想。忽然中途一變。一定其中有人在暗裏指使。若沒有人決無如此變得快的。

目視石翁之面。石翁泫然。

(心青)聽姑母說都是他母親的主意。但是母親

的裏面一定還有人咧。

注視石翁而以紙片胡亂入袋中。再發粗暴之聲。

(心青)那麼我去了。

(石翁)可憐啊。我姓借給你罷。

(心青)真的麼。謝你。

心青去。石翁揩拭額汗。

(石翁)是啊。實在我也是勸喜兒的一個人。這也無非為着二人將來起見。無端將活的樹木截開做什麼呢。

此時理髮人陳三由病室出。手捧面盆及水壺。

(陳三)剃好了。

往左面房門口叩門。

(石翁)陳三叩門做甚。

(陳三)夏先生不是住在這裏麼。

(石翁)胡說我的房間借與女人了。夏靜庵先生有病以來。這裏與露營一般。我每夜做着野營的步哨。你不要胡亂去叩門。弄得難以爲情。

(陳三)我一些也不知道。

此時廊下有足聲。

(石翁)醫生時君來了麼。

陳三開門。時醫生入。與石翁握手。

(德良)病人有無變動。

(石翁)虧得你好得多了。但是我也要請你診一診。昨夜起。覺得身體不適。

(德良)飲酒過度麼。

(石翁)不然。這一星期內。杯子也沒有觸過手。我做看護人。又兼女僕。又兼門房。又兼主人。一身充四役。所以很看重身體。

德良診脈觀舌。

(德良)沒有什麼。你疑心罷了。胃部又很佳。須多

運動爲是。

(石翁)運動麼。好極。

德良入病室。石翁脫去外衣。執掃帚。

(石翁)我來室內運動罷。

以掃帚亂舞。

(石翁)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三。四。四。二。三。四。只要肯運動。我的壽命必定可以活到一百二十五歲。

休息片刻。揩拭額汗。環視室內。

(石翁)塵埃飛舞得太多了。但運動總不免的。

又將掃帚舞動。楓姑輕裝。從一面室中出。見老人而驚。

(楓姑)呀。做什麼呢。

(石翁)這是運動時先生的方子。望你不要出來。

又亂掃。

(楓姑)不是灰塵都飛起來了麼。

(石翁)灰塵飛起來也是不得已的。

夏氏自病室出。見此情形。遂發粗暴之聲。

(夏氏)做什麼。你看這些灰塵。如何是好。

掩鼻開窗。楓姑大笑。

(楓姑)他說是運動。

(夏氏)運動。

(楓姑)實行着時先生的方子。

二人相視而笑。

(夏氏)竇老先生太勞動了。那女僕不在麼。

(石翁)女僕與我爭鬧了出去咧。所以我在此代

理。

(夏氏)對不起得很。但是如此掃着。非但不見乾

淨。反使灰塵亂飛咧。

(石翁)非如此不能稱爲掃地。室內各隅潛伏着的有害物。一齊掃出來。灰塵飛舞室中。雖很不潔。不潔之後。立刻乾淨。人類社會的大洒掃也。

是如此的。

(夏氏)楓姑你代替做做罷。

楓姑取老人之帚。掃入糞箕。送往廊下。再用

抹布揩拭桌椅。老人到處被楓姑妨礙。逃來

逃去。夏氏復入病室。此時何馨一來訪。正與

楓姑及石翁握手時。時醫生自病室出。

(德良)老先生。他病好了。你且放心。但是我有話

和你商量。

耳語。石翁點頭。又向楓姑點頭。楓姑偕馨一

入病室。

(德良)夏老先生之病。一定有驚動神經的大原

因在。

(石翁)我也如此想。

(德良)什麼意思。

(石翁)銀行倒閉。實是病之大原因。

(德良)這是很明白的。無論何人。一定以爲如此。

劇 本

然而我的推測與銀行毫無關係是另外的事
走近。

(德良)前天聽說病人時作嘔語似乎都說着那
四嫂的事豈不可笑呢。

(石翁)這也難怪他兒子一心想把四嫂的女兒
爲妻。因此老先生很生氣。自然有嘔語了。

(德良)這也是一個原因。然而還有一件更密接
的事伏着。恐怕夏老先生對於四嫂有什麼問
題。

(石翁)夏老先生對於四嫂麼。

(德良)輕些。那四嫂的經歷。你知道麼。

(石翁)十五年內的事。只因他出入此間。所以我
都曉得。他從前怎樣死去的。丈夫是何等人。我
却沒有打聽過他。

(德良)如此麼。此事望你勿告他人。待我細細想
想。再作計較。……呀。我與他們還有話咧。

六

略開病室之門。喚夏氏母女出。德良即向夏
氏與石翁。

(德良)方纔所說的婦人。今天一定叫他來。此人
是到我們醫院裏來學看護婦的。年約三十四
五人很親切。侍奉夏老先生。最爲適當。你們在
這一星期內晝夜看護。非常疲勞了。從明天起
將病人交與那婦人。你們不妨到公園裏去運
動運動罷。楓姑娘這幾日血色也不佳。

(楓姑)不運動的緣故。

(夏氏)我也因睡眠不足。弄得精神很糊塗。那
麼快把那婦人叫來罷。

(德良)是了。

(楓姑)竇老先生不可再和他吵鬧。將他趕出去
咧。

(石翁)吵鬧麼。哈哈。……不會了。

(德良)再會罷。

(夏氏楓姑)再會。

德良去。夏氏入他一室。馨一自病室出。

(馨一)寶老先生。那夏老先生請你進去。

(石翁)是。

石翁急忙入病室。馨一徐至楓姑旁。楓姑自椅上立起。冷冷觀馨一之面。

(楓姑)失陪了。

入他一室。馨一茫然望其後影。楓姑又出。折疊桌上白布。馨一復近其旁。欲握手。楓姑避之。

(楓姑)呀。忘了。

入病室。捧面盆出。赴廊下。馨一隨至門口。楓姑捧水上。又入病室。馨一頗失望。

(馨一)將我玩弄麼。大惡作劇了。

坐長椅子上嘆息。楓姑又自病室出。微笑。
(楓姑)失禮得很。

劇 本

馨一如夢中驚醒。突然握其手。

(馨一)楓姑。

(楓姑)做什麼。

(馨一)你太過分了。

(楓姑)爲何。

(馨一)今天第三次了。訪了兩次。恰巧你不在。這也。沒。法。此。刻。第。三。次。好。容。易。見。了。面。……

(楓姑)這裏有病人。忙得很呢。

(馨一)那是我也曉得。但似乎應當敷衍我幾句。
(楓姑)痛了。握手怎麼如此重呢。

夏氏上。二人吃驚。放手。楓姑疊白布。夏氏凝視二人。將入病室時。大聲呼喊。

(夏氏)楓兒水已換了麼。

(楓姑)剛纔換過。

(夏氏)你收拾得快一點罷。

夏氏怒目向馨一注視而去。馨一復近楓姑。

七

劇 本

(馨一) 過分將人玩弄也是罪惡。

(楓姑) 誰來玩弄你。

(馨一) 你也可以宣告了。

(楓姑) 宣告什麼。

(馨一) 或允或否望你宣告一聲。

(楓姑) 你竟像了裁判官了。

(馨一) 你別躲避今天一定要你聽着。

(楓姑) 我好好的在此聽。

(馨一) 楓姑。

又與楓姑握手。

(馨一) 你肯做我的朋友麼。

(楓姑) 此刻不是朋友麼。

(馨一) 自然是朋友但是以前是普通的朋友我

所希望的是永久的朋友同嘗苦樂的一生之

朋友就是戀愛的人。

(楓姑) 朋友那裏是戀愛的人。

人

(馨一) 那麼你肯做我的永久朋友做我的戀愛的人麼。

(楓姑) 夠了夠了快放手我還有事。

拂去其手白布落地。楓姑拾白布而欲往

廊下馨一阻之。

(馨一) 且慢。

(楓姑) 我有事望你放我。

(馨一) 我是個男子漢既老着面皮說了出來一

定要得你的回音的望你回答我楓姑我如此

熱心你不明白麼明白了還不表同情麼。

(楓姑) 豈有此理同情怎能強逼他出來。

(馨一) 明白了那麼我一定……

(楓姑) 明天回去麼。

(馨一) 楓姑你無論如何不能愛我麼。

(楓姑) 不問愛不愛我與你性質不合我是生長

都會中的人。

(馨一)因爲我是鄉下人。所以不願意麼。

(楓姑)……

(馨一)何必如此見識狹窄呢。無論是都會中人。鄉下的人。總是本國人。又不是外國人。不料你。很明白的女子。竟如此固執。我雖生長鄉下。却受過都會教育。也赴歐美去遊歷過。與初上來的鄉下人。實在大不相同。你看我言語行動服裝。那一樣不像都會中人。

(楓姑)夠了夠了。總之意見不合。

手執白布。坐他一椅。

(馨一)楓姑。我講一段故事給你聽聽。有一個英國紳士。最喜誇張本國。他到美洲去旅行。因爲沒有英國製的錶。向各處鐘錶店尋覓。竟不容易找到。但是不用英國製的。心裏總不舒服。再向四面尋覓。居然找到了一個。他非常欣喜。出重價購來。很珍重的用着。一回兒機械損壞。搭

汽車時。弄得乘不到約了人。竟誤時刻。到後來被小竊摸去。於是只得買一只廉價的美國製的錶用用。倒機械不壞。時刻很確。足足用了一世。你一味要都會中人。也是如此。不如我這種鄉下的東西。製造堅固。來得有。

楓姑稍怒。

(楓姑)別來得罪我。快回去罷。

(馨一)我並無惡意。請勿見怪。

(楓姑)沒有什麼見怪。你實是太放肆了。

馨一至楓姑旁。

(馨一)你別生氣。我當向你謝罪。

楓姑自椅上立起。

(楓姑)別走近我身。

馨一復前進。與之握手。楓姑推開。

(楓姑)快些放手。寶老先生。

石翁自病室捧茶盆出。馨一慌張後退。

劇 本

(石翁) 噢。

楓姑示以手中白布。

(楓姑) 請你幫助一下。

石翁執白布一端。楓姑斜視馨一而獨語。

(楓姑) 真是個可厭的人。

(石翁) 我麼。

(楓姑) 多謝你好了。

一。此時夏氏作外出之裝束上。目視楓姑與馨一。

(夏氏) 楓姑你爲什麼慢吞吞的。

(楓姑) 剛纔由寶老先生幫我做着。

以折好之白布交與石翁。

(楓姑) 等時先生介紹的婦人一到。就可以叫他

洗咧。

(石翁) 好的。

揣白布赴廊下。夏氏獨語。

(夏氏) 還在這裏麼。

向馨一。

(夏氏) 何先生我要去買東西。你若無事。何不一起去走走。

馨一無奈。

(馨一) 一同去罷。

(夏氏) 對你不起。

(馨一) 我明天打算回去咧。

(夏氏) 如此麼。爲何這麼急急。

(馨一) 楓姑娘。我也不來辭行了。就此告別。

楓姑驚異。

(楓姑) 當真回去麼。

(馨一) 只管耽擱在此也無甚意思。

(夏氏) 何不再遊玩幾天。我們好容易熟識了。但是。你也有事。再加這裏有了病人。非常雜亂。強把你留着也不行。

(馨一)我本爲遊玩而來。似乎不用急急。然而回去之後。可以再出來的。夏老先生處也不去驚動他了。

言時目視楓姑。頗有怨意。楓姑不語。至窗前眺望戶外。

(夏氏)那麼何先生。我們二人同行。

夏氏先去。馨一至楓姑旁。行禮。

(馨一)種種失禮。再會再會。

楓姑回首視馨一。低聲答話。

(楓姑)再會。

言已。復向窗口。馨一行二三步。再回頭觀看。

楓姑次急行。楓姑以手巾遮顏面。仍歸原椅。

上泣不成聲。

(楓姑)真是性急。我又沒有叫他回去。他當真生氣麼。我決不放他回去。隨便怎樣。必止住他。

急赴寫字桌前。即忙寫信。

(楓姑)「有要話面談。望勿歸。馨一君鑒。楓姑手奏。」

此時老人捧茶盆及匙等入。楓姑回首視之。

(楓姑)借一些重的東西給我。這也好。

取匙。

(石翁)做什麼用。

楓姑不答。以紙條結於匙上。急向窗口。

(楓姑)且慢。何先生。

投匙。石翁頗驚。

(石翁)呀。這是很寶貴的匙。

(楓姑)呀。母親拾了。

(石翁)拾了就好了。

楓姑頗急。

(楓姑)寶老先生。請你趕緊替我去追何先生來。

(石翁)是。

石翁急以茶盆置桌上。取帽子。復立定。

(石翁) 怎樣的說。

(楓姑) 叫他再多住幾天。快些快些。

(石翁) 好。

石翁急行。將開門。楓姑又呼之。

(楓姑) 且慢好了。

(石翁) 咦。

(楓姑) 不去也行了。

石翁快快。亦不關門。回至原處。

(石翁) 這算什麼。

將帽子掛壁上。

(楓姑) 實在對不起。

獨語。

(楓姑) 這。是。女。子。交。際。的。秘。密。萬。不。能。去。央。求。他。

至窗口外望。此時喜兒現於廊下。在門內探

望。一見石翁。即馳入。

(喜兒) 寶老先生。

突然近其身。石翁驚異。

(石翁) 噫。原來是喜兒。怎樣來的。從那裏來。你來

得很好。近來你在何處。做些何事。母親呢。也沒

有消息。你身體好不好。

二人相對泣然。楓姑至其旁。

(楓姑) 喜兒。

(喜兒) 楓姑姑。娘麼。

喜兒至楓姑旁。楓姑與之握手。

(楓姑) 你。一。來。不。知。心。青。哥。哥。何。等。喜。歡。咧。他。剛

纔。出。去。一。回。兒。就。回。來。的。

石翁歸原位。

(石翁) 喜兒。你究竟從那裏來。在什麼地方。

喜兒頗躊躇。

(楓姑) 喜兒到底從那裏來。

喜兒低聲回答。

(喜兒) 我從莫先生的學校中來。從這裏搬了去。

第二天母親就將我寄在相熟的莫先生處。今天。是。從。那。邊。來。的。

(石翁)原來如此。

(楓姑)你來得正好。

(喜兒)報上看見夏先生父親的銀行倒了。那銀行一倒他父子二人不是與我們一樣的無財產無身分了麼。我想到這裏……

石翁拭淚。

(石翁)你的心我明白了。

(喜兒)報上的事當真麼。

(楓姑)當真當真。我們一同破產了。

(喜兒)夏心青先生也如此麼。

(楓姑)心青是母舅的養子。自然更甚。所以我們

在此自炊生活。

(石翁)因此我洒掃洗濯。沒有一樣不做。

(楓姑)別胡說。

(石翁)喜兒。不知你住在何處。我與心青何等擔心。

(喜兒)昨天我想寫信給夏先生。問同學的借了信封信箋。那同學告訴了校長。說不可與男子通信。被他訓斥一頓。無法可施。只得今天暗暗逃走了。

(石翁)怎麼逃來。

(喜兒)夏心青先生近來可好。

(石翁)好雖好。一來有了報上的事。二來不曉得你的下落。爲着種種原因。不免身體衰弱了。

(喜兒)原來如此。母親搬去之際。說是夏先生將和那富人結婚。我們太窮。兩下不稱。所以將我藏去。我曉得夏先生的心中。決計沒有這種事的。

(楓姑)喜兒。這種事情。等夏先生回來了。直接說罷。請你暫待一下。

(石翁)不然夏君不見得立刻就回來。你且回校。得了先生的許可。再來罷。

(楓姑)立刻就回來的。

(喜兒)我不能與夏先生見面麼。寶老先生。

(石翁)我雖欲使你們見面。無奈你母親再三託我。所以我不能依你。

(楓姑)母親在何處。

(喜兒)母親命我千萬別告人。望你們別問罷。

此時病室中有鈴聲。

(楓姑)寶老先生。母舅喚着。望你去走一輪。

喜兒驚。

(喜兒)夏先生的父親在此地麼。

(楓姑)都在此地。他父親病着。

(喜兒)如此麼。

石翁入病室。楓姑爲喜兒戴帽。

(楓姑)夏先生赴父親銀行中去。快回來了。我們

去候他回來罷。

(喜兒)是。

二人欲行。病室之門開。石翁扶靜庵入。石翁一手執報紙。靜庵衰弱頗甚。楓姑向喜兒。

(楓姑)這就是母舅。

(喜兒)如此麼。

喜兒行禮。靜庵喘喘向楓姑問話。

(靜庵)楓姑。

楓姑至母舅旁。

(楓姑)什麼事。母舅。

(靜庵)今天身體很好。明天要到銀行中去走走。咧。

(楓姑)甚好。

靜庵見喜兒。

(靜庵)這女子是誰。

楓姑引喜兒至母舅前。

(楓姑)此人是我的朋友。

靜庵微笑與之握手。喜兒頗戰慄。

(靜庵)甚好。

喜兒復行禮。

(喜兒)聽說有貴恙。好一點麼。

(靜庵)多謝。覺得很好。今天天氣極佳。不如往庭

中散步一番。

楓姑向喜兒指示老人之屋。

(楓姑)現在我們就住在那裏。請進去坐坐。

攜喜兒之手而入室。

(靜庵)方纔沒有讀完的那一篇銀行現狀談。他的結論怎樣。

石翁展開報紙。默讀一遍。

(石翁)他結論說。一要之城北銀行此次之破裂。實因二三重重要人物肥其私囊所致。乃歸罪於夏總理。不亦過乎。這倒是公平的議論。

劇 本

靜庵狀頗得意。此時有叩門聲。石翁開門時。

醫生引四嫂入。四嫂見石翁。低聲照呼。

(四嫂)寶老先生。

以手巾掩面。石翁頗訝。

(石翁)嗔。四嫂……

尚欲再說。德良止之。

(德良)夏先生。我把所說起的婦人帶來了。從今天起。侍奉在你左右。望你自由使用便了。

(靜庵)謝君好意。但是你雖很擔心。我倒好得多咧。

見四嫂。四嫂低聲啓口。

(四嫂)夏先生久違了。

拭淚。靜庵驚起。熟視其面。

(靜庵)你不是雪姑麼。

(四嫂)別來無恙麼。

靜庵長嘆。握四嫂之手。默默無話。四嫂俯首。

一五

拭淚靜庵乃放手而投身於長椅中時醫生

向石翁低語

(德良)如此我便放心了且和你說一句話

促石翁入病室靜庵按額向四嫂徐語

(靜庵)你來得甚好我又是災難又是疾病正在極不幸之際恰巧你尋我來了

(四嫂)我偷能盡我之力來安慰你的心我實在喜歡我此刻能夠見你自己還疑着是夢境咧

(靜庵)你如此說着叫我好難爲情我害了你一世你的怨恨一定深入骨內永遠不忘的

(四嫂)你說怨恨二字我倒難以回答咧昔日叨了你種種的光我一刻也不敢忘掉但是離別之時已經打定主意把他看破曉得無端與你見面反致累你并且與我的本意也反背着前天你初到此地我偶然瞧見這一天晚上就離着十五年住慣的房子將身子隱去後來聽得

時先生說你有大病那時我坐立不定非常難過就糊糊塗塗跟他到此咧千萬望你恕罪

伏椅上哭泣靜庵發顫聲

(靜庵)說那裏話來恕罪二字應當由我說的誤你一生實與誤我一生無異名譽財產地位階級等物都是人類身體的裝飾品失去就失去此刻我年紀雖老覺得昔日拋棄不顧的愛情實在可貴咧

(四嫂)那麼我的事情至今沒有忘掉麼

(靜庵)怎麼會忘十八年前的今日今夜要與你離別你就說如此你男子的責任就完了麼此話深印我腦中其時你的可憐狀態常如幻影一般現出在眼前那時我每每想及不知他此刻在何處做些什麼或者已好好改嫁了麼不要他只管怨我就此氣死麼時常如此亂想一星期前我旅行回來突然見了你還疑是幻影

神經過分刺激倒在椅子上就此成病喇。

(四嫂)那時的事請別說罷。此刻好好見面實在是大大的幸福。

哭。

靜庵)你如此一說倒也不錯。我二人能夠重新相會。鬢髮是天意。可見緣分還沒有盡。我聽得心青說。你與喜兒二人生活着。你丈夫早已死去了。

四嫂拭淚用力辨白。

四嫂)不然。我一次也沒有結過婚。

(靜庵)沒有結婚。

(四嫂)是啊。我對女兒說。却是託言丈夫已經死去。只因我的事情萬一被女兒知道。母親將來怎麼能教育他呢。有意如此說的人家稱我四嫂。原因就在此。

(靜庵)那麼喜兒。

(四嫂)十八歲了。

靜庵深訝。

(靜庵)十八歲了麼。

(四嫂)是啊。

二人默默對視。靜庵握四嫂之手。

(靜庵)如此說來。那喜兒是我二人……

(四嫂)我們分離時。我已是喜兒的母親了。其時故意不說出來。將秘密藏在我胸中。安然產生的。就是喜兒。

(靜庵)我實在種種對不起你。望你想我。你十八年間的貞操、熱情、養育之艱難、生活之困苦。我竟不能把言語來謝你。報上的事。你必定聽得了。我的銀行已倒。財產又失。疾病忽至。各種禍殃交迫而來。現已陷入不幸之境。但是若與你十八年間的困難相較。真不好算什麼。本來以為一生不會再遇的。今日重行會面。在我真是。

千金不換得了。絕大幸福咧。

此時喜兒楓姑從室中出。

(四嫂) 嗶喜兒怎樣來的。

喜兒至其母旁。

(喜兒) 母親。我要問夏心青先生一句話。暗暗從校中出來的。請母親恕我。

(四嫂) 如此麼。

母女相抱。靜庵執喜兒之手。

(靜庵) 喜兒。

(喜兒) 是。

(靜庵) 不必回校中去了。我當代你母親恕你。

此時心青慌張上。楓姑至心青旁。

(楓姑) 哥哥。喜兒等候你好久了。

喜兒至心青旁。

(喜兒) 夏先生。

(心青) 嗶喜兒……嗶四嫂。

四嫂含淚行禮。石翁與德良上。喜兒至母旁。

(喜兒) 母親。我聽得夏先生窮了。所以來打聽他的。此刻既知此事確實。那麼我可以在他旁邊了。夏先生現在不管我母親怎樣說。我決不離開。咧。望你與我一同貧苦。度日無論遇着怎樣的事。我一定可以安慰你。請你將我留着罷。我再也不回校中去了。

喜兒垂淚。此時聞叩門聲。

(心青) 從此決不會與你分離了。你且放心。父親望許我二人結婚。

叩門聲急。楓姑開門。夏氏與何馨一入。

(楓姑) 母親。四嫂……

(夏氏) 呀。四嫂。

四嫂行禮。楓姑見馨一。

(楓姑) 呀。何先生沒有回去麼。

二人大喜握手。夏氏頗疑訝。

(夏氏)時先生你說帶一個婦人來就是四嫂麼。

(德良)是的。其中有很複雜的事情。將來待靜庵先生細細說罷。總之四嫂在一星期前到我醫院中。我談及靜庵先生的病和衆人的愁悶。他自己就要我帶他來。所以我有意不說明白。帶他來的。

夏氏與四嫂握手。

(夏氏)原來如此。承蒙你親切。感激得很。此後還望照拂。

(四嫂)實在不能做什麼。慚愧得很。

夏氏見喜兒。

(夏氏)嘎喜兒怎樣來的。

(四嫂)擺他在學校中。他今日一人突然來了。

(德良)夫人。楓姑娘。我要報告一件喜事。這四嫂原來是靜庵先生十八年前的老友。可謂奇遇了。人的命運真有不可思議之理。

夏氏楓姑石翁喜兒均大驚。

(夏氏)哥哥當真麼。你怎樣認得四嫂的。

(靜庵)真是時君說的奇緣。你們且聽着。

四嫂扶之起立。移於中央椅上。

(靜庵)大家聚到此地來。

四嫂低聲告靜庵。

(四嫂)那一件事別說罷。

衆人集於四周。

(靜庵)實是我的一段懺悔話。且大概說一遍。我也無用隱瞞。這喜兒的母親四嫂在十八年前他的處女時代。我就與他親密相愛得約爲夫婦。後來因爲我別有苦衷。竟至破約。四嫂爲着我受盡種種苦楚。仍舊保守他的節操。幸虧緣分未盡。隔了十八年。依然相會。現在一問。這喜兒實是我的女兒。我更快樂。我這歷年。紀還不要。這原因也可以明白。咧。我的義子心。青。忽。

然搬到這裏。竟與我女兒喜兒有了婚約。天的配合。可稱巧極。喜兒我此刻反要求你。你一定要與心青成夫婦。纔是我從今天起。是你的父親。我使你母親吃了半世苦。務必要將你送入幸福境中。纔如我願呢。

與四嫂接吻。

(心青) 父親孩兒感激得很。我若不能與喜兒成婚。已想定最後之決心了。現在既有如此不思議的關係。結成夫婦。我們當任遇何事。決不使愛情稍淡。

(靜庵) 你們二人。實是愛情的戰勝者。望你們做成幸福之家庭。永遠和好。但是楓姑怎樣呢。

楓姑正與馨一在室隅密話。旋向夏氏耳語。

夏氏點頭。

(夏氏) 楓姑的事。已不必擔心。本來注意在心青。此刻另外說定了他人了。

(靜庵) 說定了麼。今天的喜事。竟重重疊疊。是那一個呢。

楓姑含羞。至母舅旁。

(楓姑) 與何君約定了。何君這裏來。

馨一至楓姑旁。

(靜庵) 你願意娶楓姑麼。夫妻却是應當意氣相投的。不過他很任性。應當費力些。倒不料已談定了。

(馨一) 我是早向他求婚。無奈得不到他的回音。

(夏氏) 剛纔談妥咧。

此時銀行員宋某上。

(宋) 夏老先生吉報來了。放心罷。股東大會之結果。已得救濟方法。明天可以繼續營業了。

(靜庵) 有了救濟法麼。

(宋) 想出這方法來的恩人。你道是誰。

指石翁。

(宋)就是這位寶老先生。我單說此話。你們也不能明白。寶老先生曾經做過他母舅的養子。日前母舅患着腦溢血症。突然死去。他的遺產十五萬八千圓。實是我銀行中存款的一大部分。老人死後。發見遺囑。知道遺產盡歸石翁先生。如此不是可以救此次損害的大部分了麼。

衆人目視石翁。又驚又喜。

(靜庵)原來如此。寶老先生。我實在不曉得。叫我怎樣謝你纔好。

(夏氏)都是靠着寶老先生。楓姑心青。快過來致謝。

楓姑心青與石翁握手。

(靜庵)待銀行整頓清楚。就可以奉還的。在未還清以前。寶老先生。望你住在我家裏罷。好得我家另有適當空屋。住在那邊。到底便利得多。

(心青)寶老先生。父親既如此說。你也別客氣。你

多了談話的人。何等喜歡呢。

(楓姑)一定如此罷。這裏喜兒母女已不在。太寂寞咧。

(石翁)謝諸位厚意。像我這樣任性淡泊的貧乏人。還是一個人住的安樂些。你們願與我交際。不妨常到這破屋中來訪問訪問我。我母舅的遺產。更不必你們擔心。本來不是我的東西。無論他化成烟。變成灰。我決不可惜。這室內發生的種種難問題。一樣樣都圓滿解決。如靜庵先生與四嫂。心青與喜兒。馨一與楓姑。皆情場之奏凱者。我當深深祝頌你們永遠和好。

一同起立。接吻握手。楓姑至鋼琴旁。奏祝歌。

(閉幕)

(完)

李若癡。經商南海。數載未歸。客歲以時局不靖。所業冷落。市面蕭條。乃過歸安。慶行經某山。天已暮昏。投廢寺止焉。魚更三躍。萬籟寂然。默坐殿上。未能成寐。忽聞隔院。若有嬌歌。聲如春鶯。顧潛修和尚。那能容此。摩登女。况廢寺無僧。耶。欲往跡之。苦無燈。細聽良久。彷彿吟曰。堂梨花。老杜鷓。殘錦枕。淒涼翠袖。單不耐。瀟湘連夜雨。斷腸明月。又添寒紫玉。多情忽化烟。曲中誰唱。想夫憐鏡臺。長掛葳蕤鎖。小小眉灣。畫未全歌吟。再四若不勝其悲怨。李亦慘然。明日繞廢寺一週。終莫得其兆跡。唯隔院停有一棚。視之有書曰。蘇惹卿之靈柩數字而已。歸後嘗爲人道。終未詳究竟。或曰。吟者其蘇之鬼乎。

(慶霖)

報

餘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著 名 之 版 再 新 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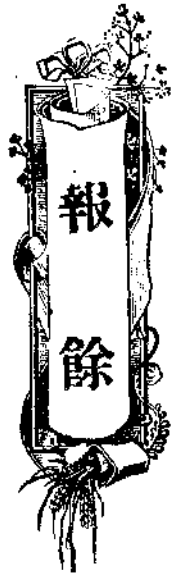
女 界 寶

● 婦女之韻事
 ● 婦女之奇蹟
 ● 婦女之趣談
 ● 婦女之秘史
 ● 婦女之黑幕
 ● 節孝之婦女
 ● 義俠之婦女
 ● 多情之婦女
 ● 美貌之婦女
 ● 普通之婦女
 ● 怪異之婦女
 ● 邪正之婦女
 ● 哀樂之婦女
 ● 賢奸之婦女
 ● 剛柔之婦女
 ● 善惡之婦女
 ● 高年之壽母
 ● 半老之徐娘
 ● 青春之少婦
 ● 妙齡之女郎
 ● 此書無所不備
 ● 蔚為女界之寶

冊 大 六 共

比來坊間出版書籍較雜以蜚蜚碌碌玉魚目混珠使此高尚生涯價值江河日下其故由一知半解之文人與惟利是賴之書賈狼狽為奸汚我斯文言之殊堪痛憤本局新出版之女界寶獨能痛懲此病撰述則盡屬名家蒐輯則包羅萬象第一痛洗編纂舊籍之習氣第二力除抄襲報章之弊端由昆陵李定夷先生總纂先生合文學小說為一手久蜚聲於著作界分撰者如廬山逸史許指巖苦海餘生江山淵徐吁公倪軼池吳綺綠貢少芹黃花奴朱劍山許虛父零丁山人等皆當代知名之士內容凡分八集悉記近來婦女之軼事形形色色皆屬未經人道計足四十二萬言無一篇非專撰之稿情節婉麗趣味濃深不特為女界之寶亦男界無上之消遣品 與借廣告以吹法螺者實有天淵之別分訂六冊定價大洋二元加贈錦匣一只 外埠函購另加寄費二角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金粉小誌

●海上花事錄

(二)

揚州夢醒。興杜子之悲。江上歌殘。慟白公之淚。蓋唯名士。每富閑愁。嗟彼美人。偏多薄命。余也半世牢愁。一生漂泊。未遂圖南之願。聊爲里北之游。每嘆泡影無常。曇花易散。疇昔蕭郎。今成陌路。重來崔子。忍見桃花。未嘗不悲世界之如塵。嘆繁華之若夢。然而鴻已高飛。猶將爪認。豹雖久死。尙有皮留。試過黃浦之濱。讀青樓之史。劇憐選色徵歌。都歸闕寂。賸有新愁舊恨。發爲謳思。如以雅懷相賞。我無能焉。或以小道見譏。吾知罪矣。

乙卯秋一厂氏識

謝素卿

清和一謝素卿。天姿國色。繡口錦心。北里中無上人才也。素卿本吳王臺畔產。父某。爲政界名人。好漁色。因得瘵疾。妾某。不安於室。私識僕人某甲。爲素卿父覺。將治之。妾某便偕所歡挾資遁。素卿父方病重。事發。一憤而死。遺命託素卿於族人某。某頗愛護素卿。而其婦及子。皆刻薄寡恩。常嫉視素卿。某死。素卿遂被鬻爲人婢。主人睹素卿美。將染指焉。妻妾七人。共忌之。又鬻素卿於妓院。蘇鴉老四實以百金得素卿。

老四爲著名惡。搗素卿不堪。虐帖耳。受命從老四來。滬素卿自傷身世。鎮日以眼淚洗面。客或以爲慢。老四復答辱素卿。素卿卒不悛。有延陵公子者。翩翩丰度。一往情深。聞素卿名。登門往訪。一見便如舊識。素卿乃爲延陵一開笑顏。延陵笑問。卿有哭妓之名。何以得此。素卿聞言。睇視延陵。淚下如雨。延陵心有所感。亦放聲一慟。由此素卿與延陵訂爲夫婦。感情濃甚。實則二人相見。但有對哭。更未嘗稍涉於邪。雖老四亦心異。延陵矣。會延陵遭父喪。返里別素卿數月。素卿誓守葦蕤之身。以待延陵。老四知之。處以非刑。素卿但嚙齒忍受。而哭妓之名。遠近皆知。且素卿姿色旣佳。歌喉又夏夏獨造。雖常以涕淚忤客。而熟魏旣去。生張復來。生涯終不以哭故稍減。老四雖狠毒。而素卿常以死相抗。且每一受杖。素卿氣苦。必大病數月。老四之威。爲之稍殺。至是素卿以延陵故。受老四磨挫。復大病。不肯服藥。至老四跪求始已。素卿旣苦念延陵。時從延陵友人處探聽消息。相思之忱。形諸夢寐。延陵聞素卿病。星夜來滬。相見抱頭一慟。或勸延陵速娶素卿。延陵以父喪辭。勸者曰。可先爲贖身。俟服闋再圖婚娶。延陵以爲善。商諸素卿。素卿躊躇曰。老四心狠。我又爲虛名所累。窺老四意。非萬金不可。延陵曰。吾以卿故。破產所不恤。何有於萬金。倩人探問老四。老四方仗素卿爲錢樹子。索價至二萬金。延陵欲姑與商榷。素卿怒曰。毋然。我當令彼人錢兩失也。遂大哭。因病咯血。延陵哭曰。以我現况。二萬金尙非甚難。奈何自戕其身。且卿死。我不獨活。卿視二萬金。重於吾命耶。素卿漸悔。會老四亦悔。願讓六千金。再四磋商。卒以萬金定議。適延陵家遭回祿。損失鉅萬。延陵得電。遄回。又遭母喪。議乃中止。素卿聞之。慟哭終日。復病。病數月。骨瘦如柴。面白如紙。老四心惱。奔走延陵。諸友人處欲請延陵來滬。延陵之至友范某。張某。知延陵爲難情狀。各出四千金爲素

卿贖身老四無奈唯唯聽命范親送素卿歸延陵了此一段孽緣焉。

陸鏡聲

陸鏡聲亦吳王臺畔產秀外慧中清華絕俗余友或庵之情人也。或庵初眷柳如是如是待之甚密。或庵亦賞識如是迨一見鏡聲則不覺傾注愛情不復念及如是。余疑或庵薄倖。或庵喟然曰如是雖厚我然吾友也。若鏡聲之愛我雖妻之可也。或庵綺年玉貌倜儻風流其於北里中人恒少所許可。顧獨鍾情於鏡聲。鏡聲之爲鏡聲必有異人者在。鏡聲之先以武功起家。後嗣式微。至鏡聲父乃爲醫。遭訟事破其家。蘇俗淫蕩成習。視倚門賣笑如一種營業。及鏡聲父死。母女犛犛不能生活。鏡聲母乃不惜以掌上明珠供他人玩弄。於是鏡聲遂以十四齡幼女淪入平康。鏡聲既慧美出衆。豔幟懸來芳名播去。二年之間致富數千金。鏡聲請於母曰。曩以衣食故作此下流。今已有積蓄可從此收場。母不許。鏡聲痛哭曰。母將以女爲錢樹子。耶女不足惜。人其謂母何。母漸回心。適革軍起事。蘇地大擾。鏡聲積蓄蕩焉無存。奉母走申江。不得已重操舊業。貨釵賣錫。卜居英大馬路之恒吉里。設和檯焉。已又遷珊家園。更名陸彩娟。方是時。余友西河公方盛游珊家園。人和里等處。有珊家園都元帥之稱。因介鏡聲於或庵。或庵一見驚爲仙品。鏡聲亦傾心或庵。情致日密。鏡聲漸有託身意。而或庵另有爲難處。未之許也。鏡聲不覺泣下。或庵亟慰之。鏡聲乃議與或庵租寓白克路爲避暑計。日嫁娶事容再圖之。或庵可之。而二次革命之風潮猶烈。或庵得家電召歸。倉皇回里。其年冬始復來滬。則鏡聲已遷迎春二術。更名陸曉雲。重來。崔護人面依然。而玉貌淒涼。已非前時。丰度或庵驚詢其故。鏡聲愴然曰。別後大病數月。生涯減色。虧空不資。來日茫茫。不

知如何結局也。或庵泣下曰：吾負卿矣。捐囊助三百金曰：吾不欲以館人待卿，不敢以和酒相擾。區區之數，頻年筆耕所餘，聊以相助。鏡聲固辭，強之乃受其半。未幾，或庵又以事至鄂，由鄂入湘，而粵而閩，蓬轉半年，行蹤愈遠。芳訊愈杳，迨至乙卯春間，重來海上，則鏡聲已不知焉往矣。鏡聲生有至性，孝友過人，母老而貪，鏡聲屈意侍奉，能博其歡心。余常從或庵訪鏡聲，得窺其孝行，雖細微之間，無些微違忤。有族弟貧不自聊，投鏡聲，鏡聲界五十金，令作小營業，不利。鏡聲乃託或庵代爲布置，或庵又轉託余爲介紹。至某逆旅，鏡聲親製絕工之絲織品，相謝，並附書曰：舍弟厚蒙提攜，得免凍餒，承母命言謝，因思俗物不足以辱君子，妾不敏，略知繡織，敢以近製博君子一笑。物雖微，妾意誠也。余詢或庵，知爲鏡聲親筆，什襲藏之。今爲或庵索去矣。

高晚芳

高晚芳，隸同春坊。有木客穎川，後人眷之，過從甚密。將訂齒臂盟，穎川之友有蕭山人，與共訪晚芳，客一見，卽慙然若有所思。穎川異之，客潛語穎川，晚芳雖美貌，其品甚劣。吾熟知其事，請以語君。晚芳浙之蘭陵人，始爲杭州江干船妓，吾郡西河先生激賞之，以千金納之。後陳而晚芳不安於室，又以大婦妬而悍，常相衝突。晚芳遂遁去，不知所之。及今二年矣，不圖彼又作下堂生涯，其行如此。子安能娶之？穎川曰：子盍早言。客曰：晚芳原名秀香，吾第知秀香，不識晚芳。又安能早告？穎川默然，遂止。不復言娶晚芳。而蹤跡亦漸疏，未幾遂絕交焉。穎川富而美容貌，晚芳後知其故，大罵某客而已。晚芳年十八來滬，頗勤招徠。業二年，大獲利，頓易初衷，客漸散去。旣爲穎川所棄，益不能自持，尋挾房侍曰小彩者，赴蘇，不知所終。

金寶寶

金寶寶。蘇產。年十一。入平康籍。始為杭拱埠福海一金寶玉房侍。寶玉死。寶寶襲其業。居杭二年。碌碌未
 有盛名。聞蘇黛雲在滬。頗得利。遂脫杭籍來滬。寓清河三街。余眷之三年。相交最久。寶寶貌在中上。而
 性特和厚。靜穆。饒有閨閣風。善唱鬚生。能客串。嘗在某園串演李陵碑。四座報以喝彩。其技可想見也。三
 年夏。余自粵返滬。挈寶寶避暑於西湖。同居半月許。因探得寶寶歷史甚詳。寶寶原籍贛省。其父為商人。
 商於蘇而利。因家焉。寶寶生長其間。故亦為蘇人。寶寶父以疫死。遺一子及寶寶。寶寶年才八齡。兄不肖。
 恣為狹邪。母不能禁。數年。破其產。竟從無賴。去不知所往。寶寶母無以自活。挈寶寶赴杭。依其戚某。戚某
 者。陰險小人。方營商失利。得寶寶大喜。欲與寶寶母合組妓院。寶寶母不從。戚某怒。強逼之。寶寶母年老
 多病。因悲憤過甚。嘔血死。寶寶遂入金寶玉手。為房侍。云寶寶言時。不勝唏噓。余詢戚某何人。寶寶搖首
 曰。吾不知也。其忠厚如此。寶寶後隨南潯某公子去。去時年華剛二九耳。

燃 脂 織 錦

●秘
本 梔子同心圖續編

應菴園著

五言四絕圖

報 餘

報 餘

倚風透玉軟
嚙鶯曙

翠畫眉肌枝
卮泛上

帷怯春遲詩
成欲陂

絲如脂如迷
離迷離

潤細雪擁雲

酥如黛如糝
糊糝糊

梧擁破襦壺
提勸爐

碧寒軀烏符
姑小茗

引春喚乳剖
驗泉新

右圖中縫直行空四字。橫空八字。上截鈎下截四字。從中縫上一字跳歸雪上半字讀起。下截鈎上截
五字。從中縫下一字跳歸雪下半字讀起。

五言絕句四首

其二

潤雨細如絲。山風透玉肌。迷離帷倚翠。眉畫怯春遲。

其三

潤雨細如酥。山春喚乳烏。糝糊梧引碧。軀寒擁破襦。

雲擁山如脂。澗鶯嚙軟枝。迷離曙陂上。卮泛欲成詩。

其四

雲擁山如黛。澗泉驗剖符。模糊新爐茗。姑少勸提壺。

七 絕 四 首 圖

倚	風	透	玉	鳩	軟	嚙	鶯	曙
翠	畫	眉	肌	啼	枝	卮	泛	上
帷	怯	春	遲	快	詩	成	欲	陂
絲	一	如	脂	如	意	迷	離	迷
澗	深	鳴	細	雪	晚	擁	歸	雲
酥	如	黛	如	聲	模	糊	模	糊
梧	擁	破	襦	寒	壺	提	勸	爐
碧	寒	軀	烏	宿	符	姑	小	茗
引	春	喚	乳	燕	剖	驗	泉	新

右圖從鳩鶯鳥燕四字讀起。四角鈎連廻互。各赴本位而止。

七言絕句四首

鳩意快啼春怯遲。模糊山雨細如絲。澗梧倚翠帷風軟。姑小畫眉透玉肌。

鶯曙上陂嚙軟枝。雨山如黛晚迷離。澗深鳴細歸雲擁。軀寒泛卮欲成詩。

烏乳喚春引碧梧。迷離山雨細如酥。雲歸擁晚鳴深澗。卮泛寒軀擁破襦。燕宿寒聲勸提壺。雨山如脂晚模糊。雲陂爐茗新泉乳。眉畫小姑驗剖符。

妃 白 儷 黃

● 梔子同心圖續編讀法序

(景 園)

牡丹競媚萼露雙頭。芍藥多姿香生並蒂。煙妝梅額。魁春則兩兩鴛鴦。氣醞檀心。傅粉則翩翩蝶。繫惟絳雪。清毓華溪。吳氏宗愛號絳雪。永康人教諭士。騏女適庠生徐明英。早寡著有六宜樓綠華草詩二卷。厥有素聞靈鍾秀水。士騏時為秀水教諭。素聞秀水女史。劉家三妹。夙擅才華。教諭三女俱能詩工畫。此其最少者。章汝銘寄詩云。如花姊妹聚成行。三妹清才更擅長。吳國二喬競稱淑。質自相依。附竟成連理之枝。好共綢繆。遂訂同心之約。照心有鏡。願與月而俱圓。解語如花。忍因風而各散。胡乃別來。五載晤面殊難。豈其締契三生。前言是戲。或鳩啼宅畔。感桑甚。兮初紅。暮春漫興寄素聞晴鳩呼婦。甚初紅。或烏乳林端。懷桐陰之正碧。夜坐同素聞作刺桐花外見嬋娟。或聽曙鶯。睨晚依稀。銀箔添愁。與素聞聯句和。那修媽女史春閨銀箔愁。聽鶯睨晚。或聞宿燕呢喃。彷彿珠簾弄影。遲素聞不至。日暖疎簾燕子催。或質將金鐺。壺提而顏欲醉。朱聯句沾春暫質黃金鐺。或倚向繡帷。襦破而肌還怯。玉聯句臨風玉質怯春衫。或泛卮。陂上惜別而黯黯銷魂。別素聞黯黯銷魂冷卮。或淪茗爐邊。聯吟則依依如夢。和素聞詩茗碗爐香伴掩扉。又聯句淪茗親調白玉簪。或盼歸雲之縹緲。合雲又是離。

雲（寄懷素聞屈指離雲又幾年）或慨細雨之纏綿今雨不如舊雨（夜坐同素聞作小樓盡日雨纏綿又寄懷素聞追思舊雨儼如昨）或臨深澗疑鯉信之遙通（寄素聞底事佳人芳信杳）或對晚山恨蝶鬢之遠隔（寄素聞啓雲山遼絕晤面殊難）曩取南都石黛鬪畫雙眉（別素聞紅窗幾載共修眉）今留北地燕脂偏分兩鬢風光如昨形影斯單那枯肺腸於玳瑁窗前落顏貌於芙蓉鏡裏迺持彤管表丹忱擘鸞箋擲鴛鏡結香囊而寄意託古鏡以傳情爰把劉嫺之詩樣描梳子還仿薛媛之畫箔製香奩外則應規微分凹凸內惟中矩妙握瓊瑤飛六出之花天工奪巧厨一心之草春豔爭妍易讀者一十二韻之周流工裁玉律難窮者八十一字之蟠結暗度金鍼腸九曲以潑洄穿珠似蟻線千條而嫵娜織柳如鶯經緯爲文引色絲於雪繭縱橫其縷吐靈緒於冰蠶羌鬪角以鉤心復裁紅而暈碧茂矣美矣倒之顛之月影一輪芒寒兔魄霞光五彩調寄霓裳此天地之奇文亦古今之妙義無如吉光片羽漸就飄零剩馥殘膏幾經湮沒良可慨也豈不惜哉乃有居今博士好古名臣桐城吳參軍搜尋香稿（按圖繪寶鑑載吳絳雪作翎毛花卉極工瑩家藏杏林春燕圖係絳雪眞蹟先君子題云絕代風流鬱錦幃杏林春暖鬪芳菲可憐粉本傳遺蹟祇有斜陽玉燕歸燕舞芳林喚別魂杏花開向舊柴門那堪香雪飄零盡拾取殘賤認爪痕時羅芬餘明府延先君子掌邑塾教與參軍吳公友善歸之公遂廣爲搜尋竟得絳雪詩集二卷內有同心梳子圖先君子諱文定）蘭谷倪夫子玩素璇圖詩止迴文四聯詞僅相思兩闋而齋先生以爲未盡其義而觀其深也命抽乙乙之絲用尋庚庚之緒瑩則詞慚幼婦巧讓天孫雖欲從之奈空杼柚况有嫁者待作衣裳治絲旣患其勞製錦亦云未學除非繡口許窺侯氏之文不是蕙心莫問蘇

家之字敢自謝夫不敏願有待於多能而先生意又勤勤情逾切切長者之命卻之不恭美人之貽繹之爲貴由是借薔薇而盥手玩菡萏以悵心時而擁被以思或又閉門以索幾經尋繹屢費推敲始罔茫茫繼難了了頑如立石忽點小子之頭智等挈瓶竟肯先生之首朝披夕玩覺一索再索三索而彌殷日引月長乃五言六言七言之俱備韻無妨疊聲不嫌雙旣蜂腰鶴膝之難辭豈白雪陽春而能和採桑子南鄉子漫擬闋情浣溪沙浪淘沙聊傳春思阮郎歸否王孫憶無一段離愁雲起巫山霖霖千般媚景春到畫堂遲遲山記小重蘇養直曾吟蝴蝶天涵尺五秦少游載賦鷓鴣他如康伯可之芳情徐師行之逸興歐陽公調諧金石馮延巳音協宮商狂笑春風咏楊花於孫氏寒增暮雪擬柳絮於謝庭俱籠尺素之中盡罩寸丹以內搜之愈出未能得其二三引而靡窮敢謂吞者八九莫作井蛙之吠兩部笙歌祇同管豹之窺千純錦繡雖萬鍼神於香閣宜傳粉本於文房詠旣可吟圖必須繪愧非縫月織雲之手技不稱良雖用騁妍抽秘之心匠難見巧云爾

●爲姚東木先生戊午上巳約同人集上海學宮可當軒修禊啓

(東園)

秉簡揚鄭相之芬濟人溱洧采芣發魯侯之秀選士泮宮頌三壽而作朋鸞旂筏筏合萬方面而向化鼙鼓逢逢慨東洛之衣冠於今不復溯西京之鐘簾自古爲昭回首春明二十載烏飛兔走愴懷曩昔五百人燕侶鶯儔海市却塵滄桑幾變江山故宅文藻空留陶然亭舊雨難逢可當軒德星易聚雖黃初以降元已不名然白社猶存良辰不負鷗盟可續狎海客以揚清燕會預謀期同人以廣益繼蘭亭之觴詠擁蓮

社之琴書俗耳。鍼砭吟腸。鼓吹作六經羽翼。吾道不孤。寄列宿腹。心斯文。可共中流砥柱。挽既倒之狂瀾。聖域干城。開未通之覺路。有都轉姚公。東木先生者。古之正學。今之偉人也。萬流仰鏡。大雅扶輪。昔當丁酉中秋。醉月而門迎金馬。茲值丙辰三日書雲。而宴啓錢龍。圈柳晨興。潛消薑毒。油花夜下。散作鳳文。碧瀛鄰仙境。蓬萊班分學士。黃浦多故家。喬木代有傳人。註經則篇目題名。說劍則水心呈瑞。衍黃帝神明之胃。五千年正史。具存亢素。王道德之宗。七十子遺言。尙在文星四座。卿月一堂。修禊之場。會文之地。龍興雲屬。雕龍之彥。彬彬虎嘯。風生繡虎之才。郁郁况逢佳節。又屆陽春。淇竹猗猗。泮芹采采。魯多君子。衛有名賢。狄門之桃李。陰成卜室之芝蘭。擊挹穀核。無非仁義。經綸卽是文章。旣聲氣之感通。復性情之浹洽。南州見雪。俗目都驚。東野爲雲。素心相契。倘名園踐約。惠然今雨。肯來庶良。會假緣得此春風。共坐不獨尋龍橋。消息祈年者。自有福徵。况乎探蠶市。光陰感逝者。難忘故國。追蹤曲水。攬勝滬江。顏延之振筆爲文。孟浩然浮杯覓句。幾支繭栗。香滿梢頭。三月鶯花。宴開婪尾。異茅容藏酒。來賓訂一歲之期。料菱角垂金。多士協雙珠之吉。載好音於泮水。有當年食桑。葦之鳴鶉。饒樂趣於禊潭。亦今日啜桃花之肥鰕。愧羈客朝朝守黑。徒嗟生不逢辰。願諸公歲歲踏青。不廢祓而除。己謹啓。戊午春仲上丁。古歛吳承烜東園

毘陵苔岑社圖記序

(東園)

披張爲主客之圖。精神如接入洛社者。英之會品。望皆尊衛。有賢人。蓁竹猗猗。於淇澳。魯多君子。荝芹采采。於泮宮。式玉式金。卓爾一時之俊。如珪如璧。蔚然三代之英。爲善孳孳。雞鳴繫念。求仁汲汲。黽勉同心。

聲。應。氣。求。際。遇。有。風。雲。之。感。志。同。道。合。節。操。爭。日。月。之。光。鍼。定。指。南。儀。型。多。士。經。承。面。北。師。表。羣。倫。珍。域。
不。分。何。論。爲。遐。爲。邇。淵。源。可。證。但。憑。就。淺。就。深。浹。洽。神。交。素。書。千。里。切。磋。道。學。白。石。三。生。揜。聯。裳。衣。冠。
之。族。檐。簷。負。笈。車。笠。之。盟。鄭。當。時。置。南。陽。之。驛。孔。文。舉。開。北。海。之。樽。名。士。通。名。其。多。如。鯽。故。人。道。故。其。見。
如。麟。寓。萬。類。於。寸。心。繫。千。鈞。於。一。髮。文。明。鼓。吹。道。德。藩。籬。禮。義。無。愆。文。章。有。據。此。崑。陵。諸。老。所。以。立。苔。岑。
之。文。社。也。想。夫。吹。牖。世。之。箴。握。救。時。之。策。開。未。通。之。覺。路。大。道。干。城。挽。既。倒。之。狂。瀾。中。流。砥。柱。匯。九。州。之。
秀。江。漢。朝。宗。漱。六。藝。之。芳。涇。澗。合。味。况。乎。物。華。天。寶。牛。斗。星。分。人。傑。地。靈。馬。班。風。尚。梅。里。之。區。爲。吳。國。代。
有。賢。良。蘭。陵。之。派。衍。陽。湖。世。傳。文。獻。望。氣。浩。如。淵。海。千。頃。汪。洋。蜚。聲。上。自。嶽。崧。萬。尋。縹。緲。攬。龍。城。之。勝。搜。
狐。穴。之。奇。廿。三。人。舊。雨。方。來。五。百。里。德。星。將。聚。坐。客。比。蘭。亭。雖。少。吟。朋。較。蓮。社。實。多。摹。紙。上。之。丹。青。煙。雲。
欲。活。萃。詩。中。之。元。白。風。月。可。談。拓。萬。古。心。胸。龍。川。射。策。新。一。朝。耳。目。虎。觀。講。經。古。鑑。之。明。照。人。不。爽。晨。鐘。
之。報。警。世。爲。先。華。林。既。採。及。葑。菲。無。遺。下。體。芳。草。豈。化。爲。蕭。艾。甘。作。棄。才。承。烜。入。社。追。陶。升。堂。附。仲。望。塵。
弗。及。觀。海。難。爲。屢。吹。南。郭。之。竽。究。嫌。其。濫。擬。著。東。山。之。屐。不。克。相。從。彈。流。水。而。獲。賞。音。景。高。山。而。深。仰。慕。
屋。梁。落。月。江。濊。停。雲。縮。地。何。方。逸。老。壺。裏。問。天。無。語。高。人。畫。中。香。露。薔。薇。一。編。在。手。曉。風。楊。柳。萬。縷。縈。懷。
譬。繪。像。之。有。圖。當。年。麟。閣。溯。登。科。之。有。記。昔。日。蟾。宮。驚。心。世。局。滄。桑。幾。見。秦。人。之。劫。火。極。目。江。村。雲。樹。猶。
存。泰。伯。之。故。城。幸。今。朝。追。步。謫。仙。不。致。罰。依。金。谷。任。他。日。貽。譏。孝。穆。買。然。序。仿。玉。臺。戊。午。春。仲。同。社。東。園。
弟。吳。承。烜。拜。敘。於。珠。溪。

燈 市 謎 場

載祀六百鼎遷於周

四子一

在夏后之世

用虎節

四子一

可使在山

病愈而解職

四子一

不患無位

言行

四子一

是為過矣

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

四子一

誠則著

幢

四子一

奚冠

國債

四子一

民歸之

談笑有鴻儒

四子一

諸君子皆與驢言

我獨醒

四子一

非予覺之而誰也

悍婦之自詡

四子一

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晝飲

四子一

莫不尊親

其妻一呼即還

四子一

聞斯行諸

震日游歷記

四子一

得志行乎中國

踵門而告文公曰

四子一

固相師之道也

王自焚而死

四子一

然後大行

兩朝領袖已歸田

四子一

是民受之也

二

王孫

厚我厚我且虛言狀

初極狹纔通人

秋燕西歸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王綱

松風樓懷古

停琴宜禱雨

須用長槍大戟

耿恭穿井不得水向井再拜

不喜奢華

有夫之婦豈肯離異

山搖地動

同心妻白首

(以上賈叔香著郭蔭葵述)

四子一

四子一

唐詩一(卷簾)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其中。

自天子出。

相見語依依。

花路入谿口。

客從東方來。

豈不如賊焉。

君今在羅網。

忽念山中客。

蟬鳴空桑林。

料知短兵不敢接。

誓令疏勒出飛泉。

欲以菲薄明其衷。

天生麗質難自棄。

千巖萬壑路不定。

天若有情天亦老。

兜安氏補肺聖藥



咳嗽氣喘
打全愈
所煙者照
併登於此

鄙人身體本非強壯行路稍急即氣喘不止一受風寒咳嗽劇作初以非重症而忽之後因愈發愈劇方始求醫雖服藥多劑未見功效嗣閱京津各報登有兜安氏之廣告內有一種補肺聖藥其主治功用適對賤症遂購服數瓶居然見效及服至半打咳止氣平精神煥發而胃亦加餐辦事殊有興味此皆賴兜安氏補肺聖藥之功也特綴數語並附照片以鳴謝悃此呈
兜安氏西藥公司主人鑒

天津京奉路局員楊慶庭上言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七角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專治傷風
咳嗽氣急
哮喘喉管
炎痰咳寒
咳等此藥
均能奏效
請嘗試之

